屈萬里先生全集⑰

屈萬里先生文存

第四册



序跋

目次

序跋

善本書志

流離寫憂集

風謠選

「先秦漢魏易例述評」自序

周易注述之盛，冠絕羣經。諸史經籍志，及歷代公私家書目所載無論矣。卽以四庫書目所收者計之：其箸錄者凡百五十八部，千七百五十七卷；存目者凡三百十七部，二千三百七十一卷。而乾嘉以還，洎乎今茲，羣易之作，復難僂指數。猗歟盛矣！

顧前人說易之書，有一通病：卽蔽於易歷三聖之言，以爲必奧衍難究，而不敢以淺近目之是也。是故往來上下云者，謂卦倒轉後爻位之進退而已；易家則以升降、變卦爲說。二四、三五，同功異位云者，謂因爻位遠近、貴賤，以判其吉凶而已；易家則據爲互體之例。在天成象之語，謂日月星耳；虞翻演之以成納甲之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不過神話傳說，意謂爲聖人出世之瑞徵耳；宋人傅會其辭，而造爲河圖洛書。如斯類者，不勝枚舉。蓋胥因崇聖之觀念過深，故於經傳至平至易之言，輒以至深至奧視之；馴致郢書燕說，歧途亡羊。是故易學之箸述雖富，而能屏除錮蔽，虛心以探穿其眞象者，殆無一焉。

歷代周易之學，凡經數變：上下經文，初止用於占筮。十翼而後，乃藉以闡發哲理。至西漢

中葉，孟喜習災異之術，好以象數說易；東漢易家，推衍其說，至三國而極。王弼奮起，掃象數之穿鑿，復於十翼之平實，歷六朝隋唐，定於一尊。下逮趙宋，河圖、洛書、先天後天之說興，而易學再變，以迄晚明。遜淸考據之學，突越前代，復排河洛先後天之謬，而反於漢人之象數。至於今茲，餘風未泯。惟例變雖多，然綜而論其大別，則不過象義數理圖書三者而已。

義理派自十翼而後，以王弼爲之魁。弼注喜以老莊義相印證，排之者至謂其罪浮於桀紂。實則其於例法既本諸十翼，於訓詁亦多採古說。雖或不中，尙未甚遠。下逮胡瑗、程頤諸家，雖義例略同。然因疏於訓詁，故所解說，祇可爲彼之學說作注脚，實多與易義不合。蓋失於義例者小，而失於訓詁者大也。漢人訓詁，不乏可取，乃以狃於求象通辭之習，致例變紛歧，莫可究詰。蓋失於訓詁者小，而失於義例者大也。至於圖書之學，於例既無與於易旨；又皆不重訓詁，是其說最無可取。故黃棃洲易學象數論出，首發其覆。毛西河、胡朏明諸家繼起，抉其源而斥其妄，於是其術之無與於易學，乃成定讞。惟漢人象數之術，後人雖間有微辭；尙無總合諸例，條其源流，以辨其妄者，是可異也。

蓋上下經文，原爲占筮而設，其本至平易，其例亦至簡明；非有鴻文奧例，使人窮索而不能解也。說易例者，始於彖象傳，其例至簡，平易近人。文言繫辭以下諸傳，亦不繁賾。太羹玄酒，古義猶存。孟喜開漢人象數之學之端，然尙未敢妄造義例以爲說也。至京房而有互體爻變之創，然亦未能以象數說全易也。下至馬、鄭、荀、虞諸家，乃變本加厲，至於繇辭一句一字，無不以象數證之。於是卦之本象不足，遂取互體；互體不足，更及卦變。而爻體、爻辰、納甲、半

象、兩象、旁通、反卦諸例，紛然並興。推其用意，祇不過巧設義例，俾得多牽卦象，以遂成其說耳。然求諸經文則不合，求諸十翼則無徵，驗之巳例，又復枘鑿。乃以有清諸先哲之明達，僅焦理堂、王伯申二家，間有非議；自餘皆跼促其中，不稍致疑。是固因宋學之空疎，有以激成之；然唯之與阿，相去幾何？闢宋而佞漢，亦可謂不知類矣。

予年十六，始讀周易。初習本義程傳諸書，多扞隔難通。漸及注疏，亦未能辨其是非。年二十二，乃理漢易，兼讀易圖明辨諸作，以爲宋人易說，果不足恃；漢儒去古未遠，其說於象有據，當得周易之眞。於是困頓迷惘，悉心以求，八九年中，未嘗稍廢斯業。然愈學愈困，愈擘愈疑。最後乃決漢人之說，亦斷非周易所有。思爲說以辨之，顧人事旁午，未暇及也。

二十六年秋，東鄰犯順，魯北沈淪。予隨山東圖書館館長向湖老人，載館中書籍文物，避難入蜀。翌春抵萬邑，僦居西山田家。日長多暇，遂草成象象傳例一卷。是秋復携書西徙，止於樂山。自冬徂春，又草就文言、繫辭、及說卦三篇例各一篇。客夏來渝，爲孔達生先生伴讀。因敵機肆虐，相隨居歌樂山中。山景清幽，人事至簡。因得盡取漢人易說而評述之，歷時七閱月而畢。於是綜合前箸，益以國語左傳、先秦諸子、漢初諸子等例，而成斯編。蓋流離顚沛，未遑寧處；三年之間，所成僅如是耳。

是書先之以十翼者，以其爲說易最早之作，見其無漢人象數之學之迹也。次之以國語、左傳說易例者，明晚周占筮之法，有推衍卦象以求符合人事之習，而非漢人以象數解易辭之比也。又次之以先秦漢初諸子說易例者，明爾時說易者，皆如十翼之例，初無異說；於以見漢人象數之學，

乃譸張爲幻，其來無自也。殿之以王弼易例者，嘉其能掃象數之謬妄，而歸於十翼之純簡也。

夫卦爻辭雖爲占筮而作，然稽其所述物事，則可證爾時之社會狀況；衡其吉凶之故，亦可知其思想之立場。乃研究殷周間社會史者之絕好資料。十翼闡發哲理，大率皆儒家言，語多精粹，尤治先秦思想史者之要籍。祇以兩千年來，沈霾於漢宋象數圖書等霧氛之下，遂致眞象全失。竊不自量，夙擬以甲骨文及詩書中所習用之語法、物事，以稽研卦爻辭；以戰國諸子所習用之語法、物事，以參證十翼。然後博採漢魏諸家訓詁舊義，與清儒及時賢考訂之說，斷以己意，纂爲集釋一書，俾就正於通人。十數年來，積稿既盈篋衍，顧念圖書之說雖黜，而漢人象數之學不除，則平實近眞之說，亦終莫由立。因以此書，導其先路。鴻達君子，幸辱教焉。

嗟乎！國破家亡，大難方殷；結習未空，猶復爾爾。念昔虞仲翔治易，習於枹鼓之間，講論戎馬之上；居今觀古，感慨係之。而乃荒谷竄身，肉生髀骨，有愧於仲翔多矣。

民國二十有九年新秋，魚臺屈萬里自序於渝西歌樂山猗蘭別墅。

是稿草成於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允爲印行，爰錄副與之。顧爾時國難方殷，出版事業至爲艱苦；而稿中卦畫錯雜，製版尤難，因稽遲至抗戰勝利，尚未付排。三十七年夏，將付梓矣，而中原鼎沸，繼則山河變色，遂復作罷。播遷來臺時，藏書都棄置南京，惟攜舊稿及批注之書與俱，而是稿在焉。四十七年夏，學術季刊索稿，遂以此付之；乃甫刊出上卷（見六卷四期），而該刊遽停。四十八年夏，復以下卷載於幼獅學誌（一卷二期）。惟期刊體例與專書不同，致原文頗有刪削。且期刊發行

數量有限，未克廣請正於方家。因取原稿，略加校訂，重付手民。自脫稿之初，至是已二十有八載矣。

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萬里識於臺北中央研究院。

編者按：「先秦漢魏易例述評」，民國五十八年四月，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漢魏石經殘字校錄」記

殘石凡三種：曰漢熹平一字石經，凡百有九枚；曰魏三體品字石經，三枚；曰魏正始三字石經，十一枚；別有疑似者二枚，都百二十五石。爰次第編錄如後，體例仿羅叔言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其不能定爲何經者，則分附於各石經正文之末，仍吳宜常集拓新出漢魏石經殘字例也。惟羅吳兩書於熹平石經彙以易書詩禮春秋爲次，案此爲古文家數經次第；今文家以詩書易禮春秋爲序，與古文家不同，考諸馬史班書爲證滋多。熹平石經爲今文，因不揣謭陋，竊易前規。論語爲聖門弟子所記，班志、七錄諸書類次諸經後，茲仍舊貫，亦羅書例也。至疑似各石，則殿之編末，以俟知者。民國二十三年七月魚臺屈萬里記。

編者按：先生曾編有「漢魏石經殘字二卷校錄一卷」一書，民國二十三年，由山東省立圖書館印行，本文即該書之校錄記，原文用圈點斷句，爲方便閱讀，改用新式標點。本文又轉載於「金石書畫」，四十四期，第三版，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自序

漢代易學之立於學官者四家，施、孟、梁丘、京氏是也。隋志謂施氏及梁丘之學，亡於西晉；孟、京兩氏，至隋時亦已有書無師。爾後不久，孟、京之書亦並亡佚。大抵自六朝以來，易學惟鄭康成、王輔嗣二家之注盛行。而鄭、王之學，皆出於費氏（說見隋志）。漢時費氏之學，傳諸民間，未嘗立於學官。然則六朝以來所盛行之鄭、王兩家易學，皆費氏之支裔，而非政府官定之本也。唐初撰五經正義，於易用王氏注，而鄭學寖微；至南北宋之際，鄭注遂亡。蓋自唐初迄今，說易之書雖眾，而其經文幾無不用王氏之本者。朱子本義，雖依呂氏所定，分經傳爲十二篇，而經文固仍王氏之本。然則就經文言之，千餘年來，惟王輔嗣之本孤行人間也。

漢石經所刊七經，除論語爲諸家所通習，漢時不專置博士外；其餘諸經，皆立於學官之本。惜石經歷經摧毀，至唐初已十不存一；武后而後，竟毀廢淨盡。宋代雖有漢石經殘石之發現，然未見周易隻字。民國十一年後，漢石經周易殘石，始陸續出土。迄抗戰軍興之前，眾家所著錄者，已達千字以上。一千七百餘年前之故物，沈霾亦復千有餘年，一旦復出人間，宜學林詫爲奇

緣而珍爲瓌寶也。

抗戰勝利後，國立中央圖書館奉命接收南京澤存書庫圖書，其中有「舊雨樓藏漢石經」拓本四册，余粗閱之，見其周易部分，收殘字三千有餘，皆世人所未見者。余且驚且疑，曾先後請徐森玉、蔣穀孫兩先生鑒定，皆謂其非僞。旋以共黨倡亂，中原鼎沸。國立中央圖書館奉命移運所藏善本圖書於臺灣。余時執役斯館，乃請於館長蔣慰堂先生，携此拓本與善本圖書俱來。惟所謂舊雨樓者，遍詢時彥，迄無人知。前歲偶閱某書，其書爲方若題籤；方氏題名下，鈐有「舊雨樓」方印。又後未久，閱民國二十六年天津博物院所出畫刊，載有漢石經儀禮殘石二段，謂是方藥雨所藏。乃恍然悟曰：所謂舊雨樓者，必方藥雨之齋名無疑也。

客歲，余將綜合所見漢石經周易殘字，草述此書。承蔣慰堂先生惠假舊雨樓藏漢石經拓本，並許影攝照版。會李濟之先生遊美歸來，購得馬叔平遺著「漢石經集存」一書。其所收周易殘字頗備，凡諸書所著錄者，除方氏外，馬氏既盡收之；且頗有溢出諸家之外者。合此兩書所著之周易殘字，共得四千四百餘，約佔周易全書五分之一而弱。千餘年來，世人欲見其隻字而未得者，今乃有此眼福，不可謂非厚幸矣。

余董理既竟，乃知此四千餘字，關係易學至巨。要而言之，則有以下數事：

漢書藝文志，著錄易經十二篇。自鄭康成、王輔嗣承費氏之緒，先後以彖傳、象傳及文言混入經文，後世學者遂不知十二篇本之眞面目。且既混彖象等傳於經，遂不能不加「彖曰」、「象曰」、「文言曰」等字以別之；於是於原本經文外，平添一千零二十字，而後世亦未之省。宋人

試圖恢復周易古本，至東萊呂氏而論定。朱子取其本以著周易本義，既復十二篇之舊，復刪除「彖曰」「象曰」「文言曰」等字。然以無他佐證，世人多不之信。今就此四千餘殘字證之，確知所謂易經十二篇者，爲：經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與呂氏所定十二篇本正同。於以見漢時諸博士所傳易經篇第之眞象：此其可述者一也。

自來論漢石經者，皆未言易據何家之本上石。近年漢石經周易殘字陸續發現後，馬叔平始據以推論其爲京氏易。然馬氏所論實誤。余曩曾證其當爲梁丘氏易。惟彼時所見周易殘字尚少，常欲得更多之實證，以堅余說。今以此四千餘字證之，知漢石經周易爲梁丘氏本，斷然無疑。夫隋志謂梁丘氏易亡於西晉，而志中則著錄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是不知一字石經卽梁丘之本。經典釋文，著有孟、京兩氏異文，且曾一及石經，然亦不言爲梁丘氏易。是亦不知漢石經卽梁丘氏本也。今於千載之後，乃得就此殘字而證明之：此其可述者二也。

王輔嗣易經篇第異於漢石經，既如上述。其章次亦有不同者：繫辭上「天一」至「地十」二十字，王本在「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下，下接「子曰夫易何爲者也」一段。朱子本義從程子說，改此二十字於「天數五地數五」一段之上；而並移此兩段（共六十四字）於「大衍之數五十」一節之前。今以漢石經覘之，其以「天一」等二十字接「天數五」等四十四字，是也；而移此兩段於「大衍」一節之上，則與石經不合。又：說卦傳「震爲雷、爲龍」以下六節，王本以震、巽、坎、離、艮、兌爲序，漢石經本則以震、坎、艮、巽、離、兌爲序，章次之不同如

此：此其可述者三也。

近人言漢石經者，咸謂碑無定行，行無定字。夫謂碑無定行，是也。至於每行字數，於他經吾不能必其如何；至於周易，則每行皆七十三字，可無疑也。蓋以文、于兩氏所得大段周易殘石、及復原後之方氏殘石覘之（方氏拓本，均經割裂；復原後始見石經之原貌。），縱視之既皆成行，橫視之又皆成列；且行中無夾注，行外無添注；各行上下兩端，又絕無參差不齊之處。是其每行之字數相同，絕無可疑。復就漢石經殘字所佔之位置，以推前行至後行之字數，知其每行爲七十三字又無疑。然以今本核之，各行字數時有多寡不等之現象者，則非漢石經周易每行字數之不齊一，實因今本有衍文奪文之故也。今據此四千餘殘字所能推知者，計唐石經本較漢石經本衍文凡七十字（今本衍文六十九字），奪文凡十二字（今本同）：此其可述者四也。

此外如經文之異字，同字之異體，則不勝僂指數。既具列於卷二校文中，此不復述。

欲知今本周易與漢石經本篇第章次之異同及有無衍文奪文，必先從事漢石經碑圖之復原。而此乃最爲繁劇之工作。幸有張氏漢石經碑圖一書，俾爲藍本，乃省卻不少日力。然校核修正，亦頗費經營。又：本書所收殘字，悉見於舊雨樓藏漢石經拓本及漢石經集存兩書；故於各殘字之出處，不復一一注明。

本書首卷及漢石經碑周易部分復原圖一卷，乃分別倩友人繕錄，故字體未能劃一。其卷二部分，因須剪裁石經殘字，嵌入經文，又須隨文校注，故不得不手自繕寫。而余本不善書，且久不用毛筆作字，復因病後手顫，遂致醜惡刺目：敢望讀者曲諒之也。

中華民國五十年八月十四日屈萬里自序

編者按：「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民國五十年十二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列爲該所專刊之四十六。

「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自序

客歲予撰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既畢，次及尚書；荏苒經年，董理斯竟。爰序其端曰：

尚書在羣經中，最爲繁劇難理。但就其傳本言之，自漢以來，則有伏生所傳二十九篇本，有歐陽、大小夏侯增入泰誓且併康王之誥於顧命本，有孔壁古文本，有張霸僞百兩篇本，有東晉僞古文本。百兩本旋生旋滅，於經學無多影響。東晉僞古文本，自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問世，其二十五篇之僞，已成定讞。其後治尚書者，除拘墟之儒及三數逞臆好辯之士外，幾無不以伏生二十九篇本爲準則。然伏生本既經歐陽、及大小夏侯所增併，而此三家之本又皆亡於西晉。後人但憑傳述之文獻，以推斷漢代今文家傳本之原面目；倘無漢代直接材料爲之佐證，究未能必其悉符漢世傳本之眞象。漢石經尚書殘字，所存雖無多（併隸釋所著錄、及近今發現之殘石合計，約近八百字。）；然就此直接材料，以證清人之說；則若干問題，可以確定。而後知此區區八百字，其關係實至鉅也。

蓋以殘石證之，知漢石經尚書確爲二十九篇，康王之誥確合於顧命，確有後出之泰誓，泰誓及盤庚皆確爲一篇；僞古文本之舜典確自堯典析出，而又妄增二十八字；僞古文本益稷確自皐陶

譌析出：凡此皆清人所曾考定，而可以漢石經殘字證實者也。

以言經文，則僞古文本與漢石經本尤多歧異。顧自宋以來，凡以漢石經殘字校勘諸經者，率不從事漢石經碑之復原工作。故僅能就殘字以證經字之異同；而不能就行款以證經文字數之多寡。羅振玉雖曾注意漢石經每行字數有時與今本不同，張國淦氏雖有漢石經碑圖之作；然均未明言今衍文若干或奪文若干：故猶未盡其致也。茲以隸釋所著盤庚「命何及」、「其或迪」、及新出「于厥居」三殘石合校之結果爲例，除異文外，自盤庚開首至「汝悔命何及」，唐本共衍五字：自「毋起穢以自臭」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唐本欠二字；自「暨予一人猷同心」至「汝罔能迪」，唐本衍一字；自「乃斷弃汝」至「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唐本衍六字；自「乃有不吉不迪」至「永建乃家」，唐本衍三字；唐本「人惟求舊」，漢石經無「求」字；唐本「無戲怠」，漢石經作「女罔台民」；唐本「爾謂朕」，漢石經作「今爾惠朕」。合計盤庚一篇中，唐本共衍十六字而欠四字。除「人惟求舊」以下三事曾經昔人校證外，其餘唐本尙衍十五字而欠二字，諸家皆未注意及之。舉此一例，可見其餘。然則羣治石經者，必當以復原工作爲先務也。

惟尙書復原工作，煞費日力。隸釋所著尙書殘字，雖達五百五十以上；然以不著原石行款，又未注明孰在碑陽、孰居碑陰。近出殘字，多零碎小石；其中必有一石兩面有存者，而著錄家亦未明言。以是而定其在原碑之位置，殊費周章。往往沈吟竟日，而不能安一拳石；亦或布置既定，又牽一髮而動全身。稿經數易，終改張氏碑圖尙書部分之五碑十面爲四碑八面。然已否與原碑相符，亦未敢遽定。是所望於碩彥教正者也。

至於舊雨樓本漢石經殘存，予於撰周易殘字集證時曾疑之，而無以確證其僞；今已知其實爲贋鼎。卷一既有專章論之，此不複述。尙書殘字既僞，則舊雨本他經殘字之僞可知。玆細檢河北博物院畫刋，知自九十五期（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起，即斷續刋載漢石經詩經、論語、春秋、公羊傳、尙書、儀禮諸經殘石拓本照片，然但題曰「本院陳列品」，不言何家藏石。直至百三十六期（二十六年五月十日出版）之尙書費誓至文侯之命殘石，及百三十八期、百三十九期之儀禮殘石（一石兩面），始注明「方藥雨先生藏石」。尙書及儀禮殘石，皆見於舊雨樓藏漢石經拓本無論矣。其所藏詩經、論語、春秋、公羊傳等殘字，亦悉在此書之內。復檢舊雨樓藏漢石經拓本，於論語卷末，鈐有白文方印曰「方若之印」。由是可確知此大批僞石經，出於方藥雨家。方氏精研石刻，故工於作僞，幾至亂眞也。然後之治漢石經者，當不復更受其愚矣。

他如漢石經尙書所據者究爲何家之本？宋代及淸中葉以前之治漢石經者，都未言及。皮錫瑞氏首謂其爲夏侯氏本，而語焉未詳。陳夢家氏嘗申皮氏說，而論多未諦。吳維孝據漢石經敍殘石「尙書小夏侯」等字，定爲夏侯建本；又因片辭孤證，未爲學林所注意。今參考三家之說，而以尙書殘字及石經敍殘字證之，知漢石經尙書所據者，確爲小夏侯本。歷代懸案，賴此殘字而決，亦快意事也。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屈萬里自序

編者按：「漢石經尙書殘本集證」，民國五十二年七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列爲該所專刋之四十九。



「尚書異文彙錄」敘

校錄尚書異文者，在昔以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爲最備。然阮書但據尚書異本勘校，罕及諸書中所引異文。且阮氏當年未見之本尚多；而阮氏以後，新出之資料尤夥；如漢、魏石經殘字，敦煌卷子本，日本古寫本，其最著者也。數年前，及門吳美乃女士，朱廷獻君，皆有勘校異文之作，取材較博，而互有短長。爰囑王雪蘭女士，依二書爲藍本，並參以各家論著，彙爲長編。予復董理而刪訂之，以成此稿。凡字同而筆畫異者，如于亐、惟維、年秊、農莀之類；古今字形不同者，如乃廼、時旹、嗚呼烏虖之類；如無特殊意義，即略而不著。所據之書，原爲古文者，悉以今楷書定之。通篇但著異文，不加案語；故以彙錄名之。異字出處，皆隨文注明。其但曰漢石經者，乃據馬衡之漢石經集存；但曰魏三體石經者，則據孫海波之魏三字石經集錄也。

編者按：「尚書異文彙錄」爲先生未刊稿，已彙入「全集」中。



「詩經選注」敍論

一

孔子曾經告訴他的兒子伯魚（名鯉）說：

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他是把周南召南（詩經的一部分）看得如此重要；而且不但周南召南，他對於全部詩經，也是同樣地重視。論語裏記載着這樣一個故事：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詩，就是後人所謂詩經。從這段故事裏，知道孔子教伯魚學詩，是爲了練習說話。然而孔子認爲詩的功用，卻不止此。論語又說：

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人們共處），可以怨（因爲

雖然抱怨別人，但不至於發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經有美麗的文藻，有豐富的辭彙；在練習語言上，固然是最好不過的書。又因爲各首詩多蘊蓄著濃烈、眞摯、溫柔而又敦厚的情感，最容易感化人。人們受了它那溫柔敦厚的感化，所以「可以羣，可以怨」；可以事父，可以事君。至於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那不過是次要的事。所以孔子總是用詩敎人。從孔子起，以直到民國初年，這兩千年以來，詩經幾乎是每一個讀書人所必讀的課本了。

二

詩經是我國最古的詩歌總集，在它裏面，保存着三百零五首詩歌（另外有六首，只有題目，沒有詩。）這些詩歌，乃是民國紀元前二千五百年以前到三千年左右的作品——有民間的歌謠，有士大夫的吟咏，有祭祀用的頌神之辭。

「詩經」，是後起的名子；古時只把它叫做「詩」、或「詩三百」。據史記說，詩本來有三千多篇，經過孔子刪削以後，只剩了三百多篇。但這話是靠不住的。不過，孔子曾經整理過詩，則是事實。因爲孔子自己說過：「予自衞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詩經分作三部分：一、國風：是從各國（地方）採集來的詩；以民間歌謠佔多數。二、小雅、大雅、二者多半是士大夫的詩，以王朝（中央）士大夫的作品爲多。三、頌：多半是祭神的頌辭；但也有頌揚時君的詩。這三百零五篇的分佈情形，是：

國風：共一百六十篇

一、周南十一篇　二、召南十四篇　三、邶十九篇　四、鄘十篇　五、衞十篇　六、王十篇　七、鄭二十一篇　八、齊十一篇　九、魏七篇　十、唐十二篇　十一、秦十篇　十二、陳十篇　十三、檜四篇　十四、曹四篇　十五、豳七篇。

小雅：七十四篇；另有有題無詩的六篇。

大雅：三十一篇。

頌：共四十篇。

一、周頌三十一篇　二、魯頌四篇　三、商頌五篇。

國風裏面最精彩的作品，是憂勞者、流亡者等的哀歌；感傷離別的婦女，或被遺棄的婦女等的幽怨之辭；以及男女言情之作。大小雅裏面，則以諷刺時政、感傷時事的作品最爲精彩。頌，在文藻方面說，比國風和大小雅都不如；但就作品產生的時代說，周頌三十一篇，在三百零五篇中，算是最早的了。

三

在秦以前，沒有人給詩經作過註解。經過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傳授詩經的人已經很少了。西漢初年，傳授詩經而最著名的有三個人：一個是魯國的申培，一個是齊國的轅固，一個是燕國的韓嬰。他們三個人，先後被政府任爲博士，讓他們傳授詩經。經學史上把他們的詩學叫做三家

詩。他們所傳的詩，都是用隸字寫的；隸字是當時的通行文字，所以後人把他們三家叫做今文家。

古人對於經的觀念和今人不同。古人把經看作金科玉律，認為它的一字一句，都有教訓人的作用；人們對於經裏的話語，絕對不應該持反對意見的。因此，三家要使詩經在政治上發生作用，於是，便假桑喻槐地用詩經去說政治。因而穿鑿附會，自不能免。後來三家詩都已失傳（只有韓詩外傳存着），幸而清代人從他書裏一鱗片爪地搜集了些三家詩遺說，因而我們今日還可以略知三家詩的大概。

三家詩以外，又有毛詩。毛詩，據說是河間獻王的博士毛亨所傳的，他給它作了註解，叫做毛詩故訓傳。因為它的經文是用古文（秦以前東方諸國所通行的文字）寫的，所以毛詩是古文家。漢時，朝廷所提倡的是今文家的學說，因而毛詩僅在漢平帝時一度立過學官（在中央政府設置博士），而且只是很短的時期。所以，在漢代，毛詩的勢力遠不如三家。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因為故訓傳還不易懂，於是又加以註解——叫做箋。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毛傳鄭箋，就是這個本子。

毛詩雖然也喜歡比附政治（如說某詩是美某人，或某詩是刺某人等，用為後代君臣的鑑戒），但比起三家詩來，究竟平實得多。所以，自漢以後，三家詩漸漸衰微，而毛詩獨盛。永嘉之亂以後，三家詩全亡了，毛詩更是「只此一家」。到了唐代，因為毛傳鄭箋，也非人人能夠看得懂了；於是孔穎達等，又替傳箋作了一番註解，叫做正義，或叫作疏。十三經註疏裏的毛詩註

疏之「疏」，就是孔穎達等的正義。

從漢末到南宋之初，在這近乎一千年的綿長時期裏，可以說是毛詩的獨霸時代。到了朱熹，他感覺到毛傳所謂美這個刺那個的詩，大都沒有史實的根據；而且，許多活生生的情歌，都在「美」、「刺」之下，把眞象給埋沒了。因此，他作了一部詩集傳，把許多被埋沒了眞面目的詩，都給發掘出來。這在詩學上，是一個革命，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從元代起，把朱子的詩集傳作爲「國定教本」，一直到清末，它的優越地位，繼續保持了六七百年之久。

關於各首詩的大意，詩集傳的確有不少地方能夠撥雲霧而見青天。但它對於字句的解釋，卻往往不求古義；因而，也不少牽強附會的地方。淸代學者，對詩經的字義，有很多精確的解釋；但因爲不是宗毛氏，便是宗三家；因而在說每首詩的大意方面，反多不如朱子。

近年來人們對經的觀念改變了；而且甲骨文、鐘鼎文大量出土，可以作比較研究的材料既多；又有社會學、民俗學等學說，可資參證。所以，如果有人能用現代眼光，利用現代多方面的材料，再加以古人研究的成果，來給詩經作一番新的註釋，照理講，應該是後來居上的。作者雖曾試作了一部詩經釋義，但因爲註解太簡略，又因爲自己的學識不够，所以不滿意的地方還很多。

四

詩經是我國純文學的鼻祖，是兩千多年以來國人所必讀之書。我國歷代的書籍，時時在引用

它；因而它的辭彙，至今還活在人們的文章裏、信札裏，以及口語裏。所以，為了欣賞文藝，固不能不讀它；為了常識，也不能不讀它。至於作語言學、考古學、古代史、社會史……等學術性研究的人之必需讀它，更不用說了。

本書乃為一般初讀詩經的人而作。目的是介紹他們知道我們的先民有些如此卓越的文化遺產，讓他們知道一些至今還活在文章裏、信札裏、和口語裏的常識，讓他們有機會而且能夠無師自通地欣賞一些絕妙好辭。

因此，本書是選取了詩經的大部分而非全本；註解則完全用白話。本來，全部詩經，篇篇都重要，實在沒法子去選；但詩的意境有些彼此近似的，詩的涵義有些不能確知的，文辭有些特別古奧難通的，以及一些不太適合於青年的興趣的。這些都是不被選入的對象。不過，選詩選文，是很難絕對客觀的。本書的編選，雖然採取了臺灣大學中文系好多位同學的意見，但主觀的成分，總不能免；如果讀者樂意指教，那是編者非常高興的事。

本書共選了一百三十八篇，佔全部詩經的半數而弱。周南、召南，是孔子最着意的部分，也都是最膾炙人口的作品，本書把它們全部收入了。此外，國風部分，入選的較多；小雅和大雅次之；頌，選取的最少。取捨的情形，如下表所列：

	原有篇數	選取篇數
國風	一六〇	九七
周南	一一	一一

召南	一四	一四
邶	一九	一〇
鄘	一〇	六
衞	一〇	六
王	一〇	七
鄭	二一	一一
齊	一一	四
魏	七	五
唐	一二	五
秦	一〇	五
陳	一〇	六
檜	四	二
曹	四	二
豳	七	三
小雅	七四	二八
大雅	三一	一四
頌	四〇	一三

周頌	三一	八
魯頌	四	二
商頌	五	三

本書和拙著詩經釋義，雖有全本和選本的不同，註解也有文言和白話的異致；但本書中所選取的諸篇，其每篇的大意和字句的解釋，則都是根據前書的。前書以程度較高的人爲對象，所以註解較略；而於所採用的各家之說，則都註明出處。爲的是：有志對詩經作進一步研究的人，可以依照註文所標舉的出處，按圖索驥。此書既是對初習詩經的人而設，則完全以教學爲目的，所以註解較前書爲詳；而於所採用的各家之說，則以不註明出處爲原則。

說到這裏，不能不感謝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代表人張曉峯（其昀）先生。本書的內容，雖然和拙著詩經釋義不同，但究竟是同類的東西。當我將要編註這本書的時候，曾經寫信給曉峯先生，詢問是否有礙於詩經釋義的版權。他回信說：同屬整理文籍，自可不必拘泥於詩經釋義之契約。本書雖然沒有什麼好處，但曉峯先生這種熱心文化事業的態度，是值得欽佩的。此外，友人周天健先生，和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同學龍宇純、羅邦楨、何佑森、韋雲生諸君，對於本書的選註音讀各方面，都給予了不少的寶貴意見；謹並致感謝之忱。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九月一日，颱風怒吼聲中，屈萬里識於臺北。

編者按：「詩經選注」，民國四十四年五月，正中書局印行。

「殷虛文字甲編考釋」自序

殷虛文字甲編，是民國二十四年秋天編定的。可是，由於戰亂的關係，經過三次付印，直到三十七年四月，才得出版。從編定到出版，歷時十三個年頭。那些一波三折的情形，在董彥堂先生的自序裏，已經慨乎言之了。

當初的計畫，本打算着甲編和甲編考釋同時出版。後來因爲胡厚宣君只作了甲編的釋文，沒作考證；不久他又離所他就。考釋工作既沒有完成，所以先印了甲編的圖版。而且，甲編出版之後不到半年，戰禍又熾，中原鼎沸。經過多次播遷而喘息甫定的史語所，又遷移到臺灣。所裏的全部圖書和標本，都堆積在楊梅鎭中一個倉庫裏。箱篋充棟，沒有隙地，自然無法開箱工作。民國四十三年冬天，史語所又遷到南港，才漸能開箱工作。而研究工作的全面展開，則是在四十四年秋天李濟之先生接任所長之後。於是擱置了多年的甲編考釋工作，也於此時計畫著恢復。

在未作考釋之前李濟之先生命我先作拼綴工作，希望把可能拼合的甲骨，儘量拼合起來，然後傳拓付印，附於考釋之後。這是一個非常化費時間的工作。那時，我是以兼任的名義，每星期

來所兩天，專門從事於拼綴工作。這樣工作了近乎兩年，拼合的進度，還不到全書的三分之一。四十六年夏，改在本所專任，工作的時間較多，拼合的進度稍快。又因爲胡占魁兄助我工作了兩個多月，終於在四十七年底，才全部拼合完畢。

拼綴工作的甘苦，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的。每次擺出了幾百片甲骨之後，便凝神注目地去尋找它們的「姘頭」。有時聚精會神地看上幾天，而結果却一無所獲。但有時却於無意之中，拼合起一版來。「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只在燈火闌珊處。」辛稼軒的詞句，正可以替拼綴甲骨的情景寫照。當在「衆裏尋他」時，那種焦急的心情，不知曾經多少次搔首蹙額；但當忽然拼到一版的時候，那種愉快的心情，又簡直地會使人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拼綴的結果，共得到二二三版。其中的十六版，是全用甲編未著錄的甲骨碎片拼合而成的。它們雖被綴合，但大多數仍無足取。因而本編只拓印了其中的四版；另外的十二版，就沒收入本編。故本編著錄了新綴合的甲骨，是二一一版。（另有補遺十版，未計入。）這二一一版當中，包括著：根據新獲卜辭寫本拼合的二版（殷虛文字綴合已著錄），根據董彥堂先生所拼合的七版（其中六版殷虛文字綴合已著錄），根據嚴一萍君所拼合的六版（其中一版殷虛文字綴合已著錄），完全採用殷虛文字綴合的七十四版，因殷虛文字綴合而有所增補的十四版，取用嚴一萍君增補殷虛文字綴合的二版。除了上述的情形之外，本編所收這次新拼綴的甲骨，不過一〇六版而已。

關於殷虛文字綴合一書，這裏也値得一提。這書屬於甲編部分的，共綴成一一二版。其中因

襲新獲卜辭寫本的二版，因襲董，嚴兩家所綴合的共七版、可以遙接而不相連屬的三版（本編未採用），以上共計是十二版。下餘的一〇〇版之中，已確定它是拼錯的計十一版，可能是拼錯的一版。它們的號碼如下：

甲、確知拼錯的：

199(1.0.0413)＋271(1-0-0493)

247(1.0-0466)＋277(1-0-0503)＋279(1.0-0505)

310(1.2.0016)＋2242(3.2.0004)

449(2.0.0002)＋450(2.0.0003)

490(2.2.0001)＋495(2.2.0003)

594(2.2.0136)＋795(2.2.0411)

959(3.0.0047)＋963(3.0.0051)

1167(3.0.0496)＋2029(3.0.1744)

2244(3.2.0006)＋2663(3.2.0560)

3011(4.0.0072)＋3032(4.0.0098)

3149(4.0.0234反)＋3320(4.0.0739)

乙、可能拼錯的：

2799(3.2.0731)＋佚存257＋佚存266

證明它們被拼錯的理由，是：骨（包括甲）版厚薄不同，或骨質堅朽各異，或部位不合。而最重要的條件，則是骨縫不能密接。拿一〇〇和十一來比，它的拼錯率達百分之十一。這對於以拓片或影摹本互相拼合的甲骨學者，實在是一個嚴重的警告。因爲，如果稍一大意，便有僞造史料的危險。

在釋文方面，本編是參考着胡厚宣君的底稿而重作的。因爲胡君的釋文，是作成在二十年前；那時所不能識的字，所不能瞭解的文義，現在已有許多可以認識，可以瞭解了。況且本編拼合了二百多版，又有補遺的十版；再加上背面有刻辭而原來被忽略的，背面有書寫之辭而原來沒注意到的種種情形，所以原來的釋文，已不適用。至於考證方面，則着重於辭義的瞭解。這點，在例言裏已有說明。對於舊所未識或舊釋未安的字，本編中妄逞臆說的，共計有七十多個；其中較敢自信的，約有四十個字左右。至於字義的解釋，不同於舊說的，也所在多有。這些究竟有無是處，是著者殷切地盼望著方家們給以指教的。

關係重大而需要特別提出來一說的，是董彥堂先生所定的第四期貞人的問題。貞人的發現和斷代研究，是彥堂先生在甲骨卜辭方面的重大創獲。但，關於他所認定的第四期貞人，則頗有討論的餘地。當彥堂先生作甲骨斷代研究例的時候，以爲第四期是「不錄貞人的時期」。後來才知道：

> 第四期不是沒有貞人，因爲省去貞字的關係，當時未能認出來；又因爲以前出土的四期卜辭較少，發掘所得武乙時卜辭大部分出土在小屯村中，果然沒有貞人。現在知道：有些貞

人誤入第一期，有些省去貞字而不認識，原因又在分辨不清第四期的卜辭。（甲骨學五十年，一一四頁）

到了他作殷曆譜時，已認淸了第四期的卜辭，並已找出了第四期的貞人。又後，他在殷虛文字乙編的自序裏，舉出了十七個第四期貞人的名子，那就是：

扶　𠂤　卣　叶　取　我　歸　史　車　衕　勺　医　衛　幸　萬　余　子

民國四十二年（公元一九五三）日本的貝塚茂樹和伊藤道治發表了甲骨文斷代研究之再檢討一文（東方學報京都第二三册），以爲彥堂先生所認定的第四期卜辭，都應該屬於第一期；由於字體的不同，他們認爲是另一貞卜機關的作品。四十三年（一九五四）胡厚宣君在他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的自序裏，對於所謂第四期卜辭的安排，雖然煞費猶豫；但終於把它們暫時放在武丁以前及以後。四十四年，他的甲骨續存出版又把那些所謂第四期的卜辭，姑附於武丁之後。換句話說，也就是都列入了第一期。四十五年（一九五六），殷虛卜辭綜述出版。在這書裏的斷代上部分，曾經用了很多的篇幅，來討論此一問題。關於彥堂先生所舉的十七個貞人，它以爲除了「医」和「史」不是卜人外，其餘的十五個，都應該屬於武丁晚期；也就是說，他們都是第一期的卜人（綜述把貞人叫作卜人）。綜述論據的要點，是：

一、從稱謂上看，𠂤組（𠂤，扶——卲，犬——勺）和賓組（賓，㱿，爭，亘，古，品，韋，永，內，舂，充，吾，箙，掃，共）很多相同的。其中如父甲，父乙，父庚，父辛，母丙，母丁，母庚，母壬，兄丁，兄戊，子癸，子伐等稱，尤堪注意。

二、由字體來看，𠂤組一方面遵守賓組的舊法，一方面已產生了新形式。

三、𠂤組的記時法，和賓組大同而小異。

四、𠂤組某種卜辭形式，或同於賓組，或爲𠂤組所特有，或下接祖甲卜辭，與字體的情形一樣，足以表示𠂤組當武丁之晚葉，開下代之新式。

五、𠂤組祭法見於賓組，而「㞢」「又」通用亦顯示交替之迹。

六、子組（子，𢓊，我，余）在稱謂方面，主要的是同於賓，𠂤兩組。

此外，關於坑位問題，綜述也有所討論。原來彥堂先生在甲編自序裏，曾說坑的圓井，是塌陷在祖甲時（這圓井裏出土了𠂤組的卜辭很多），因而說：「井中只有一、二期的卜辭」。後來作乙編自序的時候，又以爲𠂤組貞人，屬於文武丁的時代。綜述指出了這個矛盾之後，於是以爲如果把𠂤組等卜辭，列在武丁晚期，「就不會產生這種矛盾與不一致」（綜述一五五頁）。

除了綜述所舉的例證之外，在甲編裏，還有更重要的證據，證知犬（扶，扶）是第一期的貞人，因爲：

一、2361片，犬貞的卜辭和賓貞的卜辭，同見於一版。（本條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六五七頁已論及。惟該書又謂甲編 236 片犬和內同見一版，誤。）

二、280 片，貞的卜辭有「子咸」，子咸是武丁之子。

三、3483片，犬貞的卜辭，字體既和第一期的相同；又有侯𣪕，侯𣪕是武丁時人。（此條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六五七頁，也曾說到。）

四、3281＋3285，𠂤貞的卜辭有「子宋」，子宋是武丁之子。

又如犬貞之辭裏，曾有竹（後編下二四，一〇）和陕（前編八，八，一）兩人，他們都是武丁時人。𠂤貞之辭裏有陕（續編五，一，四）和帚𣿅兩人都曾見於㱿貞之辭；陕又見於犬貞之辭。子貞之辭，除兩見武丁之子子𠔁之名（後編下四一，九，綴合編三三〇）外，並曾和武丁時的貞人竹所卜之辭同見於一版（金璋六二二）。余貞之辭，和爭（𢦏）貞之辭同見於一版（乙編六八八七，背六八八〇）。以上都是殷代貞卜人物通考曾經舉出來的證據（奇字的隸定，都依照原書。）有了這些證據，可知原來所認爲第四期的貞人，實際上應該歸入第一期。日本島邦男氏的貞人補正（原刊於甲骨學第四、五合併號，後收入殷墟卜辭研究），雖然還主張彥堂先生之說；但對於上述的問題，有的沒曾注意到，有的雖曾注意到，但也無法給以圓滿的解釋。因而他的議論，對於彥堂先生之說，也沒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本編關於原所謂第四期的卜辭，大部分都改入了第一期。原來認爲第四期的卜辭，一旦歸入第一期，那麼，許多史料，都不能不另作安排。尤其對於彥堂先生的「武乙，文丁父子復古」之說，具有重大的影響。

在考釋方面，最感困難的，是關於祭祀的問題。「祀統」的發現是彥堂先生繼斷代研究之後，又一驚人的創獲。雖然彡，翌，祭，壴，劦這五個字的意義，是否全完如彥堂先生所說，還不能絕對肯定。但，他把那些散落在滄海裏的珍珠，從深水淤沙裏揀出來，再穿貫成恰到好處的項圈，這眞是一個偉大而又精細的工作。可是，除了這五種祭祀之外，那許多有關祭祀的名詞或動詞，它們所代表的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從事甲骨文研究的人，對於這些問題，還大多數弄不清

楚。甚至於有些是祭名或是用牲之法，都還無法斷定。這點，作者謹以至誠，寄望於三禮有深切研究的學者們。

其次的麻煩問題，便是地名。雖然有些地名，可以就它們的連索關係，推測到它們的約略所在；但，能夠確實斷定是後來什麼地方的，眞是少而又少。原因是地名很多奇字，有些簡直地不能認清它們的偏旁；字形、字音，目前都無法辨識，自然就沒法子確定它們的地望了。這些，也不能不寄望於並世及將來的學者們。

甲編共計著錄了三九四二張拓片，其中如兕頭刻辭，鹿頭刻辭，和鹿角器刻辭，都是人們所共知的。另外還有人頭骨刻辭（3739），兕牛或象肋骨刻辭（3629），則非人們所素知。又如：整個的龜背甲（未從中間鋸開）刻辭（959＋962＋963＋964＋2042，此乃嚴一萍君所發現，說見中國書譜殷商篇序）；以及鑽灼痕在腹甲中縫的左方及右方各自相向，而非隔中縫左右相向的（3575，3576）。這些，都是罕見的例子。

在刻辭方面，甲編所著錄的拓片中，有很多是習書者所刻的，例繁不勝枚舉。此外，還有：

脫文的，如：444, 486, 1522, 2106＋2122 之 17……等。

衍文的，如：32, 756之2, 1261, 2490 之 3

添注的，如：27, 213, 238, 261, 264 ……等。

誤字未經剷改的，如：2, 60, 476 之 1, 3409, ……等。

剷改誤字的，如：2214, 2218, 2593, 2964, ……等。

缺刻筆畫的，如：221, 284, 305, 661, 787, ……等。

字倒刻的，如　1174, 1209, 1510＋1515……等。

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特例。

在字形方面，也有不少是最常見的熟字而貌似奇字的，如：

用字作[illegible]，見 182, 202＋205等；又作[illegible]，見2630。

在字作[illegible]，見206；又作[illegible]，見2908。

辰字作[illegible]，見1666。

兩字作[illegible]，見2314。

歲字作[illegible]，見2278。

勿字作[illegible]，見之2471＋2491＋2501 之 9 及10。

沈字作[illegible]，見同上片。

毓字作[illegible]，見2693。

這些，如果不從它們的上下文義去推證，就簡直地無法證明它們是些什麼字。

在行文方面，也有值得一提的。它們有的順着卜兆橫出之紋所指的方向而行文的（一般的都是逆兆行文），如 221, 256, 475, 1228, 1450 等。有同在一個部位，而刻辭則或左行或右行的，如 497, 1467, 1495等。有其辭本爲右行，又轉而左行的，如 214, 795, 1158 等。也有其辭本爲左行，又轉而右行的，如3014之14。這些都不是常例。至於一般通例，如刻辭的先後之序，則多是由下

而上，和周易卦爻之序相同。一事數卜，而相間刻辭和周易陰陽爻的相間一樣。龜甲刻辭及牛骨刻辭的左右對貞，又和周易內外卦的相應一樣。尤其是3917卜夕的那個完整的龜腹甲，刻辭的順序，是先內後外，再先下後上；它和易卦的重內輕外，先下後上的意味，完全相同。我曾說易卦是由龜卜衍變而來的（見拙著易卦源於龜卜考，集刊第二十四本），這些常例，都可以替鄙說作證。

就甲編所著錄的甲骨數量而言，可謂前無古人。這近乎四千片圖版的一部大書，在編輯時自然難免有疏略的地方。如：

有已登記而未收入甲編的整個龜腹甲，見本編圖版貳壹貳（原登記號：3.0.2049）。

有未登記也未收入甲編的字數較多的龜甲和牛骨刻辭，見本編圖版貳壹叁至貳貳壹。

有把拓片倒植的，見3265, 3312, 3408, 3564。

有拼合錯誤的，見3106。

有把龜甲誤作牛骨的，見916, 922, 2284, 2390。

有把牛骨誤作龜甲的，見119, 1661, 3023。

有把三次發掘所得誤作二次發掘所得的，見922。

有背面有字未拓印的，見1976, 2278, 2293＋2324等。

有背面有朱書之字未影印的，見2500, 2506, 2698 3312。

有骨臼刻辭未拓印的，見2908, 2935。

這些當是助理編輯者百密一疎的地方。

我的興趣，本來不專在甲骨文方面。這本考釋的作成，完全由於李濟之先生的鼓勵和督促，這是首當感謝的。只是本編紕繆粗疎，自己不滿意的地方很多；這，使我對於李先生及讀者們，又不能不深感歉疚。脫稿之後，復承病後體力還沒康復的董彥堂先生，審閱一過；使我又感激又不安。還有，勞榦先生曾應著者之請，細閱本稿一遍，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臺灣大學動物系主任王友燮先生，惠予鑒定 3629, 3630, 3739 三片骨骼。兩位先生的高誼，也都是著者銘感在心的。此外，胡占魁兄助我拼合；劉淵臨兄，助我黏貼圖版；在寫作期間，又得到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資助，謹併誌感謝之忱。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屈萬里

編者按：「殷虛文字甲編考釋」，民國五十年六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

「古籍導讀」自序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裏，很多好學的學生。他們都希望能在課外讀些本國的古書，但也都感到下列的諸問題：

一、我國的古籍浩如烟海。究竟那些是最基本的書，而決不可不讀的？

二、每一部重要的古書，都有多種的注解；初學的人，勢不能全都閱覽。如果只能讀一二種，究竟以讀那種注解爲最方便？

三、每一部古書都有許多刻本；刻本有好的也有壞的。究竟那種刻本的錯字較少？

以上三點，是學生們常常感到的問題。另外還有幾點，雖然一般學生不容易感到，但卻也是應該使他們注意的問題：

一、傳世的古籍刻本，有些因爲若干版片爛壞或失掉，以致有許多缺葉；有些因爲若干版本漫漶以致印本模糊，不堪卒讀；有些是任意删節原文，而以删節的本子冒充原本。

二、古籍中的僞書很多，而其情形卻不盡相同。有全部是僞作的，有一半眞一半僞的，有既

有眞本又有僞本的。

三、古籍中最重要的經書，它們大部份都不是一人或一時的作品；其中也有些不可盡信的資料。如果不把它們著成的時代弄清楚，就必定會影響到史料的運用。

由於上述的那些原因，從去年秋天起，中文系主任臺靜農先生，便讓我開了一門新課——古籍導讀。因爲這一科目很少有人開過，我只得自我作古地一面編寫講義，一面試教。一年下來，學生們的反應似乎還不壞。所編的講義，就是這本古籍導讀。

試教時，我經常地鼓勵着同學們發表對於這一科目的意見，並鼓勵着他們糾正講義中的錯誤。他們替我改正了不少的誤字；對於講義的內容，也曾提出了一些可取的意見。試教的結果，我自己也感覺到所編的講義，有些地方並非學生所急需，而應當予以删汰；也有些地方不够充實，而應當予以補充。於是趁暑假之暇，把它修訂了一遍。爲了便於請教方家，同時也爲了省卻講義組繕印的麻煩，所以現在決定把它出版。

因爲想儘量減少篇幅，所以這本講義，是用最淺近的文言文寫的。好在，這本書是爲了習讀文史之科的大學生們寫的，他們閱讀起來，在文字方面，當不會有吃力的感覺。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八月五日屈萬里

編者按：「古籍導讀」，民國五十三年九月，臺灣開明書店印行。

「書傭論學集」自序

本集共收了二十九篇論文，都是曾經發表過的。計：關於周易尙書和詩經的各四篇，關於羣經的二篇，關於文字訓詁的十篇，關於古代史的四篇，關於文學的一篇。因爲這些文章都是論學之作，又因爲我曾服務於圖書館界達十餘年，曾用「書傭」二字作爲自己的別號，所以就把這本集子定名爲「書傭論學集」。

這二十九篇文章，雖然類別不同，但所討論的大都是學術資料的問題；尤其是關於資料產生的時代，和資料的解釋兩方面的論文，佔了絕大多數。這類的論文佔了這麼多的分量，自然是由於個人治學的興趣使然；而所以培養起我這個興趣的原因，則非片言可盡。

我幼時曾經讀過三年私塾；所讀的課本，除了百家姓和三字經外，其餘的都是經書。後來進入高等小學，雖然所學的科目多了；但那時候一般人的觀念，都認爲國文第一。因而我在學校和在家庭，一有空暇，就讀古文和閱綱鑑易知錄。那時對於所讀的古文和史書，雖然連一知半解都談不上；但後來我對文史之學發生興趣，這當是最基本的原因。

當五四運動之後的第三年，我進了初級中學。那時，大家都喊著要把線裝書丢到厠所裏。有一天，我看到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裏，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八卦與代數之定律」。我在想：周易是最古的線裝書，應該丢進厠所去了；怎麼和代數會有關係？那時我雖然已學代數，但還沒讀過周易；因而那篇文章，我反覆地讀了幾遍，總看不懂。到了寒假，我就發憤讀周易；父親用朱子本義作教本，給我講解。在二十多天的寒假中，雖然把它讀到能夠背誦了；但它的意義，卻大部分不明白。以後的二十多年，凡是我能見到的注解周易之書，幾乎全讀了；但心裏所積的問題，卻愈來愈多。

我所讀的高中，是以「發揚東方文化爲宗旨」的私立東魯中學。它只有文科班，而教師則都是一時的碩彥：教詩文的是呂先生今山（鴻陞）；教經學的是李先生雲林（繼璋）；教說文的是丁先生佛言，校長夏溥齋（繼泉）先生則教明儒學案。那時疑古的浪潮已很普遍，而我那時的觀念則是信古彌篤。如果有人懷疑伏羲、神農、黄帝……等人的眞實性，我必定攘臂怒目，和他們爭論。後來到北平讀書，以及到山東圖書館服務的初期，這觀念都沒有改變。

進入山東圖書館後，讀書較多，也見到一些以前沒見過的學術性刊物，因而眼界漸開。但涉獵的書籍雖頗廣泛，而主要的興趣還是在周易一書。直到在山東圖書館服務了三四年之後，才知道研究周易，不能專靠古人的註解，而必需參考其他的比較資料；於是除了泛覽先秦的典籍之外，也開始注意考古學和民俗學等類的文獻。由於館長王獻唐先生是金石學的名家，我當時受他的影響，也讀了不少的金文書籍。這些資料，對於周易卦爻辭的研究，很有裨益。更因爲讀了歐

陽修的易童子問，和當時雜誌中幾篇有關周易的論文，而感到八卦是否伏羲所畫，和卦爻辭及十翼究係何人或何時所作等問題，確有討論的必要。也就是說，到這時我才知道注意探討學術資料的眞僞，以及其產生的時代等問題。

也是爲了研治周易的緣故，在抗戰的末期，我進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近乎三年的歲月中，關於周易方面，收穫的並不多；但由於傅孟眞（斯年）先生的啟示，才確切地知道作研究工作必得靠眞實的資料，才知道原始資料之勝於傳述資料，才知道鑑別資料的重要性。因而對於以前所篤信的遠古史事，才知道很多是出於後人的傳說，而未可盡信。於是，從那時到現在，這二十多年來所從事的，大部分是鑑別資料和解釋資料的工作，而且是偏重於先秦時期的。

本集所收的論文，也就是在這一途徑下所得的一點成果。本集各篇的次序，是約略依照四庫書目的分類排列的，即：關於經學方面的論文，列在最前；其次爲小學的史學的；最後是關於文集方面的。經學方面的，又以易、書、詩和總論經學的爲序。然後再以各篇作成的年月，第其先後。至於小學方面的論文，有的是談字形，有的是談字義；史學方面的論文，有的是通論性質，有的是專論性質，本集裏就都不再細分，而通通以作成年月的先後爲序。

平生治學，以三事自誓：一、絕對服從眞理；二、絕不作意氣之爭；三、絕不用連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來增強自己的論據。但「自醜不覺」是人們常有的現象。這二十九篇短文中，究竟有多少謬論，我自己是覺察不到的。學術是天下的公器，眞理愈辨而愈明。我誠懇地希望並世學

人，肯糾正我的錯誤；那不僅是我個人之幸，也將是學林之幸。

這二十九篇論文，曾分別刊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清華學報、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大陸雜誌、學原、民主評論等刊物。承各刊物的發行機關和發行人惠允彙成本集發表，謹志感謝之意。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元月二十一日屈萬里自序於臺北

編者按：「書傭論學集」，民國五十八年三月，臺灣開明書店印行。

「圖書板本學要略」自序

自葉郋園書林清話問世，言吾國圖書板本者，始有專書。葉氏書網羅宏富，用力甚勤；然係長編性質，而非簡明之論著，故讀之者或不免感其繁蕪。爾後孫毓修氏有中國雕板源流考之作，然以專述雕板源流，命題既隘，取材復略，故又失之太簡。近年坊間雖亦偶有言板本之書，然率皆因襲葉書爲之，作者又非能鑒別板本之人，故殊未足饜學林之求也。

萬里服役圖書館界，先後歷十餘年；因司中文舊籍考訂編目之事，欲覓一簡明適用之板本學書，而迄不能得。乃發憤搜集材料，擬輯編爲書，以就正於國人。此意動於抗戰之前，在山書圖書館執役時也。八年期間，雖未克悉在圖書館界服務；而搜集材料之事，則未嘗或輟。至勝利還都，以任職中央圖書館之便，所見異本益多，所得材料漸富；於是董而理之，開始屬稿。迨三十七年秋，稿成甫半，而中原板蕩，京華騷動；又復流寓臺灣。由於職業之更易，遂無暇及此；舊稿擱置篋中，蓋四年於茲矣。

友人昌彼得先生，英年績學，相與共事於中央圖書館同司考訂善本圖書之事者多年。昌君於

此道學驗既豐，於明本書之鑒別，尤具隻眼。既亦避地在臺，故時獲賞奇析疑之樂。客多談及此稿，承其慨允爲之續成。於是抒其卓識，匡我不逮；爬羅疏通，甫半年而全稿以定。故此書能於今日問世者，昌君之力，實足多也。

本書凡分四卷。首曰前篇：述吾國歷代書籍名稱、形制，及與雕板術相關之諸問題。次曰源流篇：述雕板源流。復次曰鑒別篇：述鑒別板本之事。殿之餘篇：則略舉考訂善本圖籍應用之參考書，與夫板本項著錄之則例，以及板本術語、年表等。意在供初習考訂善本圖書者之參考與應用也。前篇及源流篇所述，皆屬「常識」範圍。前編諸論，時下言板本學之書多未之及；源流篇論雕板起源節，亦未因襲成說：故皆頗費經營。鑒別篇及餘篇所述，皆屬應用範圍；尤皆時賢之作所未言者。卷末附列圖板二十餘幅，用供參閱。庶幾初習此學者，就此書而於吾國歷代圖書形制，板刻源流，得一概略之常識；於審辨舊刻，獲知初步之途徑：則是作者之微意也。

本書所採圖板，大都取材於前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之本；謹誌於此，不復於圖板下一一注明。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屈萬里序於臺北臺灣大學。

編者按：「圖書板本學要略」，爲先生與昌彼得先生合著，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印行。

「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跋

右善本書志四卷，草述粗就。普林斯敦大學圖書館館長狄克斯博士，歷史學系教授牟復禮博士，均將有序冠其端。萬里因預編述之役，爰著數語於卷末。

普林斯敦大學所藏中文善本圖書，於北美洲各圖書館爲巨擘。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北平圖書館王重民先生在美，曾爲之作志，積稿四册。其後胡適之先生來服務於斯校圖書館，核王氏稿，發現問題頗多。又後，牟復禮教授覆閱是稿，亦感有重訂之必要。萬里乃以復禮教授之薦，承高深研究所及普林斯敦大學互約，來美從事斯業。

自客歲九月起，取王氏舊稿，與原書一一戡對。誤者正之，遺者補之。（惟各書板匡尺寸，率仍原稿，未克一一覆勘。）至今春元月而畢事。復以王氏舊稿，與所著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錄相似，其體例有須更易處；乃置舊稿，重寫斯編。原意本年六月可以脫稿；嗣因予有多朗多之行，耗時一月有半，遂致稽遲至今，草稿始就。然恐紕繆之處，所在多有。教而正之，是所望於方家也。

斯編之成，有賴於狄克斯、牟復禮兩先生之鼓勵與協助者良多；普大圖書館東方部主任童世綱先生，惠予拂照，尤爲周至。良友雅誼，中心臧之，謹於此識其感荷之忱。

一九六六年八月屈萬里識於普林斯敦。

編者按：「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民國六十四年一月，藝文印書館印行。

「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後記

是稿成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以美國印行中文書刋匪易，擬在臺北付梓；而臺北書店，以此書銷路不廣，多不欲承印。學生書局，曾有意印行；乃以採購進口紙張不易，因復作罷。日月逾邁，自脫稿後，忽忽已八年矣。

客歲，童世綱先生來函，云：彼與牟復禮教授，曾商得狄克斯館長之同意，由普大圖書館撥美金二千元，以爲予約請校對人員酬金，及購置印本若干部之用；且以著作權歸予所有。普大圖書館，僅希望以印本五十部贈之。復承藝文印書館嚴一萍先生，慨允爲之印行。良友雅誼，感荷無量。

予撰此書雖成，而不當意處尚多。返國後，受命承乏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職務，瑣務冗繁，無暇覆閱。時特藏組主任昌彼得先生，編輯喬衍琯先生，皆精於目錄板本之學，因以複本先後請

其審閱，承諟正良多。將付梓人，念本編所收諸書著者，當時未能查悉其里籍行實者甚眾；因有普大圖書館之資助，爰請蘇同炳先生爲之檢索方志等書，計補苴四十餘人。校勘之事，則請楊慶章先生任之。予復自校一過，訂正舊稿約百餘處。自排版，迄竣事，前後歷時半年餘。比以世界性能源缺乏，物價踊貴，出版業尤爲艱苦。今此稿幸獲問世，實荷良友之賜。更蒙狄克斯、牟復禮、童世綱三先生分別爲之作序，尤感榮寵。謹附識數語，用述印行經過，並謝諸友之厚惠。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屈萬里再識

「明清未刊稿彙編」弁言

善本圖書之可貴，約有數端：其一，孤本獨傳，爲世人所罕見；其二，他本多經刪節，而此本獨全；其三，他本訛字孔多，而此本獨無誤處。夫從事研究工作，所憑藉之資料愈富，則所得之成果必愈豐；此理易明，固不待言。而一二字之誤，往往影響甚巨；此亦治學者所共知。則上述三者，有其一已足造福學界。至於書法之工，楮墨之美，足以供觀賞而資臨摹者，斯其餘事矣。

政府播遷臺灜，善本古籍移運而來者，逾三十萬册，分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及中央圖書館等處。但就中央圖書館言之，所藏善本圖書達十四萬册。其中宋元刋本，逾四百部；稿本近五百種。宋元刋本固爲世人所貴；若就學術資料價值言，則稿本彌足重視。蓋寫本與刋本，無不以稿本爲底本，刋本寫本或有刪節而稿本獨全；刋本寫本誤者而稿本不誤。至若稿本之未刋者，則尤可寶，以其爲孤本祕笈也。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爲發揚中華文化，服務學術界，發願輯編善本圖書影印流傳；而以未曾刋行且深具學術價值之稿本四百餘種導其先路。以

其皆明清兩朝人士之作，定名曰「明清未刊稿彙編」，於是孤本祕笈，化身千萬；其霑溉士林者，當無涯涘也。

茲編之輯，從游劉君兆祐實董其成。余亦嘗與商兌之事，今將付梓，爰述其緣起如此。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屈萬里識

編者按：「明清未刊稿彙編」，先生與劉兆祐同編，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五年七月出版「初輯」，六十八年九月出版「第二輯」。

「清儒經說瓻義叢輯」序

清儒率精於文字、聲韻、訓詁之學，復能以實事求是之精神解經，故多識見卓犖，或正前賢之失，或發前修所未發，夐乎尚矣。其說經專書之要者，正續清經解，既網羅略盡。說經專文之載於文集者，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一書，亦可供撿索。獨零辭碎義，散見於雜著之書者，則蒐求至感不便。久欲將此類散義，採擷排比，彙爲一書。顧茲事體大，既非一人之力所能成；余復以簿書鞅掌，冗務紛乘，而無暇及此。故空懷此志者有年矣。

民國五十八年夏，以此事謀之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馮承基先生，承慨允負總纂之責。於是商兌體例，甄選分纂人員。時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尚存，蒙其資助，遂得從事斯業。預定纂輯期限，爲三年有半。至六十一年六月，東亞學術會結束；復得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半年，乃觀厥成。卽此編也。

任採輯之事者，皆臺大中文研究所博士班及碩士班研究生，先後計有鄭良樹、黃沛榮、李偉泰、周學武諸君、及王雪蘭女士。分類彙纂者，則禮記爲周學武君，尙書、周禮爲李偉泰君，餘

十經爲黃沛榮君。而黃君始終其事，故辛勞特多。

是編於分別注解各經之專書固不錄；於羣經總義之作，亦復摒除。所蒐採者，皆以雜著、隨筆、瑣錄等爲名之書，都凡三百二十餘種。其中未刋布之稿本，達三十餘部。諸書中或採擷多條，或一無所取。去取之間，大要視其有無新義而定。然摒而未錄者，實甚罕也。

此三百餘種雜著之書，訪尋殊非易易。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藏書，最爲適用；臺灣大學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爲數亦豐。遂得資以蒐集，而成新編。夫治學之士，凡與個人研究有關之資料，必欲盡得而讀之。蓋就求知而言，如前人已有之說，而己不知，則被孤陋寡聞之譏猶小。若從事著述，得一新義，方沾沾自喜；乃不知前人已先言之，則己說祇可覆瓿，是其失爲大。羣經爲昔時人人必讀之書，衆說紛紜，瑕瑜互見，尤不可不廣稽博覽。則有此一編，將可取之左右而逢其源。免輾轉訪書之苦，省披沙揀金之勞。斯於學林或不無微助也。

此書編纂之時，余適備位臺大中文系及研究所主任，依例應爲計劃主持人。而採錄纂輯，皆馮先生督導諸生爲之，余實無涓埃之助。書之以識余愧。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屈萬里序

編者按：本文據先生原稿排印。「清儒經說甄義叢輯」，尙未出版，稿存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序

二千多年以來，我國的政治、學術，乃至於民間習俗，幾乎都受到了陰陽五行之說的影響。受影響最重的，雖然莫過於漢代；但到了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今天，我國民間的許多習俗，依然還受着它的支配。其勢力之大，幾乎可以和儒家的學說，分庭抗禮。

但，陰陽之說，到底起源於什麼時候？五行之說，到底起源於什麼時候？陰陽和五行兩說之合流，又在什麼時候？先儒很少討論到這些問題。一般人都認爲周易是陰陽之學的始祖，太史公也說：「易以道陰陽。」可是，周易卦爻辭裏，只有中孚九二爻辭「鶴鳴在陰」的一個陰字；而這個陰字，卻是陰暗之處的意思。古書中又說「黃帝起五行」；而事實上殷代和西周可靠的文獻裏，還都沒有五行的影子，更不必說殷商以前了。像這樣重大的課題，清代以前的學者，都沒有人仔細研究過它，豈不可怪？

民國以來，梁任公作了「陰陽五行之來歷」一文，刊登在東方雜誌裏。他根據比較可靠的材料，作實事求是的推斷。這是研究此一問題的開山之作。他這篇文章，雖然內容較爲簡略，論證

也不無可議之處；但已澄清了過去的許多錯誤觀念。梁氏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接着還有些人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不過，卻都沒得到使人滿意的結論。

友人李漢三先生，本來是專門研究周易的。後來他發現了所謂道陰陽的周易，在卦爻辭裏，根本不談什麼陰陽；談陰陽的話語，都在十翼裏。於是他發奮追究這個問題。先追究了陰陽之說，又追究了五行之說，接着更追究到陰陽和五行之說的合流。這時，他對於此一問題，已經欲罷不能；於是索性追尋到陰陽五行之學，對於兩漢政治和學術的影響。他費了四年半的時間，完成了六篇論文。

從他這六篇文章裏，我們不但很清楚地知道了陰陽五行之說的來歷和演變的情形，並且糾正了二千年來學人對於先秦史料若干錯誤的看法。尤其是關於漢代政治方面許多怪誕的措施，和學術方面數不清的謬悠之說，如果不讀他這幾篇文章，又怎能知道那些離奇的措施和言論，都是陰陽五行之學在背後作祟呢！

現在，他把這六篇文章集攏起來，打算出一部專書，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我和李漢三先生有同樣的興趣；而且，這些年來，我們經常地共同討論這一類的問題。所以當他這部大著編定之後，我很高興地來作這篇序文。我相信，關於研究陰陽五行的著作，這部書雖然不敢說後無來者，卻的確是前無古人了。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三月一日屈萬里序於南港

編者按：「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李漢三先生著，民國五十七年一月，維新書局印行。

「周易卦爻辭釋義」序

易本占筮之書；而二千餘年來，五行家依附之，天文家依附之，乃至兵家、道家、神仙家、釋家，亦無不依附之：多歧亡羊，莫知其極，此全謝山所以有讀易別錄之作也。

即以傳義章句言之，漢人尚象，於是而有互體、升降、飛伏、納甲、爻辰等說；宋人泥數，緣是而有河圖、洛書、先天後天之學：凡此皆易學之變，而非易義之本然。圖書之學之無當於易，胡朏明既詳辨之；予曩亦草述先秦漢魏易例評述二卷，以明互體、升降諸說，亦非易義所固有。然今之言易者，猶多不佞漢，則佞宋，甚矣積習之難除也！

友人李漢三先生，治易垂十餘年。初習圖書先後天之學，既悟其非；復窮五年之力，專稽陰陽五行之說，乃深察漢人求象之術，亦非易道之眞。於是返而尋繹經文，矻矻孜孜，昕夕不倦，洎乎今春，遂成周易卦爻辭釋義三卷。以上下篇爲周易之本經，故是書專釋卦爻辭。其於義例也，則盡摒漢宋謬悠之說，而一以經文爲斷；其於訓詁也，則必求夫於古有徵，而不爲張皇侈泰之說。以經證經，探源返樸，蓋實事求是之學，非譁世取寵之作也。

夫解說羣經之書，以易類爲最多；而歧說誣經，亦以周易爲特甚。讀者於是書之詮釋，容或有見仁見智之不同；然而掃歷代之塵氛，導易學於正軌，其嘉惠於學林者蓋亦多矣。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屈萬里序於南港

編者按：「周易卦爻辭釋義」，李漢三先生著，民國五十八年，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

「論孟今詮」序

昔梁任公曾謂：「論語爲二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並謂：「孟子自宋以後，勢力亦與相埒。」以爲國人生活，胥受此二書之支配；爰鼓勵士子熟讀成誦。近年我政府亦鑒於四書如布帛菽粟之不可或缺，曾明令以之爲中學及師範學生必讀課本。此實至當之措施也。

論孟兩書之文辭，在羣經中最稱淺易。然究爲二千年前之古籍，初學者如不憑藉注解，究不能明其意旨。惟箋注之事，殊未易言。卽如朱子集注，爲平生最矜慎之作；元明以來，學子奉爲圭臬。然謂瑚璉爲玉飾之簠簋，學林久已致疑；謂曹交爲曹君之弟，淸人復證其誤。此雖如片雲輕霧，不足以掩日月之明。然要以見注釋古書，誠然易事也。

朱子集注，雖至今風行；然朱注而外，諸家勝義亦多，故必博稽眾家，乃能折衷至當，且舊注雖非艱深，而究非中等學校學生所能解。於是以白話解四子之書者，遂如風起雲湧。然或解說支離，繁而無當；或識見拘墟，訛謬叢生。求其能參稽眾說，折衷一是；而又言簡意賅者，蓋戛戛乎其難矣。

友人唐士毅教授，沉潛經學，信道彌篤。以四子書教授臺省師範大學，多歷年所。每陳一義，必博稽羣言，折衷至當。以是受業諸生，無不翕然悅服。而撝謙日牧，不肯輕言著述。今春六藝社主人楊天毅先生，感於坊間四書注解本之淆，乃囑余轉請士毅先生，出其緒餘，以嘉惠學林。強而後可。此論孟今詮兩書之所由作也。

頃者論語今詮，即將出版。余讀其書，取材博而得其要；注語簡而意旨明。其所取捨，雖難免有見仁見智之爭；然而深入淺出，而便於初學如此書者，求諸坊間，殊未易覯也。其解論語如此，其解孟子可知。余素敬士毅先生之爲人，今復先睹此書。乃忘其庸陋而爲之序云。

編者按：本文據先生原稿排印。「論孟今詮」，唐士毅先生著，出版日期及出版者待查。

「甲骨文字集釋」序

殷人用爲占卜之龜甲牛骨，出現於洹水之濱者，不知幾歷歲年。安陽土人，初本用爲藥物。自清光緒二十五年福山王懿榮氏識爲古文刻辭以來，於今六十有六載矣。學者由識字而正說文之失，與夫經說及史事之訛；進而斷代分期，作多方面之稽討。於是藏甲骨刻辭者遍寰宇，犖治之者，亦旁及殊方之士。約略計之，六十餘年來，甲骨文專書已刋布者得百八十餘種，論文得九百七十餘篇。可謂極一時之盛矣。

但就識字一端言之：劉鶚之印鐵雲藏龜也，自謂能識四十餘字。然今日覘之，彼所釋而不誤者，實僅三十四字；其中且有數目字二，干支字一十有九，凡此皆最易辨認者也。光緒三十年，孫詒讓著殷契舉例，所釋而可信以及近是之字凡百八十餘。民國四年，羅振玉作殷虛書契考釋，已得四百八十五字。十六年，羅氏增訂前書，收字五百七十有一。厥後治斯學者漸眾，識字亦漸夥。孫、羅二家所釋，今已證知其誤者頗多。然啟之辟之，以導先路，其功實不可沒也。

以字書之體例輯編甲骨文字爲書者，初有王襄之簠室殷契類纂、及商承祚之殷虛文字類編。

前者乃王氏一家之言，且其書雜有僞刻文字；後者亦僅著羅雪堂、王靜安二家之說，且所收可識之字不及八百。故其用皆未弘。嗣後如朱芳圃之甲骨學文字編，雖集錄眾家之說，而其時能識之字究尚無多。孫海波甲骨文編繼出，收錄之字較夥；吾友金祥恆先生續甲骨文編，蒐羅尤備。然二書以限於體例，但列各字異體，不著諸家說解之辭。學者欲究某字何以釋某，初釋其字者何人，至何人而成定讞，凡此，皆不克於二書得之也。

解釋甲骨文字之作，以論文爲多。殷契專書，流傳既已不廣；論文散見於期刊，檢閱尤難。故治斯學者，每以爲苦。友人李陸琦先生，欲爲學林釋此憾，乃發憤著是書。經始於民國三十年之秋，越三載而脫稿。時戰亂初定，稿遺北平，未及梓行。迨赤氛既張，中原鼎沸，乃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播遷臺員。近歲以來，重理舊業；既網羅眾家之說而折中之，又或獨抒所見創爲新解。爬羅剔抉，又五年而蒇事。卷帙倍於舊稿，陳義邁乎前修。自有甲骨文字書以來，斯可謂集成之作矣。

夫治文字之學者，固不容不識甲骨文字；治古史者，尤不容不參稽此殷代之直接史料。甲骨文不同之字，今可知者，數逾三千，可識者亦達千餘。其足以訂許君之舊說，正古史之野言者，比比皆是。而拘墟之士，猶獨抱說文與傳說之古史，硜硜自守。推原其故，蓋以臺瀛公私家藏殷契之書者既罕，且無便於初學研習之作以導之，遂致學者多昧於此三千年前之眞文獻，而不得不墨守陳說故步自封耳。今陸琦此書出，既可爲初學者升堂之階，又足爲績學者商兌之資。奇字異體並陳，得比勘之便；定論歧說駢列，省檢索之勞。行見家藏斯編，人識龜文。此不僅治文字學

者之寶筏，其影響於學術風氣者，蓋尤大焉。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屈萬里序

編者按：「甲骨文字集釋」，李孝定先生著，民國六十三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



譯本「殷墟卜辭研究」序

甲骨文之發現，已七十有六年。出土有文字之甲骨，約十二萬片；傳布者約當全數之半。不同之字，達四千六百餘，著錄及研究甲骨刻辭之專書，約二百部內外，論文殆逾千篇。其足以正舊史記載之誤，補典籍資料之闕者，蓋難僂指數。鉤沈索隱，殷禮可徵。斯誠殷史之淵藪，學林之瓌寶矣。

顧古文字之學，乃專門之業。治古史者，往往無暇從事於此，而甲骨刻辭資料，則不能不多所取資。則就歷年治殷契者所稽覈之成果，作系統之概述，俾不識古文之學者，亦得利用此原始資料，實爲當務之急矣。

民國四十五年，陳夢家有殷墟卜辭綜述之作；越二載（一九五八）日本島邦男氏，亦著成殷墟卜辭研究一書。二氏之書，雖內容相似，而互不相謀。大抵以涉及之範圍言，則陳書爲廣博；以祭祀及輿地之資料言，則島氏之書爲詳贍。合二書而併觀之，則民國四十五年以前甲骨文研究之成果（島氏書所收資料，止於一九五六年），大要具是矣。

李君壽林、溫君天河，以國人治殷虛卜辭之學者，未必盡通日文；乃發憤迻譯島氏此書。長夏多暇，揮汗操觚，凡四閱月而卒業。殺青旣竟，問世有期。其裨益於士林者，必甚巨也。

惟陳、島二氏之書之著成，迄今近二十年。在此期間，新傳佈之甲骨刻辭，與夫賡續研究之業績，其足以正舊說之失，補前修所未逮者，又不知凡幾。是二書有待於續補，亦勢所必然。李、溫兩君，英年篤學，其有意於斯業乎？則企予望之矣。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屈萬里序

編者按：「殷墟卜辭研究」，日人島邦男著，李壽林、溫天河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鼎文書局印行。

「山東方志選輯」序

周禮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鄭君注此文，以爲「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所謂志者，其體例與今雖不盡同；而爲地方之史乘則一也。周禮一書，成於戰國之世；則是二千年前，吾國地方性史册，纂輯者已夥，惜後世多佚而不傳耳。

降及近世，省府州縣，各有志書，且皆屢經續修。於是地方文獻，燦然大備。公私藏家，又多能注意方志之蒐集，故藏弆之者頗衆。卽在臺瀛，各機關及私家所藏者，約四千種內外，亦不可謂不豐矣。惟以世變方亟，文物易毁；四川文獻研究社，懼其久或散失，客歲乃有「四川方志叢刊」之輯，由學生書局印行。甚盛事也。

自周室東遷以還，魯國所存文獻之富，甲於他邦。故晉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而興「周禮盡在魯矣」之歎。孔子之博學多識，此或一因。戰國之世，齊稷下先生，多至七十餘人，皆一時之彥。下至兩漢，傳經之儒，十九出於齊魯。以是山東人文彌盛，古蹟彌多，其方志之爲用亦彌宏。然則輯而傳之，尤今日當務之急也。

濰邑劉階平先生，於鄉邦文獻之蒐集流傳，不遺餘力。因感於四川方志叢刊之輯，而有選印山東方志之議。本省旅臺耆彥，詢謀僉同。於是就人文最盛，古蹟最多之府州縣，選其志十種，以爲初集。以新志率詳於舊志，故所取以新志爲主。然亦有舊志爲名家所修，而非後志所能企及者，則仍取舊志。選輯既定，學生書局復慨允影印以傳。他日此輯行世，吾東人士，必將人手一編。當茲赤祲瀰天，中原沉淪之日，讀此鄉邦文獻，必更切「神州只在闌干北」之感。則是激勵人心，鼓舞士氣，於光復之偉業，裨益實大；非僅供學術研究之助，與夫發思古之幽情而已。

萬里因預選輯之役，爰敍其緣起云。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四月魚臺屈萬里謹序。

編者按：「山東方志選輯」，民國五十七年二月，臺灣學生書局印行。本文又載於「書目季刊」，三卷、二期合刊（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頁九七。

跋胡適之的「跋張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

在張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的碑陰，刻有這樣兩行字：

父（按指蒲松齡）生於崇禎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戌時，卒於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時。

母（按指劉孺人）生於崇禎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時，卒於康熙五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未時。

胡適之先生的跋張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下册，三九六至四〇二頁）說：「這裏分明有三個錯字。蒲松齡死於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正月二十二日，年七十六，見於墓表，很清楚的。從康熙五十四年推上去，他的生年應該是崇禎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並舉柳泉降辰哭母詩的「因言庚辰年……誕汝在北房」爲證。因而推定碑陰「崇禎十五年」，當作「十三年」。這是一個錯字。

其次，他說：「還有他的夫人死的月是八月二十六日，不是九月二十六日。」因爲柳泉的元

配劉孺人行實裏有：「中秋與女及諸婦把酒語……翼日而病，未遽怪也。踰數日，憊不起……二十六日尙臥理家政，燈方張，頻索衣……俄而氣絕」一段話，從而推定「她死在八月二十六日張燈以後，碑刻的『九月』與『未時』都是誤記的」。這又是兩個錯字。

我對於胡先生判決的這三個錯字，認爲是毫無疑義的。但此外還有朗如明星的一個錯字而胡先生居然沒檢舉出來，幾乎使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胡先生的辨僞舉例（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下册，三二三至三三二頁）文中，曾經根據劉孺人行實裏的：「順治乙未（一六五五）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子充掖庭，人情洶動。劉公……亦從眾送女詣婿家，時年十三」，一段話，斷定「劉孺人生於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以爲「是毫無可疑的」。而這碑陰上煌煌然記着「母生於崇禎十八年……」善疑的胡先生何以竟然沒注意到呢？而且，胡先生考證蒲氏夫婦的生卒年月時，是拿着年表來比對（見辨僞舉例三二七頁）。我雖然不曉得胡先生看的是什麼年表，但不管什麼年表吧，那表裏於崇禎項下，是不是有十八年呢？這眞可謂目見太山，不見眉睫了！

據辨僞舉例的考證，證明劉孺人比蒲松齡小三歲。那麼，蒲松齡生於崇禎十三年，劉孺人生於崇禎十六年，在年歲之差上，固然對了。而碑陰的「父生於崇禎十五年」和「母生於崇禎十八年」，其差也是三歲。以此可知碑陰所記的生年，並不是偶然之錯，而是錯在年代的推算上。

按莊烈帝於崇禎十七年甲申（一六四四）三月十九日自縊於煤山。他臨死時，自己寫的血詔說：「朕在位十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將髮覆面而死，任賊分裂朕尸，勿傷我百姓一

人」！那麼崇禎不會有十八年，是不言而喻的。那年五月十五日，福王在南京即位，但沒改元。到第二年乙酉（一六四五），才改稱弘光元年。是年五月，福王被清兵逮去，不知所終。這時南北兩京都陷，明朝算正式滅亡。後來雖有唐王、永明王等之偏安，但滿清統一的局面已經形成。大概從此以後，大家才感覺到已是滿清的天下。福王的歷史很短，聲威未震，消息不靈通的地方本來就不易曉得有個弘光；又況順治、康熙間，對於弘光的年號，諱莫如深，稱道着弘光年號的，就犯死罪。無名氏的記方戴兩家書案（見古學彙刊——神洲國光社出版）云：「蓋當順治、康熙之間，凡明季遺老，及當時文人著述，凡有涉明季三藩之事及年號者，均有干厲禁。戴名世南山集與余山書，中間有弘光之帝南京一段，實非本朝臣子所宜敢言，大干厲禁。至孑遺錄則只記明季桐城被兵始末，並無一語有干國朝忌諱，亦不過有弘光年號耳」。我們看了這段記載，知道清初對於「弘光」這年號的禁例，是那麼嚴酷；則康、乾間交通不便的地方，不曉得有弘光年號，乃是意中的事。而南京之陷於乙酉（一六四五），這事實是不會泯沒的。因此，雖然莊烈帝已經死去，而大家心目中，在南京淪陷前既不承認是滿清的天下，又不知道有什麼弘光，則把這乙酉年，仍着崇禎的年號，而稱爲十八年，也是意中的事，於是故老相傳，到立碑的時候（乾隆年間），因而致誤。這大約是碑陰上有崇禎十八年的原因。

再看清順治帝之即位，是在崇禎十七年甲申（一六四四），到福王被執時，已經是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推算蒲氏夫婦生年的時候，既認爲崇禎是十八年，又誤以爲順治元年，是在崇禎的十八年之後一年，因而把這易代之際的年數，拉長了一年。而蒲松齡遂不得不生於崇禎十五

年，劉孺人也就不得不生於十八年了。這是他兩人生年致錯的原因。

質之適之先生，以爲然否？

二八，十三，於樂山天后宮內

原載「重慶時事新報」「學燈」，六十五期，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附錄：

適之先生院長尊鑒：

讀過先生的記金聖歎刻本水滸傳裏避諱的謹嚴一文之後，改正了我過去認爲「明本書不避諱」的錯誤觀念，非常的高興和感激。

昨天忽然想起先生作的跋張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三九六至四〇二頁），曾經判決了該墓表碑陰裏的三個錯字——其一是柳泉「生於崇禎十五年」的「五」字當作「三」；又一個是劉孺人「卒於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未時」的「九」字當作「八」；以及「未時」的「未」字不對，這都是非常精確的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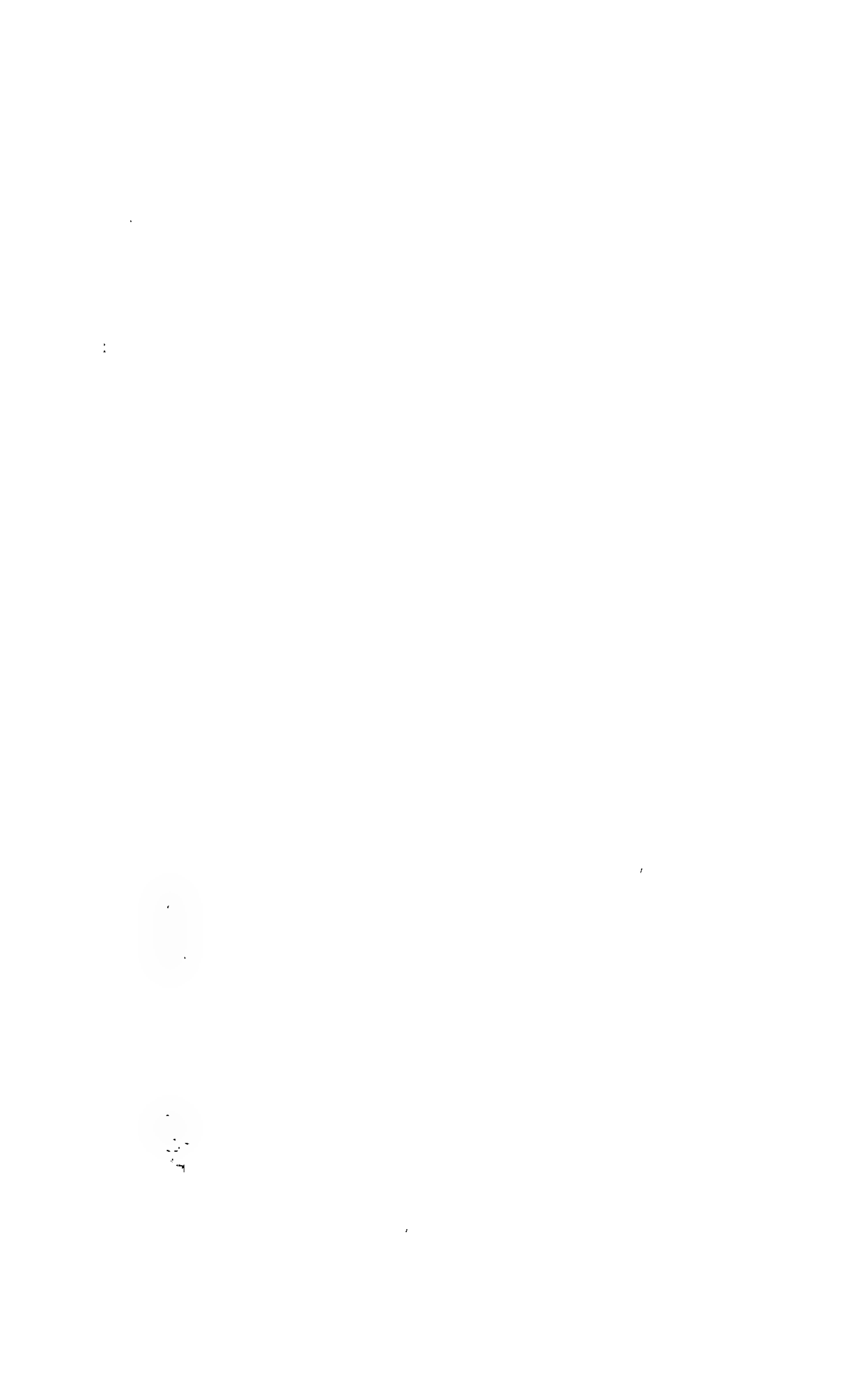
可是，那碑陰記着劉孺人「生於崇禎十八年」。那個「八」字，至今還逍遙法外。謹提起公訴，敬請

先生審判。（先生的辨僞舉例裏，也沒提到這個字。）

專此，敬請

道安

晚學屈萬里謹上　六月廿七日



「陳簠齋先生手拓毛公鼎銘」跋

毛公鼎腹漸淺，足已款曲，花紋與鬲攸从鼎同，字體與矢令彝、盂鼎等絕遠，銘中又有「[illegible]：四方，大從不靜」之語，可知非西周初年物。說者謂乃宣王時器，蓋可信也。銘文五百字，足抵周誥一篇，且字無隸定之譌文，無傳刻之異是，其史料價值尤在今本尙書周誥之上也。此簠齋舊搨精本，尤足珍貴。

四十九年五月十六日

階平先生屬題

翼鵬弟屈萬里

編者按：「陳簠齋先生手拓毛公鼎銘」，由劉階平先生編印，民國六十年十月出版。標點爲編者所加。



影印「古今釋疑」後記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抄本授書隨筆十七卷，題黃宗羲撰。曩余執役中央圖書館時，編目同人，固嘗疑其書，然無暇深考，館藏善本書目中，於是書署曰「題黃宗羲撰」，以示存疑之意。客歲學生書局影印是書，以廣流傳。甫印就，尚未裝訂；適哈佛大學余英時教授來臺，見此影本而訝之，乃携往新陸，探索究竟。不數月，成論文一篇，證知是書實方中履之古今釋疑；而書賈作僞，改題書名及著作人，以欺世者。識見之卓越，舉證之詳確，使作僞者百喙莫辯。學生書局，乃將影本，還其本名；且以英時先生之文，冠諸卷首。多年疑案，一旦而決，其嘉惠於學林者，誠無涯涘也。

古今釋疑一書，流傳極罕。英時先生，但據此僞本「授書隨筆」，鉤稽資料，斷其即古今釋疑，而實未見素北此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古今釋疑原刋本，予取以與余文互勘，知文中論證諸大端，無不脗合。深爲歎服。惟抄本「授書隨筆」爲十七卷，而刻本古今釋疑則十八卷。余文論卷數不同之故，以爲抄本十七卷者，「或是較早之底本」；刻本十八卷者，「

至印書時復有增補，亦未可知。」此一細節，頗有可商。余文推論此抄本之時代，約在民國初年。茲就抄本玄、歷、寧等字，多不缺筆避諱覘之，知其論至確。然則當淸末民初，世人搜求梨洲遺著，蔚成風氣之日，而此抄本適出；可知此抄本實作僞者就罕見之刻本古今釋疑，易其卷數，撤其序文，改易開卷第一篇之標題，復將凡例之「履」字更爲「羲」字，欲以欺世人而獲善價者，恐非有舊傳之底本，書賈據而抄之也。嘗以此函詢英時先生，承復書同意鄙說；且囑以此意著諸後記。爰述鄙見於此，以就正於知者，且以見英時先生之虛懷若谷也。

抄本除有意竄改者外，亦間有筆誤及蠹蛀處，學生書局就刻本一一校正，將附校勘記於此影本之末。又：刻本有諸家序文十四篇，目錄後復有「寄謝竹菴先生爲刻古今釋疑五十有二韵」長詩一首，皆抄本所無，茲並補入影本，庶幾可以還古今釋疑之眞，亦英時先生所建議也。

民國六十有一年三月九日屈萬里記

原載「書目季刊」，六卷三、四期合刊（民國六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頁七二

「木皮散客鼓詞」序

晚近三百年來，在我國純文學的園地裏，曾經開放了一朵奇葩。它燦爛地怒放於滿清初葉，但卻在一般文人學士所謂文學的領域裏，寂寞了二百多年。這也難怪，因爲它雖被家傳戶誦地在山東民間流傳着，雖然也被一二學者見到，嘆爲「石破天驚」之作；但因爲自滿清末葉以前，一直沒有刻本傳世，所以沒能够普遍地登入大雅之堂，而爲縉紳大夫們所共見。晚清以來，雖然已經有了幾種刻本和鉛石印本，但又因爲一般讀者不知作者爲何如人，以致流傳不廣。這一朵不幸的奇葩，便是賈鳧西的木皮詞。

這部書是用有說有唱的鼓兒詞體材，根據正史的材料來做翻案的文章。它的文辭是通俗的，它的聲調是激越的，它的見解是超人的，它的議論是驚世的。作者滿腔亡國之痛，憑藉着史實，來發揮自己的一肚皮牢騷，所以才能那樣地慷激昂。就文體來說，它是繼唐詩，宋詞，元曲之後的別開生面之作；就內容來說，它是和庾子山的哀江南賦一樣地沉痛。

友人劉階平先生在二十年前，便着手整理這部書，他搜集了許多不同的本子，他辛苦地找尋

與作者有關的史料；結果他考定了木皮詞的作者，就是賈應寵。他並且用了許多本子校得一個定本，編印了一本「木皮詞」。於是木皮詞纔多流布在人間；於是學林纔知道木皮詞的作者。這是抗戰以前的事了。

十餘年來，階平雖在烽火中流浪，但他仍是隨時隨地搜集有關木皮詞的新材料，來訂補它，校正它。最近又把舊編的木皮詞重加校訂，改名爲「木皮散客鼓詞」。對於鼓詞本文校勘得更精確；關於著者身世，考證得更詳細了。

我和階平有同好，二十年來，常共賞奇析疑之樂。日前我拜讀了這新編訂的稿本，眞如「醍醐灌頂」，醒脾快心。這部書在臺灣殊少流傳，我很希望能早日印行，讓大家都有機會來欣賞這部「石破天驚」的奇文。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七月三日屈萬里序。

編者按：「木皮散客鼓詞」，清賈應寵著，劉階平考證，民國四十三年五月，正中書局印行。

「清初鼓詞俚曲選」序

友人劉階平先生，是研究會計學的名家，是公正的立法委員。他唯一的興趣，是在公餘之暇，蒐集蒲留仙的作品，和清代初、中葉名家的鼓詞。他搜羅、校勘，三十多年以來，似乎從沒有間斷過。他訪得所有蒲留仙的作品，找到了許多通行本聊齋志異所沒收入的逸篇，作了一部「蒲留仙遺著考略與志異遺稿」。他又考訂出版了一部「木皮詞」，證明了賈鳧西就是賈應寵。這兩事，在我國文學史上，都是重要的貢獻。

近十多年來，他的功力多用在鼓詞和俚曲的校訂方面。六年前他已編成了這部「清初鼓詞俚曲選」，但由於有些字句他認爲還有問題，於是參證、推敲，直到今年才決定把它印行。眞可以說是愼之又愼了。

這裏所收的七篇鼓詞，多是名家所作，且大都是憑藉經史資料以發洩作者抑鬱之筆的。南窗夢雖沒取材於經史，而其不平之鳴，卻也和他篇一致。只有抒情之作的「田家樂」一篇，算是例外。俚曲兩篇，也都有警世勵俗的深意。這類的文字，是辭賦詩詞和曲之外的另一種韻文，它全

用俚語，既不受句子長短的限制，也沒有對仗和平仄的拘束，作者可以「天空任鳥飛」的自由而暢所欲言。又因爲老嫗都解，所以這些鼓詞和俚曲，二百年來在山東幾乎是家傳戶誦的。但，除了木皮詞到晚清才有印本外，其餘的都只有抄本流傳着。

鼓詞的體裁，當是從變文和寶卷演變而來的。用這體裁敍述全史的，似乎始於楊用修的廿一史彈詞。賈鳧西的木皮詞，當是受了楊氏的影響；而以翻案的手法，跌宕的筆調，寫出激越不平之筆，則遠非楊氏所能及。可是，取材於經書，化爲民間的通俗文學，則賈氏實是開山之祖。至於俚曲的格調，則當是受南北曲的影響。兩者雖各有所本，但卻都有「青於出藍，而勝於藍」之妙。

民國三十三年秋天，我曾編過一本「清初三家鼓詞選」，交重慶中華書局。不久，抗戰勝利了，該局準備在上海出版。不料大陸沉淪，書竟沒出，頗引爲憾事。現在階平這一選本，材料既比我選的豐富，校訂更比我的詳審。這書的出版，不但使我感到無比的欣快；而讓這些奇文，能爲世人所共賞，眞是一大公德。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屈萬里序。

編者按：「清初鼓詞俚曲選」，劉階平先生編，全四册，民國五十七年五月，正中書局印行。

「聊齋全集選注」序

吾友劉階平先生，習會計之學，與國會議員之選；於國家大政，多所獻替。公餘之暇，則專意於鄉邦文獻之蒐討。若畢白陽奏疏之闡發，若賈鳧西鼓詞之考訂，若清初山東俚曲之選注，皆成專書；余既盡得讀之，且或得而序之矣。而階平精力所萃，尤在蒲留仙遺稿之訪尋與董理。曩年倭人犯順，階平流寓巴蜀；厥後赤氛禍國，復避秦東來臺瀛。兩度播遷，長物盡失；然獨携所輯留仙遺稿與俱。其志之篤，其力之勤，蓋四十餘年如一日。五年前，所著蒲留仙傳，既已問世；今所撰聊齋全集選注亦已脫稿，且付之梓人；階平復囑序於予，予不能以不文辭也。

是書分上下兩集，上集收聊齋志異遺稿七十四篇；又聊齋編年詩集六卷，得詩九百四十八首。前者據留仙手稿、鑄雪齋抄本，及黃炎熙抄本，得青柯亭刻本志異以外佚文凡七十有四篇。輯志異佚稿者，以本編所收爲最豐。後者據近年淄川發現之聊齋詩集，復益之以公私家所藏抄本，得可以編年之詩八百四十四首，及不能按年編次之詩百有四首，都凡九百四十八首。輯留仙詩篇者，亦以本編所收爲最富。二者蓋同使人歎爲觀止矣。

下集分三類，曰文集，曰詞集，曰通俗戲曲。文集於五百三十九篇中，選錄百六十篇。凡議論、傳志、序跋、書簡諸文，均網羅無遺。其未入選者，皆酬世、擬表、擬判等作。若是者，則存其目。詞集得詞九十有二首，蒐集最爲完備。通俗戲曲，與志異堪並稱雙絕，體製既別開逕畦，而又以鄉曲方言著成之，其事爲前古所未有。本編收俚曲、戲劇各一，及雜曲二首。此四首者，皆警世之作，非無病呻吟也。

此二集五類，除聊齋志異因傳本綦廣，不復闌入；散文因多擬代之作，頗有刪汰；與夫啟蒙、勸農諸作，未予收錄外；凡留仙重要著作，已盡入本書。世人欲討覈留仙著述者，手此一編，復益之以青柯亭本志異，即無勞旁求。則但就資料言之，其沾溉文壇者亦既多矣。

不特此也，此五類者，階平皆爲之詳注。舉凡留仙之戚友，遊覽所及之勝區，遺稿中所涉及之典故，劇曲中之方言，皆一一詳爲疏釋。留仙戚友事跡，固非盡人所能檢得；淄川方言，尤非他方人士所能索解。然則治留仙之學者，必賴是編；考留仙交遊者，必賴是編；乃至研究齊東方言者，亦必取資於是編。則階平四十餘年之勤劬，其嘉惠於學林者，寧有涯涘耶？

予與階平，曩昔同竄巴蜀，茲復同寓海陬；於顛沛流離之中，相與過從者近四十年。今垂垂老矣，欣見是編問世有日，不勝手舞足蹈之情，爰述其梗概如此。

中華民國六十有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屈萬里序。

編者按：「聊齋全集選注」，劉階平先生編，上下兩集，民國六十四年九月，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章太炎贈丁鼎丞先生詩卷後記

——丁鼎丞先生百歲冥誕紀念

一、章太炎贈丁鼎丞先生詩並諸家題跋墨跡釋文

平生樽酒意，垂老又相逢；
攬鬢誰先白，疑年各號翁。
擘經懷孔壁，論韻識齊東；
薄莫平門道，車聲隱梵鐘。

吾友鼎丞自金陵來宿留二日，詩以送之。民國廿四年四月一日，章炳麟。

廿四年黃花岡烈士紀念日，侃與鼎翁偕赴蘇州，視章君鼻衄之疾，諸故人並託鼎翁致盈

平生樽酒意垂老又相
逢攬鬢誰先白疑年各
號翁擘經懷孔壁論韻
識齊東薄莫平門道車
聲隱梵鐘
吾友鼎丞自金陵來宿留
二日詩以送之民國廿四年
四月一日章炳麟

數之餽于章君。深夜抵閶門，宿惠中旅館。明日晨，游留園西園。午省章君，慰問致贐。承其大饗餔，邀游獅子林。汪君旭初適反自金陵，尋蹤而至，遂共詣怡園。又明日，鼎翁獨游滄浪亭。予亦繼往。食後，同觀拙政園。因訪旭初新居。乃登北寺塔，過環祉山莊，覓遂園，得之，乃還。又明日，晨起，訪虎丘亭，午旋食旭初所，申初附車人定至下關。此四日游蹤大槩也。章君以六十晉八之年，遇鼎翁于羇孤寂漠之際，其歡悅殆異恆情。非爲豐儀而心意也。將別之際，力疾成此一章，雖修飾未施，彌見眞性。歸後三日，鼎翁令予記其梗概。爰秉筆書之。以鼎翁年過六旬，濟勝有具，予雖五十，意氣猶是少年。此後歲歲游吳，當挈此卷以往。章君繼此有題，予當繼此以跋之。

黃侃季剛題記於鷄籠山下之量守廬。

廿四年黃花岡烈士紀念日侃與鼎翁偕赴蘇州視
章君嬰[illegible]之疾請故人[illegible]許鼎翁致[illegible]數之餽
于章君深夜抵閶門宿惠中旅館明日晨游留
園西園午省章君慰問致贐承其大饗餔邀
游獅子林汪君旭初適反自金陵尋蹤而至遂
共詣怡園又明日鼎翁獨游滄浪亭予亦繼
往食後同觀拙政園因訪旭初新居乃登北寺
塔過環祉山莊覓遂園得之乃還又明日晨
起訪虎丘亭午旋食旭初所申初附車人定至
下關此四日游蹤大槩也章君以六十晉八之年
遇鼎翁于羇孤寂漠之際其歡悅殆異恆情
非爲豐儀而心意也將別之際力疾成此一章
雖修飾未施彌見眞性歸後三日鼎翁令予
記其梗概爰秉筆書之以鼎翁年過六旬
濟勝有具予雖五十意氣猶是少年此後歲歲
游吳當挈此卷以往章君繼此有題予當繼
此以跋之黃侃季剛題記于鷄籠山下之量守廬

師友遺蹤不可尋，一年光景太駸駸。
黃鑪腹痛應難比，展卷同看涕泗深。

此卷爲章君手書贈鼎翁五言詩一首，而季剛爲之跋，紀同遊事甚詳，皆去年事也。章君詩力沈厚，不減少陵。季剛跋語，意氣尤豪。不意卽以其年十月下世。去此匱五月耳。今年春偶與鼎翁同坐，追論前遊，因出此卷屬題，悲思如雲，未皇執筆，閣庋二十餘日，而章君凶聞忽至，山頹木壞，殄我邦家，又豈獨師友凋零之感而已。復四十餘日，攜歸寄菴，成二十八字，謹題跋後。寄菴者，敝廬之名。章君爲作榜書，亦卽季剛跋中所云同訪旭初居者也。勝會不常，人生如夢，既傷逝者，行自念耳。然國學將喪，砥柱須才，所願鼎翁彊力著書，以慰後死之望，予雖不敏，猶當保嗇此身，追隨其後，蘄所以不負師友者如此，質諸

鼎翁以爲何如也。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七月廿五日汪東並記。

師友當年盛，何因得再逢；
淒涼槐市月，寂寞寺廔鐘。
筆奪風颷勁，文移造化工；
遺縑珍拱璧，啟卷意無窮。

餘杭與鼎翁，早歲傾蓋，皓首不渝，詩酒過，從無間語默，高義如斯足式澆俗。餘杭晚歲專攻古文尚書，而鼎翁夙承家學，於音韻方言，造述尤富。餘杭詩有云：「攻經懷孔壁，論韻識齊東。」蓋紀實也。余謬承餘杭獎誘，博涉不專，一無所成。鼎翁不遺故舊，命余補記斯卷。珠玉在前，自慚形穢，惟冀鼎翁翊贊中樞，早清雰霧。余雖無似，猶願珥筆從遊，作爲謌詩，用述鴻業鼎，翁其許我乎。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仲秋但燾並記

經史羣流仰一時，異同例許有微辭；
飫聞義理防夷夏，又見干戈繞海涯。
文字千秋存正氣，壺漿萬戶望雄師；
未忘收復中原日，祭告重尋王府基。

鼎公以太炎先生詩卷屬題，回憶前塵，恍如隔日，寇氛未息，絳帳已除，慨然臨穎，以答鼎公。

楚傖並誌

論韻疑年老益親，黃花節日雨頻頻。
餘杭贈句墨如新，學術昌明關運會。
江山戰伐苦生民，西來白首祀經神。

浣溪沙

鼎翁先生教

弟于右任　廿九年五月

經史羣流仰一時異同例許有微辭飫聞義理防夷夏又見干戈繞海涯文字千秋存正氣壺漿萬戶望雄師未忘收復中原日祭告重尋王府基
鼎公以太炎先生詩卷屬題回憶前塵恍如隔日寇氛未息絳帳已除慨然臨穎以答鼎公 楚傖並誌
論韻疑年老益親黃花節日雨頻頻餘杭贈句墨如新學術昌明關運會江山戰伐苦生民西來白首祀經神
浣溪沙
鼎翁先生教
弟于右任 廿九年五月

二、後記

右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章太炎（炳麟）先生贈丁鼎丞（惟汾）先生詩卷眞蹟，跋其後者，有黃季剛（侃）、汪旭初（東）、但植之（燾）、葉楚傖、于右任諸先生，皆當時碩彥。卷藏鼎丞先生季壻龔介民家，兩月前予始得見此影本。適今秋爲先生百歲冥誕，爰贅爲後記，以志景慕之忱。

先生爲開國元老，功業彪炳，人所共知。而太炎贈詩，但云：「譽經懷孔壁，論韻識齊東」或以爲太炎意謂先生勛業，世所共喩，無俟更言，故不之及。殊不知先生賦性恬淡，晚年篤志著書，功名榮祿，都不縈懷。且積稿雖盈篋衍，不惟不輕付剞劂，且不輕於示人，故知之者罕。太炎於先生之學，識之彌深，故特爲表彰之也。余學殖譾陋，不足以知先生；謹就所聞，略述先生遺著大要，非敢謂可以表襮先生於萬一，亦聊表仰止之微意云爾。

先生於經學及聲韻之學，受於其尊人竹筠（以此）先生。竹筠先生爲許印林（瀚）高弟，著毛詩正韻（已刋行）、楚辭韻、毛詩字分韻、切音譜（以上未刋）諸書。先生早年雖奔走革命，而未嘗一日廢書。民國八年，隨國父居上海，暇中成毛詩韻例，及箕裘錄各若干卷，然未曾示人。嗣後益奮志於毛詩、爾雅、方言諸書，爬剔疏釋，屢易其稿。或勸其付梓，先生輒拒之；葢冀學益進而更有所補正也。民國二十年，王獻唐先生數度索稿，乃以「齊東語」一文，刋入山東

省立圖書館季刊創刊號。又五年，再以「毛詩雙聲通轉韻徵」一文，載入季刊第二期，亦應獻唐先生之請也。

比抗戰軍興，先生入川，僦居重慶近郊農家，茅屋三椽，以其一爲臥室，中爲書房兼客廳，又一間則爲農家之豕牢。先生著書其中，無間夙夕。時敵機肆虐，一日數驚，先生則置若罔聞。且如此陋室，非常人所能堪，而先生處之晏然。此不僅可以覘先生治學之精勤，亦足以見其隨遇而安之襟懷矣。

抗戰勝利，先生返南京舊寓。既而赤燄囂張，復隨政府遷來臺員，卜居於臺北金山街。予雖識先生於四十年前，然以居處異地，故承教之日無多。迨來臺北，所居與先生寓所不遠，遂常應召侍坐。時先生年逾八秩，猶能以蠅頭細字，批注羣書。言及獨得之見，則眉飛色舞，矍鑠之狀，至今如在目前也。

民國四十二年冬，所著毛詩韻聿及方言譯兩書，均經寫定，並付梓人。次年五月十二日，先生病歿。中央黨部及魯籍人士，謀刊先生遺著，經營籌劃者，王仲裕先生最爲致力；校勘之事，則鄭毅庵先生獨任其勞。數載董理，凡已定之稿，由中華叢書委員會次第印行，署曰詁雅堂叢著六種。其目如次：

詩毛氏傳解故三十卷

毛詩韻聿不分卷

爾雅釋名七卷

爾雅古音表十九卷

方言譯十三卷

俚言證古十四卷

以上六種，惟毛詩韻聿及方言譯爲重印，餘皆新刋。先生平日讀書，多有批注，或著諸書眉，或另紙劄記，經整理成册者，亦得六種；因非先生定稿，尚未刋行。此六種者，爲：

詁雅堂讀左筆記二卷

詁雅堂讀國語筆記不分卷

詁雅堂讀孟筆記不分卷

詁雅堂讀荀筆記不分卷

詁雅堂讀莊筆記不分卷

釋名譯證不分卷

此外，先生主編之書，則有：

山東革命黨史稿十三卷

山東革命黨史稿後編六卷

山東革命黨史稿附錄一卷

山東革命黨史稿先烈傳二卷

山東革命先烈碑傳錄存一卷。

以上五種，已於民國六十年石印行世。

先生著述之業，略如上述。至於先生在學術方面之貢獻，獻唐先生有詁雅堂治學記一文（見詁雅堂叢著六種詩毛氏傳解故卷首），言之最爲翔實。予疎於聲韻之學，不敢贊一轉。惟念先生奔走國是，勞勣半生；猶能以其餘暇，成如許名山偉業。其用志之篤，功力之勤，誠非常人所能企及也。

民國十八年國民革命大業既定，先生居滬上，曾自題肖像云：

手指斧柯斬亂籐
雲山踏遍萬千層
芒鞋幾兩都穿透
嚴瀨灘前拜子陵

前三句述奔走革命時之艱辛，末句示功成不居之意。太炎贈詩，但言學術，不及功業，葢深證先生之志趣也。然先生之勣業，終未爲學術所掩，故于右任先生挽先生聯云：

開國稱元老
傳經作大師

雖寥寥十字，已足以概先生之生平矣。

先生於讀書人，最爲敬重，於太炎則師事之，季剛、昭初、植之、楚傖、右任諸老，皆先生至友，故皆題跋於太炎詩後云。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十五日鄉後學屈萬里謹識

原載「傳記文學」，二十三卷四期（民國六十二年十月），頁五四——五七

編者按：本文據先生手訂本排印。

「梅溼老農撫梅道人墨竹卷」題記

右「梅溼老農撫梅道人墨竹卷」，虎賁中郎，風神酷似，汪謝城跋所謂妙腕所到之處，無非梅老精神相爲出沒者也。所摹俞紫芝至唐子畏七家題識，並曲盡其好。卷端有穀孫先生先德靜洲公題字，汪謝城母夫人儀結女士題詩，及謝城楷書跋，皆藝林所罕覯，尤爲名貴。謝城以史學及歷算之學飲譽士林。史稱其秉母氏敎，敦行勵志，學無涯涘。觀此一詩一跋，可以想見其母子之風範矣。謝城生於嘉慶十八年癸酉，此跋書於道光十五年乙未，時纔二十三歲耳。穀孫先生大父嬰寧公曾受業於謝城，居其家甚久，宜乎穀孫先生珍此名蹟有逾球璧也。

民國五十八年八月魚臺屈萬里敬題

編者按：梅溼老農，卽清代畫家董棨（一七七二——一八四四），董氏之墨竹卷，汪氏曾書有題跋，後爲蔣穀孫氏所藏。本文爲先生對該墨竹卷之題記。據先生原稿排印。標點爲編者所加。

「向湖老人手迹」題記

向湖老人詩文書畫無一不精，而尤長於古器物，及文字聲韵之考訂。稽古之作等身，多已傳布，而往往不留手稿，故友人得而寶之者率多書畫詩稿及函札眞蹟也。雪翁上人得老人函札詩稿特多，屢經喪亂，長物盡失，而老人手迹裒然獨存，蓋二十有餘年矣。老人族子仲懿先生爲雪翁高弟，知其所藏，數數請觀，而每一展閱，輒有艷羨之色，雪翁察其欲得之誠，遂悉舉以贈，卽此册也。昔予於柱下侍老人多年，東鄰犯順，復携經籍文物相隨避難入川，誼爲僚屬，而情同師生。仲懿先生出此命題，予不敢辭，三復盥誦，函札則亦莊亦諧，妙語如珠，絕句則空靈淸雋，超俗絕塵，千載而下，讀此遺墨者，亦可想見老人之風範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後學屈萬里謹識，時老人謝世已十六載矣。

編者按：「向湖老人」，王獻唐先生之別號。王先生生於遜淸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卒於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向湖老人手跡」乃集王先生之函札詩稿而成。本文據先生原稿排印，標點爲編者所加。



「中國文學史選例」跋

約在去年八月間的一個下午，我到適之先生那裏請益，他拿了這本書給我看。封面上有他題的兩行字：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夜，在宋以忠夫人應誼女士處，得見此册，我請他送給了我。

胡適　紐約市

適之先生笑着說：「這是當年我在北大教文學史時所印的補充講義，我自己也沒有了；所以向應女士要回來這一本。在臺灣，它恐怕是孤本了。」當時，我就借回去，細讀了一遍，然後還給適之先生。

這本書簡單扼要，把先秦各種文體的例子，蒐羅無遺。對於初習文學史的學生來說；固然是一本非常適當的參考書；對於教文學史的教師來說，有此一書，也可以省下他們的許多精力和時間。

有一天，我和臺靜農先生談起了這本書。靜農先生近年來正在臺灣大學教授文學史，他聽說

之後，覺得很有重印以供各大專學校中文系師生參考的必要，囑我轉請適之先生允許重印；幸承同意。適之先生命我再仔細校對一遍，並教我把卜辭部分換幾個字數較多的例子。我都遵命做了。

我們原打算請適之先生作篇序文或跋語，然後付印。但因他在養病的期間，不便於打擾他；希望等到他的健康恢復之後，再請他命筆。那料到今年二月二十四日的下午，他竟在中央研究院歡迎院士的酒會上，突然與世長辭了。

本年十一月六日，胡故院長遺著整理委員會的編輯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當決定依照適之先生的遺志，把這本書先交書店重印。在起初，我們本擬交開明書店出版；現在遵照胡夫人的意思，交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原印本上面，有適之先生親筆加的註語，共計六處。此次重印，已全部補入。另外，原印本的誤字，我能够校出來的，約近二十處，現在也都改正了。至於適之先生命我掉換的卜辭部分，是把原印本第3、4、5三條省去，把原第6條改爲第3條，而另加第4、5、6三條。還有原印本金文部分第12條的叔夜鼎，它的銘文裏有「饙」「羹」兩個字；由於諸家解說這兩個字，還沒有一致的意見，因而改換了史免簠。關於這些改變的意見，去年我曾向適之先生陳述過。只有呂氏春秋部分（第127條）的「貴生」節裏，在「利於生者則弗爲」句下，我僭加了這樣的一個附註：

萬里案：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引陳昌齊說云：「弗字衍。」

不知道這個附註，能不能符合適之先生的意思。可悲的是他離開了人間已經八個多月，我們已無法再向他請教。想到這裏，我那不輕易流下的眼淚，又禁不住奪眶而出了。

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晚學屈萬里謹識

編者按：「中國文學史選例」，胡適之先生著，民國五十二年二月，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出版。



「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序

本館舊編善本書目甲乙編各五卷，於民國四十六年出版，前館長蔣慰堂先生序其耑，於本館購置善本圖書及編目經過，旣詳言之矣。十年以來，續有蒐集；益以奉令保管之前東北大學善本圖書，及自美京運還之前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珍籍，於是館藏善本，逾十四萬三千册。以一圖書館收藏中國善本如是之富，並世各公私藏家，殆無與倫比者。爲便學人利用，乃合舊藏、新購、與夫代管之珍本，彙爲總目五卷：卽此增訂本是也。

舊時善本書目之纂輯，著錄率不詳盡。以著者項言之，往往僅題著者、注釋者；而於批校者、評論者、增補者、删訂者，則多不之及。版本項之著錄尤略，大都但題曰宋刻本、元刊本、明刊本等；其較詳者，亦祇題曰宋咸淳刊本、元大德刊本、明嘉靖刊本而已。夫批校、評論、增補、删訂之本，其不同於他本，固不待言。但以版刻而論，同一古籍，在前後數年或數十年中，常有多種不同之刊本；僅著其刊刻朝代，固難使人知爲何本；卽題帝王元號者，亦莫能辨其爲何處何人所刻也。

同人等有見及此，故當善本圖書編目之初，相約於著者及版本兩項，務求其詳。尤於版本一項，凡刋刻朝代、年歲、刋版處所、刻者名氏，必考證之而後著錄。始事於民國卅五年勝利還都之初，至三十七年冬本館將播遷來臺之際，倉促之間，草就長編。而善本圖書，每有佚其序跋，或殘帙而非完書者；以是考其版刻，困難殊多。且以可供參考之書目未備，可供比勘之版本亦少；重以事出急就，未遑覆審；遷臺以來，復因善本圖書局於箱篋，檢核匪易；故舊印之目，於著者、版刻、乃至卷數册數等項，間有疏失。同人等興念及此，輒爲之愧汗涔涔。近年館務次第恢復，於是特藏組主任昌瑞卿彼得先生、編輯喬衍琯先生，乃取舊目一一覆勘原書，誤者正之，疏者補之；並增入新收及代管之本，彙成茲編。邇來世變愈亟，舊本之存者彌少；曩時習見之書，今則多成秘笈。以是此增訂本，不復第其甲乙；且爲便於省覽計也。數載董理，迄今夏而稿定。蓋二十年來，瑞卿於困苦艱難中始終其事，任最重而功亦最多。然琳琅萬卷，昕夕摩挲；足以慰情，且可以療飢矣。

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以編印臺灊公藏人文及社會科學聯合目錄。此增訂本爲聯合目錄之一部分，因得以其經費印行。本館固蒙其利，學林受惠尤多。萬里謹代表本館，敬申誠摯之謝忱。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屈萬里序

原載「大華晚報」，八版，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編者按：「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四册，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該館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復刊辭

本館的定期刊物，在抗戰之前有學觚，抗戰期間有圖書月刊，勝利後中文的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英文的有書林季刊。這些刊物，都曾被當時的文教界所重視。尤其後二者，由於內容充實，印刷和裝訂方面，也有較高的水準，更受到學林的厚愛。可惜在國步艱難的情況下，館刊和書林季刊，都在民國三十七年停止了。

三十八年春初，本館遷來臺灣。那時，正當國家艱困之際，館務無法獨立展開，因而和故宮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管理處，集中保管圖書和文物。到了四十三年，本館雖已奉教育部令恢復了館務，但經費仍然拮据，無力出版定期刊物。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對於圖書目錄之學，熱心提倡，已編印書目季刊，博得學術界的好評。他們聽說本館有恢復館刊的計劃，因而和本館商定，由本館任編輯的工作；出版的費用、和發售的事宜，則由學生書局負責。這正和二十年前，本館與開明書店合作，印行館刊一樣。於是停止了已經十八年的館刊，從今年七月起又得復甦了。

館刊的內容，大致分爲專論、本館善本書志、書評、新出版中文書提要、各國圖書館概況、學林消息等。專論除刋載有關圖書館學、目錄學、板本學、校讐學等論文外，並持別歡迎關於各科學術之趨勢或概況的報導，——尤其着重於世界各國學者對於漢學研究的情形、和此類圖書出版的狀況。目的在介紹各國研究漢學的行情、和出版的重要圖書，以供本國的學人參考。

本館的善本書志，是着重在每一書的傳刻源流，以明各本的衍變；並與他本互勘，以見其優劣的所在。新出版中文書提要，則專門介紹本國新出版、而且比較重要的圖書，目的在供外國人士購買時參考之用。書評的對象，雖無固定的範圍；但本國學者對於外國漢學名著的評論、或外國學者對本國學術性著作的評論，是本刋所最樂於刋載的。

本刋的園地是公開的。本館同人的著述，固可藉此以請正於方家。尤其希望海內外的學人，惠賜鴻文，爲本刋增光。我們的稿酬是微薄的，但我們以虔誠的心情，作豚蹄穰田之祝。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屈萬里。

原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刋」，新一卷一期（民國五十六年七月），頁一——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每週新到西文要籍簡介」引言

國立中央圖書館，上年度（五十五年七月至五十六年六月）收進的西文圖書是四千二百四十八册（前年是二三五四册），平均每月收進三百五十四册，而期刊、連續性的官書、和小册子等，都未計算在內。這些圖書，大部份是由交換得來，小部份是購買來的。購來的都是新出版的書籍；由交換得來的圖書，則大多數是一二年前，乃至數年前出版的。雖然如此，其中還有很多是本國各機關學校都沒有入藏的要籍。

書籍到館後，我們就儘速地編製卡片，以供眾人閱覽。但，卡片目錄，只能放在館裏；而閱覽的人，散在各處，如不經常到館裏來檢閱目錄，便不知道本館究竟新到了些什麼圖書。站在本館對讀者服務的立場來說，我們總覺着沒能盡到責任。半年來曾屢次和各報館接洽，希望能給我們一點篇幅，讓我們介紹一些新到的西文圖書，俾爲讀者作進一步的服務，但因各報調整版面困難，一直沒有決定具體的辦法。

大華晚報的「讀書人」週刊，是報章中唯一的專談讀書問題的副刊。該刊編者知道了本館的

願望，欣然地願意每期分給我們大約兩千字的篇幅，讓我們按期介紹新到的西文圖書。這種樂於替讀書人服務的精神，是值得讀者讚佩的；當然，更是本館所感激的。

由於篇幅有限，每期只能刋載八種到十種的新書提要。自然，那只能選擇比較重要的書了。提要，也只能就原書的內容，作一最簡單的介紹，而不加以評論。因為我們的目的，只是讓讀者知道本館新到了些什麼比較重要的西文書，書的內容如何，使他們決定需否來館利用這些圖書。至於書的優劣，要靠專家們評論，我們就不必饒舌了。

當今年春初，我把這計劃告訴顧季高（翊羣）先生時，他高興地說：「等你們決定在什麼報上登載時，請立卽告訴我，我好定那個報。」我想懷着這種心情的，必定大有人在。現在差可告慰於顧先生和許多學人了。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原載「大華晚報」，五版，民國五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感舊錄」序

一般說來，樸學家的文章，和文學家的文章，在風格上是大異其趣的。譬如形容婦女的艷麗，文學家慣用「秀色可餐」的句子，而樸學家則必定說「人肉吃不得」。科學家的文章，較樸學家的更爲謹嚴；這可以拿商家的廣告作比喻：著名藥廠所出的藥品，必然列舉出藥品所含的各種成份和重量，而不加什麼動聽的的形容辭句，這是科學家的作風；至於賣鮮大王醬油的廣告說：「家有鮮大王，清水變鷄湯。」這就是文學家的口吻了。由此看來，樸學家或科學家的文筆，是言之有物的，是樸實無華的；而文學家的文筆，則着重渲染，因而就常有浮誇的言辭。

濟之先生是舉世推重的考古學家。他生長在詩書門第，他的先尊巽甫先生是以詩文名家的。他幼承庭訓，自然飽受了文學的浸潤和灌溉。後入清華學校，受新式的教育；畢業後入美國克拉克大學，專習心理、社會等學科；繼而入哈佛大學研讀人類學、和考古學。學成返國後，四十多年以來，無論教學和研究，都沒離開人類學和考古學的領域。也就是說，他自從離開家塾之後，所受的訓練、所從事的工作，就都是科學性的了。他既受到文學的薰陶，又受到長期的科學訓

練；因而他所著的專書和論文，雖然幾乎全是關於人類學和考古學方面的科學性的題目；但他以生動的筆鋒，撰寫科學性的文章，不但使讀者沒有枯燥之感，而且能步步引人入勝。實而能華，質而有文，這就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了。

除了學術性的專書和論文之外，濟之先生也偶然地作些自敍和悼念師友的文字。自敍的文章，都是應期刊的編者而作；悼念的文章，則多由於感舊傷逝，情不能已，而自動地撰寫的。傳記文學出版社的編者，把這一類的文章蒐集起來，又加了幾篇序文，彙成了一本專集，打算以「停雲集」爲名，出版問世。後來由於這書名已經有人用過，於是再商請濟之先生，改名爲「感舊錄」。自然這是因爲本書的性質，和王漁洋的感舊集相近的緣故。

感舊錄裏這些文章，雖然都是記敍性的作品，而不是研究性的論文。但它們的內容都是確實可信的。又因爲它們究竟是傳記文學，於是更可以發揮著者的文學潛能；所以筆調就更清𦃃，風格就更雋逸了。關於悼念的幾篇文章，所悼念的對象都是近年逝世的權威學者；除了月涵先生之外，這些人在生前和濟之先生爲了學術的、或公務的意見不同，是常常發生爭論的；甚至爭執得面紅耳赤。爭論的越多，他們彼此間的認識越深，而互相欽佩的心情也越濃，交誼也越篤。「英雄識英雄，惺惺惜惺惺。」所以這些文章，觀點都非常的正確，情誼都非常的深摯。

以漢學名世的高本漢，畢生致力於中國經典、音韻、古器物等學的研究；造詣之深，被西洋漢學家奉爲泰斗。但他偶爾也寫寫小說，用筆名發表；並且得過小說獎金。這本感舊錄出版之後，我相信會有不少讀者，將因此書聯想到高本漢；而對於這兩位學者的成就，將發生「無獨有

偶」之感。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七月晚學屈萬里序

編者按：「感舊錄」，李濟之先生著，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

「胡適文存索引」序

適之先生的故舊門人遍天下，而協助他從事圖書館事業的，童敦三先生是僅有的一個人；適之先生的著作風行於天下，而替他的著作作索引的，童敦三先生這部胡適文存索引，也是僅有的一部書。

敦三這本索引，和一般的專書索引不同。一般的專書索引，只是就一書的一個版本，照着一個單純的目標去作；這樣，既省腦力，也省功力。敦三這本索引，在文存的版本方面，則收了三種不同的本子，另外還加入了胡適論學近著。在目標方面，則有「篇目分類索引」、和「篇目及其中要詞混合索引」；並附有「索引首字筆畫四角號碼對照表」、「索引首字羅馬拼音筆畫及四角號碼互見表」、「篇目中所見西文名詞檢字表」。因此，想查胡適文存中某篇論文的，不管他藏有任何板本，都能够一檢而得；而記不清某一問題曾在某篇文章中談過的人，只要照着他想查的要點，到「篇目及其中要詞索引」中去找，也馬上就可以找到。至於檢字方面，在中外人士常用的筆畫、四角號碼。羅馬拼音三種檢字法中，無論查尋的人，樂於採用那一種，都可以隨意所

欲。設計的周密，編製的精詳，和一般索引書比起來，不啻有雲泥之判。它替索引界開闢了一條光明的大路，爲使用胡適文存的人，省下了無限的時間：眞是一大功德。

敦三學的是圖書館學，在圖書館界服務已經二十多年，主持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也已達十餘年之久。他辦事的勤勉、認眞、精細，是中美圖書館界人士所共同欽佩的；但是他工作的忙碌，則出乎一般人想像之外。他在公餘之暇，還經常地抽些時間，去幫助朋友。因而他矻矻孜孜，夜以繼日地工作，很難得有一點空閒的時間。這本書在十多年前，已寫成初稿。但他精益求精，在百忙中抽出一點少得可憐的時間，來補充、修訂，直到最近才寫成定稿。從這本書的精密周詳看來，就可以想見其爲人了。

我很幸運，能和敦三這樣品德高尚的人作朋友；我更高興，能替敦三這本精詳的索引作序文。

民國五十八年元月二十七日屈萬里

原載「書目季刊」，三卷三期（民國五十八年三月），頁四三

編者按：「胡適文存索引」，童世綱先生編，民國五十八年三月，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山東文獻」發刊詞

「數典忘祖」，是人們的大忌；「遊子思鄉」，是人們的常情。而這兩者是互相關聯的。因爲懷念祖先而無典可數，往小處說，則不知宗族的來源，和祖先的德業，自然也不易發生思鄉的深情。往大處說，如果人人都無典可數，則一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卽等於全部淪亡。常言說：欲亡人之國者，必先滅其歷史。文獻關係之大，可以想見了。

當大陸陷入魔掌之時，避秦來臺的，以山東的人士爲最多，在安定的生活中，子孫繁衍，到現在已不下五、六十萬人。但，五十歲以上的人，還能記得先人廬墓的情況，還能記得先人德業的概略；乃至於孔孟林廟的宏偉，泰山勞山的壯觀，以及蓬萊仙境、明湖畫舫，這些動人鄉思的勝蹟，還能常常在腦海中盪漾。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對於這些，就不免印象模糊，甚至於漠不關心了。

一些懷有遠見的鄉長，看到流寓臺灣的老輩逐漸凋零，恐怕吾齊魯近代文獻，有漸致湮沒的危險。於是田誼民、殷豫川兩先生，曾擬創辦一個期刊，以保存山東文獻；但以種種原因，致功虧一簣。城武楊鵬飛先生，繼之而起，邀約軍政商學各界同鄉，籌備出版山東文獻期刊事宜，於

羣起響應。惟參預籌備的人，僅能作精神上的支持；而出版費的籌措，則頗感困難。鵬飛先生以曾任員林實驗中學校長多年，桃李遍臺員，且多服務於文教界。他於是不辭辛勞，遍遊臺省南北各縣市，邀約基本定戶，作爲出版的經費。從去年春天開始籌備，經過一年多的奔走聯繫，於是大家所期望的山東文獻，卽將在本月中旬出版了。

編輯委員會，自然也是鵬飛先生促成的。關於徵稿、編排、校對等工作，都由編輯委員們義務辦理。刋登的稿件，在目前也還無法致酬，但撰稿人並不計較這些。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爲桑梓服務，另一面也是由於鵬飛先生熱識的感召，所以大家都勞而不怨。

山東是至聖和亞聖的故鄉，是兩千多年來我國的文化堡壘。目前毛共匪幫正瘋狂地毁滅我國的傳統文化；因而在復興中華文化方面，我山東人士所負的責任，應當更大。八年抗戰期間，我山東所受倭軍及毛共的蹂躪最甚，因而抗敵禦匪，壯烈犧牲的人士也最多。這些可泣可歌的事蹟，如果不及時加以記載表揚，而一任共匪歪曲史實，我們後死者的罪過也更深。由於這一刋物的發行，在復興中華文化方面，我們希望能收到激勵的效果；在表揚先烈方面，我們希望能更加強同鄉們同仇敵愾、光復大陸的壯志。至於藉此刋物互通消息、連絡感情，那只是餘事了。

我們希望在臺的和旅居國外的同鄉，對於這個刋物，能够培養它，灌溉它，使它滋長，使它鬱茂，使它結成豐碩的果實。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魚臺屈萬里

原載「山東文獻」，創刊號（民國六十四年六月二十日），頁六——七

爲讀書人省時間精力

——書和人二百期序

孟子說：「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這話雖是指詩經和尙書而言，實則適用於一般的作品和著者。不過，孟子只就書和人的關係來說：我們如果擴而充之，則書有書的問題，人有人的問題，書和人也有書和人的問題。

關於書，則有：眞僞的問題，著成的時代問題，版本的優劣問題，全本和節本的問題等。這些問題，如不能辨別清楚，則學習的人，既不能得到正確的、充分的知識；從事研究工作的人，更不容易得到圓滿的結論。關於人，他的時代和環境，他的學術淵源，他的性情和品格，他的生平行實等，如果不能認識得清楚，那麼，對於他的著作，就不容易得到深刻的瞭解。

至於書和人，最常見的問題，則有原未題署某人所著的書，而被後人誤題著者的；本來是後人編集的傳述之作，而被更後的人當作原始文獻而誤題作者的；本來是甲的著作，而被乙剽襲的；本來是自己的著作，而故意嫁名於他人的。這些問題如果不能辨別清楚，那自然也是治學的

重大障礙。

國語日報，在推行國語運動、啟導小學生智慧方面，建立了豐碩的功績；這是盡人皆知的。它的副產品「古今文選」，對於高中以上的學生、中學的教師、一般的社會人士，乃至於外國研習漢學的人，具有重要的貢獻，也是人所共曉的。報社的決策人士，早就感到書的問題，著者的問題，書和著者的相互關係問題等之重要，於是從民國五十四年三月起，又以中學教師和大學學生爲對象，增出了副刊一種，名曰「書和人」。

書和人是梁容若先生主編的，每期隨報贈閱的數量，已超過六萬份。我是經常讀這一刊物而且是獲益良多的。當它出滿二百期的時候，理應表示一番祝賀之意。於是應子美先生之囑，草述這篇佛頭着糞的序文。

從子美先生所寫「書和人七年回顧」一文敍述的要點，可以知道「書和人」的內容是這樣的：

關於書方面的，有名著解題，圖書文獻記述，書評、書序等。關於人方面的，有歷代作家評傳，當代名賢介紹，外國作家介紹等。自然，談人的，往往牽涉到書；談書的，也往往離不開人。雖然如此，但在行文時，究竟各有其重點。另外，還有學術研究報導、和外人漢學研究等項，那就是書和人兼重的文章了。

住在大都市以外的人們，由於尋求參考書不易，因而對於某些書的內容，和某些人的生平，常常無法得到詳細的資料。卽是鄰近大圖書館的人們，爲了尋求某一部書或某一個人的資料，東

鱗西爪地檢閱許多圖書和期刊，也要耗費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因而，書和人不但是縣鎮裏中等學校教師的恩物，也爲居住在大都市裏的人們，省下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由於它能印行到六萬多份，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人需要這個注音刊物了。

「書和人」是贈品，如果純站在營利的立場說，這個副刊是賠錢的，而國語日報社和本刊主編人本着知識送上門的熱忱，竟然樂此不疲，還要繼續努力經營下去，這種精神，也是值得讚揚的。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屈萬里序

原載「國語日報」「書和人二百期紀念專刊」（民國六十二年一月六日），頁一—二

「東南亞史研究論集」序

張子奕善，潛心乙部之書，尤萃力於東南亞史。近輯其研究東南亞史實之論文五篇，並殿以譯稿四篇，彙爲一編，題曰「東南亞史研究論集」，囑序於予。予於東南亞史事，未嘗致力，實不足以序此書。顧奕善曾從予遊，而其人天性純厚，篤於舊誼，必欲予以數語，冠於編前，俾資紀念。予不能辭也，爰序其端曰：

東南亞諸國，與我國唇齒相依。自趙宋以來，國人旅居南洋者日衆，故國際關係尤密。且自二次大戰後，各國政情益棼；以是東南亞史之研究，尤爲當務之急。然從事此業者，雖不乏人；而或限於資料，或礙於語言，故出版之書刊雖豐，而待究之問題彌多。奕善自髫齡卽僑寓馬來，既通當地語文，復執教於南洋大學有年，故於星馬之珍秘文獻，所獲獨夥。益以臺灣大學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藏之豐富資料，奕善得盡觀之；宜其所爲論著，咸能發人所未發也。

本集所收論文五篇，或探明代對於南海之政略，或稽明代派南海之使節；或闡僑居東南亞華人使當地工商經濟繁榮之因，及二次大戰後，與大陸淪陷後東南亞僑民之情況；或述清末外人招

募華工時，應募華人被奴役凌辱之慘狀。凡此，匪但有益於史學，亦且有助於時政。至於詳考抗日期間，持遺隊在馬來亞之活動，尤能探頤索隱，而發潛德之幽光。至於譯稿四篇，亦皆重要文獻，此不具述。

奕善治學，昕夕不倦。每寤寐中得一新義，輒披衣驟起，振筆疾書。其勤如此，故其業也精。此編而外，著述尚多。方當強壯之年，其成就已如此；他日造詣之深，殆未可量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雙十節屈萬里序於臺北

編者按：「東南亞史研究論集」，張奕善先生著，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諸葛亮的管理哲學與藝術」序

麟筆先生，博學多識；喜以吾國故籍，證歐美之新說。識見卓犖，勝義紛陳。聆其言者，如聽匡鼎說詩，使人忘倦。蓋其蘊蓄也富，其致力也精，故其立說率能發人所未發也。

近年麟筆先生任敎於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系，以管理科學授諸生。講習之暇，著成諸葛亮的管理哲學與藝術一書，裒然數十萬言。以予喜聆其卓論也，乃囑序於予。予於管理科學，曾無入門之知識，何足以序此書？然良友雅命，義不容辭；爰就所能知者，略抒鄙見，用呈敎焉。

近人治西學者，或迻譯其原書，或傳述其要旨；而能以吾國故書與西學互證者，蓋寥若晨星。此在自然科學，固無可厚非；至於人文及社會科學，則可以互相印證者良多。而譯述者不此之圖，蓋以疏於本國文獻之故。此書則旁徵博採，淹貫中西；據繁夥之資料，作周詳之闡述。於武侯管理哲學及策略，探索之翔實，可謂前無古人；固無論矣。復以儒、道、兵、法、縱橫諸家之說，與西方管理哲學相印證。爬羅剔抉，顯微鉤沉，既發前修之幽光，且導斯學以先路。是書一出，必將使西儒咋舌，而勵國人繼武。斯乃開風氣之作，行見洛陽紙貴也。

武侯八陣兵法之稽討，爲是書重點之一。麟筆先生，長於易學；於武侯之勛業學術，尤歷歷如數家珍。反覆推求，以爲八陣之法，與易卦之變化相通；爰證以數學，繪爲圖表，以闡其蘊。麟筆先生自言：所繪各圖，未必卽孔明之圖；所言未必卽孔明之意。其撝謙而不自是也如此。予昧於數理之學，於卦變及八陣諸說，莫能贊一辭。然觀其條理密察，見人所未及見，言人所不能言。卽爲一家之說，亦足以傲睨學林矣。

是書所涉也廣，而蘊義也深。愧予謭陋，莫能盡窺其奧旨。爰就鄙見，述其所感如右。斯所謂「爲佛頭著糞」也夫。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屈萬里序

編者按：「諸葛亮的管理哲學與藝術」，蔡麟筆先生著，民國六十六年二月，竹一出版社印行。

「我國管理科學與藝術之演進和發展」序

吾友蔡麟筆先生，嫻熟我國典籍，復精研西方管理科學，思融會而貫通之。前歲著諸葛亮之管理哲學與藝術一書，予旣僭序其端矣。甫一載，又成我國管理哲學與藝術之演進和發展一巨册，過蒙不棄，復囑序於予。予雖不能盡識麟筆先生之學，然歎其撰著之勤，識見之卓，有不能已於言者，爰不辭譾陋，復贅數語於簡耑。

麟筆先生前書，雖專論諸葛武侯；而其第一章於儒、道、兵、法、縱橫五家，已作扼要之闡述。本書更益以墨學，綜爲六家。博採詳說，探賾索隱。旣闡其要旨，復證以史實，然後以西洋管理科學之理論，相互參證。淹貫中西，體大思精，殆所謂前無古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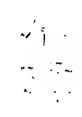
尤有進者，本書專據我國國情立論，與摭拾西洋學說，俾國人削足適履者，固大相逕庭。而以我國文化爲背景之管理哲學，其理論旣定，則以共產邪說爲基礎之組織與學說，勢難並存。麟筆先生自言其主旨，謂：「非徒爲復國，亦以救世。」其襟懷如此，其書之精博如此，能不爲讀者擊節歎賞乎？

予雖粗讀我國故書，而於數理之學，乃瞢無所知。故於本書以數學闡釋典籍處，多未能達。其論諸書著成時代，鄙見亦未盡同。他日學有寸進，或將悉從麟筆先生之說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元月屈萬里謹序

編者按：「我國管理科學與藝術之演進和發展」，蔡麟筆先生著，民國六十七年二月，世界書局印行。

善本書志


「漢隸分韻」七卷 元刊本

本書不著撰人姓氏，四庫書目，列在元人著述之末，非是。日照許印林（瀚），考爲宋人馬居易撰，大抵近實（說並詳後）。卷首二葉，載洪景伯兄弟語各一則。其一題曰：「隸之後有分」。又一題曰：「隸書始於王次仲」。而此二葉版心上方，並有「序」字；其下方所記葉數，經人刓毀，猝難辨認；細審之，乃第三四兩葉。以是推論，此二葉前，當更有序文二葉，此本脫佚之耳，卷一分兩篇，首爲天下碑錄，依洪氏隸釋所釋諸碑，臚列其目，至隸續卷十止；卷十一以下諸品，皆未收入；其次爲漢隸精華，乃條舉諸家評釋漢碑之語。卷二分三篇，此本存其二。曰：「隸字假借通用例」，曰：「四聲隨文互見例」。分別表列漢碑通假之字，及一字有數音者，俾便省識。另一篇據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知爲「漢隸雙字類」，此本則已闕佚。卷三以下，卽爲正文；上下平聲及上去入聲五者，各自爲卷。韵目與今通行平水韵略同。每一隸字下，均注明出於何碑；其一字而各碑隸法不同者，亦並著之。書法刻工，並精整可愛，絕不似顧藹吉隸辨序所云。版匡長二十一公分半，寬十四公分弱。四周雙欄，雙魚尾，上魚尾下，記云隸匀幾

（卷數），下魚尾下記葉數，卷一每半葉八行，行十四字。卷二以下，半葉六行，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字。其楷書字畫波磔，已具松雪筆意，而結體遒勁，猶有顏柳遺法。證知乃元時刋本也。

四庫書目所以列此書於元人著述之末者，其說以爲：「其分韻以一東二冬三江等標目，是元韻非宋韻」，其後鐵琴銅劍樓書目、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皆踵其訛，而不詳察。按平水韻據錢竹汀說，謂始於金正大六年王文郁所著平水韻略，竹汀曾於黃蕘圃處見其書，說詳十駕齋養新錄。正大六年當宋理宗紹定二年；去宋亡之歲，尙近五十年。卽劉淵新刋禮部韻略，亦在宋淳祐年間。是平水韻不始於元。四庫書目提要之說，卽此已足以發其覆，實則今所習用之平水韻，其興尙遠在王氏韻略之前，本書卽是的證。何以言之？許印林據宋藝文志，定此書爲宋馬居易撰。云：「書中碑錄，於愼字作今上御名，知爲孝宗時人，與洪文惠同時。」（見邵氏四庫書目標注，孫仲容附注引。）今檢此本，卷一天下碑錄，愼令劉脩碑，愼字缺空，注云：「犯御名」。證知許氏之說，爲得其實。又碑錄於曲阜稱仙源，而敦字猶有闕末筆未改正者。前者可證宋人不肯改從金人之稱；後者可證此本乃覆刻宋槧，而宋本當刻於光宗年間。凡此皆足證本書作於宋人。尤有進者，隸續前十卷，於乾道戊子（四年）在越中刻成。越十年，至淳熙丁酉（四年）范至能乃增刻四卷於蜀。後二年李秀叔又增刻五卷於越。次年，尤延之再刻二卷於江東倉臺，二十一卷之數乃足，延之遂輦其板合於越。（見隸續末洪景伯自跋。）本書取材，既出於隸續之卷十，是淳熙丁酉以後續刻各卷，本書著者，皆未之見。又隸釋目錄後，有淳熙丙申（三年）景伯自跋，謂：「

隸釋成書十年矣，再因考古，始知楊司隸名渙不名厥……增改千有餘字，除去者數板」。而本書碑錄，猶作「司隸校尉楊厥斜谷碑」，未據重訂本隸釋改正。就此兩端，可知是書作於乾道四年以後，淳熙三年以前，益證許印林之說爲不誣。淳熙三年，前於金正大六年五十餘載。乃知所謂平水韻者，自南宋初葉即有之，不特不始於劉淵，且不始於王文郁也。四庫館臣，誤據平水韻，下抑此書於元末，豈知今據此書，反得上溯平水韻於宋孝宗年間。寧非音韻史上一快事乎？今以此本韻目與通行本韻目相校，上下平聲及入聲全同。（惟此本入聲五勿，今本作物。）上聲則此本分三十部，拯韻尚未併入迥韻（舊謂拯併於迥，始於陰時夫。錢竹汀謂王氏平水韻略已然，舊說非是。）去聲分三十一部，校今本多證韻。（今本併證於徑。）合之凡爲韵目一百有八。此又治音韻史者所當知也。

此書元槧本，自晚清以來，惟常熟瞿氏，藏有全部；錢塘丁氏，藏有殘本三卷，並此數之，纔三本耳。此本收藏印記，有：「查瑩藏本」（朱文，方形）、「查映山氏考藏圖書」（朱文，長方形）、「聖雨樓」（朱文，方形）、「聖雨樓查氏有圻珍賞圖書」（白文，方形）、「韞輝齋」（白文，方形）、「張珩私印」（白文，方形）、「蔥玉張氏」（白文，方形）、「韞輝齋印」（白文，方形）、「希逸」（白文，方形）、「西邨閟极」（朱文，方形）等。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五期（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頁四六——四七

「廣韻」五卷　南宋初年婺州刋巾箱本

宋陳彭年等重修，卽涵芬樓影印四部叢刋本之底本。書中避宋諱至春字止，當是孝宗時所刋。版匡長十三公分，寬十公分有奇。每半葉十行，大字無通行者，約計每行得十五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四字。四周雙欄，白口，單魚尾。魚尾下記云韻幾（卷數），又不記葉數，更下記刻工姓名，刻工有沈亨、李憲、余竑、五二、虞因、虞正、卓受、徐顏、道堅、李實等名，及余、文、顏、堅、李、憲、徐、實、虞等單字。名下有記一刁字者，其意蓋作雕字用，取其筆畫減省。宋刻書板心書名等，喜用減筆字，若此者頗多。按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錄，著有周禮鄭注十二卷，（卽海源閣舊藏本。）卷三末葉，有木記云：「婺州市門巷唐宅刋」。其書避諱，亦止於愼字。而刻工有沈亨、余竑兩人，恰與此本相同。以是證之，此本雖不能必其爲唐氏所刻，然刻於婺州，則大致可定也。

顧澗薲跋元刋本廣韻（見楹書偶錄卷一元本廣韻題記）云：「今世之爲廣韻者三：澤存堂詳本，一明內府略本，一揚州詩局刻平上去詳而入略本，三者迥異，各有所祖。」按揚州詩局所

刻，不知祖於何本。明內府本，卽出於顧跋元本，其後顧亭林又據明內府本重刻。（其實刻者爲張弨，顧亭林爲之校正耳。說詳郘園讀書記）。是卽朱竹垞誤謂經明中涓刪節，而四庫提要辨爲陳彭年等重修以前，嚴寶文、斐務齊、陳道固三家之一者，澤存堂祖本，與此宋本，同一板刻，卽四庫書目著錄之重修本。此天水舊槧，藏家見者至罕。書法勁秀，摹印淸朗，在宋本書中，當亦列置甲等。惟缺卷一第五葉，三十一葉，五十六至六十三葉；卷二第一第二兩葉，五十六至六十一葉；卷三第三十九葉，六十一葉；卷四第一葉；卷五第四十七至六十四葉。已皆以涵芬樓影印澤存堂本補足。涵芬樓本又增入景德四年牒文，大中祥符元年牒文，陸法言切韻序，郭知玄拾遺序，孫愐唐韻序各一首，此本則皆無之。

卷前後有：「王」（白文，方形）、「文正公后」（朱文，方形）、「烏程蔣祖詒藏書」（朱文，方形）、「蔣祖詒」（白文，方形）、「密韻樓」（朱文，方形）、「宋本」（朱文，橢圓形）、「公羊疏七卷人家」（朱文，長方形）、「涉園主人」（朱文，長方形）、「張印」（白文，方形）、「元濟」（朱文，方形）等印記。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八期（民國三十二年二月），頁五六

唐寫本史記伯夷列傳校勘記

本校影印的燉煌秘笈留眞新編裏，有史記（單集解本）的三個殘篇：一、是燕召公世家；一、是管蔡世家；又一，便是伯夷列傳。三篇中以伯夷列傳殘缺得最少——只缺開頭的「夫學者載籍極博」至「此何以稱焉」一段，以下都很完整。在這殘餘的大半篇六百七十幾個字裏，它和今本不同處，卻達三十餘條之多。三十餘條之中，雖然有些不如今本的地方，可是着實有幾條遠勝今本。因爲本校本學期大一國文課本的第一篇便是伯夷列傳，是大一同學人所必讀的文章，因此我把它和今本不同的地方抄錄下來，以供同學們參考。

影印的底本，是燉煌石室中出現的唐人手抄本，現在收藏於巴黎法國的國家圖書館裏。由於它避諱淵字（唐高祖諱）而不避諱虎（高祖祖父諱）、民（太宗諱）等字，王重民氏以爲大約是高祖武德初年「七廟未立，昭穆未敍」時的抄本（見王氏所著巴黎燉煌殘卷敍錄卷二）。這種猜想大致近是。那麼，它到現在，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了。

唐寫本和今本（指今世通行本言，此所據乃我們學校的課本）不同處如下：

	今本	唐寫本
1.	余以所聞	無余字
2.	其文辭不概見何哉	概作慨
3.	求仁得仁	得上有而字
4.	余悲伯夷之意	伯夷作夷齊
5.	孤竹君之二子也	無二字
6.	及父卒	無父字
7.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逃作追
8.	盍往歸焉	盍作蓋
9.	以臣弒君	弒作煞
10.	其辭曰	辭作詩
11.	以暴易暴兮	無以字
12.	可謂善人者非邪	無邪字
13.	且七十子之徒	無且字
14.	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	獨上有最字　薦作廌
15.	糟糠不厭	厭作饜
16.	而卒蚤夭	無卒字　蚤作早

17.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無其字
18.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無明著二字
19. 而終身逸樂　無終字
20. 非公正不發憤　作「非公事不行不發憤」
21. 不可勝數也　勝作稱
22. 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作「儻所謂天道耶非是耶」
23. 亦各從其志也　志作資
24. 富貴如可求　如作而
25. 吾亦爲之　無亦字
26. 其輕若此哉　其上有稱字
27.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　二徇並作殉
28. 眾庶馮生　庶作廌
29. 聖人作而萬物覩　無而字
30. 得夫子而名益彰　無名字　彰作章
31. 附驥尾而行益顯　作「附驥之尾而後行顯」
32. 趣舍有時若此類　有時作時有
33. 名堙滅而不稱　名上有而字

從上列的二十三條看來，可以確定唐寫本錯誤的至少有兩條，即（2）的槪字不應當作慨，和（14）的薦字不應當作廌。此外有些字雖不同而可以通用的，如（8）的盍作蓋，（15）的厭作饜，（27）的徇作殉，（30）的彰作章等；有兩可的，如（3）的唐本有而字，（5）的唐本無二字，（10）的辭作詩等。以上各種情形，這裏不一一細說。而特別要提出來的，卻是唐本絕勝於今本的四條：

其一，是（4）「伯夷」作「夷齊」。因爲今本只有伯夷，所以一般人，只得用「兄可統弟」的話來勉強地解說它；但它（今本）把這同患難共生死的老弟給一腳踢開，總使人心裏不舒服；現在見到唐本，才知道他哥兒倆原來是在一道的。

其二：是（7）的逃作追，逃字不如追字是很顯明的，因爲逃字不能夠表現出逃的處所來，而追字就可以表現出來的是追隨伯夷而去，所以下文接着就說他們倆打主意去歸西伯，無須乎再加什麼話語了。

其三：是（18）的無明著二字。彰明較著四個字，眞有些像「關門閉戶掩柴扉」一樣地疊牀架屋。我想今本的明著兩字，恐怕原是讀史記的人作的註文，明字註在彰字旁邊，後人沒弄清楚，把小註「扶正」，於是就「彰明較著」了。

其四：是（32）的「有時」作「時有」。有時二字，現在的用法和時有二字意義相似，古時卻不如此。「趣舍有時」四個字，按照古時的解法，應該是：「趣也有一定的時候（合乎道義的時候），捨也有一定的時候（不合道義的時候）」。但如此講來，終覺費力。唐寫本作時有，那

就理明辭達不煩言而解了。

短短六七百字的片紙，有這許多道理。可見「讀書須廣求眾本」這句話，眞是至理名言了。

原載「學生導報」，三版，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僞齊錄」二卷 穴硯齋抄本

宋不著撰人。此書明清以來公私家書目，罕見著錄；惟藝風藏書記中，載有徐氏治樸學齋鈔本，即刋入藕香零拾之底本。藕香零拾本後附繆藝風跋，謂據北盟會編，定爲楊堯弼撰。今按堯弼著有逆臣劉豫傳一卷，見於直齋書錄解題傳記類。四庫書目存目中所著之僞豫傳，題名楊克弼撰者，當即其書。（克字當是堯字之訛。）而書錄解題僞史類中，又有僞齊錄二卷，云：「不著名氏。」以情勢度之，堯弼既有劉豫傳，則不應複著此書。又四庫書目僞豫傳提要引原序云：「豫逆臣，不當稱僞齊，故削其國號，而名稱之。」據此，是僞齊錄一書，其標名卽顯與楊氏意旨相悖。以是衡之，益證此書不出諸堯弼。而卷上劉豫傳中，有幹當二字，其下注云：「幹避諱，本非幹。」又：「且冀趙久自悔悟」句，趙下注云：「指斥御名。」（此本脫趙字，指斥御名四字，誤入正文。）幹字應作勾，趙下當有構字。構乃宋高宗名，勾則涉嫌而避。曰御名不曰諱，知書成於高宗當位之日，此則可斷言者也。

本書卷上首爲劉豫傳，述豫出身及仕宋降金僭號等事蹟，至改封曹王時止。次爲虜立僞齊詔

文，及僞齊詔册牒榜等。卷下爲金虜廢劉豫詔及指揮，金虜廢齊後差除，劉豫進封曹王册，劉豫謝晉封曹王表，僞齊狀元羅誘上南征議，僞齊宰相張孝純上大宋書。於羅誘南征議及張孝純上大宋書中，具見南宋初年將相之闒茸，朝政之窳壞，爲擘討宋代史者不可不讀之書。

此爲穴硯齋鈔本，烏絲欄，版匡長十八公分半，寬十六公分弱。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二字。穴硯齋抄書，自黃蕘圃卽珍之，然藏家迄不知其誰何。蕘圃藏穴硯齋抄本陸游南唐書，爲錢遵王故物，證知其時當在遵王之先。又其所藏諸穴硯齋抄本，皆得於松江故官家。蕘圃云：「有賈人知其由來，謂出於康熙朝明相國家。」（見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三，何博士備論跋。）而蔣香生述周季貺之言，亦謂：「穴硯裝潢精美，似國初旗人，風雅爲事者，或出於明相國家。」（見藏書記事詩卷四）然則穴硯齋者，殆卽屬諸明珠相國歟。茲以此本勘藕香零拾本，區區二卷書中，歧異處達六百餘條，核其字句，以刻本爲勝。然此本可以正刻本之失者亦良多。卷下張孝純上大宋書：「陛下沈幾，設有大變，天下何賴焉？臣深痛之。伏願陛下，鑒王僚之禍」云云。刻本脫陛下沈幾至伏願共十九字，王僚作宣和。同篇：「繫國安危」句，刻本脫繫國安三字。此其尤著者。惟刻本所據治樸學齋鈔本，曾經徐星伯手校，或不乏臆改。此本亦有朱筆校訂處數條，不詳出於何人，大抵亦以意是正者。蓋此書流傳至罕，在昔藏家得一本已不易，尤難兼蓄異本也。

目錄前有「立齋」朱文方形印。護葉有「羣碧樓」（白文，方形）、「羣碧樓」（朱文，長方形）、「鈔本」（朱文，長方形）等印記。立齋，疑卽徐元文。元文兄弟，諂事明珠。兩家書物，

多相餽贈。此益見穴硯齋抄本書出於明珠之說，爲信而有徵云。

附：鄧邦述題記

劉豫以一村夫得第，不得志於朝，遂至降虜盜國，反顏詬主。蓋自其盜同舍金盂紗衣，已知其非善類矣。卒之金人旋卽覆之，則凡敢於怙惡者所不悟也。羅誘之議，不過梯榮之心太重，不能自己。孝純一書，未免進退失據。自古降臣，首鼠兩端，未有能成事者。卽曰迫於效忠故主，聊以表明心迹，然而識已卑矣。乙丑三月讀竟書此。羣碧居士。（在卷前）

附：僞齊錄校勘記　樊漱圃

卷次	葉次	行次	穴硯齋鈔本	藕香零拾刊本
卷上	一	前六	累章言禮制局幸	幸作事
		前七	遂黜兩浙察訪	黜下有爲字
		前八	抵儀眞翟氏	眞下有喪妻二字
		前九	有河朔職方之舊	方作司
		前十	除中奉大夫知濟南	南下有府字
		前十二	除父子容隱條	隱作忍
		前十三	豫遣子承務郎刑曹椽部兵出戰	椽作掾　掾下有麟字

前十四　張東（下同）　柬作東（下同）

後　二　是年夏以豫節制京東兵馬　夏下有金虜二字

豫遣東使京留守上官悟　使下有說字

後　三　悟焚香斬使　香作書

後　四　俾說悟反屠之　反下有悟字　屠作從

建炎四年　建上有卽字

後　五　豫妄謂神物之應　謂作爲

後　六　五穗固本　固作同

後　七　僉附會爲推戴　僉下有爲字　會下無爲字

後　八　而撻辣遂經意於豫之詭辭　經作注　之作豫

後十二　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　誥作詔

備禮以璽紱立豫　紱作綬

後十四　以前宗正丞孝陽權左丞　丞下有李字

二

前　二　延康殿學士　延上有以前二字

前　三　守尚書左丞相　左作右

前　五　以西京爲汴京　西作東

以南京爲歸德府　以作改

豫謂生景州　豫下無謂字生下有於字

前七　又以境內三代有官　境作郡

前八　曰親衛二年升一等　衛下有分三等三字

前十　儔除監察御史　儔除作除儔

後四　請五十一稅法　五作立

後九　就本州送納却類聚　無卻字

後十　無一毫之費　無上有官字

官破請受各有差　官下無破字　受作給

後十三　豫既召到　既作卽

三

前一　張昂權左丞兼門下侍郎　丞下有相字

前三　捧衣請遷都　衣作表　都下有於汴二字

前四　僧道賜齊　齊作齋

張東左丞范恭權右丞　東下有罷字　左上有以字

前七　因奉祖考於舊廟　於下有宋字

前九　徙弟益為京兆留守留守劉麟　無下留守二字

簽本府十三日軍　三下無日字

前十　以參謀統制機宜　宜作置

前十一　指使上中下優四等　　指下有揮字下下無優字　四作三

使臣守闕上中下四等效士效用　　守上無使臣二字四作三效用上無效士二字

前十三　閒童蔡柄兵秉　　柄作秉秉作柄

幕從事　　幕下有府字

前十四　已無主矣　　主作生

後　二　僞太常博士　　無僞字

後　三　炎祚歸生闢王　　闢王作閭王

後　九　文賦正非治天下者所宜尚　　無者字

後　十　然以自前朝之季　　無以字

迨意國家創業　　迨作怠　意下有監收二字

後十二　未知收心於牧圉芻秣之道　　收作盡

後十四　西京奉先旨揮兵士　　旨作指

四

前　二　知得於山陵中　　陵作林

遂以劉從善爲河南浪沙官　　善作吾　浪作淘

發生山陵　　生作掘

金虜賊盗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　　金上有及字

前三　以各俊爲便京淘沙官　各作谷　便作汴
前七　忠訓郎爲昭毅郎　毅作慤
前十三　都人例多切笑　例多切笑作多竊笑之
前十四　刪修什一稅法條式三十一件　法作賦
後一　隨法申明二十二件　隨上有并字　法上有有稅二字
諸律刑統疏議　諸上有增修二字
後二　文意相妨者從稅法　文作之
後四　恃其高訾　訾作資
後五　貧民下民急於貿易　下民作下戶　貿作質
後六　官吏附稅　稅作勢
後九　名曰實直　實上有手字
巧詐欺民　欺作斯

五

前二　拆毀景靈東宮　東下有西字
前三　其次云　次作略
前六　豈不欲速便混同　同作一
前七　且冀指斥御名　冀下有趙字指斥御名四字雙行夾注
前八　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　割上無欲字

前　九　但欲終其伐功　伐功作攻伐
前　十　蓋朕本以救生靈爲心　朕下無本字
雖分列土地樹之國　國下有都字
後　一　休息安泰之期　休上有無字
後　二　是用特遣皇太子諸路兵馬大總管　子下有爲字
後　四　布宣德音　音作旨
後　八　尋多散文榜託以虜主死爲辭　文榜二字乙轉主作王
後　九　春二月致仕一法　致作改
後　十　得金龍之金四百兩　百作萬
大銅錢三百萬　三作五
後十四　有告李壽鵰丞相張昂口可溺降五官虢州盧氏鹽酒　昂下無口可溺三字　有豫以壽江南歸附七字鹽作監

六

前　三　許青臣　青作淸
前　四　尙書令馮長寧行臺戶部侍郎行軍參謀李鄰行臺　無此二十字
前　六　兩路南寇　兩作三寇下有中路由壽春取合肥麟統之李成關師古輩皆在麾下二十一字
前　七　犯定遠奔宣化　無奔宣化三字

	李成孔彥舟關師古輩皆在麾下	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孔彥舟統之（十三字不同）
前　十	已去趙宋	宋下有矣字
前十一	歸止亡歿散走者大半	止作正亡歿作巳後
前十三	徙劉觀爲東路留守	東下有京字
	以妻弟翟掄爲南路留守	掄作倫　南下有京字
前十四	又有烏數千鳴於內庭	烏作梟
後　二	以前進士在東平日	平下無日字
後　三	是日無雲而雷	日作月
	起龍於宣德門左掖	左作右
後　四	而秋八月遣僞宣敎郎	無而僞二字
後　五	廸功郎監在南京南草場游河	無在字　京下無南字
後　六	稱江南舊劉相公	稱作據
後　八	并本府選絳統制	絳作鋒
後　十	劉光時　王世中	光作先　中作忠
後十二	馮長寧再乞兵金虜	馮上有遣字
後十三	平康鎭濠寨官貢不詳見星殞	寨作賽不作百

後十四　齊帝殞　帝下有星字

七　前　二　子斬於汴　子上有壬字　汴下有京字

前　四　虜主詔曰　主作王　詔下有敕字

前　十　其罰則甚　則作已

不能爲托子之友　托作託

前十一　晝下元帥去　晝作盡　去下有託字

後　一　時撻辣四太子　時作特

後　二　將欲進取　進取作取進

於是金虜若不得已而從之　無若字

後　五　抵浚滑之間　浚作濬

未見撻辣　未作求

後　六　圍之數重而擒之　圍上有金兵二字而擒作悉禽

後　七　邀逼豫出見撻辣　逼上無邀字

後　九　至東闕亭　亭作門

後十三　你舊主人　你作作

八　前　一　有絹二百七十萬　萬下有疋字

前　二　有糧九十萬　萬下有石字

	方州不在此數	方作力
前三	妊身者九人	人作十
前五	宋楫	楫作輯
前七	出爲萬令	萬令作長葛令
前八	陛混爲金牌天使	天作大
前十	下至齠齔	齔作齡
	無日納官錢	日下有不字
前十一	不可一二	二下有數字
前十三	頗得士卒之歡心	頗下有能字
後一	今恣其任便居住	今作令
	宣和間爲御史	史作侍
	淵聖時出宮	宮作官
後二	手從賊	手作錢
後三	故習知宮庭中事（本作臼校作習）	習作舊
後四	先是邢希戴毛澄之徒	戴作載
後五	留錢五百萬	百作十
後八	維天會八年歲次七月辛丑朔	次下有庚戌二字

皇帝若曰朕聞公游御物　若作詔　游作於

後　十　位號宜乎授能　位號作號位

迺者有遼軍屬顛　軍作運顛下有危字

後十一　數窮不塞　不作否

後十二　舉白旆而矜師旅　矜作嗇

後十三　願輸歲備　備作幣

太祖方務善　善下有鄰字

後十四　擾亂邊陲　擾作憂

九

前　一　式爾涵容　式爾作或示

乃復弊慝逋逃　弊作蔽慝作匿

前　二　肆其食狠　食作貪　狠作很

前　三　受其受賜之鄉土　受其作取其　鄉作疆

因被告援遂與解和　被作彼　與作爲

洛莫洛從　終草聽從

前　四　終然不改　終作全

首罪奔淮　罪作惡

前　五　嗣子哀鳴請歡好　鳴作明請下有復字

前　六　凡有貿惡息同父約　　貿惡作質要息作悉父作交
前　七　結茲敗累　　結作詰　累作類
前　九　鼎新淪亡　　新作祚
　　　　正遷其主　　正作止
前　十　守迗舊服　　迗宋
　　　　庶能爲國當其息民　　其作共
前十一　難成重位　　成作勝
前十三　反爲讓已之資　　讓作護
　　　　事務雖濟　　務作雖　雖作難
前十四　樂輔僭號　　輔作於
　　　　之心幸禍　　之心幸作心之辜
後　一　如聞遠竄　　如作始
　　　　亂干無主　　干作而
後　二　孰保保庇　　上保字作能
　　　　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　　東下有京字
後　三　馬步軍都總管　　馬步作步馬
後　四　濮溥濱祿海滄等劉豫　　溥作博祿作棣海作德等下有州字

後　六　愚訛去就之間　訛作民
後　九　況有定襄救亂之謀　襄作衰
持變扶危之策　無持字變上有必挾安三字
後　十　使民無事則櫜弓矢力穡　弓下無矢字
後十二　發倉廩而息蠱螟　蠱作蟲
昭考輿情　昭作詢
後十三　宜即始歸之地　始作治

十

前　二　金紫光祿大夫　光祿作崇福
前　三　韓昉　昉作訪
前　五　自自攸居　下自字作適
前　六　下從人欲　人作民
忠藩王室信以保邦　忠下有以字　邦下有圻字
前　八　僞齊僭位赦文　位作立
前十三　冀皇天之悔禍　皇作上
後　一　家世側微　側作則
久林泉而是樂　是作始
後　三　雖近地稍刑於康義　刑作形　義作乂

後四　方圖自效而歸凡四章　　歸下有敢有懷他之望顯册者既申命要在必從遜辭者十九字

後八　勉膺位號　　勉作免

雖非堯舜之明揚　　堯作大

後十　布告中外　　外下有咸知朕意四字

貪頑未變於餘風　　變作戀

後十一　詿誤多罹於憲網　　網作網

後十二　可以當化訛之隆　　可作何　化訛作付託

後十三　何以慰來蘇之望　　慰作樹

十一

前三　湊集稱慶　　湊作奏

前四　政之初　　政上有臨字

前十　而使命逼　　逼作遠臨

前十一　以嘉與諸夏　　無以字

後一　十一月十八日　　一作二

後二　未審輕議　　審作嘗

後三　人慚寧謐　　慚作漸

後五　誕布詔音　　音作書

後　十　嘉爾室家之美　室作宜

後十三　歡承長樂之欣　歡作欣欣作歡

十二

前　一　惟恭儉可以佐敦朴之民　惟下有守字佐作御

前　二　惟憂勤可以副勵精之意　惟作必務

前　三　勉師合德　合作令

前　六　賤末而貴農桑　農桑作本

前　七　比之於今　之作至

前十一　其合勉盡率土之方使無遺利　合作各使下有地字

前十二　勿事懶惰竭力畎畝　懶作游無竭力二字

後　二　僞齊牒官册修什一稅法　册作刪

後　四　兼權侍郎兼權給事中　郎下無兼權二字

後　八　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　隨下有視二字二十作三十

後十三　周之亂法已不　無法字不下有能守法三字

後十四　然更賦之類　類作數

十三

前　一　令通肥磽之　之下有地字

前　二　不循古法規爲輕稅　法作道規作視

前　五　其分紛更之　其上有而字其下無分字有後稍二字

前 八	卒變之法	之作其
前十一	斯侮愚弱	斯作欺
前十一	監錮拘囚	錮作固
前十三	小佑大名曰實直	佑作估大下有折字實上有手字
前十四	舍其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	無作有有下有而責其所無五字
後 一	率皆天性享其利	天性作大姓
後 五	自白圭欲二十而取之	之作一
後 六	孟子對以子之道貉道也	對作則
	又欲輕之堯舜之道者大貉	又下有曰字堯上有於字大貉下有小貉也三字
後 八	能知治民之道者	能上有而下二字
後十一	故諄諄言以示後世與	言下有之字
後十三	化呻吟爲謳歌曰	無曰字
十四 前 二	自供若能實他弊無緣生	自供若能實作而要其出入無他字
	由不井而與助法同	由不井而四字作無地不授無田不井八字
前 三	所以張大宰之紀綱	大宰作太平
前 四	不稱之徒	稱作逞

前五　致百歲之疑惑　歲作姓

前七　令法請佃官田兩料之後　令作今料作科

前八　令比輔稅　輔作附下有輸字

議者乃非元以爲太刻　元作之

前九　而回避詐匿不輸　無輸字

前十　今法隱稅者　今下有壞字

前十一　議者乃非之公　公作云

前十四　外無佛寺道宮之常修　常修作修崇

後一　所以爲民圖安住　安住作治安

後二　置轎馬甲器者　轎作鞍

所以爲民平亂　平下有禍字

後三　惟恐倉卒害民　卒作猝

後四　盡是遂以爲民能知此　遂作還民字重文

後六　付所司鏤板牓行下　無牓字

後十三　承議郎戶部尚書右丞相昂　承作奉昂上有張字

十五　前八　父母妻子兄弟骨肉　妻子在兄弟之下

前九　本原皆自亡宋之不道　自作是

前十三　爲伏節死義之臣　伏作仗

後　一　此主上至誠懇惻力行不倦　惻作切

故於大亂之餘虛立太平之基　餘作後無虛字

後　二　夫以亡宋流毒於天下之如彼　如作若

後　三　今者亡宋遺孽　康王　者作日

後　四　任其禍亂　其作自

後　六　逃來歸附聖宋　宋作齊

宋　八　所有寵任內官馮御藥等　所有作有所無任字

令恣受賄賂　令作今

後　九　往往尋買妄并鵪鶉鵓鴿之類　無妄并二字

應奉　康王　應作因

十六

前　四　女當之戶　女作要

前　五　方始免得　免得作得免

前　十　下戶每物力三十七貫著絹一匹　無力字

前十一　高臺價直折等文攢造民鄉坊郭丁簿帳　臺作擡等作算文作支民作物

前十二　人丁數目有陞降　目作自

	據元認定數目	目作自
前十三	人丁上科	丁作下
前十四	每二小畝納稅	小作十
後　一	每歲算八百五十文	八百五十作五百八十
後　三	根括斛斗	斛作科
	貧乏須是納足	須作雖
後　四	斂人戶民種類	民作名
後五注	謂方得苗佚科納苗頭斛斗	佚作便納作得斛作科
後六注	今人納細米八斗	今作令斗作升
後七注	本是　彼方避諱作諱	是下不空格
後　八	日以困窮	困窮作窮困
後　九	赦書尚張掛官中	書尚作尚書
後　十	每歲須改法三兩次	兩作二
後十一	每賣出鈔多即後法 或作六分新鈔 或作四方新鈔	後作設 新作折 方作分

十七

前 一 及至納稅之時官司吏不理已借數目　吏作更

前 三 江南曾有指揮下淮南　曾下無有字

令諸處人戶歸業　令作合

前 四 或請佃地土　佃作田

光上縣李溫　無光字

前 五 勾出打竹　打下有行字

前十一 納足並不支價錢　足作定

前十三 並是江南筠袁處虔吉江洪六州應副　無江字

後 一 每畝先令納了田畝錢二百文　了作子

民甚難　難下有之字

後 二 又般載官員並係船戶　般作船係作以

後 四 轉般斛㪷　般作船

後 六 往往典賣家業陪填　陪作賠無填字

後十三 今見任官　今作令

十八

前 三 語費無有了期　語作諸

前 四 靜辨安穩　辨作辦

乃意如此亡宋時　意作是無亡蘇

前五　調發者十餘路　十作千

前六　又如妄圖燕山一路路跨開拓封疆　路下無路跨二字

前八　理須逐急差發　急作意

前九　尚令酌量民力　酌下無量字

前十　蓋謂恐妨民農務　恐作終農務作務農

前十一　如羊毛銅錫藥物綾羅之類　物下有如字

前十二　其價銀不支　銀作錢

前十四　止以一色見錢　止作上

後十　特置平淮爲易　淮作淮爲作回

使在市難以買賣者　市作百者作不

十九

前一　每賣出鈔多　鈔作錢

前三　時因錢法所誤　時作特

前四　自盡而死者　無者字

前八　專務諸求　諸作誅

前十二　依公行稅法寨法　稅法下作一墨釘無寨字

前十三　有違犯者案效行遣　效作劾

卷下　一

前十四	其餘凡出一命令	凡作元
後四	因誰赦之使如此民合知	赦作致民下有間字
後六	上以副主上以切切憂民之心	無下以字
前三	悉登咸平	咸作成
前五	庶共撫其生靈	庶作度
前七	列膺王封	膺作爵
前八	其法則甚	法作罰則作已
前十一	故茲詔示	示作諭
前十三	金虜廢僞齊旨揮	旨作指
後三	無何族爲彼人所廢	族作張
後四	置國之初	置作建
後六	已來遠戍	已作以來下有勞字
後九	況齊人假我國家之力	國下無家字
後十	尚不能安民保國	安民保國作安國保民
後十一	滋寔有乖從初	滋作茲
後十二	實爲過舉	實作是
後十四	睿深滂澤霜露所沾	睿深滂澤作睿澤旁通所作既

二

前　一	不惟亡宋彊	彊作疆宋下有舊字
	至於普天之下盡撫綏	盡下有行字
前　三	室家不保	室家作家室
前　四	有失從初兩獲安便之意	安便作便安
	豈可坐視生民	民作靈
前　六	開列如後今下元帥府	如作於今作令
前　七	并處事意不得有令士庶軍吏	處下有分字意作件無有字
前　八	別置驚擾	置作致
前十二	使並從自意	意作便
前十三	據存留人數	據上有一字
	各依散隨州軍依舊支納給衣糧	依作俵軍下有土字無納字
前十四	內有從合設至寨坐	設作役
	其餘殘疾人等	餘下有年老二字
後　一	並依分付舊來養老處所	依作仰老作濟
	約量振濟	約作酌
後　四	并與親眷團聚之人	眷作戚聚下無之人二字
	其郎主更不許識認	更作並

後　五　或有背夫逃走夫婦人　走下無夫字

只據元將引去兒女　只作祇

後　六　有舊此來奴婢幷妻　此作北妻下有子字

後　七　除劉豫欲行存留外　欲行作貼身

有餘並聽自願出嫁　有作其

後　九　除摘留合令看守宮禁人外　合下有用字

後十一　各不得奪民利　得下有侵字

後十三　以禮徵召　徵作聘

後十四　更或內有才德絕倫者　或下有申聞二字

三

前　一　以憑陞擢　憑下有不次二字

前　二　不並得亂有損壞　不並作並不

前　三　自來逃亡在江南人等　來作有

若是卻來歸投　是下無卻來二字

前　五　右下齊尙書省　無齊字

卽日尙書省所奉到聖旨　日作同

前　六　幷設置訖　置下有施行二字

前　七　照到降封宣意　意作旨

前　八　昨以建立齊國本國靖權　　本國作本圖權作難
前　九　不若負其一身　　其作我
致有今日來變廢　　無日字
仰旨揮到日疾速徧行　　旨作指疾作卽行作牌
前　十　耆壽人等　　壽作老
前十二　彙會到當日齊國　　彙下有照字
前十四　輙勿誤省妄生驚擾疑　　省作會無擾字
後　一　用答宸府　　府作心
後　四　應州府縣鎭　　應上有一字
所有見今　　所有作有所
後　五　及係錢帛諸物文帳　　係下有官字帳作章

四

前　二　金虜廢齊從差除　　從作後
前　三　一張孝純銀青光祿大夫　　純下有與字
權行臺尙書左丞相　　書下有省字
前　六　行臺左丞相　　無相字
前　七　行臺右丞相　　無相字
前　八　一契丹蕭陳哥　　無陳字

後一　一趙子滌汴京總判　京作州
後四　一僞齊右丞恭知淄州　右作左
後七　一僞齊吏部侍郎禮部兼鄭億年吏部尙書　禮部兼作兼禮部
後八　許州節度副使　州作昌無副字
後九　女眞胡完顏胡沙虎　無胡字
後十一　一燕人陶　陶作劉陶

五

前八　一慕容隋依舊熙河路安撫使　慕容隋作關師古其下有召到京三字
九　一關師古召到京　關師古作慕容隋
前十二　一趙榮依舊宿州知　宿州知作知宿州
前十四　一王世忠馬步軍都虞侯　無馬字
後一　一酈賽相州同知　酈作蘄
後三　一劉光時召到京依舊北京總管　總上有副字
後六　許青臣　青作淸
後七　翟淪　淪作倫
後十　宜大換于羣生　換作渙

六

前二　益永裒封之異　異作典

前　三　誓已堅於砥礪　　砥作帶
　　　　盡忠以蕃帝室　　帝作王
前　四　永綏福祿　　祿作履
　　　　實封一千戶　　無封字
前　八　伏念臣昔仕貴朝　　貴作季
　　　　粗歷要官　　官作宦
前　十　以箕子之來歸　　以作致
前十一　當報若何　　當報作報將
　　　　承積年殘毀有餘　　有作之
　　　　凡百事艱艱極至　　極至作已極
　　　　闢寇賊以置朝市　　置作至
前十二　披荆棘而務耕桑　　務作勸
前十三　忘寢忘食　　兩忘字作亡
　　　　倍廣以惟勤俾大恩之不玷　　倍作培俾作庶
前十四　俄知廢罷之義　　義作議
　　　　要先時成口於斯邦　　成下有務字
後　一　覲後日受知於上國　　覲作覬

七

後二	疑辛苦之經營	疑字作八年二字
後三	王爵尤感洪恩	尤作有
後四	久要僻地	要作安
後七	榮張設羅之門	張作長
後九	無棄常善救	棄作罪常上有而字救作赦
後十一	惟不爲名器之羞	羞作差
後十四	陛下以積憲之資	憲作累
前五	標赤幟	□標赤幟
前六	□夷亡命之大	空格處作率瘡二字夷作痍
前七	曁從封南鄭	曁從作既徙
前十一	挾猛援之師	援作鷙
前十四	將使能殖矣	能作復
後二	不　陰結猛援	不下有得已之四字陰作隱猛援作勇猛
後五	陛下獨不畏邦昌之禍乎	畏下有張字
後六	此以北面奉符璽	以作亦
後七	至今天下猶有爲邦昌而惜者	昌下無而字
後九	非陛下不能也	非上有南征二字

患不改爾　改作斷

後　十　其二曰彼有強敵難之賂　難下有塞字

加以沈兵坐食之費　沈作宂

後十二　及行成於吳　及作反

後十三　不可勝計　計作數

西有三川之饒　川作州

後十四　倍賚海之利　倍作倚

八

前　二　惟思所以報齊　報作保

前　七　況大齊姑息之　之下有恩哉二字

前　八　固無異心　固作國

使彼和間稍行　間稍行作議成

前　九　而齊已誅也矣　無也字

前　十　今幸許師　許下有輿字

既無物以備勞其來　無備字

前十二　却以征行　却作刼

前十三　使見其政主凌虐之甚　政作故虐作遲

堅心大齊不敗　無不敗二字

前十四　及使趙氏不退利退其兵　及作又不下有能字無退利二字
後　四　躬率其師　其作六
後　九　今備陳之　備作條
且兩淮之廣　無且字
後十三　殊不知兩淮失金陵道　道作危
此天所以遣陛下　遣作遺
後十四　若遣兵據兩　兩下有淮字
搖蕩江陵　陵作浙浙下有乘隙拔金陵五字
縱不能全圖山東爲內地　圖下有則字

九

前　一　陛下可安矣　可下有自字
前　二　而　趙氏播遷之後　而下不空格氏下有自字
前　四　呂頤浩橫議狂直　枉作狂
兼有私門之僻　僻作癖
前　五　秦檜知小謀大　知作智小下有而字
前　七　騷然登庸　騷作驟
前　八　是數子輩間　無間字
前　九　況復至爲朋黨　至作互

前十一　且國家亂危生　生作尤注
前十二　彼用者第皆庸瑣　無皆字
前十三　韓世宗有京西地上之役　地作圯
後　一　僥冒主知　無冒字
後　二　而又各以權勢相尙　無又字
後　三　互誘軍士　誘作構
後　五　彼自敗績之後　後作役
後　六　患生於憂驕縱　無憂字
後　八　覬覦營而後行　無營字行下有逡巡而畏縮五字
背擊者至　背擊者至作罷之不至
後　十　而太子者亦天下之大本也　太作天無亦字
以闇弱之資　以上有彼字
後十一　又失儲位嗣續之先　先作光
後十二　設有軍事孰與謀　與下有之字
後十三　彼此拏兵以來　無此字拏作用
藏無信宿之手　手作錢
後十四　官吏生事姦民人怨望　無事字

十

前二　彼有六繫之便　繫作擊

前三　從臣議　從上有必字

前五　寔賴英人　人作又

前六　顧謀遠略　顧作奇

前七　賜卿一百疋　卿下有絹字

前九　指多不及　多不作不多

前十四　承事國家八十餘年　承作臣

後三　死亦奚爲　死作不

後四　思有宗廟社稷者惟恐不致　有下有以報二字　致作至

後五　設使臣志未及遂　無臣字　遂作遠

令不終萬世之下　無令不終三字

後八　則理於國家有不利　則有利於國家

後九　蓋謂此身　此身作北□

所患三二舊人　三二作二三

後十一　殊不能切其謀　切其謀作爲功其

後十二　因詣金國上執歸僞齊　執作書

後十三　復以醜言訐劉豫　復作後

	兵興大臣同闕下	兵興作與同作回
十一 前三	臣方知可與圖事	與作以
前四	復有詭變	變作道
前五	速爲進獻具如後	爲作以具作其
前九	有金銀木馬之貢	有作又
前十一	大興海舶各遣一介之使	舶作船介作价
前十二	又諸酋長	無又字
	講智高之舊憤	憤作慣
後一	兵出於上策	無出字
後四	汎海前去	汎作航
後六	臣不勝至願	無臣字
後七	一臣見行狀元羅誘	行作僞
後八	請劉豫喜其策	無請字
後十	登來灘密	灘作濰
	計一十五萬五千	無一字
後十二	深知兩淮金陵險阻地利	無深字
後十三	不敢爲激奏	激作澈

後十四　亦令所遣門人默通畢　通作誦
乞賜宜索下宰臣　無索字

十二

前二　經金國乞師　乞作往
前九　以保齊之師授淮南　保作僞授作援
前十一　富勢可待　勢作庶
前十二　金人以利動其心不知其謂　無人字謂作諂
卒以勃海漢兒等輩五萬以之　卒作率勃作渤無輩字以作助
後一　陛下肅政神武　政作整
後五　以通金陵　通作逼
後七　自遠漢上襲我之軍　自遠作遠自輩作背
後十　以鎮江拔其城　以作改
後十三　及謂李成得兩淮民心　及作又無民心二字

十三

前一　及行謀主羅誘　及作又
前十一　而劉豫但結好於內　無而字
前十二　殊不知所以援已者也　援下無已字
前十三　孛董盡卒京西許潁等州援齊之師　董下有乃字
後三　事有成　事下有既字

十一　後　六　招謀譔大臣議　議作謀

後　七　孛董之糧道　孛上有絕字

後　十　一切見　一下有臣字

後十四　可以徑犯兩浙行在等處

十四　前　一　開具陛下駐驛屯泊軍馬虛實數目　驛作蹕屯作停

前　三　之賜驅使　之作願

前　四　作僞詔襲寵授徐文防禦使　襲寵作寵除

前　五　令通犯通奉　無上通字奉作泰

前　八　及不發所益舟船　舟作川

該來仍不許沿海引匿透漏　來作船

前　九　實未有所歸　無未字

前十一　陰養游俠使等二十餘人　使作士

前十二　目之尙義　尙作高

前十三　人人思孝死以爲　無以爲二字

後　二　因詰其所謀事　謀下有之字

後　四　一日鬭挺詔　詔作謂

相執知之乎　執作公

後五　挻有人自兩浙携　宋帝書來　　挻下有曰字
後六　默默然喜曰吾以得計矣　　默字不重文以作已
後十　近庭堅墨迹二十餘本　　近下有得字二十作廿
後七　令王導等倣學　　王導作導王
後十　揮染宸翰　　染宸作毫染
後十一　豈直□刻流傳　　直作眞空格處有墨字
後十二　陛下沈幾設有大變天下何賴焉臣深痛之伏願陛下鑒王僚之禍　　無陛下沈幾至伏願十九字王僚作宣和
後十三　作炳眇綿　　犧作炳
後十四　方作備　　方作力力下有行字備下有禦字
挫志懾先　　志下空格無懾字先作光
十五前二　惟睿慈察之　　察作鑒
前三　與夫羽毛羊觔角鉛鐵之屬　　皮毛作皮革無羊字
前四　比軍器之所資　　比作此
前五　金人所患不能往年已來　　能下有前字往下有比字
前六　置通化貨場　　無化字
前八　未知國家何以爲禁　　知作識以下有不字

前十　艱於覺察　察作鑒
後三　兼近來海舶舟數船　無數字

十六

前一　終不能雪正爾　終不盡雪耳
前三　察諸陷沒之臣　沒作投
前四　或能束身以歸者　無者字
前八　故腥陷穢　腥作至
前十　而河東河北除太原眞馬　無而字馬作定
前十二　未敢興事　興作與
後二　其餘州縣長吏　吏下有者字
後三　尹爲內應　尹作羣
後五　朝爲齊而暮歸宋矣　爲作僞歸作爲
後十　擊國安危　危上空三格無繫國安三字
後十二　取平於新室　平下有墨釘

原載「圖書月刊」，三卷三、四期合刊（民國三十三年五月），頁七四——一〇〇

正中書局影印本「宋朝大詔令集」

去年十二月正中書局影印的「宋大詔令集」出版，這對研究宋史的學者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這部書是根據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海虞瞿氏鐵琴銅劍樓鈔本影印的，共一百九十六卷。首册有胡步曰（軌）先生序，述本書流傳的情形甚詳，本文不再贅述。

卷前列總目，這是鈔本原來沒有的。由於詔令分類排列，卷帙既多，門類亦繁。沒有總目，很不便於檢查。正中書局爲了便於讀者，於是編補了這個總目。

總目後爲分卷目錄，各篇分別標明葉碼。原本雖有目錄，但所列篇目和內容略有出入。有的有目無文，有的則有文無目，利用起來，不甚方便。影印本除了照印原鈔本的目錄外，又根據每篇詔令前的篇目，編成目錄。並註明葉碼，查閱時就便利多了。而且，影印本的目錄，又把和原本目錄不同處注出，可以訂譌補闕。如卷一百八十二「無奪（目錄作辱字）民時振救失業詔（六）……一一一六」，原鈔本的辱字，顯然錯誤。括號中的「六」字是鈔本該卷的葉次，一一一

六則是新編的葉碼，又次條「蘇湖相度（圩岸御筆——目錄有此四字）」，詔令前的篇目顯然有脫文。就這一點來說，影印本不僅「存眞」，並且做到了「改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有目錄無詔令的一些篇目，在這一目錄中完全表現了出來。如卷二百十便有六處注「目錄有、原文缺」的字樣。至於全卷原缺的，因爲已將原鈔本目錄印爲第二册。所以新編目錄僅注明所缺何卷。如卷第七十後有「卷第七十一至九十三原文缺」一行。宋史、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和宋人的文集等，往往錄有詔令。影印本有了這一詳確的編目，不僅表示出原書的闕逸情形，也可以使有心人根據這目錄中闕逸的篇目，從事輯補的工作。

次爲索引，凡分年月、臣僚、帝后、宗室及四裔五部分。自然也是影印本新編的。索引的編製，似易而實難。西人著述多附索引。我國抗戰前的出版品，漸能編附索引。哈佛燕京學社且專設引得編纂處，編印了數十種索引，學人便之。近年出版界多以營利爲重，印書罕有附索引的。然索引實極重要，如僅據本書年月索引靖康元年尚有兩篇，即可知前人衆口一辭的以爲本書迄於宣和，實不正確。所以索引之作，不僅僅是便於檢查而已。

本書內容的價值，序文已扼要舉出。現就知見所及，再略述數點於下：

清張鑑多青館乙集卷六，宋大詔令跋，首段略引書錄解題，和郡齋讀書志附志，並記缺卷，此不贅引。其後段云：

> 至於一代典章，所存實多：如元祐三年呂公著制出蘇軾手，見避暑錄話。四年太皇太后元日不御殿詔出蘇頌手，見石林燕語。皇祐六年溫成皇后哀册出胡宿手，見青箱雜記。慶曆

四年晏殊罷相制出宋祁手，見東軒筆錄。此其尤彰彰者也。其他典禮之繁，可以參核本史者：如神宗紀熙寧二年四月癸丑，命曾公亮為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禮儀。使讀詔令，則知皇太后、太皇太后皆有冊文。又紀十月丙申，曾公亮、陳升之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讀詔令則知公亮進昭文，升之拜集賢。又紀三年十二月丁卯，以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讀詔令則知絳進昭文，安石則僅曰相而無殿閣之名。蓋史於是年十年書陳升之以母憂去任，而詔令於下四年正月載升之方復起有集賢之制，則安石之不書集賢事固相統貫矣。又眞宗紀咸平六年以呂蒙正為太師萊國公，讀詔令則知蒙正因罷相除太子太師，故曰入既賴於嘉猷，退亦全其素志。若刪去罷相一節，全與本事不符。始知修宋史時，通刪詔令駢儷，以為溺於辭藻。不知仍有曲折，一經指斥，自蹈覆轍矣。

張氏雖僅舉了有限的幾條，然可見本書和宋史異同的情形。

清陸心源儀顧堂集卷十七，也有一篇宋大詔令跋。僅述本書存佚情形，而不及內容。按陸氏有宋史翼四十卷，諒曾取據此書。或因題跋在前，尚未詳閱此書；或因關於內容方面，跋文不勝列舉，所以就沒有提到。清代文集篇目索引所收清人重要文集四百餘家，僅有兩篇涉及此書，蓋因此書傳本稀少之故。

我曾粗略地就本書和宋史、李燾長編參互比較。知詔令較兩書獨詳。如：

卷一百五十八政事門求遺書三詔，宋史僅有幾個字提及，長編較詳，然也不及本書所載的詔令完備。

卷一百五十政事門經史文籍「行雍熙廣韻詔」，宋史完全沒有提到，長編僅有「廣韻成一百卷，詔書嘉奬焉」兩句。而這篇詔令則凡一百多字，對參預其事而受奬的銜名，一一列出。同卷「頒校定切韻詔」，和卷二百三十七政事門四裔部分「高麗依大遼例隸密院御筆手詔」，連長編也一字未及。

卷二百三十八政事門四裔部分「討交趾勅」，詔令爲熙寧八年十二月壬子，長編則爲癸丑，晚了一天。若干史事相差一天甚關重要，不過這裏的一天之差，我想可能是詔令到達主辦單位時晚了一天之故。猶如現代處理公文，擬稿、判行、繕寫、發文，日期上略有先後一樣。

本書所載詔令的日期，也有顯然錯誤。如卷二百三十八「李德政襲靜海節度制」，詔令所記爲天聖七年四月癸亥。查天聖七年四月己丑朔，則四月無癸亥。當從長編作「辛亥」。

這部書也有些脫文和誤字，但這是抄本書常有的現象。

近年來，海內外學者很注重宋代史的研究。宋代史的原始資料，自然更爲從事研究工作者所重視。此書雖已有了排印本，但究竟不如原抄本近眞，而且排印本也很難見到。現在正中書局影印了這部書，定會受到學術界的歡迎。

本書的紙張、印刷，都很精美；而且線裝錦函，表現了古色古香的風格。十幾年來臺灣的出版界在數量上所出的圖書雖很可觀：只是對紙墨和裝訂不很注重。有一年在一次歐洲某國舉行的國際圖書展覽後，一家出版商竟認爲我國出版界不知講求裝訂和設計封面，曾函我中央圖書館，願代爲設計。其實我國是最早發明造紙和印刷術的國家，一千多年來圖書裝訂也屢經改進，對於

堅固和精美兩方面，均能顧到。祇是近年來，書商爲了廉價易賣，在印刷和裝訂方面，才多不講究。這也是出版界應加注意的地方。

本書字大悅目，當更爲老年人所喜愛。只是書眉稍嫌小些。又因每册注重葉數上的平衡，所以有些可以一册告一段落的，影印本則分裝兩册。如第四、五兩册將宗室門「封拜」分開，典禮門「明堂」分訂第六、七兩册。這當是因爲卷數較多，不易訂入一册之故。至於法律門「戎飭」部分，僅前二卷訂入第八册，合計不過十數葉，如訂入第九册似較適當。

我對於宋史是門外漢，所以對這部「宋大詔令集」在學術研究上的價值，不能有切實的說明。僅就我瀏覽本書時，所見到的幾點，隨手寫來，以博方家一哂。

原載「新時代」七卷二期（民國五十六年二月），頁三三——三四

「南唐書」三十卷

清嘉慶間黃蕘圃門僕鈔本
黃蕘圃過錄馮已蒼批校並跋

宋馬令撰。黃蕘圃門僕據上黨馮氏本傳錄，蕘圃復以朱筆過錄馮已蒼批校及評點。卷前有自序二篇。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凡宋代廟號或京師等字涉及宋室處，皆空格或提行。行格款式，一如四部叢刊續編中影印之明刊本。惟此本無格欄耳。

按此書明正德間，靖江朱氏藏有宋刊本，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所載茶夢齋抄本跋語。黃蕘圃藏有元刊本；見汲古閣本陸游南唐書蕘圃題記。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有明嘉靖庚戌刊本。以刻書風氣覘之，知四部叢刊續編所取者，即嘉靖之本。嘉靖本空格提行，當是宋槧原式；而字體時有趙松雪筆意，間存元刊風神。以是衡之，則嘉靖本蓋覆元本爲之，而元本又覆宋板者也。此抄本與嘉靖刊本行款雖同，而文字不同處頗多，殆非出於嘉靖之本。茶夢齋本，抄於嘉靖辛丑，辛丑爲嘉靖二十年，前於庚戌九年（庚戌爲嘉靖二十九年）。其本行款，亦同此二本，而文字復多歧異（詳見四部叢刊續編本張元濟跋及校勘記），是此三本，各有所祖；而究其原始，則皆宋本化身。觀其行款之不紊，知胥能愼守宋槧矩矱者也。

以此本與影印明嘉靖刋本互校，此本佳者凡四十餘處，嘉靖本佳者凡三十餘處。雖互有得失，要以此本爲勝。且此本佳處，亦太半爲茶夢齋本所未具。已蒼所校書，向稱精審，此本如宋齊丘傳（卷二十）云：「受宣之日，聞制辭云，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布衣時三字，三本皆然，殊爲不辭。蕘圃過錄已蒼校語，於「布衣」二字下增「之交，忽抗聲曰：臣爲布衣」十字，文義乃足。其所補訂，雖據陸書，然馬陸兩書之述此事，蓋取材於同源，度馬氏原本亦必如此；不爾則辭義不屬也。此本與嘉靖刋本及茶夢齋本，行款既同宋刻，行字位置，復未紊亂，無容此脫佚十字之餘地。以是言之，其脫佚蓋自宋本已然矣。茶夢齋本佳處，已有張菊生氏校記，附著於四部叢刋影印嘉靖刋本之後。茲復將此本與嘉靖刋本不同處，錄附篇末。讀是書者，持影印嘉靖刋本，再參以此本及茶夢齋本兩校勘記，雖未必便得馬氏原稿之眞，然要亦不遠。彼明清間他家刋本，殆無足觀矣。

已蒼所校，既正其訛字；復據陸書，記其事之異同，補其文之闕略，著於書眉，最便繙讀。其讀書不苟如此，宜蕘圃推重其本，並其評點及印記亦摹錄之也。

此本自黃氏士禮居後，曾歸海源閣收藏。有：「蕘圃手校」（朱文，方形）、「門僕鈔書」（朱文，方形）、「復翁」（白文，方形）、「楊紹和藏書」（朱文，長方形）、「宋存書室」（朱文，方形）、「楊紹和審定」（陰陽文，方形）、「秘閣校理」（朱文，方形）、「東郡楊氏鑑藏金石書畫印」（白文，長方形）等印記。黃氏門僕，當是張泰。士禮居藏有閽人張泰手鈔本傳是樓宋板書目一卷，蕘圃跋云：「張泰曾在京師傭書，故字跡頗不惡。」一語之褒，遂播

名人間，亦書林佳話也。

附錄題記

天啓四年甲子，七月晦，閱完。是日始有遺才牘，人情紛紛，頗懷得喪之感。偉節過言，余笑曰：余持杯酒閱此書，轉眄間國祚幾易矣；卽令李公與予並時，尚不屑其子嵩君，太爭此尺寸，何有于嚴機王昌謬哉？偉節曰：此本存，則嚴王之遺才，其不朽乎？余笑而起。因記之，以識其幸。（此馮已蒼跋，黃氏門僕過錄，在卷末。）

余向收得馮氏藏本南唐書二册，因家有舊刻，轉歸於周文香嚴。後余適以舊刻歸他所，而案頭反無馬書舊本。遂從香嚴假歸，命門僕影錄一本。錄畢久未取對。日來梅雨淹旬，閒居少客，先用硃筆校錄誤之字一過，次臨硃筆校閱語於上方及行間，又次臨硃筆句讀，蓋重其爲馮氏藏本也。馮氏名舒，字巳蒼。卷三十後墨筆所錄跋語，亦舊時巳蒼用硃筆識之者也。分本亦照原本，册首册尾，各有上黨長方印，馮氏藏本方印，玆不能摹其篆文，以楷書記其款式而已。嘉慶庚午夏至後一日黃丕烈識。（在卷末）

卷中尚有顯然訛字，句讀亦有舛錯。沈欽韓記。（在卷末）

馬令南唐書校勘記

卷次	葉次	行次	明嘉靖刊本	黃氏門僕鈔本
「南唐書」三十卷				

一	一	後	二	父怒而歸母	母作毋（此後母字皆作毋，不具記）
	二	前	九	後知誥自潤州入覲	知作日
	四	前	六	受禪老臣知誥	老作者
		後	二注	皆某節度使	某作其
	五	前	一	改名昪	昪作昇
				當吳王恪後	吳作建
		前	二	尊吳王恪爲孝靜皇帝	吳作建
		後	五注	爲保大三年取國張本	國作閩
	八	前	九注	自云軍飛龍在天之義	軍作取
	十	前	六注	必生厲聲訶責	生作至
二	五	前	九	泉州裨將劉從効	無劉字
	六	後	二	兵業行不可止	業作集
三	三	前	十	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	詐作許
四	二	前	二	誡諸將閉壁	誡作誠
五	三	前	一	國至卽以洪進爲淸源軍節度使	至作主
		前	三	張佖	佖作秘
				國主手批慰諭	諭作喻

四　前一　物價爭湧　爭湧作增涌
　　前四　不保其訾　訾作貲
五　前二　特加弊用　弊作獎
　　前八　廣聚僧尼精舍　聚作署
　　前九　疣贅　疣作瘤
六　後六　主兵者皆新進少年　年作主
　　後八　及遇輟敗北　輟作等

六

八　前一　今若前進　今作令
十　前七　不敢連衡迴策者　策作等
二　後六注　而於嬪御詳言之　御作殺
　　後八　張灝　灝作顥
五　前九　力訴危言　訴作沂
六　前二　景旭雕甍　甍作薨
　　後一　我思姝子　姝作妹

七

二　前四　元宗政封諸弟　政作改
　　後二　景遂用易字曰退身　用作因
三　前十　記室徐錯　錯作鍇

八	五　前四	乞効用以死報國	効作校
	二　前七	能及殺溫等者	及作反
	三　前十	吾有老母	吾作盜　按茶夢齋鈔本作溫，是。
	四　後五	當成渾化（化，校作花）	
	六　前二	堅子不足與語	堅作豎
九	後六	爾為人子	爾作是
	一　前、九	楚人取高安為之援（取，校作攻）	
	後六	成曰	成作或（按應作威）
	後九	諸郡之兵皆潰	潰作濆
	五　前二	厲聲曰	厲作戾
	後九	仁贍敏悟	悟作晤
十一	五　後七後九	陳果仁（凡三見）果，校作杲。	
	六　前六	祖金（金，校作全）	
	八　前一	鎮撫	鎮作振
十三	三　前一	門生高弟	弟作第
	四　前五	劉穆	穆作稷

頁	行	前後	行	原文	校記
		後	一	止寫一関於泥金帶云	止作上
	五	前	九	二凶移去	凶作公
	六	前	三	遂殺王建期	王作子（按應作李）
	七	前	一	豈易量郎	郎作耶
十四	一	前	六	石城古岸頭（岸，校作渡）	
		後	三	洞以訊之	訊作譏
十五	五	前	一	若水北渡	渡作度
十六	二	後	一注	此先除仁贍	此作比
十七	一	前	四	暉與泰州刺史王建來歸（泰，校作棣）	泰作秦
		後	一	暉刀戰	刀作力
十八	二	後	九	補浙西支使	無使字
十九	五	後	五	江南家事戰塵中	塵作城
二十	二	後	三	歙人江台符	江作汪
	四	前	一	布衣（衣下校有「之交，忽抗聲曰：臣爲布衣」十字，蓋據陸書。）	
二一	四	前	十	著樂章百餘闋	闋作関

後五　皆爲警策　策作册
二二　一　前九　性卞急　卞作辯
六　前六　授凌波軍都虞侯　凌作陵
後四　會龔愼儀姓潁　姓作姪
七　前七　至澧陵而還　澧作灃
八　前三　皆所其家於都城　所作質
後四　趫捷有勇（勇下校有力字）
二三　四　前一　清新汩耳　汩作泪
二四　二　前八　遂書九十乙字予之　乙作一
三　前六　階以紫金（紫金二字乙轉）　紫金二字不乙轉
前七　金陵既下　金作舍
後二　晛扆栖泊之所　晛作覞
二五　一　後三　卽下令際一切額外稅　際作除
三　前四　讓皇百口合如何　如何作何如
後十　手捲珠簾上玉鉤　鉤作鈞
五　前三　又大獻欸　獻作獻
前九　而才調鄙俚　而作之

		後	三	從以其言類俳優	從作徒
二七	一	後	三	澄趨使左右	趨作趨
二八	二	後	九	季可殷	季作李
	三	後	一	騶重甚盛	重作童
	六	前	九	閩將劉從効	將作主
二九	二	後	一	廖光圖	光作先
三十	三	前七注		俄改忠義	忠作志
		後	六	澧州	澧作灃
	五	後	十	生軌（次行同）	軌作軌（次行同）
	六	前	十	復爲宋時薛安都所陷	時薛作將薛
		後	一	生獻阻諱熙	阻作祖
	七	前	六	宗室世達	達作遠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六期（民國三十二年一月），頁五三——五六

「南唐書」十八卷 明虞山毛氏汲古閣重校刋本

「音釋」一卷 過錄陸敕先校語 又黃蕘圃手校

宋陸游撰，元戚光音釋。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重校刋本。顧澗蘋倩人過錄陸敕先校語，黃蕘圃復據錢遵王抄本手校。每半葉八行行十八字。花口左右雙欄，無魚尾。版心上著書名，下署汲古閣三字。中縫右記卷數，左記葉數，第十八卷末，附刻毛晉跋語，云：「放翁書一十八卷，僅見於鹽官胡孝轅秘册函中，又半燼於武林之火。庚午夏仲，購其焚餘板一百有奇，斷蝕不能讀，因簡家藏抄本訂正，附梓於全集逸稿之末」。是本書乃刻附渭南集之後者，其所據則秘册彙函本，又以抄本校訂。秘册本不足道，其抄本當是錢叔寶手寫者，今四部叢刋續編中影印之錢叔寶手鈔本，有毛氏印記，可證也。

按此書毛氏初刻，舛誤特甚。元宗（瞿目及藏園羣書題記，並誤作烈祖。）本紀中，脫一大段三百餘字；宋齊丘傳中，脫一大段二百餘字；三徐列傳中脫一大段百六十餘字；潘佑傳中，脫一大段近四百字，詳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此重刻本，均已補足。然全書違失處，仍所在多有。此張菊生氏所以致譏也。

此本音釋末有過錄敕先題記一行，云：「郡先輩錢罄室手抄本，校一過。丁巳嘉平朔，敕先記」。是陸校據錢叔寶手寫本。其末盡處，黃蕘圃復據陸敕先校錢遵王鈔本重校。今覘黃校各條，一一與叔寶鈔本合。蓋陸氏所校此本，有脫漏處，蕘圃遂據以爲叔寶鈔本未佳，因謂遵王本較勝。（見本文末附蕘翁跋）；不知其失在敕先，而不在叔寶也。傅沅叔藏園羣書題記（第三集）跋陸敕先據錢遵王本手校之陸氏此書，謂潘佑傳中，「援據精博」下，脫「合惜」二字；「文不加點」下，脫「後主咨賞」四字。今陸校此本，固一一俱在。傅氏誤援蕘圃所謂遵王本勝於叔寶本之言，又因遵王本有上述兩處脫文，遂謂：「明鈔三本，當推舜咨爲甲，遵王次之，罄室當降而居丙」。殊非篤論。姚舜咨鈔本如何，因未得比勘，莫得具論。至兩錢氏本，凡遵王本佳處，叔寶本並有之；而遵王本則有前述之脫文，是遵王本固覘叔寶本爲遜。惟遵王本卷例遵史漢體，首行書某紀某傳卷第幾，而注南唐書於下，如讀書敏求記所云者，罄室本則否，是其微瑕耳。

又按后妃諸王列傳之末，汲古閣此本，從謙傳後有：「從慶，失其官爵」。及「從信逸其行實」各一行。又仲寓傳末，「後主之後遂絕」下，有「初江南聞後主凶問……」等二十八字；仲宣傳中，「纔四歲」下，有：「一日戲佛像前……」等二十九字。皆錢叔寶本所無。他處字句，亦多更易。此當是後人有意刪改。若此類者，自宜從汲古閣本，以存陸書之眞也。

敕先名貽典，號覿菴，明末虞山人，爲毛斧季之婦翁，與大小馮爲友。富收臧，精校讎。事蹟詳藏書記事詩中。錢叔寶手鈔本，既由涵芬樓影印以傳，其末復附張菊生氏與汲古閣本互讎之

校勘記，故此敕先及蕘圃校語，不更錄。惟張氏校勘頗疏，時有漏落，是可憾耳。

有「黃紹父」（朱文，長方形）、「新安陳氏家藏之章」（朱文，長方形）、「金元功藏書印」（朱文，長方形）、「宋存書室」（朱文，方形）、「楊紹和審定」（陰陽文，方形）、「東郡楊二」（白文，方形）、「彥合珍玩」（朱文，長方形）、「東昌楊氏海源閣藏書記」（朱文，長方形）等印記。

附錄題跋

汲古閣初刻陸氏南唐書，舛誤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然如讀書敏求記所云，卷例俱遵史漢體，首行書某紀某傳第幾，而注南唐書于下；今流俗鈔本，竟稱南唐書本紀卷第一卷二三，列傳亦如之，開卷便見其謬者，尚未改去；其他沿襲舊訛，可知其不少矣。陸敕先校本，藏小讀書堆，傳臨一過，頗多裨益，弆諸篋中久矣。今蕘圃話及其書，未得佳本；而予適欲得其重本之野客叢書，因舉以相易。蕘圃其姑儲此以俟。特未審遵王所藏，敕先所見，是一是二，惜敏求記不言其詳也。他時庶乎遇而辨之。嘉慶己未五月顧廣圻記。（在卷前，顧千里手書。）

南唐書馬陸並稱，余家舊藏元本馬書，較時本頗善。陸書向無舊刻，頃從澗蘋易得傳錄陸敕先校本，雖非舊刻，亦可與馬書並稱善本矣。毛刻附於劍渭南集以行，予所藏放翁之詩文，皆有宋刻；惟此與老學菴筆記，皆無宋刻。今得此校本，差可與老學菴筆記校本並

藏。日後倘得舊本，不可取以相參證乎？嘉慶己未夏五月中澣九日，梅雨連朝，陰霾積悶，書此以破岑寂。棘人黃丕烈識。

乙丑冬十月，得陸敕先手校錢遵王者本，復取此參一過。目錄校改，悉如敏求記中云云矣。向時澗蘋跋云：「特未審遵王所藏，敕先所校者，是一是二」，今乃豁然頓悟矣。蓋錢遵王抄本較善也。蕘翁。

丁卯歲，收得穴研齋鈔本。卷末一葉，格旁有虞山錢遵王藏書七字一行，審是遵王手書。則陸所校者，必此書矣。頃取略爲對勘，時有歧異，未知其故。或遵王有別本邪？抑敕先校時，有脫誤邪？張訒菴、吳枚菴各借此臨校，余記憶不清，謂已從遵王原本，手校一過；今出穴研齋鈔本證之，知未校過也。恐疑誤良友，書此自訟。己亥五月二日廿止醒人識。

（右三則，並黃蕘圃手跋，俱在卷末。）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六期（民國三十二年一月），頁五一——五二。

「新編方輿勝覽」七十卷 宋咸淳三年建安刋本

宋祝穆撰，其子洙重訂。卷前有嘉熙己亥呂午序（係抄補），卷末有穆自序。自卷二至卷末皆宋槧，目錄及卷一，則影宋本抄配。卷四第七第八兩葉，卷二十七第二第三第五三葉，卷四十一第一葉，並缺。書板間有殘損及糢糊處。板匡長十七公分有奇，寬十二公分弱。左右雙欄，細黑口，雙魚尾。上魚尾下題云方幾（卷數），下魚尾下著葉數。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三字，大字跨行。書中大標題如「事要」二字，則界以雙線墨圍；小標題如「郡名」，「風俗」，「形勝」等，則以黑蓋子鐫爲陰文。左欄外間有耳題，記府州軍名，書中多簡筆字，如国礼等，凡此風尙，望而知爲建刻本也。

按此書初刋於理宗嘉熙己亥，越三十餘載，至度宗咸淳三年，祝洙重訂而更刻之，即此本是也。嘉熙刋本作前集四十三卷（自浙西路起至海外四州止），後集七卷（淮東淮西兩路），續集二十卷（自成都路起，至利州西路止），拾遺一卷（自臨安府至紹熙府，每府各補數條）。詳見季滄葦書目，及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此本則通作七十卷，無前後集及續集之分，亦無拾遺一卷。

書名且著新編二字，顯非嘉熙原本。日本訪書志，謂此本：「各標題於浙西之嚴州改稱建德府，浙東路之溫州改稱瑞安府，廣西路之宜州改稱慶遠府，夔州路之忠州改稱咸淳府。按和父自序，書成於嘉熙己亥，而改嚴溫宜忠等州爲府，在咸淳元年（里按：此本建德、瑞安、慶遠、咸淳各府，其建置沿革下，皆云：咸淳元年八月旨，係今上潛藩之地，升爲某府云云。），相去三十六年，其爲後人改編可知。」其說甚韙。惟改編何人，楊氏尚未判明。天祿琳琅（卷二）著有此宋刋重訂本，其題記云：「呂午序，祝穆自序，祝洙跋。……書首有咸淳二年六月福建轉運使司禁止麻沙書坊翻板榜文。祝穆（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云：此穆字當作洙。）跋爲咸淳丁卯季春，丁卯係咸淳三年。是書當是咸淳二年開雕，成於三年。因洙重訂是書，故禁坊間翻刻舊板。洙稱：『先君子方輿勝覽，行於世者三十餘年，版老字漫，遣工新之。重整凡例，分爲七十卷。』又云：『元本拾遺，各入本州之下，新增五百餘條。……』。是此書不盡爲穆之舊矣。」據此，是重訂之本，出於洙手無疑。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亦云：「觀書中載景定四年徐直諒薦洙奏章（里案：見本書卷十三興化軍學校類涵江書院條下。），是此書爲洙所增訂之明證。」綜核諸說，知祝穆元本，成於理宗嘉熙乙亥，刻作前後續集及拾遺，凡七十一卷。祝洙重訂本，刻於度宗咸淳丁卯，凡七十卷，不分前後集及續集，亦無拾遺。書名增新編二字：此其大較也。四庫書目著錄者，亦此重訂本。提要但據呂午序，謂書成於理宗時，不知曾經祝洙重編，既見其審鑒之未諦。而述祝穆行實，又誤以洙之任履當之，尤見其考證之粗疏。關於後者，四庫提要辨證，亦已詳之，此不具述。

各卷有：「巴陵方氏所得古刻善本」（朱文，方形）、「方功惠藏書印」（朱文，長方形。）「潛齋秘藏」（白文，方形）、「梁溪楊氏裘學樓藏書印記」（朱文，長方形）等印記。功惠，字柳橋，清光緒間官廣東道員。富藏書，所積近二十萬卷。刻有碧琳琅館叢書。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七期（民國三十二年二月），頁五四——五五

「新定續志」十卷　宋景定三年刋本　錢竹汀黃蕘圃顧千里等手跋

此書卽四庫書目著錄之景定嚴州續志。首冠景定壬戌方逢辰序，序缺首二葉，由顧澗蘋手書補足。次目錄，目錄末有編纂人題名二行，首行云：「浙漕進士州學學錄方仁榮」。次行云：「迪功郎差充嚴州州學教授兼釣臺書院山長鄭瑤」。（卷十末，亦有此題名二行。）版匡長二十一公分弱，寬十五公分弱。左右雙欄，大黑口，雙魚尾。上魚尾下題書名及卷數，下魚尾上題葉數。每半葉八行，行十八字。字大如錢，墨濃於漆，宋本中之異品也。

初紹興己未，郡守董棻始修嚴志，見直齋書錄解題及文獻通考。至淳熙丙午，陳公亮守郡，以舊板不存，命教授劉文富訂正重刻。黃蕘圃所見宋槧嚴州圖經三卷，卽淳熙重刋殘本。此新定續志所紀事實，始於淳熙，迄於咸淳。方序稱：「郡志自淳熙後，缺而不修者，距今七十餘年。吳越錢君可則，以太府丞來守嚴，政事之暇，爲之訪蒐，以補其缺。」是此書卽以續淳熙重修之本者。按本書書籍門中，卽自著此本，云：「知郡華文錢寺丞任內刋。」方序作於壬戌，壬戌爲景定三年，錢可則卽以其年六月去任，見卷二知州題名。鄭瑤亦見卷三州學教授題名，於景定四

年二月去任。惟知州題名錢可則後，尙有郭自中至李萊老等八人。李萊老下注云：「咸淳六年八月丁生母憂去任。」教授題名鄭琦後，亦有陳夢虎自趙希埜等五人。趙希埜下注云：「咸淳八年六月初八日滿替。」咸淳八年，上距景定三年，已逾十載；此十年中事，則皆後來補刊。觀於各門類之末，時或留有空白，以備增補之用，可以證驗。卷首載咸淳元年升建德府省劄，錢竹汀前跋，謂亦後來所增入，其說良是。而後跋又謂：「此書當刻於咸淳七八間。」意者竹汀以爲錢可則修而未刻，迨咸淳七八年間，增補之後，始付梓人乎？何三十年老娘，忽倒綳孩兒耶？

卷一迄卷四，分節鎭至書籍等三十三門，皆總志郡事。卷五迄卷十，則分述建德、淳安、桐廬、遂安、分水、壽昌六縣事，縣爲一卷。四庫書目提要云：「戶口門中，載寧宗楊皇后爲嚴人。而鄉會門中，亦載主集者爲新安郡王、永寧郡王。新安者，楊谷；永寧者，楊石：皆后兄楊大山之子也。而宋史乃云后會稽人，當必有誤。」謂此可訂史傳之訛。而書籍門中，詳列嚴郡刋刻之書，達七十餘種，又爲圖書版刻史上一重要文獻也。且此書後世未曾重刻，抄本流傳亦罕，益見是本之可貴矣。

各卷有：「董印其昌」（陰陽文，方形）、「吳焯」（白文，長方形）、「尺鳧」（朱文，長方形）、「西泠吳氏」（朱文，長方形）、「竹汀居士曾觀」（朱文，長方形）、「大昕私印」（白文，方形）、「竹汀」（朱文，方形）、「七十三年矣」（白文，方形）、「讀未見書齋」（朱文，方形）、「書𤯝」（白文，方形）、「黃丕烈」（白文，方形）、「蕘圃過眼」（白文，長方形）、「士禮居」（朱文，方形）、「江夏」（朱文，方形）、「無雙」（白文，方

形）、「宋本」（朱文，長方形）、「黃印丕烈」（白文，方形）、「蕘圃」（朱文，方形）、「讀未見書齋考藏。」（朱文，長方形）、「蕘圃三十年精力所聚」（白文，方形）、「士禮居藏」（白文，方形）、「百宋一廛」（朱文，長方形）、「汪印士鐘」（白文，方形）、「閬源眞賞」（朱文，方形）、「中溶藉觀」（朱文，方形）、「瞿萇生」（白文，方形）、「吳雲平齋」（白文，方形，龍虎雀龜飾）、「歸安吳氏兩罍軒藏書印」（朱文，長方形）、「兩罍軒藏書印」（朱文，方形）、「吳雲私印」（白文，方形）、「二百蘭亭齋」（朱文，方形）、「吳平齋秘篋印」（朱文，方形）、「密均樓」（朱文，方形）等印記。

附錄題跋

此志㴱於董棻，本題嚴州圖經。陳公亮重修，亦仍其舊。而直齋書錄，馬氏文獻通考，皆作新定志。卽志所載書籍，亦但有新定志，初無圖經之目。蓋宋人州志，多以郡名標題，不妨一書兼有二名。此所續者，卽董陳兩家之志耳。志成於錢可則莅郡之日，當在景定間；而卷首載咸淳元年升建德府省劄；其知州題名，可則後續列郭自中等八人；此後來次第增入。宋時志乘，大率如此。庚申中伏，大昕書於紫陽寓館。

此志當刻於咸淳七八間，蕘圃定爲宋槧，自無可疑。咸淳終於十年，又二載而疆域全入於元矣。轉瞬之間，便隔兩朝，何怪乎板式之相類耶？大昕又記。（右二則皆錢竹汀手筆，並在卷前）

庚申六月，竹汀居士錢大昕假讀一過。（在卷末）

往余從書友包中，見殘宋本嚴州圖經，因徧閱諸家書目，以究其書原委。恭讀四庫全書總目，僅於景定嚴州續志條下，載有紹興舊志今佚之語。而所收者，爲新定續志；然民間未有是書也。歲庚申，聞浙省書坊，從故家買得舊志書，幾至充棟。相傳有影宋鈔寶慶四明志，因屬書友之往浙省者，贈以盤纏，爲予代訪。越半月，僅以一種來。啓包見版口闊而黑，視之，則新定續志也。心疑爲非宋刻，卽持示同人，賣書人如錢聽默，藏書家如周香嚴，雖皆素稱識書者；然但詫爲未見書，而宋刻與否，初不敢以意定也。惟西賓顧澗蘋，與余賞析，謂非宋刻而何！因思予所藏中興館閣錄、續錄，有咸淳時補版，皆似此紙墨款式，間有闊黑口者。可知宋刻書，非必定白口或細黑口也。蓋古籍甚富，人所見未必能盡；欲執一二種以定之，何能無誤耶?是書前有方逢辰序，存三四五葉。然其中序述志成之由，謂出於錢君可則之守嚴；而志中書籍門，載有新定續志知郡華文錢寺丞任內刊云云。此爲向所未經表明者，故特著之。至於編纂，爲浙漕進士州學學錄方仁榮，迪功郎差充嚴州州學教授兼釣臺書院山長鄭珤，目錄後及卷十終皆兩載之，亦可以得其始末矣。書凡十卷，目錄完好，惟序闕三葉前；前或別有序，皆不可知。顧余獨有奇焉者，序第五葉末餘紙，有字跡反印者，當是水溼所致。驗之，爲前志所載太宗皇帝詔勅文。爰憶曩所見嚴州圖經中有之。且版刻楮墨，與圖經無二者，或二書本藏一處，相爲比附而行，不知何時散佚，令人區而二之，留此以待他日延平之合。蓋嚴州圖經，僅載於宋史藝文志，謂是

董棻撰，八卷。解題及通考皆云，新定志八卷，董棻令升撰，紹興己未也。淳熙甲辰，武義陳公亮重修。不知宋之志藝文者，何以稱爲嚴州圖經，而不云新定志？抑或淳熙重修，故改是名歟？（原注；按方序中亦有淳熙後闕而不修之語。）安得圖經並列，一一相爲證明也？（原注；嚴州圖經，爲嚴姓物。嚴於數年前，得之於崑山書集街，價止青蚨三兩二錢。藏經紙面，裝四册，止存三卷一百十九葉，云是太倉金元功家物。余檢葉文莊菉竹堂書目，載有嚴州圖經，無卷數册數。當是葉傳諸金，而金又散出者也。先是書友携是書來，索直百千文，余未及還價，而卽取去。後嚴持示錢竹汀先生，先生以爲秘籍，世無二本，當寶愛之。故近日欲請觀，每託言爲友人借去，不能再見。然屬書友及與嚴素識者，往探消息，總以議價定妥，然後索歸。則是書猶非不可復合者。惜余買書金盡，未能如數與之，以致書不復合。司書鬼與司錢神其能爲我一爭勝耶？可嘆可恨！）余旣收得此未見書，因坐齋中讀之，而誌其顚末如此。嘉慶五年閏四月芒種後三日，雨窗書。黃丕烈。

是書之來，湖人施錦章爲我向伊親陶士秀處訪來。所云故家，未知誰何。卷中有吳焯、尺鳧、西泠吳氏圖章，當是瓶花齋物也。先是士秀以番錢四枚，買得宋刊司馬溫公集，易余六十金而去。今聞其得故家書有三間屋，價止青錢二十四兩，令人可嘆可笑。此書以白金三十金相易，其他之直錢不從可推乎？然余謂書友之以書賺錢，原爲貿易常態。而此人頗不俗。蓋書友得書，總以完善爲妙。若此書自目錄後俱全，且有圖章鈐於首。倘欲求盡善，何不可以破爛不全之序文而去之乎？卽此以見其有識，爲誌其姓氏云。（以上二則，皆黃

蕘圃手筆，並在卷首。）

嘉慶庚申，吳門黃氏收藏，重裝四册。

宋刻一百五十六番。（以上二則，亦黃蕘圃手筆，並在卷末。）

庚申五月，瞿中溶籍觀。（在卷末）

宋本新定續志，闕序之一二葉，蛟峯集有其文，玆從錄出，依後葉款式，而縮於一紙，以備讀而已。倘天壤間有原刻出，幸勿執而求其合也。嘉慶庚申五月十有七日，澗蘋居士記。（在卷前）

光緒五年己卯冬十月十三日，新建勒方錡，吳縣潘遵祁，中江李鴻裔，元和顧文彬，長洲彭慰高，吳縣潘曾瑋，歸安沈秉成，集吳氏聽楓山館同觀，因記。（沈秉成手筆，在卷首。）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八期（民國三十二年二月），頁五六——五九

「金石昆蟲草木狀」二十六卷 明萬曆間文俶女士彩繪原本

明文俶女士繪編，其父從簡手寫標題，夫趙均手書目錄。前有均序，及張魚翼、楊廷樞、徐汧三家題記。錢牧齋趙靈均傳云：「君諱均，字靈均。父宧光。靈均娶於文，諱俶，字端容；其高祖父爲衡山公，父爲貢士從簡。端容性明慧，所見幽花異卉，小蟲怪蝶，信筆渲染，皆能摹寫。得千種，名曰寒山草木昆蟲狀。靈均玩其妻施丹調粉，日晏忘食，欣欣如也。」按牧齋所稱寒山草木昆蟲狀，當是山中草木蟲魚狀，原附於本書之末者（說詳後）。至本書之繪，據靈均序，知其經始於萬曆四十五年丁巳，成於四十八年庚申，凡閱時三載。從簡字彥可，與靈均皆以工書名於時。此合三人手蹟爲一書，宜張象風氏歎爲三絕也。（見本書卷首，張氏題記。）

本書內容：爲金石三卷，草九卷，木六卷，獸禽各一卷，蟲二卷，果、米穀、菜三者，亦各一卷，外草，外木蔓合一卷。凡爲圖一千二百九十，爲册十二。靈均序云：「此金石昆蟲草木狀，乃卽今內府本草圖彙秘籍爲之。中間如雪華、菊水、井泉、垣衣、銅弩牙、東壁土、敗天公、故麻鞵，以及陸治鹽鐵諸圖，卽與此書不倫；然取其精工，一用成案，在所未刪也。若五色

芝、古銖錢、秦權等類，則皆肖其設色，易以古圖。珊瑚瑞草諸種，易以家藏所有。並取其所長，棄其所短耳。與今世盛傳唐愼微氏證類圖經，判若天淵，等猶玉石。」又云：「余家寒山，芳春盛夏，素秋嚴冬，綺谷幽巖，怪眲奇葩，亦未云乏。復爲山中草木蟲魚狀以續之。如稍經世眼易辨，繪事家所熟習者，皆所未遑也……亦若干卷，附之簡末。」是此書本諸明內府本草圖彙爲之，故所圖諸物，率皆藥品。至所稱山中草木蟲魚狀，此則無之。據崇禎四年辛未張象風題記所述册數，已與今本同；是所續者，在當時卽已析而別行。錢牧齋但知此別行之山中草木蟲魚狀尙未知有本書也。惟牧齋云得千種者，恥非其實。蓋彼書所著，既爲寒山一隅之物，又皆罕見之品，爲圖當不能甚多；且原附在本書之末，册帙當亦不繁。安得與本書等量，亦達千種之多耶？

是本以白棉紙彩繪，每半葉四周，界以朱欄。欄長二十四公分半，寬十七公分半。每葉著圖二，圖上右側以朱筆標列名目（卽彥可手書者）。每卷前具列本卷目錄，以墨筆書（卽靈均手書者）。繪法工肖，設色勻艷；於花鳥諸品，尤見匠心。世稱端容花鳥，接武徐黃，爲晚明以來閨秀畫家之冠，信非溢美之辭。則此編不僅爲硏討吾國藥物者所當參考，尤究心繪事者所應觀摩。當時張方耳氏，卽購以千金，（見張象風題記。）於以見其聲價之重也。

卷前有「怡府世寶」（朱文，方形）、「明善堂覽書畫印記」（白文，長方形）兩印記，皆怡府所鈐。按怡府藏書，始於怡賢親王之子弘曉。乾隆中開四庫館，天下藏書家皆進呈，惟怡府之書未進，故其書爲世人罕見者甚多。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七期（民國三十二年二月），頁五六——五七

「職官分紀」五十卷 明鈔本

宋孫逢吉撰，明鈔本。此書四庫全書總目列入類書類，提要因其書有元祐七年秦觀序，以爲逢吉舉隆興元年進士，距元祐七年爲七十二年；又謂其至甯宗朝，尙官秘書監吏部侍郎知太平州，距元祐七年，則爲一百幾十年。因疑秦觀之序爲僞託。陸心源氏曾遍考諸書，知宋時孫逢吉有三。作此書者，字彥同，富春籍，事蹟見浙江通志。以本書所敍官制至神哲時止，知爲北宋人。而四庫書目提要所稱者，乃吉州龍泉人，字從之，事蹟祥宋史本傳及樓攻媿所撰神道碑。其人乃於隆興元年舉進士，而卒於慶元五年者。四庫館臣誤以從之當彥同，實則秦序固無可疑也。

此本以高瑞南藏書印證之，知爲明中葉以前鈔本。白棉紙，紅絲欄。單魚尾，白口，左右雙欄，板心不記書名及卷數葉數。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字數同。遇宋諱多缺筆，知其出於宋本。書中頗多訛字。又間有空白處，蓋因所據祖本殘損，留空格以備訂補者。惟此書自宋以後，卽無刻本；各家所著錄者，率皆出於傳鈔。昔趙淸常惜此書舊鈔譌謬，曾借金陵焦太史本讎勘，而焦本復多殘闕；後從書賈搜得宋槧本第七卷補訂之。是此書久無善本。此明鈔舊帙，

雖不乏訛闕，然視鐵琴銅劍樓及八千卷樓各家所藏之晚近鈔本，要當高出一等也。

此書體例，每目先詳歷代沿革，次列典故事蹟。一以爲稽考制度之用，一以爲詩文獺祭之用。四庫書目，列入類書，良爲有見。然其書引徵浩博，卷前附引用書目，所列達三百二十種，頗多近代已佚之書。其採輯宋代事蹟，亦有出宋史以外者。固未宜因其爲類書，而遂薄之也。

各卷有「武林高瑞南家藏書畫印」（朱文，長方形）、「千頃堂圖書」（白文，方形）、「黃虞稷印」（白文，方形）、「宋牧仲圖書印」（白文，長方形）、「郝祖榮藏」（白文，方形）、「緒園圖書」（白文，方形）、「毗陵董康審定」（朱文，方形）、「董康及侍姬玉奴珍藏書籍記」（白文，方形）、「香南侍讀」（白文，方形）、「妾池玉」（白文，方形）、「瑩如」（朱文，方形）等印記。按高瑞南，明中葉人，見黃蕘圃玄珠密語跋。又楹書隅錄著錄宋本周易本義。有「高丙家藏」及前舉「武林高瑞南家藏書畫印」兩印記；丙，蓋瑞南名也。郝祖榮及緒園兩印，俟考。池玉爲董康妾，事具書舶庸談。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三期（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頁五一

「新編婚禮備用月老新書」二十四卷

南宋末年坊刋本　黃彭年葉昌熾等題記

宋不著撰人。分前後兩集，各十二卷。前集卷一爲婚姻禮法門，以朱子家禮爲主，參以聖賢訓戒之語。卷二至卷六，爲姓氏源流門，所著凡二百八十餘姓。卷七至卷九，曰故事備要門，類記婚媾故事。卷十曰事實撮要門，臚記五歲至八十歲之典故。卷十一十二曰事實摘奇門，中分姓氏雙璧，姻契雙璧，婉淑雙璧三類：皆就故事，綴爲藻語，爲臨文獺祭之用者。後集卷一曰啟狀諸式門，卷二曰婚書警聯門，卷三曰媒妁求親門，卷四曰純幣聘定門（爲通用類及合姓類），卷五曰官儒聘定門，卷六曰士庶聘定門，卷七卷八曰親眷聘定門，卷九曰農工聘定門，卷十亦曰納幣聘定門（爲再娶類，再嫁類，及納寵類），卷十一曰聘定請期門，卷十二曰親迎合歡門：皆記述婚姻啟狀之格式，及其應用之習語者。此在當時，雖爲酬世之兔園册子；而在今日視之，則饒有社會史料之價值。蓋由各種啟狀中，可以考見宋時婚俗之實際情形，他書中無此豐富而切實之資料也。

是本前集卷一第一第二兩葉，版缺下段。卷三缺第三第四兩葉。後集缺目錄第九葉。版匡長十七公分，寬十一公分有半。細黑口，左右雙欄，雙魚尾，上魚尾下，於前集署曰書幾(卷數)，後集署曰后幾。下魚尾上著葉數。每半葉十三行或十四行不等，每行二十四字至二十七字不等；大字跨行，注文小字雙行。書中標題，或以黑蓋子鐫作陰文，或冠以魚尾。遇宋諱或缺筆或不缺，覘其刻書風氣，當是南宋季年建陽坊肆所刻。是書既未聞有複本流傳，復未經後世翻刻，大抵天壤間唯此一本而已。

卷前有：「季振宜藏書」(朱文，長方形)、「大興劉銓福家世守印」(白文，方形)、「專祖齋」(朱文，方形)、「彭年之印」(白文，方形)、「黃公瑕與婦傅鬖同審定」(朱文，長方形)、「楊印守敬」(白文，方形)、「鄰蘇老人」(白文，方形)、「頌魯眼福」(白文，長方形)、「密韵樓」(朱文，方形)、「荊門王氏文心珍藏」(朱文，長方形)等印記。專祖齋，爲劉銓福室名。頌魯，葉昌熾號也。

附錄題跋

宋槧婚禮備用月老新書，前後兩編，各十二卷。前編首載婚姻禮法，次姓氏源流，次故事備要。其言禮僅載家禮，不能遠溯士昏，近詳宋制，所述聖賢訓戒，雜引經史，亦於事理未周。蓋坊行適用之書，非考文之作。其編次姓氏，以五音分類，間引宋人如張程朱蘇梅王曹文彭諸姓，所繫皆名臣道學文苑中人，不盡以門閥尊顯爲貴，似有學人所爲。後編則

專爲啓狀而作，首載啓狀諸式，其於請媒、求親、聘宅、請期、送鸞、親迎、致謝、往來之詞，告廟致神之語，旣各分門別類；又以官儒農工之流，姑舅姻亞交婚續娶之屬，詳爲細目，綴以舊文，可云備矣。然但求備事，而不暇擇言，至有娶娼一門，汙穢不經，所宜刪削。考士昏禮，自納采至成禮，凡八條；自婦見舅姑至饗送者凡五條。又有舅姑歿一條，其於昏禮時地辭命用物，旣總記之。又自納采至姆辭壻授綏之辭，無不詳悉縷陳。何古人於昏禮如是其繁瑣哉！蓋君之求臣，所以爲國；夫之求婦，所以治家。其視國與家也重，則所以求臣與婦之禮，不敢不隆。而爲臣爲婦者，自視其身繫人家國之重，則禮不備亦不敢苟焉以從事。此國家之所以得人，而臣道妻道之所以有終也。後世臣道替矣，獨爲人婦者，尚知不求而往之爲可羞恥。而世風日趨苟簡，卽區區簡牘之語，尚或不修；豈獨親迎道廢，而夫婦道苦乎？然則此書雖出俗工，不免疵謬；而於古人重婚之意，猶未甚遠。至其書中稱本朝及宋諸帝皆空字，足爲宋槧之確證。卷端有季滄葦小印，宜吾子重之，珍爲祕笈也。同治八年十有二月，貴筑黃彭年，記於京師宣武門外興勝寺。

古人重婚之意句，擬改作古人備禮通情，養廉恥之意。君之求臣句上，加妻道猶臣道也六字。彭年又記。（右二則並在卷前）

光緒丙戌四月，宜都楊守敬觀。（在卷前）

光緒十五年八月初三日，貴筑黃國瑾，以女許海豐吳重憙子邠；福山王懿榮，以兄女許國瑾之姪信成。爲之媒者，武進費念慈，元和江標。是日貴筑出此書，與善化瞿鴻禨，清鎮

杜慶元同觀。標記。

頃在福山坐中觀唐人寫經三卷，趙松雪書蓮華經卷，標並記。（右二則朱筆篆書，並在卷前）

己丑正月初十日，長洲葉昌熾觀，並作七古一首，錄於別紙。

再同編修，仍屬錄於後幅。翌日，鞠常又記。（右二則，並在卷前。）

宋槧婚禮備用月老新書，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舊藏延令季氏，後歸大興劉氏。吾師子壽先生，爲劉寬夫先生之聟，得此書以貽再同編修，爲世守之寶。己丑新春，出以見示，作長歌一首紀之：

士禮十七篇，昏禮居其一。吾子有惠貺室某，媒氏導言幸無拙。請醴敬以先人辭，問名謙言誰氏出。束帛五兩旣納徵，御輪三周斯迨吉。母兮門內爲施鞶，贊者房中正設鼏。從玆相謂爲昏姻，想見從行有娣姪。義取日入三商時，期在霜降九月節。或云仲春陰陽中，不逮初冬嫁娶畢。最宜蘭佩綰成雙，過此梅筐將實七。周官夏正可互參，毛傳鄭箋各異說。豈非著代重貞恆，自是同牢愼述匹。松柏將言附蔦蘿，棗梨安可無茅蕝？此書出自麻沙坊，其時適當天水末。姓名不署作者誰，市肆但祈利可乞。男家女家通主賓，前集後集分甲乙。纂圖互注本相同，別類分門事無闕。考古粤稽戴氏書，（聖賢訓誡門，采昏義郊特牲文。）徵今先列文公筆。（卷首冠以朱子家禮。）詞華雙璧供濡毫，（卷十二、姻契雙璧，婉淑雙璧，皆以四字爲聯，如金鏡侍郎玉山吏部之類。）姓氏五音聽吹律。（自卷二至卷六，皆姓氏源流，宮商角徵羽，每卷爲一類。）函書制度尤絕奇，（後集卷首列函書

制度式），州縣官位皆具列。（帖式列貫某州某縣某官宅某官位。）論財作倆若干田，（帖式有匳田若干，臥房若干。）閫候起居十二月。（十二月啓，多用申詞，寅詞，及躬閫候等字，不知何義，劄子中亦用之。）小札于歸敍及時，圓封可漏知何物。（其論函書云：庶人之家從簡，祇以可漏子封之。又論劄子式云：今士大夫家。只用聘啓一幅，禮物狀一幅，用兩可漏圓封。所謂可漏，不知何物。）神仙眷屬鳳兼麟，（新聘七提劄子，其第六劄有云：某僭易，端拜起居，清都碧落，馭鳳鞭麟之眷。答云。某再拜，申問親家安人，洎五城十二樓之眷。）太史詞章蜂采蜜。（聘啓中采孫尚書王狀元諸家作。）破鏡有時更上堂。（後集有再成通用聯，爲出婦復娶者設。）披緇亦許歌宜室。（通用聯又有爲僧尼設者，至云：桑門甚寂，雖云當繼於宗風；蕙帳久空，豈可不傳於佛種？殊堪噴飯。）羣賢之中著屠沽，編戶以降至廝卒。（聘啟如印匠，木匠，屠家，漁戶，漁蓊舖，珠翠舖，無所不備。）溝中流葉或爲媒，道上倡條訊堪折。（有娶妓一門。）大去何妨有戴嬀，（有大歸匳具狀式。）相攸自謂皆韓姞。（擇壻類，如名行才學等甚備。）伐山何苦太辭煩？求野終堪矯禮失。聽琴微惜尾巳焦，（後集第二卷致謝類，祝文類，致語類，皆闕。）覆釜還當指先屈。中權魚尾認標題。（每一子目上，多有魚尾，宋時坊本，往往如此。）細字蠅頭未磨滅。凡廿四卷良足珍，近一千年猶未佚。結繩月老稱題眉，揮麈風流助談屑。尚無感悅奔不禁，亦若彈冠用可必，（彈冠必用，亦宋時坊肆本。）延令季與大興劉，畿弆源流可追述。寰海應無第二編，館墫相與成雙絕。（劉氏有河間獻玉君子館墫十。）側

闌堺水得緗緗，更喜師門積簪笏。從玆永爲鎭庫珍，竭來容我披函閱。一時聊當酒一瓶，呵凍拈毫天欲雪。長洲葉昌熾未定艸。

光緒乙未冬十一月，黃本甫孝廉厚成，出家藏宋本書見示，得觀此書。長沙葉德輝記。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四期（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頁五四——五六

「桯史」十五卷 明覆元刋本

宋岳珂撰，明成化十一年江沂覆元刋本。卷首有珂自序，序前首行題桯史序，頂格書。次行低七字，題：「相臺岳珂著。」又次一行，亦低七字，題：「雲間陳文東批點。」文東行實無考，此書出於元刋，而卷五劉觀堂讀赦詩一節有云：「而況申遣使軺，許（光宗廟諱）盟好。」批云：「諱是構字」，按批語雖誤（光宗諱惇，此處應爲敦字。構，高宗諱也），而直斥帝諱，必非宋人之語。以是證之，則文東蓋元人也。本書版匡長二十一公分，寬十五公分。四周雙欄，大黑口，雙魚尾，上魚尾下記書名及卷數，下魚尾下記葉數，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自序末署嘉定焉逢淹茂歲，是爲甯宗嘉定七年甲戌；與所著愧郯錄自序，記年相同。疑此書初版，蓋與愧郯錄同時付刋也。

此書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有元刋本，卽商務印書館影入四部叢刋續編者。取其影本與此本互勘，知實卽一板。張菊生氏有跋語載影印本後云：「是本筆法刀工，視元本卻微有別，然未敢遽決。」是張氏固疑其非胡元舊刋。按藝風堂藏書記（卷八）著有明成化江沂刋本，云：「空格均

依宋本行款，上有小字批，又有小字旁注」，所言一一與此本合，又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載有明嘉靖刊本（見卷十三），行款亦同此本，卷前有成化十一年江沂題記，云：「大參劉公欽謀，問學該博，良由富蓄。忽出善本，嘗經陳文東批點者，遂命翻登諸梓。」知江沂實用舊本覆刻。今覘此本，其板式字體，大類元槧；惟審其筆畫，時露明中葉刻書氣習，與景泰本爾雅，及京廠所刊各書爲近，可斷爲江沂覆元刊本。（就其避諱及空格等端證之，知元刊乃覆宋本。宋諱缺字，批語雖已標出，而元刊固未塡補。知元刊覆宋而不校，僅別加批語也。）以其摹雕精工，虎賁中郎，風神宛似，故藏家每誤以爲元板也。惟莫氏所藏嘉靖本，附有岳鄂武穆王本傳及武穆詩文並各家雜文共一卷，與汲古閣本附錄合，而此本無之，今按汲古閣本所載附錄，止於劉端所撰忠節祠記，其文作于正德十三年戊寅，證知附錄一卷，乃嘉靖刊本所增，此本無之宜也。

友人樊君漱圃，曾以此本與汲古閣本互勘一過，知此本誰不乏筆畫之失，若僚作僚，補作補，黔作黔之類；而足以正汲古閣本之失者殊多，如卷一徐鉉入聘條：「兵之上苴歟。」上字乃土字斷畫而成，汲古閣本以「上苴」不辭，遂改作「上策」。卷三館娃悟溪條：「蓋唐亭在南」汲古閣本唐訛作唐。卷七吳畏齋謝摯啟條：「風烈承宗」，汲古閣本風訛作夙。卷十劉滋古條：「乃以首飾販鬻，」汲古閣本販訛作敗。同卷大散論賞格條：「先生體國」，汲古閣本生訛作王。卷十三冰清古琴條：「多售贋物」汲古閣本贋訛作厚。其他勝處尚多。惟卷一施宜生條：「執事咸餕，」此本餕作駿；卷五安慶張寇條：「鉦鼓刁斗」，此本刁作刀；吳畏齋謝摯啟條：「

一軍下虢洛」此本洛作略；卷十一王荆公條：「然非常之云」，此本云作元等四條，則汲古閣本優於此本耳。又此本於疑字，則留空格待補，如卷一湯岐公罷相條：「洪文安遵在翰……」翰下空一格，又同條：「孝宗……相，」相上空二格，此本經後之讀者，以墨筆於翰下補苑字，於孝宗下補復命二字，命字作𠔃，爲宋元間麻沙本習見之字體，蓋補者必有所據。汲古閣本，則作「孝宗初再相，」恐以意補之也。

以行款及江沂題記證之，知嘉靖本乃覆刻此本；以附錄及校勘記證之，知汲古閣本，又出嘉靖刋本，惟汲古閣本，刪去陳氏批語，又臆校之耳。四庫全書考證（卷七十一）所舉此書訛字，固多與此本同。而於冰清古琴條：「多售贋物，」則云：「刋本贋訛厚，據武林舊事改。」按贋字此本不誤，汲古閣本正訛作厚。以此證之，知四庫著錄者，爲汲古閣本，而未見此本。不然，又何至捨此本而旁據武林舊事乎？四庫書目提要，又謂：「惟其以桯史爲名，不甚可解。」下文遂紛紛測度。而此本自序，開首即云：「亦齋有桯焉，介几間，髹表可書。余或徙搢紳間，聞聞見見歸，倦理鉛槧，輒記其上。編已，則命小史錄藏去，月率三五以爲常。……余……指其桯曰：『汝將多言日朘，如五達之交午乎？汝將嘿嘿養元，如老聃之柱下乎？人言勿卹，汝姑謂汝將奚擇？』桯嗒然不應。予笑曰：『此眞良史也。』」則命名之義，珂已自言之。此序汲古閣本未載，遂致館臣費辭。收藏家固應廣蓄異本也。

卷前後有「葉萬」（白文隸書，方形）、「石君」（白文，方形）、「樸學齋」（朱文，方形）、「歸來草堂」（朱文，方形）、「曾在上海郁泰峯家」（朱文，長方形）、「海甯陳琰友

年氏曾觀。」（朱文，方形）等印記。按葉樹蓮（蓮一作廉），一名萬，字石君，明末虞山人，富收藏，精校勘。樸學齋、歸來草堂，皆其印記也。郁泰峯者，（峯一作豐）為松年別號。松年字萬枝，清道咸間人，藏宋本甚富，刻有宜稼堂叢書。二人事蹟，並詳藏書記事詩中。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七期（民國三十二年二月），頁五五——五六

「王建詩集」十卷　明崇禎間上黨馮氏抄本　馮已蒼鄧孝先遞校

唐王建撰。明崇禎間馮已蒼舒倩楊伯祥寫本，近人鄧正闇邦述手自補寫律詩一首，宮詞十首，及目錄九葉。第一卷至第二卷前半爲樂府，第三卷後半及第四卷古風，第五卷迄第八卷律詩，第九卷絕句，第十卷宮詞。烏絲欄，小黑口，雙魚尾，左右雙欄，左欄外耳題「馮氏臧本」四字。半葉十行，行十八字。

此書四庫書目著錄者，爲八卷本，名王司馬集。提要謂：「據文獻通考，建集十卷，此本爲國朝胡介祉所校刋，凡古體二卷，近體六卷，蓋後人所合併」，按胡氏此本，刻於清康熙間，蓋據汲古閣本而有所校訂（汲古閣本亦八卷）。以校毛本，亦互有短長，四庫書目提要，已論及之。至十卷本，康熙間席氏啟寓曾刋入唐詩百名家集中。絳雲樓、述古堂兩書目，亦皆著有十卷本（疑皆抄本）。四庫館臣，乃若未見，何耶？由馮已蒼跋，知此本據柳大中手書本傳鈔。第二卷末，樂府十首；第四卷末，古風十五首；第五卷末，律詩六首；第六卷末，律詩四首；第九卷末，絕句三十餘首；皆宋本所無。其他字句，與宋本亦時有異同。不知柳氏所據何本。而此本行

格，則與宋本同。疑柳抄行格亦然。果爾，其柳氏固據宋本傳鈔，又參他本校訂增補之歟？然否未能決也。

此本爲馮已蒼、鄧正闇兩家手校，各有題跋。馮校於宮詞一卷，據洪邁唐人萬首絕句本；餘則據宋刻，又參以他本。捨短取長，無所專主。鄧校則據繆氏藝風堂舊藏宋書棚本及配補鈔本。（配補之鈔本，遇宋諱缺筆，知亦出宋刋）。又據文苑英華，補律詩一首；據萬首絕句，補宮詞十首。凡校勘異同，馮鄧皆以朱筆；而增補缺佚，鄧氏更以綠筆。光彩斑爛，爽人眉宇。不特校訛補缺，爲建集中之完本也。卷前後均有已蒼朱書馮氏不借本等字，正闇亦篆鄧氏不借本五字，於卷末欄外，可見其珍愛之深。兩氏相去幾三百年，皆當易代之際，皆富收藏，精校勘，身世大相類。鄧氏復效顰如此，亦書林佳話矣。

收藏印記，有「馮」（朱文，方形）、「馮已蒼手校本」（朱文，方形）、「上黨馮舒」（朱文，方形）、「孱守堂」（朱文，方形）、「季印振宜」（朱文，方形）、「滄葦」（朱文，方形）、「御史振宜之印」（白文，方形）、「謙牧堂藏書記」（白文，方形）、「謙牧堂書畫記」（白文，方形）、「禮邸珍翫」（朱文，方形）、「羣碧樓」（白文，方形。又一印，朱文，長方形）、「孝先」（朱文，方形）、「正闇」（朱文，方形）、「鈔書舊翰林」（朱文，長方形）等印記。按謙牧堂爲揆敍齋名。揆敍，字愷功，納蘭性德弟也。「禮邸珍翫」一印，當是清禮親王永恩所鈐，羣碧樓以下，則皆鄧氏印記也。

附各家題跋

崇禎庚午十二月十四夜，校完王仲初詩五卷。孱守居士（在第五卷末）

崇禎庚午十二月十五夜校完。此本照柳大中手書本鈔，楊伯祥所書也。

宮詞一卷，用洪魏公萬首唐絕對，所注篇次，皆唐絕本也，大氏此本誤耳。凡唐絕所有，而此本無者，并錄于左。孱守居士記。

宋人張邦基墨莊漫錄第六卷，有王建夢看梨花雲歌。且云：建集共七卷，印行本一卷，乃無此詩。余此本亦爲柳大中儘改，竟不知所謂七卷本，又何如也。（右三則並在第十卷末，皆馮已蒼手筆。）

此爲孱守居士手校本，首尾均署馮氏不借字，其自視矜重甚矣。延令與居士相後先，亦有藏印。當時二馮，享世重名，鼎革之際，虞山一隅，文特滋盛。然絳雲一炬，述古汲古，祕籍漸出。其聚也，一時之盛；而其散也，抑何速耶？已蒼跋云：「照柳大中本傳鈔」。不知柳本所出。第就宮詞一卷，已非洪文敏唐人萬首絕句之舊。惟趙與旹賓退錄，卽詳載宮詞羼入他作各篇之誤，并據洪本，標舉所逸十首。是王建集當宋時已多紛竄，未可定柳本之必不善也。馮氏第據洪本，校定宮詞次第，此外未用他本校過（里案：卷二拓枝詞題下，馮氏朱筆批云「已下十首，宋版無，依別本補入」。其他校語，亦多與宋本合，亦有與宋本不合者。是馮氏曾以宋本對勘，且更參他本。鄧氏云云，非是）。余前歲收絳雲樓

鈔輯唐詩原本百二十册，卽康熙間勅編全唐詩底本，纂輯諸公，手蹟具在。因檢查建詩，則知此册所遺正多，特一一備錄於後（里案：惟卷五末，有據文苑英華補律詩一首，及卷十末據萬首絕句補宮詞十首，餘未有增補。鄧氏蓋未踐其言），馮氏跋所稱唐絕所有而此本無者，當時並未補寫；亦用綠筆錄於末卷之後，庶可稱完好矣。馮氏當國初時，古籍尚夥，且自珍如此，今於舉世不顧之日，得馮氏手墨，而掇拾修補，更臻完好，豈不愈可珍耶？余亦擬用馮氏前例，署爲鄧氏不借本也。正闇居士。

前跋成於宣統紀元，及丁巳六月，於沅叔許，假得繆藝風前輩所藏宋書棚本，雖首尾完具，而全書宋刻眞面，乃不及十之二三。計目錄四葉，第一卷五葉，第四卷八葉，第五卷四葉，共二十一葉耳。餘皆補鈔。以其爲宋本舊觀，故校於卷內。鈔由宋出，亦校於下方。知不免佛頭著糞之譏，然校讎之學，乾嘉諸公，無不佞宋者，起孱守於九泉，當不詬吾爲狂謬也。正闇。（右二則在卷前）

余旣據藝風藏宋書棚本，補書目錄九葉於後。并用馮氏例，篆鄧氏不借本於欄外。再用蕘圃例，題二小詩於册尾，亦藏書家效顰之法也。

縱橫丹墨畫絲闌，好事方知歲月閒。三百年來雙不借，直將書卷當青山。

耽翫何曾間古今，白頭仍未澹名心。他年若有知吾者，合號鈔書舊翰林。

辛酉十月羣碧居士。（在卷末。以上三則，皆鄧邦述手書。）

壬戌夏潤上元宗舜年獲觀。（在卷末）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三期（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頁五一——五三

「權載之集」五十卷存八卷　南宋初年刊本

唐權德輿撰。南宋初年刊本。存卷四十三至五十共八卷。卷四十三及四十四表，四十五及四十六卷狀，四十七表疏，四十八至五十祭文。每卷各有目錄，低四格書，目錄後即連正文。白口，左右雙欄，單魚尾。魚尾下記書名及卷數——書名但題載之二字，卷數但記數目，無卷第等字。其下空數格記頁數。版匡長二十公分弱，闊十四公分半。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

按四庫書目著錄者，爲明嘉靖二十年劉大謨序刻之十卷殘本。五十卷本，向極罕見。王漁洋居易錄，稱無錫顧宸有藏本。劉體仁之子凡寫之以貽漁洋。今此本有劉體仁印，或顧書轉歸劉氏，或公㦤固有此書，其子不肯示人，故以託之他家，皆不可知。厥後間有流傳鈔本，胥從此出。嘉慶間大興朱珪以所藏鈔本付刊者，當亦此本化身。惟朱刻板式俗，校勘草略（二語本楊紹和楹書隅錄鈔本權載之文集跋。），仍未足爲善本耳。至四庫書目提要，以爲居易錄所注卷目，以數計之，乃八十卷。居易錄云：「權文公集五十卷」，注云：「詩賦十卷，文四十卷，碑銘八卷，論二卷，記二卷，集序三卷，贈送序四卷，策問一卷，書二卷，疏表狀五卷，祭文三卷。」

與五十卷之說不合，謂不識其故。今此本所存之八卷，正爲表狀疏五卷，祭文三卷。知居易錄之注，自碑銘八卷以下，皆分疏文四十卷之語；而記述卷數，有所訛脫（按以宋刻核之，知居易錄所記，脫漏行狀二卷，墓誌銘七卷，銘贊一卷，謚議一卷。又論實一卷，王誤作二卷；集序實二卷，王誤作三卷；贈送序實五卷，王誤作四卷。餘幷同。合之適符文四十卷之數。），致未符四十卷之數耳，非爲八十卷也。

此天水舊槧，爲世間僅有之本。然與此行格字體相同之宋刊集部書，後世流傳者尚多。楹書隅錄，已著有數種；江安傅沅叔所藏及所見者，凡十三種。（見藏園羣書題記，宋蜀本元微之文集跋。）本館亦藏此本及歐陽行周文集兩種。就各家題跋所述行格等項證之，知皆刻於一處。且皆有翰林國史院印記，知在元時又同藏於一處者，其書近世藏家，皆定爲蜀刻。推其定爲蜀刻之故，蓋源於顧澗蘋之言。澗蘋跋十一行二十字本摩詰文集云：「予讀文獻通考引書錄解題云：『建昌本與蜀本次序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於他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乃悟題摩詰集者，蜀本也；題右丞集者，建昌本。」又云：「至直齋所稱蜀本六十家唐集，世無完書，大與朱氏椒花吟舫有如千家，權載之集五十卷，嘉慶某年刊行。」（見楹書隅錄卷四北宋本王摩詰文集題記。）按澗蘋此說，其誤凡二：本館藏有與摩詰集款式風格完全相同之昌黎集殘本二卷，其書不刻於蜀（詳見拙著昌黎先生集題記。），則此摩詰集及與此款式相同之他唐集，當亦不刻於蜀。澗蘋但以其編次無倫，遽定爲蜀刻，證據未免太疏，此其誤一。朱氏所藏權集鈔本，乃出於十二行二十一字之此本，與十一行本，大相逕庭。澗蘋混而一之，此其誤二。王獻唐先生，曾

於宋槧權載之集殘葉後記中辨之。乃世人不察，相率謂此十二行本爲北宋蜀刻。實則此十二行本唐人集，避諱已至敦字；傅沅叔乃謂：「其中敦字，間有缺筆者，則後印時所刊落。」（見藏園羣書題記，宋蜀本元微之文集跋。）今覘此本字體，其橫畫落筆處，時有瘦金書氣習，與此款式相同之他集亦然。證知其非南宋初年新刻，卽覆刊北宋舊本。傅氏之說，恐不爾也。要之，顧澗蘋、傅沅叔之言，皆難依據。此本究刻於何處，尙未能遽定。（或竟是覆刻蜀本唐六十家集，亦未可知。）還當俟方家論定耳。

第四十四卷末，四十五卷目錄前，及五十卷末，並有「翰林國史院官書」印記（朱文正書，長方形），知爲元時翰林國史院舊藏。卷四十五目錄前又有：「劉印體仁」（白文，方形）、「潁川鎦考功臧書印」（朱文，方形）兩印記。體仁，字公勇，潁州人，清順治進士，官吏部及刑部郎中。工詩，與王漁洋、宋牧仲等齊名。

原載「圖書月刊」，三卷一期（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頁五七——五八



「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殘存二卷 宋刋本

唐韓愈撰，李漢編。此本僅存卷三十九及四十兩卷，卷三十九第三葉，復缺後半幅，即百宋一廛賦注所稱之北宋槧殘小字本也。版匡長十七公分強，寬十一公分強。白口、左右雙欄，單魚尾。魚尾下題曰韓幾（卷數），又下著葉數，更下記刻工姓名。刻工可辨者，有劉中，及李、劉、沈、余、敷、元、憲、法等單字。每卷首行，頂格題曰昌黎先生集卷第幾。次行低九格，題曰門人李漢編。又次低三格，題本卷篇目；目後接連正文。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白文無注，間以小字附著校語於正文內，曰某一作某。書中於懸、郎、弘、殷、恆、貞、禎、徵、讓、頊、完等字，皆缺筆嚴謹；構、愼等字，此二卷中未見；敦字則不缺避。是此本之刻，當在欽宗以後，光宗以前，斷可知矣。

按潘氏滂喜齋，藏有此本全部。（內有影鈔者五卷）書末有影寫紹興己未（九年）劉昉序一葉，云：「潮州公舊治，大觀初，先大夫嘗集京浙閩蜀刋本，及趙德舊本，參以石刻，訂正之，郡以公廟香火錢刋行。中經兵火，遂無孑遺。今訪得舊本重刋。」序後又有木記云：「淳熙改

元，錦谿張監稅宅善本。」（以上並見滂喜齋藏書記卷二，宋刻昌黎先生集題記。）是此本初刻於北宋大觀年間，南渡而後，曾於紹興九年及淳熙元年，兩度重刋。是本既避完字嫌名，如非紹興重刻，卽淳熙重刻也。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有駱賓王及王摩詰兩集。行款與此本同。摩詰集後有顧澗蘋跋，因書錄解題稱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於他處本；而此本摩詰集編次無倫，乃從而定爲蜀刻。（見楹書隅錄卷四，北宋本王摩詰文集題記。）楊彥合氏，據澗蘋此說及百宋一廛賦昌黎集注語，遂謂凡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之唐人集，皆北宋蜀刻。（見楹書隅錄卷四，宋本昌黎先生集題記。）其實澗蘋之說，證據單弱，本不足以服人；今覘劉昉序文，則此十一行二十字之昌黎集，不刻於蜀，旣成定讞。然則彼賓王、摩詰等集，其亦劉氏或張宅所刋歟？又有十二行二十一字之唐人集多種，世亦因澗蘋之言，謂爲蜀刻。將另文辨之，此不具述。

茲以此殘本，校元刋朱文公校王伯大音釋本，卷次相同，而字句殊異者頗多。以元本所附考異證之，知此本與方崧卿本相近，而與所稱蜀本頗不相合。其與元本異而可兩通者，姑不備述。其勝於元本者，如卷三十九論捕賊行賞表：「無由辨明」，辨不作辯。賀册皇太后表：「孝理遂刑於寰海」，刑不誤形。同篇：「臣待罪外郡」，臣不誤司。慰國哀表：「不勝殞裂」，裂不誤製。舉薦張籍狀，舉不誤與。請上尊號表：「廣文四門及書筭律等七館」，七不誤士。七卷四十論孔戣尙書致仕狀：「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仕不誤事。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專通經轉」，通不誤誦。論淮西事宜狀：「殘弊困劇之餘」，困不誤因。論變鹽法事宜狀：「臣今通計所在百姓」，「今令州縣人吏」，及「今旣奪其業」，三今字不誤令。同篇：「檢責軍司軍戶鹽」，責

不誤貴。而論孔戣尚書致仕狀及舉張正甫自代狀兩篇結尾：「謹錄奏聞謹奏」各六字，袁州申使狀結尾：「謹奉狀陳謝，謹錄狀上」九字，又皆元本所無。且以上所舉，考異亦胥未之及也。至於論淮西事宜狀：「取勝之師，不在速戰」，據上下文義，不字宜依元本作必。韓應陛跋，以為應從此刻作不為當，則未免阿其好矣。

卷前後有：「上鄃」（朱文，方形）、「讀有用書齋」（白文，長方形）、「應陛」（白文，小聯珠印，又一，朱文，長方形）、「應陛手記印」（白文，方形）、「韓印繩大」（白文，方形）、「價藩」（朱文，方形）、「德均審定」（白文，方形）、「甲子丙寅韓德均錢潤文夫婦兩度攜書避難記」（白文，長方形）、「松江讀有用書齋金山守山閣兩後人韓德鈞錢潤文夫婦之印」（朱文，長方形）、「烏程蔣祖詒臧」（朱文，長方形）、「密均屢」（白文，方形）、「張珩私印」（白文，方形）、「吳興張民韞輝齋曾臧」（朱文，方形）、「西邨閟极」（朱文，方形）、「百耐眼福」（朱文，方形）等印記。

附錄題跋

按黃蕘圃翁丕烈百宋一廛賦云：「殘小字本昌黎先生集，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廿字，所存卷一至十卷，字畫方勁，而未有注，當是北宋槧。又殘本同前刻，所存第三十九第四十兩卷。」今此本三十九、四十兩卷，標題行款字畫俱同，亦未有注，當卽黃注所謂又殘本同前刻者也。注時在嘉慶乙丑云。咸豐九年六月十九日記。應陛。

四十卷論淮西事宜狀云：「取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近世韓集稱善本如東雅堂，俱作必在速戰。試思作必字成何文理。而幾經校刊，均不知其有誤。雖由校者粗心，亦因所見皆贋本故也。今得此本，則是非立辯矣。宋本之可貴如是，近翻刻五百家注本，本文亦作必，惟下加注四字，云：「必，一作不」。是尚及見不字本。而仍不能定此字之當爲不，不當爲必也，則雖見亦徒然而已耳。又記。

前後二小印，蓋係上鄀二字。則見舊鈔李義山詩集有此印，兼有上鄀馮氏□印繆篆印，班小方印。班，馮名也。馮自署所著書，每作上黨馮班定遠六字。黨，鄀同。此韓集殘本二卷，亦經定遠珍藏者與？定遠爲祭酒夢貞子，家多書。二十日晨起又記。（左三則皆韓應陛手跋，並在卷首）

昌黎先生集校勘記

卷次	葉次	行次	宋刻本	元刻本
三十九	一	後十一	四分之內已得其二	二作三
	二	前一	王士平士則	王士則士平
		前六	無由辨明	辨作辯
		前八	士平士則	士則士平
		前十一	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哉	遠下有之人二字

四

前一　年一百歲　無一字

前二　年一百五歲　無一字

前三　年一百一十八歲　無上一字

前四　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也　無此時二字

前七　蓋亦俱年不減百歲　蓋上有推其年數四字俱下無年字

前八　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　至作入

前十一　惟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年　九作八

後一　盡日一食　盡作晝

後三　反更得禍　反作乃

佛不足信事　無信字

後五　推闡明聖　明聖作聖明

後七　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　不上有即字

五

前二　詭異之觀　詭上有設字

前五　於佛更惜身命　於佛作豈合

後一　衞而出境　出下有之於二字

後六　付有司　付下有之字

	後九	能作禍福	福作祟
六	前六	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	無今年二字
七	前九	政治少懈	懈作怠
	前十	嬖臣姦隸	嬖作孽
	後二	日月清照	清作所
	後六	而致此巍巍功治（一作治功）也	下巍下有之字功治作治功
	後九	當此之時	時作際
	前七	以昭示於來載	載作代
八	前十	以舞以歌	以歌以舞
	前十一	體仁以長（一作長人）之謂元	以長作長人
九	前四	懇迫傍徨之至	傍徨作徬徨
	前十一	賦稅及時	賦稅作稅賦
	後一	守國家承平之規	承作太
	後九	昭承（一作升）大位	承作升
十	前十	僻守（一作守郡）遠方	僻守作守郡
十一	前五	孝理遂刑於寰海	刑作形
	前十	臣待罪外郡	臣作同

卷	頁	原文	校記
十二	前四	心魂飛馳并圖奉進	無并圖奉進四字
	前六	舉張惟素自代狀	狀下有一首二字
	前十	資考已深	考作序
十三	前二	不勝殞裂	裂作製
	前五	舉薦張籍狀　國子監	舉作與　無國子監三字
	前十一	請上尊號表　國子監	無國子監三字
	後一	廣文四門及書筭律等七館	七作士
	後四	天子整齊乾坤	天上有今字
	後八	各修貢賦（一作職）	賦作職
十四	前九	斯亦搢紳先生之過也	搢作縉
	後一	得竭思慮	思作心
	後四	舉韋顗自代狀	狀下有一首二字
四十一	後三	論孔戣尙書致仕狀	無尙書二字
	後十	如戣輩在朝	如上有然字
四十二	前二	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	無曰字　仕作事
	前五	盡許致仕也	仕作事
	前十	得遂所願	所作其

後二　謹錄奏聞謹奏　無此六字
後六　臣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　無臣字

三　前四　雲雨應期　雲作雷
前八　賀太陽不虧表　京兆府　表作狀　無京兆府三字
後三　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無陳字及謹奏二字
後十　氣志愈勵　志作力

四　前一　謹錄奏聞謹奏　無此六字
前六　謹奉狀陳謝謹錄狀上　無此九字
前十一　專通經傳　通作誦
後一　其新授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　授作受
後四　右臣伏以臣去年貶嶺外刺史　右作一　放下有行字

五　前四　自用兵已來（一有已字）經二年　經上有已字
計不下（一有二字）萬餘人　萬上有一二兩字　無餘字
前五　豈容兩管內經此凋弊殺傷疾疫　內經二字作因
後六　不服水土　服作伏
後九　添致千人　致作置

六　前七　處置得宜　置作理

前九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狀　女下有等字
前十　應所典貼良人男女等　所下有在字
前十一　檢到州界內　到作靑
後一　準律例計傭折直　無例字
後八　伏聽勅旨謹奏　無謹奏二字
後十一　勞其計慮　其作於

七

前一　匱（一作秏）于嘗給　匱于作耗于
前二　飽於其後　飽作餉
前七　殘弊困劇之餘　困作因
前九　夫兵不多則不足以取勝　無則字　取作必
取（一作必）勝之師不在速戰　取不二字並作必
後五　其助乃成　助作功

八

前一　難處指使先不撫存優恤　無指撫二字
前十　悉令卻歸本道　卻下有牒字
據行所追　行下有營字
後三　每處則兵至少　無兵字
後六　可入則諸道一時俱發　諸作四

九　後三　今聞討罰　罰作伐
　　後七　少誠之殁　誠作陽
　　後九　狂悖侵掠　悖作勃
　　　　　所以有此討罰　罰作伐
　　後十一　相承命節制　無制字
十　前九　臣今通計所在百姓　今作令
　　後二　今令州縣人吏　今作令
十一　前三　令不可行　令作若
　　前四　又宰相所以臨察百司　相下有者字
十二　前一　其實已三十六也　六下有文字
　　前三　官與出三文　三作二
　　後五　一歲計得十萬貫文　計作尙
十三　前十　來糴鹽而食　來上有從字
　　前十一　不糴鹽而食　糴作糶
十四　前二　一月當用錢三百六十（恐羨二字）　無六十兩字
　　前七　今祗八百　祗作只
　　後三　當界無人糶鹽　糶作糴

十五

後十	若據口給	給下有鹽字
前一	官吏畏罪	官上有苟字
前七	今既奪其業	今作令
前十	平叔行此策後	叔下有云字
後二	檢責軍司軍戶鹽	責作貴

原載「圖書月刊」，三卷二期（民國三十三年二月），頁六五——七二

「賈浪仙長江集」七卷

明初奉新縣刋本
明葉子寅淸張訒菴各手校

唐賈島撰。凡七卷。卷一五言古詩，卷二卷三五言律詩，卷四五言排律，卷五七言律詩，卷六五言絕句，卷七七言絕句。一二兩卷葉數排一長號，都三十五番，四卷至七卷又排一長號，都四十九番，版匡長二十公分有半，寬十四公分。四周雙欄，雙魚尾，上魚尾下記書名及卷數，下魚尾下記葉數。每半葉十行，每行空一格書，數至頂格凡十八字。第七卷末，有「奉新縣刋」四字，傅沅叔謂其「字畫古雅，當在洪永之間」。雖未能必其竟是，然要亦不遠也。

是書宋本及通行本皆十卷。四庫書目提要云：「晁氏稱長江集十卷，詩三百七十九首。此本共存三百七十八首，僅佚其一，猶是舊本。唐音統籤載島送無可上人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二句之下，自註一絕云：『二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晁氏其併此數之，爲三百七十九耶？」今按此本，凡載詩三百七十七首，校宋書棚本，欠投張太祝，攜新文詣張籍韓愈途中成，及重酬姚少府三首，合之凡三百八十首。視晁氏所稱，反溢一首。惟此本卷三鄭尚書新開沿江詩，爲一題二首。(卷二早春題友人湖上新居詩，雖一題二詩，

而於次首，以又字標題，數者自宜以二首計。又卷三寄毗陵徹公二首，宋本無二首二字。其次首宋本另題曰：送韋瓊校書。不作一題二詩。）頗疑晁氏於此作一首計。如是則併此本所缺而宋本所有之三首計之，適得三百七十九首。四庫館臣所疑，恐未必是。至其所著錄之本，劍客詩，誰有不平事，誰有作誰爲，與宋本合，與此本異。而送令狐綯相公詩，謝令狐綯相公賜衣九事詩，及寄令狐綯相公二詩，標題均誤有綯字，則與此本同，而異於宋本。且其詩三百七十八首，與宋本及此本皆不合。則未審當時所據之本，又何如也。

此本既作七卷，各體詩復分著，都非宋本舊規。書中固多舛訛，然時有宋本闕文，此本不闕者，文字亦間有勝於宋本處，度此本亦自有所出，非盡逞臆改，而無所依據者。自卷一寄孟協律詩之前，爲葉子寅手校，餘皆張訒菴手校。葉以淡朱筆，張以濃朱筆；葉據宋書棚本，張據汲古閣影鈔宋書棚本。珠聯璧合，允稱珍籍。子寅名恭煥，號括蒼山人，爲文莊公（盛）之玄孫，嘉靖丙午舉於鄉。葉氏累世藏書，名著學林。訒菴名紹仁，字學安，長洲人。富收藏，與黃蕘圃爲莫逆交。蕘圃嘗謂：「訒菴校書，心到眼到手到。在朋友中，無出其右。故其書俱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四，明鈔本西溪叢語跋），觀此益見是本之足重矣。

卷前後有：「葉氏菉竹堂藏書」（朱文，圓形）、「葉印子寅」（白文，方形）、「張印紹仁」（白文，方形）、「學安」（朱文，方形）、「趙不騫印」（朱文，方形）、「鈞千」（白文，方形）、「舊山樓」（朱文，長方形）、「正闇學人」（朱文，方形）、「羣碧樓」（白文，方形）、「寒瘦山房」（白文，方形）等印記。

附錄題跋

賈長江集十卷，宋刻本藏楊州阮氏，其毛鈔影宋藏余家，余曾借宋刻校影宋，所差毫釐矣。此外又有舊鈔，爲義門學士手校，無古詩，序次亦多不同。何以張氏藏書棚本校，張氏本卽阮氏本也，余因借校知之。此册爲余友訒菴張君所收，云是郡故家物。余見其有葉子寅圖記，朱筆校亦似其手迹。遂借歸，出毛鈔勘之，其卷一數番，校字悉同於宋本。分卷一處，注曰卷一。於五絕中劍客等首，皆注曰一之幾，（宋刻不分體，故卷一古今體俱有。）校本親見十卷本也。不知何以於寄孟協律一題以下，皆無校子。遂使此刻之訛謬百出，未經勘正，爲可恨爾。余還書之日，書數語以記是書之源流。倘訒菴有意續校，當舉所藏畀之，俾長江集又添一善本，豈不美與？戊寅六月大盡日復翁識。（在卷前）

此明初奉新縣刻本浪仙集，字畫古雅，當在洪永之間，至爲罕見。舊藏八千卷樓，今爲秉衡先生所得。葉氏之校，黃氏之跋，皆足爲此書增重。顧黃跋云：自孟協律以下無校字，今卷中朱校，固已終卷。細審再四，始知淡朱筆者，爲葉氏原校；濃朱筆者，卽張訒菴借黃氏影宋本所補校。訒菴字迹，余能識之，其補校亦由黃跋啓之也。余藏有何校此集，與此頗不同，異日當借此本重勘之，先生其許我乎？沅叔傅增湘記。乙卯九月。（在卷末）

宋刻據蕘翁跋，卽書棚本。沅叔所得義門校本，是八唐人集中之一，余曾見之。所稱宋本，似不盡爲棚本，有柳大中家之宋本。又有玉鶴本，則不知是宋刻是明刻也。此本無序

跋，但其字體古質，紙墨極舊。沅叔謂爲洪永時刻本，亦想像之詞，然不誣也。篇中訛謬百出，經訒菴續校，知蕘翁語爲不謬。亦有與玉鶴本合者，知所據仍是舊刻。惟竄易篇次，不加詳校，乃明人錮習，自明初已然，後人更不足責耳。余舊藏弘治本東野集，玆得是編，於是郊寒島瘦之觀，乃備存荒齋中矣。偶一展讀，爲之狂喜不已。固不必宋槧名鈔，然後饜余慾望也。丙寅三月，友人孫伯淵，爲余致此書於虞山，因題卷耑。四月六日小窗明淨，羣碧居士記。

鬱伊仍是舊時僧，擬入修門謗已騰。差喜憐才韓吏部，相逢驢背作詩朋。分體應嫌失部居，古香猶幸挹蟫餘。葉張校筆流傳久，信是人間未見書。羣碧當年萃一樓，復翁題字足千秋。藏家海內尊蕘圃，不數前人記敏求。（近人收藏，以得蕘圃題跋者爲重，不數從前諸藏家也。余所藏棚本羣玉碧雲兩集，蕘翁題識幾徧。）野錄軒中割一函，癡頑兩字未爲讒，祇憐染指爭洪永，嘗鼎何能便解饞？（此書遞藏於虞山丁秉衡、趙鈞千兩家，余友宗耿吾聞而欲得，知余酷嗜，遂舉以讓余，所費不貲。余內兄趙君閎告孫伯淵曰：是眞癡子。然眞知余者，宗與趙也。）東野遺編檢舊籤，余齋寒瘦一時兼。驕兒初解摹秦篆，小印猩紅卷卷鈐。（余舊藏弘治東野集，亦爲善本。俁兒年十八，初學作印，因命鐫寒瘦山房一章鈐之。）前跋書竟，越日，復作五絕句，記其未備者。羣碧居士。（右二則並在卷前）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八期（民國三十二年二月），頁五四——五六

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刊本注東坡先生詩

民國三十一年，余執役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草詆此文；至三十三年二月，始於中央圖書館出版之圖書月刊三卷二期中刊佈。時在抗戰期間，後方出版事業，至爲艱難；此文雖經刊佈，而排印訛誤，幾於不堪卒讀。且諸家題記，復因文繁而未刊登。每念及此，於吾心有戚戚焉。今夏偶暇，爰取舊作，重加訂補，並備錄原書中各家題記，附諸篇末。關於此本之文獻，庶幾略備於茲云。四十七年八月五日萬里附記。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嘉泰二年淮東倉司刊本注東坡先生詩，宋施元之、顧禧合注。施宿補注，並撰年譜。原本凡四十二卷，又目錄二卷，年譜一卷。今存目錄卷下，正文卷三、卷四、卷十至十三、卷十五、卷十七至二十、卷二十七、卷二十九、卷三十二至三十四、卷三十七、卷三十八，都計凡十九卷。是本清初藏宋牧仲家時，已佚十二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已佚其卷一、卷二、卷五、卷六、卷八、卷九、卷二十三、卷二十六、卷三十五、卷三十九、卷四十」。）後遞歸翁覃溪、吳荷屋、闕卷並同。（藏翁覃溪家時，顧宗泰題詩云：「四十二卷闕十二」。藏吳荷屋家時，何子貞題詩云：「卅一卷猶星鳳翥」。〔里案：三十一卷乃並目錄一卷言

之。」二詩並載在本書副葉。）近年在湘潭袁伯夔家經火厄，雖補綴工緻，然視牧仲諸家已來，又佚十二卷；存者復頗有斷爛，良可惜也。據直齋書錄解題（解題作注東坡集〔見卷二十〕），蓋陳氏簡稱如此，非原題書名也。），知有陸放翁序，是本亦佚。版匡長二十一公分強，寬十五公分有半。白口，左右雙欄，單魚尾。魚尾下題書名及卷數，又下記葉數。每半葉九行，行十六字；小字雙行，字數同。開卷頂格題：注東坡先生詩卷第幾。次行低八格題云：「吳興施氏」。又次行亦低八格題云：「吳郡顧氏。」宋諱及嫌名，如玄、泫、徵、樹、桓、完、構、彀、慎、淳等字，皆缺末筆。據傅沅叔藏園羣書題記，知刻工有周鼎、嚴鎬、成玘、阮玘、周珪、羅振、戴居仁、林春、潘雲、羅永、羅文、阮忠、周祜、張慶宗、徐琪、仇瓊、沈昌、呂拱、李嵓、馬祖、張世賢、林光祖、丁諒、金震、包仲、馬良、阮慶諸人。（見藏園羣書題記第二集，宋刊施顧注蘇詩四十二卷跋。傅氏所跋，爲翁叔平藏本，乃景定間鄭羽修補者。此本因書口燬爛，刻工已不可見。）全書楮墨精湛，字畫勁秀，宋本中之上品也。

是書以編年爲次，較諸分裂篇題，強析門類之僞王十朋分類集注本大勝，昔人已有定評。而每一題下，施宿補注，於地名則詳其沿革，於人物則著其傳略，尤非僞王本所及。顧此書流傳極罕，入清以後，可知者僅有數本，且多殘帙。此本而外，有錢牧齋藏本，有怡府安樂堂藏本，有黃蕘圃藏本，有繆藝風藏本。牧齋藏本，已燬於絳雲樓之火。怡府所藏，乃景定間鄭羽刻本，後於此嘉泰原刻者凡六十年。其書存卷一至四，十一至十八，二十一至四十二，凡三十四卷，後歸翁叔平，今尚在人間。蕘圃所藏，僅四十一及四十二兩卷，爲和陶詩之全部。後歸楊氏海源閣，

今在周叔弢所。藝風藏本，亦僅存卷十一、十二、二十五、二十六四卷，後歸劉氏嘉業堂。是此本在今日，僅有殘帙四，而怡府本與此本所存卷數獨多。若合諸本而滙爲一書，則所欠者，僅卷五至卷九，凡五卷耳。

是書元明兩代，未聞翻刻。清康熙間宋牧仲得此殘本，囑邵長蘅補注其缺卷；僅補八卷，以病未能卒業。復囑李必恒續注卷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九、四十等四卷。（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康熙己卯，刻梓以傳。乾隆初，內府又刊爲巾箱本（卽古香齋十種本）。於是施顧合注之此書，復漸流傳。顧牧仲是刻，急遽成書，凡舊本字跡黴黯，不易辨認處，長蘅等憚於尋繹，往往臆改其文，或竟刪除以滅跡，並存者亦失其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慨乎言之。（見卷一百五十四，查愼行補注東坡編年詩提要。）葉煥彬（德輝）復因其於原注，肆意刪竄，至斥爲「無知妄作，厚誣古人」。（見郋園讀書記卷八，宋犖刻本施注蘇詩題記。）宋氏刻本之劣可以槪見。不特以「施注蘇詩」標名，見譏於通人也。其後查初白、翁覃溪，迭有補注，然亦皆有可議。傅沅叔云：「查氏補注，深悟宋邵之非。於是奮然取其刪落者，而逐卷補錄之，其志未嘗不嘉。然余取篋藏影宋殘帙校之，則又有大謬不然者。如卷十一蘇潛聖挽詞，宋本題下，固詳著其名籍官職，凡三十七字；而查氏乃注云：『爵里失考』。卷二十五送陳侗知陳州題下注：『侗與東坡爲同年……』凡八十七字，邵氏刪之，查氏亦注『失考』。詩中注文凡二十五事，邵氏祇取六事（原注云：「亦刪其文」），查氏補者三事。然鐵牛一條，施注引唐文粹賈至鐵牛頌，而查氏則引太平寰宇記。其餘類此正多」。（見藏園羣書題記第二集，宋刊施顧注蘇詩四十二卷

跋。）又云：「覃溪翁氏，更撰補注八卷，以正查氏之脫失。翁氏家藏宋本，躬自輯訂，宜其詳盡無遺矣。然以影宋本就蘇齋所著證之，則有於原注有所去取而不全補者，有因原本間有蠹損而不能補者。如卷十一董儲故居時：『冬月負薪雖得免』，翁氏補原注靈運詩：『已免負薪苦』一條；而其刪引禮記問庶人之子一條，則未補也。卷十二獨樂園詩：『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翁氏補原注楚辭：『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一條；而其他句下引孟子、老子、莊子、漢書、唐書、韓詩、杜詩、幽閒鼓吹凡十條，均未補也。卷十一孔郎中馬上見寄題下注，翁氏補原注，自知徐州起；而其前尚有一百二十七字，以闕失不能補也。（原注云：「注末又脫爲周翰作，虔州八景詩，二十三字」）卷十二獨樂園題下注，翁氏補查氏之脫失字句五處，而其間斷爛之文近百字，亦不能補也。然以上闕文，影宋本固完然具在耳。又有誤補者，如卷十一藏春塢詩：『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熟滴階紅。』翁氏補原注引白樂天夢遊春詩：『門柳暗全低，簷櫻紅半熟』。不知白詩查固已補入。其所遺漏者，爲唐宋詩類齊已櫻桃詩：『幾聽南園爛熟時……』十六字耳」（見同上）。是查蘇兩氏所補，仍多疏失，而未得宋本之眞。倘合諸宋本殘帙，選其完整者，汰其重複者，影印以傳，俾原書眞象，晦而復顯，寧非一大快事耶？

茲更以是本正文，與四部叢刊影印元務本堂刊（舊皆誤爲宋刊，葉煥彬證爲元刊，見書林清話卷四。）僞王氏集注本正文，略勘數卷，此本勝處至夥。如卷三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詩：「獨畫峨眉山西雪嶺上，萬歲不長之孤松」句，元本脫雪字。同上：「化爲烟霏淪石中」句，元本霏訛飛。同卷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仍邀同賦三首中孫巨源篇：「恐見疑排根」句，元本

拫訛根。卷四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詩：「眼看時事力難勝」句，元本勝訛任。卷七陌上花序：「聞里中兒歌陌上花，父老云」云云，元本脫父老云三字。卷十和頓教授見寄詩：「醉髮蓬茆散」句，元本茆作方。同卷答李邦直詩：「盎然薰四支」句，元本薰訛重。皆其著者。至於數詩而冠以一總題，如卷十韓太祝送遊太山、送春、首夏官舍卽事、送李供備席上和李詩四篇，有總題曰：「和子由四首」。元本乃析四詩於山岳、節序、送別各類，遂不得不將和子由四首五字刪除，而眞象遽失。若此類者，亦復不少。今略校其無甚殘損者四卷，歧異處凡六十餘條；元本勝者，纔八條耳。昔翁覃溪得此書，因顏其室曰寶蘇齋；黃蕘圃獲殘本二卷，尤愛惜如護頭目。豈惟重其傳世者罕，亦因其佳處遠非他本所及也。

陸放翁序，載於渭南文集。（題云：施司諫注東坡詩序。）序作於嘉泰二年，此本當卽刻於是年。覃溪手跋引周公謹癸辛雜識云：「施宿，字武子，長興人。父元之，乾道間爲左司諫。施宿爲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遺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憾其不已致也，劾之。無以蔽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傅穉字漢孺（覃溪原注云：湖州人。），窮乏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鋟版，以賙其歸。因摭此事，坐以贓私。」（里案：語見癸辛雜識別集。）是此本刻於淮東倉司，爲著名書家傅穉手寫上版。法書名著，可稱雙絕。昔東坡守湖州，以詩文爲小人所譖，幾至於死；而武子又因刻是集爲小人所弄，且漢孺復爲湖人，可謂奇矣。又覃溪手跋，引宋景定壬戌鄭羽補刻是本時跋云：「坡詩多本，獨淮東倉司所刊，明淨端楷，爲有識所賞。羽承乏於茲，暇日偶取觀，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萬五千五百七十七，計

一百七十九版，命工重梓。」是此刻逮景定三年壬戌，曾補版至百七十九片之多。此本卽無修補痕迹，復無漫漶字畫，覃溪謂是當時鋟版未久所刷印，斯可信也。

至此本藏弆源流，則自晚明以來，歷歷可考。就印記證之，知嘉靖間藏錫山安桂坡家。桂坡名國，字民泰，以活字印書著稱者也。明末，歸虞山毛氏汲古閣。據故書所記，清初曾藏徐氏傳是樓，惟未見印記。又曾藏揆叙謙牧堂，則有印記可證。商邱宋牧仲，求之數十年，及晚歲撫吳，乃始得之。時在康熙中葉。乾隆三十八年，歸翁覃溪，覃溪珍之逾球璧，旣顏其室曰寶蘇，復屬羅兩峯繪齋圖，及東坡笠屐圖，裝於本書副葉。（是本於清末藏鄧詩盦家時，將此二圖拆除，另裱爲立軸，故今書中已無之。）並倩華冠繪己像，訂於第三卷首（是象下款已燒去、僅餘印記之右半「華」字，向湖老人審是華冠所繪。）張瘦銅爲贊，桂未谷書之。自是每年十二月十九日，輒招集賓朋，設奠陳書，以拜東坡生日。故當時名流，若桂未谷、伊墨卿、李南澗、梁山舟、蔣茗生、馮星實、吳穀人、阮文達等數十人，或跋語，或題詩，書於磁青紙護葉者，則以金液銀液；書於副葉者則以墨。僅覃溪手跋，卽達二十餘則。滿目琳瑯，允稱大觀。道光六年丙戌，歸於吳荷屋筠清館，荷屋及潘槐堂、何子貞、張石洲等，並有題記。至十七年丁酉，入於南海潘氏海山仙館，有德畬題詩及李箬汀等識語。旋歸漢陽葉潤臣，再轉入沙市鄧盦家。光緒末年，詩盦以三千金，售諸湘潭袁伯夔。伯夔時官京曹，俄因所居西安門寓舍，不戒於火，其遍鐫題記之檀篋，旣已氣化無存；而書口書腦，復頗有燬損。其後張澤珩氏，得此燼餘之本，裝池年餘始竣。抗戰期間，乃歸國立中央圖書館。昔楊彥合嘗歎此本：「自蘇齋後，不知流傳何所。」

且謂其先公「曾訪之數十年，杳弗可得。」（見楹書隅錄卷五，注東坡先生詩〔即黃蕘圃舊藏之和陶詩二卷〕題記。）傅沅叔亦謂此本：「僅存斷爛小册。」而不知其流傳之緒，乃章章若此；且刼後靈光，固巍然無大損也。

各卷前後，偏鈐印記，至無隙地。其要者有：「大明錫山桂坡安國民太氏書畫印」（朱文、方印）、「毛晉書印」（白文、方印）、「汲古得修綆」（朱文、方印）、「子晉」（朱文、聯珠印）、「謙牧堂藏書記」（白文、方印）、「商邱宋犖牧仲考藏本」（朱文、長方印）、「蘇齋」（朱文、方印）、「蘇齋墨緣」（朱文、方印）、「提督江西學政關防」（漢滿合文、長方印）、「潘仕成印」（朱文、聯珠印）、「潘氏德畬珍賞」（白文、方印）、「藏之海山仙館」（朱文、方印）、「曾在潘德畬家」（白文、方印）、「伯夔」（朱文、方印）等。

附錄諸家題記

是本雖殘，猶存諸家手書題記百餘則，茲具錄之。又顧廷龍君，曾撰「讀宋槧蘇詩施顧注題跋鈔記」一文，載於北平圖書館館刊七卷一期（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出版）。文中記述章鈺傳鈔王勝之所錄之宋牧仲題記一則（今佚）、翁覃溪題記五則（其二今佚）、吳伯榮題記一則（今存）。王勝之曾見此本於未焚之前，故所錄題記，頗有今本所已佚者。惟王氏當時僅錄首函各册之題記，文未全錄，爲可惜耳。茲據顧君之文，補入今本已佚之題記三則，並校今本所存題記之缺

文。至於顧君所記述之題記，以今本所存者校之，知其頗有訛脫。故顧文與本文所著題記，其文字歧異處，則當以本文爲正也。

宋犖（一則）

目錄上，第一卷，第二卷，五卷，六卷，八卷，九卷，廿三卷，廿六卷，卅五卷，卅六卷，卅九卷，四十卷，施注蘇詩脫卷。（見顧君鈔記）

翁方綱（二十四則）

是書於敦作𢿱，完作宊，泫泓等字皆闕筆。宋欽宗名桓，光宗名惇，完與敦皆嫌名也。泫則宋聖祖、泓則宣祖諱也。考淳熙行在國子監重修文書式，眩、泫、完、莞、敦、墩、構、轂等字，皆令回避。而淳祐九年六月，臣寮言，考試命題，所有元名一字從艸從呂，合避照御舊名下一字例，一體施行。則爾（爾字原缺，據顧君鈔記補。）時於僖宣諸廟諱，有司士人，愼加闕筆，可類推也。（在卷三前護葉。銀液書。）

王新城蠶尾續文云：施宿武子，爲淮東倉曹。言路與有嫌，欲劾之，無以爲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鏝板倉司。因摭此事，坐以贓私。右見西吳里語。按坡在湖，當小人所譖，此又在湖，尤奇。（在卷七前護葉，銀液書。）

此事詳見周公謹癸辛雜識，云：「施宿，字武人，長興人。父元之，乾道間爲左司諫。宿

晚爲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遣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憾其不已致也，劾之。無以敵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傅穉字漢孺（湖州人），窮乏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鋟板，以賙其歸。因摭此事，坐以贓私。其女適章叢鄭良朋云。」（同前）

庚戌十二月十九日，坡公生日，用彭城放鶴亭故事，作蘇齋圖。此蘇齋得名之始也。方綱記。（原注云：「圖在第十三卷」。按今已佚。）（在卷十前護葉，金液書。）

□餘□□頓神□，金□何□識□安。□□□□□記否？敗蒲翻覆試尋看。武陵洞口寫桃花，肯向江頭認釣家？□夜玉堂香一炷，與君悤悤候黃芽。（原注：予所藏蘇書天際烏雲帖，昨寄蘊山，勒石于揚州，君在揚未之見也。將乞詩勒帖尾，故□。）次心餘編修韻。□□□戌七月□□□。（在卷十二前護葉，銀液書。）

庚戌十二月十九日，諸君集蘇齋，拜公生日。揚州羅聘兩峰，作蘇齋圖。方綱記。（在卷十三前護葉，金液書）

□傳十八官漢孺：□舊凋零盡，新交得雋人。文章諧律呂，議論足精神。甚欲邀聯騎，無如困負薪。蘭亭修禊近，爲記永和春。右放翁簡傅漢孺詩，錄于蘇詩施顧注本，方綱並次韻：作序六年後，心儀書楷人。家藏借題跋，謝叟有精神。幾卷涎留蠹，千秋火繼薪。想陪追禊詠，及共戊辰春。（原注：放翁此序，作於嘉泰二年壬戌，而贈傅詩，在嘉定元年戊辰也。放翁又嘗爲漢孺跋其家所藏謝師厚手迹，故及之。）（在卷十二前副葉，墨書。）

明徐獻忠吳興掌故集云：「注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司諫施元之字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堆廣當年譜，陸放翁序。」方綱按：此明言年譜目各錄一卷與文獻通考同。而商邱刻本乃云施氏當有譜，而無考，則何也。（在卷十三前護葉，銀液書）

郡守蘇軾，山人張天驥，詩僧道潛，月中遊。（原注：右石刻在徐州府治東南百步洪洲上，有蘇墨亭覆之。）（在卷十三前副葉，墨書。）

元豐元年戊午，仲冬雪後，與二三子携惠山泉，烹鳳團此巖下。（原注：右在蘇齋亭上一逕大石上。）（同前）

是日始合裝蘇齋圖（原注：錢唐王芳谷，摹麓臺蘇齋圖；崑山孫少迂，作蘇齋詩意圖；揚州羅兩峯，作蘇齋拜坡公生日圖。）於是何義門王虛舟書蘇齋字，皆爲我有矣。方綱識。（在卷十七前副葉，墨書。）

（上缺）蘇詩注本已錄（缺）先顧於施者，此亦考訂者所（缺）七日方綱記於蘇齋。（在卷十八前副葉，墨書。）

□□□丞刻邵氏注本，第二十卷九重新掃舊巢痕下，□□□□序語，謂開後人穿鑿之病。近日海寧查氏補注，□□□□序之說，確不可易。而施氏補注，以爲穿鑿，何也？今（缺）卷，此詩下初無此語，然則是邵所爲耳。（缺）闕卷補之，至舊注所未收，不敢增益，（缺）卷，施刻完好，並非闕卷，何居乎？（缺）施氏之注，是誠何說哉？（缺）本之訛，不使得溷（缺）蘇室。（在卷二十前護葉，銀液書。）

宋槧注東坡先生詩殘本，並目三十一卷，以文獻通考卷數按之，闕其十二卷，又年譜一卷，及目之上卷也。卷前云：「吳興施氏，吳郡顧氏」。今相沿稱施注，而不知有顧久矣！據渭南集，是書之刻，在嘉泰二年壬戌時，吳興傅稚漢孺善歐陽率更書，爲作楷鋟板於淮東倉曹司。是本曾藏錫山安氏，又在常熟毛氏汲古閣，後乃爲商邱宋中丞所得。今商邱刻本題曰：「施注蘇詩」，而其實是毗陵邵長蘅所刪補，前後移易改竄，就以趣成一書耳。每憾中丞當日何不依此書式，重摹鋟木，隨其行數闕之，如勒古帖之法，則其補注別爲卷以附於後，可也。今徒使邵李馮三氏之注，雜然冒施氏之名，學人沿習而不知其誤。及海寧查氏，又得江南影寫本，亟爲補錄，而或又不免誤字，而施顧之眞境，莫得而見。此殘刻，蓋世無二本矣！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歸於予齋，海虞商邱記宛然，裱背精好，卷末系以匠人名。何商邱得此而不知所以傳之耶？世間舊本日少，可不寶諸！除夕前三日書，大興翁方綱。（見顧君鈔記）

大興翁方綱珍藏，宋漫堂中丞裝裱，殘本四函，卅一册，凡存目一卷，詩三十卷。（目下，詩卷三、四、七、十、十一、十二，此七卷爲第一函，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此八卷爲第二函，廿一、廿二、廿四、廿五、廿七、廿八、廿九、三十，此八卷爲第三函，卅一、卅二、卅三、卅四、卅七、卅八、四十一、四十二，此八卷爲第四函。）（見顧君鈔記）

（上缺）蓀本之延熹西嶽華山廟□，借摹於篋。於是西陵秀氣，盡在我几上矣。十九日集

同人拜公生日，因記於此。方綱。（在卷二十九前副葉，墨書。）

壬子冬十二月朔，宛平王效曾紹庭，嘉興吳嘉穀映帆，元和宋思文懷西，宋璣雲槎，南城王聘珍實齋，同觀於濟南使院校經義考之齋。方綱記。（在卷十末副葉，墨書。）

癸丑十二月十九日，以合裝蘇齋圖供先生像前，同人小集，拜公生日。方綱記。（在卷十一前護葉，石青書。）

癸丑十一月，始知丹叔家藏有宋景定重鐫施注全本，今不知落誰氏矣。因馮星實書來，爲悵佇久之。方綱記。（在卷十一前副葉，墨書。）

乾隆甲寅冬，得公惠州所作偃松屏贊五十二字殘縑大楷眞迹。十二月十九日，方綱記。（在卷三十八前副葉，墨書。）

鄭芷畦湖錄一條：施元之注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傳是樓有宋刊本，殘闕不全。予友吳閬張敏求，借鈔之。細閱書中句解，是元之筆。詩題下小傳低數字，乃武子補注。文獻通考所謂從而推廣之者，此也。今吳中新刻本，盡削去之，殊可惜耳。（在卷十一前護葉，銀液書。）

□□重刊施注本跋云：「坡詩多本，獨淮東倉司所刊，明淨端楷，爲有識所賞。羽承乏於茲，暇日偶取觀，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板，命州重梓。他時板浸古，漫字浸多，後之人好事，必有賢於羽者矣。景定壬戌中元，吳門鄭羽題。」宋嘉泰二年壬戌，至景定三年壬戌，正六十年，而板已漫者，至百七十九片之多。

則今吾齋所得宋槧本，雖多蠹蝕，而板未漫漶，是當時鋟板未久所刷印也。然據鄭跋，則景定時此板尚存，而鄭所重梓者，今後不存矣。今得守馮君星實所鈔補第三十七卷，附錄惠見方南圭一詩，已爲大快；而景定全本，未知落何處也。嘉慶丁巳中秋，方綱識。（在卷十一前副葉，墨書。）

桐鄉馮星實於浙中見友人所□抄景定重刊施注，因補方南圭此詩，云：「子容伏蒙端明尚書寵示佳章，謹次原韻：東嶺□成桃李陰，春光日日向人深。遙瞻廣廈驚凡目，自是中臺運巧心。輪奐欲形張絲頌，宮商先聽伯牙音。料公不負南堂約，應許衰翁領客臨。」方綱案：此詩施注原本殘闕，今得見此全文，喜而次韻：「快如雲月破昏陰，院對羅浮道院深。豈獨周鬟新曲語？應知鄭羽早秋心。後先淮浦摩挲意，主客豐湖唱疊音。不枉嚴詩編杜集，非關晉帖要唐臨。」丁巳中秋，方綱。（在第三十七卷內書眉。墨書。）

公居水東憶水西，塵塵念念誰端倪。偶追白鶴古觀栖，斯晨斯夕非留稽。俄七百載□□□，□□弦識方南圭。依前重葺棟與枅，酬研似留腰帶犀，研銘一字紙尾鷖。（原注：墨卿重修□□□□居，得一研〔下缺〕□□堂扁拓孰齋？墨卿前秋寄覃溪，使我跌息照不迷。與君宿夢峯同躋，默□□□□齋。（原注：墨卿別號默齋，而惠州廳事，有坡公書默化堂扁。）千載此心盟可締。二江鑑澈青玻瓈，鏡灣挂出橫空霓。北□□□□□，眞見先生來杖藜。笑爾與我鴻爪泥，陶邪葛邪同手攜。三山咫尺米一稊，收□□□□，研究翠瞰千峯低。墨卿屬友寫白鶴峯於施顧注惠州詩卷內，賦詶。甲子（下缺）（在卷三

十七後副葉，墨書。）

桂馥（三則）

玉堂早直，嶺海曾過，太平運會，過於東坡。乾隆三十八年，覃溪年四十一歲，得蘇詩施顧注宋本時像。吳郡張塤贊，魯安樂里桂馥書。（在卷三前副葉羅兩峯畫覃溪像上。墨書。）

庚子四月三日，集沈文學三研齋。覃溪秘閣，携所藏施注蘇詩示客，周編修旣題名簡端，復屬馥跋尾。案施公之祖諱師□，以刺史居烏程。公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明季有餘姚施四明，以忠節顯，卽公裔孫也。陸放翁□，在嘉泰二年，注當成於嘉泰初。後廿餘年，始令餘姚，殆將老矣。四明名邦曜，字爾韜，別字四明。萬曆四十七年（原注：明史本傳，作四十一年。）己未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聞思陵崩，痛哭，書其案曰：「慚無半匡時難，惟有孤忠報國恩。」遂飲毒死。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國朝順治九年，定謚忠愍。（原注：明詩綜作恭愍。）曲阜後學桂馥冬卉跋。（在卷三十七護葉，金液書。）

庚子十二月十九日，同人集蘇齋，作坡公生日，重觀。曲阜桂馥記。（在卷三前護葉，金液書。）

李文藻（一則）

乾隆丁酉六月七日，益都李文藻觀。（在卷十前護葉，金液書。）

錢坫（一則）

是日同南澗觀者，嘉定錢坫也。（同前）

吳典（一則）

丁酉四月一日，瓊山吳典觀。（在卷十一前護葉，銀液書）。

蔣士銓（一則）

歷宋元明本未完，到商邱又到長安。青山外樹雲邊月，佳處端宜缺處看。奉誠池館午橋花，看到子孫能幾家？詩境重開天一閣，萬條書帶長新芽。戊戌七月，鉛山蔣士銓題。（在卷十二前護葉，金液書。）

張燕昌（一則）

乾隆戊戌十月（缺）海鹽張燕（下缺）。（在卷十九前副葉，飛白書。）

謝啓昆（一則）

乾隆戊戌送春日，南康謝啓昆觀。（在卷三十三前護葉，金液書。）

黃騂（一則）

盧氏莫瞻菉，昭陽黃騂，同日觀。（同前）

張塤（一則）

元祐罪人好詩格，嘉泰某年鍥成册。注者施（元之）顧（禧）傳兩家，小施（宿）棃棗供其役。故人窮乏來相訪，化度九成精筆畫（謂傅稱），寫刻四十有二卷，落莫滄桑風雨迹。倉曹適志豈多時？毋負葡萄蔫酒夕。當年禁錮轟雪霆，如此江山賸半壁。安石元常皆何往？留得海頭一雙屐。嗟哉春夢卷中人，屈指流年五六百。牧仲開府金閶城，繙書常會諸詩客。邵氏（長蘅）之膽大於斗，眼對古人硬□擘。顧氏之寃寃莫訴，姓氏標題遭棄擲。可堪寶□□□□，只許古釵存一隻。（原注：邵氏例言，亦及景蕃；標題只言施注，何也？）人生運會本偶然，傳與不傳皆可憐。焚香對此閒詩卷，又是風花澹淹天。題宋槧施顧二家蘇詩注，爲覃溪先生所藏本。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甲辰，爲穀雨後十日，隣家看花歸書此。吳郡張塤。（在卷七前副葉，墨書。）

安吉（一則）

（上缺）畜唐宋名刻，更鑴活字銅板，翻刻（缺）百餘年間，零軼殆盡。先高祖潔園（缺）得銅版徐堅初學記及顏魯公集，僅兩種，餘書慨不（缺）吉應省試，以麟經受知覃溪夫子，明春北上，拜（缺）夫子因出吳興施宿所注蘇詩舊槧本示吉曰（缺）循覽，楮墨精

好，眞南宋佳本。慨然念小子何（缺）遊大賢之門，見先人手澤，豈非一時奇（缺）堂集及先高祖罨畫樓集，奉夫子（缺）當敬摹桂坡公像于茲册，坡（缺）吉翰墨緣耶？乾隆庚子春二（下缺）。（在卷十九前護葉，銀液書）。

吳錫麒（二則）

□丑十二月十九日，拜坡公生日於蘇齋，同白山法式善、揚州羅聘、欽州馮敏昌、陽湖楊倫謹觀。錢□□錫麒書。（在卷十七前副葉，墨書。）

□隆癸□十月（缺）石公、穀人、石農、慕陶、鈍夫、藥房、秋史、芝山，同集蘇齋，聽琴賦詩，拜先生生日。鼓琴者慕陶高育麟；後至者，穀人吳錫麒也。（在卷三十二前護葉，金液書。）

周震榮（一則）

乾隆辛丑五月，嘉善周震榮拜觀。（在卷十三前護葉，銀液書。）

趙懷玉（一則）

（上缺）宋本蘇詩者久矣，乾隆辛丑十二月（缺）日，因得展觀，時將請假南（缺）識數語，以訂後緣。懷玉。（在卷十八前護葉，金液書。）

王友亮（一則）

（上缺）金陵後學王友亮敬觀。（同前）

張錦芳（一則）

辛丑孟夏，吳縣陸恭，順德張錦芳同觀。（在卷十前護葉，金液書。）

王奉曾（一則）

壬寅五月，嘉善謝垣、海陽鄭潤、宛平王奉曾，同觀於蘇齋。（在卷十三前護葉，銀液書。）

何元錫（一則）

（上缺）吳縣徐堅同錢唐何元錫，觀於南昌使院。（在卷三十四前護葉，金液書）

江德量（一則）

乾隆癸卯十二月十九日，是日爲東坡先生生日，嘉善高育麒、吳張塤、歙洪範、大庾楊宗岱、順德張錦芳、儀徵江德量、安邑宋葆淳，同拜觀於蘇齋，德量題記。（同前）

練彩（一則）

乾隆丙午臘八日，南豐傅作霖、南康謝啓昆、江陰夏敬顏、嘉興吳嘉穀、武平練彩，同觀於南昌使院。（在卷三十三前護葉，金液書。）

陳崇本（一則）

庚戌十二月十九日，過蘇齋作坡公生日，因觀。商邱陳崇本。（在卷十前護書，金液書。）

梁同書（一則）

庚戌八月來京師，過蘇齋謹觀。錢唐梁同書。（在卷十一前副葉，墨書。）

馮應榴（一則）

余以彙萃蘇文忠詩王施查三本注，而訂其舛訛，删其重複，因借翁覃溪閣學所得不全宋刊施顧注原本校對，乃知邵青門删補之本，全失施顧眞面目。其中紕繆最甚者，已詳見余合注本，而施氏原注之重複太甚，間有舛訛，亦不能無小疵。傳氏楷法固精，然訛寫頗不乏。甚矣！著書難，刊書亦豈易易哉！披覽是編，益不敢自信矣。庚戌春正，桐鄉馮應榴題。（在卷十二前副葉，墨書。）

阮元（一則）

昔乾隆間馮星實先生，輯蘇詩注，曾訪于余，余略舉一二事告之。嘉慶間余購得宋畫冊，內有團扇幅，南宋畫院畫風水之景，岸樹枝皆右偃水中。一舟右行，帆甚飽滿。扇背絹有宋高宗題蘇詩二句云：「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行擘岸風。」今施注本作舟橫，且引萊公詩，與畫意題句皆不合。況此詩前一首有送客今朝西北風之句，是橫字大錯，注時已然。思陵所寫，尚是不誤之本。附識於馮跋之後。（原注：此事在馮公歿後始看出，故馮本仍誤。）（同前）

宋畹春（一則）

乾□□酉八月十九日，以黃詩全注刻成，集□□園書□，新□□九皋、南康謝啓昆、新城喻寶忠、貴溪畢我致、□谿王謨、新城吳慶珍、魯肇谷嗣光，萬載辛紹業、浮梁鄧傳安、南城王聘珍、南豐傅曰瑩、臨川李夢松、鄧時、宜黃黃錫祾、鄱陽余紹禕、寧都廖述謨、瀘溪鄧玉鈞、東鄉吳嵩梁、奉新宋畹春同觀。（在卷三十七前護葉，銀液書。）

葉觀國（一則）

（上缺）嘉泰本，如訪玉笈窺無緣。絳雲高樓□□□，汲古邃閣勞訢沿。漫堂一朝獲舊

槧，期爲□□□□□。□野主人葺殘缺，青門居士操槧鉛。書成仍繫□□□，□□□內珍文筵。尚書誰識張霸僞？夏后遂有連山篇。□□□士嫻雅故，漁仲原父相後先。擲腸何止五十卷？插架□□□萬編。煌煌祕本忽入手，物聚所好豈偶然？却將眼月照罅□，□知後輩誣前賢。天吳紫鳳幾顛倒？魚目明珠漫綴聯。我從高齋睹瓌寶，再拜有似襄陽顛。倉曹紙本雖蠹飽，漢儒筆法猶龍騫。由來神物有顯晦，買櫝竊怪中丕偏。龍泉出土珠騰海，掩抑悠悠近百年。願公遍示好事者，廬山面目開雲烟。閩中葉觀國題。（在卷三十八前護葉，銀液書。）

伊秉綬（三則）

□湖湖曲幾晴陰？井甃同題□□□。□□□□□□□，□諧琴韻識仙心。北平尚友神相晤，東嶺重來跫有音。□□爲公酬息壤，海天秋帶月華臨。嘉慶四年仲春望後，將（缺）覃溪先生，以宋本內方南圭和坡公韻詩見示，賦此題於施注本內。寧化伊秉綬。（在目錄前副葉，墨書。）

（上缺）年九月十又七日，蒙古法式善、（缺）洵、宣城張炯、寧化伊秉綬同觀（缺）室。（在卷十七前副葉，墨書。）

屬□春波，寫惠州白鶴峯圖於蘇齋施顧注卷內，系以詩：鶴峯東峙鵝城西，雙江橫掠仙禽飛。三年與公對衡宇，儻識隔世方南圭。木棉高花堆火齊，鐵幹撑石開□扉。華表崢嶸揷

霄漢，公尚酣睡聽荒雞。以思攝思水印水，玉塔影臥豐湖湄。林行婆家鄰春酒，翟秀才近呼東籬。我倚孤亭看落日，直至月落明星稀。英靈不隔餉一研（原注：曾修公祠，於沼中獲故研。），似與叔黨同扶藜。夜汲井水冷□□，井銘片石從何稽。作圖好寄寶蘇室，附諸宋槧施注詩。嘉慶九年日長至，寧化伊秉綬草。（在卷三十七末副葉，□春波繪惠州白鶴峯圖後，墨書。）

金學蓮（一則）

疊紙橫紋霅水陰，斷碑薦福墨緣深。得符鄭氏重修本（原注：鄭羽重修施注本，載方南圭詩，與宋本六字相符。），始見蘇齋徧購心。剩字□能留證世，破琴亦等有知音。（原注：先生適以破琴詩屬和。）曉窓清快眞無誤（原注：陰字韻詩墨蹟，曉窓清快，作曉窓明快。），似覓坡公墨本臨。蘇齋弟子金學蓮題。（在目錄前副葉，墨書。）

方楷（二則）

嘉慶丁巳十二月十九日，於蘇齋拜東坡生日，揚州羅聘、武進趙懷玉、長白法式善、吳縣石韞玉、宣城方楷同觀。（在目錄前副葉，墨書。）

迴首冬寒雪釀陰，蘇齋設祀酒杯深。（原注：丁巳十二月十九日獲觀此本，同人題名。）題名快覩初刊本，得句韲遲二載心。先後邵查紛補注，流傳毛宋幾知音。熊熊寶墨今猶

古，不止區區楷法臨。蹟度吳興雪浦陰，新居唱疊佇情深。吾宗詩有南圭派，粵海秋先鄭羽心。入卷拈遺全寶相（原注：先生補注蘇詩八卷。），一編合訂大呂音。（原注：馮氏新刻合注本。）紬繙不厭千回讀，恍接先生笠屐臨。己未中夏，蘇齋弟子方楷題。（在目錄前副葉，墨書。）

周邵蓮（一則）

嘉慶庚申十二月十九日，崑山孫銓、奉新周邵蓮、宣城方楷、金山高玉階，集蘇齋拜坡公生日。是日玉階爲錢唐黃易摹山谷像，邵蓮題記。（在卷十後副葉，墨書。）

陳鴻賓（一則）

（上缺）招同張瘦銅舍人，萬華亭（缺）文學，集蘇齋觀，陳鴻賓題。（在卷十八前護葉，銀液書。）

葉繼雯（一則）

嘉慶壬申夏，六月二十四日，漢陽葉繼雯觀。子志詵侍。（在卷三前副葉，墨書。）

顧宗泰（一則）

寶蘇室中重蘇筆，龍池霹靂驚卓絕。酸鹹嗜好辨古篇，天闕剡藤那可說？當年注釋吳興施，余家漫莊同爲之。編年嘉祐迄紹聖，面目乃見眉山詩。孤行舊有永嘉本，區門別類分畦畛。殆非龜齡故橫決，顚倒天吳識者哂。元之考訂數大編，決精獵奧留眞詮。疏通一洗餖飣習，嘉禾稂莠分媸妍。久聞鋟板宋嘉泰，精書鏡畫駭光怪，惜哉構獄倉曹廳，絕少流傳六百載。錫山虞山祕所藏，綿津何處得古香？四十二卷闕十二，逌然彝鼎陳高堂。魯鼓薛鼓有遺節，白華華黍辭亦逸。何事紛拏漫補亡？却使前賢本眞失。門生棐几綴叢殘，五羊譜錄翻波瀾。亦知王出司諫下，自攻矛盾忘其難。覃溪先生精鑑賞，忽得宋本世無兩。卽是西陂舊日書，六丁追取通靈爽。離騷爾雅山海經，先生奧博羅辰星。若欲點竄並塗改，汗流浞籍誰爭衡？却笑綿津不能守，錯紉繒繡豈老手？焚香什襲存其眞，不許傳疑千載後。渭南一序垂藝林，蘇詩壁壘窺見深。以序考注獨有得，吁嗟玉局眞知音。元和後學顧宗泰謹題。（在卷四前護葉，銀液書。）

申緯（一則）

嘉慶壬申九月二十八日，朝鮮書狀官宏文學士申緯，舉人柳最寬同觀。（在卷四前副葉，墨書。）

袁傳箕（一則）

崇仁袁傳箕同觀。（同前）

沈象奎（一則）

嘉慶癸酉春正月二十有三日，朝鮮使臣經筵講官內閣提學原任三館大提學判中樞府事斗室沈象奎，與其客茨山朴善性，同觀於蘇齋。（在卷十一前副葉，墨書。）

□升桓（一則）

同觀者同鄉陸費墀丹叔也。升桓又書。（在卷十一前副葉，墨書。）

汪喜孫（一則）

嘉慶二十有一年十月八日，歙縣戈寶樹、甘泉汪喜孫，同觀蘇文忠公天際烏雲墨蹟，因並獲觀此帙。喜孫題記。（在卷四末副葉，墨書。）

周達（一則）

嘉慶丁丑四月望後一日，雲間周達敬觀。（在卷十後副葉，墨書。）

陳焯（二則）

（上缺）守吾郡僅七十餘日，而所爲詩已有此一册。至今（缺）韻。自不但生其地者，想

像無窮也。先生遊法華（缺）尚在寺中。又有青蓮道場四大字額，甚雄偉。（缺）學士致之。丁酉八月十八日。吳興陳焯謹謝。（在卷十五前護葉，金液書。）

□□□□□□□□琴背酒雲在桃花。軾。此刻十七字，亦在吾鄉；偶憶及之，縮臨其意。暎之。（同前）

吳龔（一則）

（上缺）首題注東坡先生詩第幾，下並列吳興施氏、吳郡顧氏（缺）名，眞面目隱矣。先生刻蘇詩補註，末附志道集一卷（缺）感謝。（上缺）下逮趙宋間，作者如列星。景蕃隱君子，閉門遺世榮。（缺）追蘇玉局，丹黃日縱黃。將伯得司諫，賞析偕經營。（缺）塤篪奏，詎能一品程？絢爛黼黻光，未可獨蘭成。（缺）秀野翁，規矩忘高曾。雖非郭象竊，遂掩向秀（缺）口忌，此尚蒙不平。北平今山斗，舉筆關重（缺）稿，實若遺珠擎。因思古作者，纘緒期雲（缺）莫指家聲傾。感公發幽光，一旦晦者（下缺）。（上缺）詩衍得字晦字。（上缺）呈稿。（在卷十八前副葉，墨書。）

馮敏昌（一則）

（臈雪後荆溪陸致遠、欽州馮敏□，臨川樂官譜、金谿陳玾，同集□□，觀坡公偃松屏贊眞迹。敏（下缺）。（在卷三十八前副葉，墨書。）

吳榮光（三則）

（上缺）南海吳榮光、新城陳用光、歸安（缺）嗣綰、宜黃謝階樹、吳縣董國華、漢陽（缺）集蘇齋拜坡公生日，榮光書識。（在卷十七前副葉，墨葉。）

（上缺）施（缺）七卷，白（缺）影蕭蕭鶴在（缺）山深。慚余滿月毘婆相，（缺）般若心。千載有人同寄跡，一篇（缺）音。夜闌奎宿光如炬，定是先生（缺）十一日南海吳榮光書。（在卷二十前副葉，墨書。）

（上缺）領海回（缺）殘帙。（缺）載捧匧來，司農（缺）如接笑談密。展拜已逾三（缺）堂每感古今才，寶蓋誰參去來律（缺）爪印長留幾鷓蟀？南望江頭玉笛飛。九霄（缺）道光丙申十二月二十二日，程春海少司農，招同祁淳甫（缺）徐廉峯編修集顧處視月齋，展拜東坡先生生日，（缺）篁二老兩圖，讀宋刊施顧注公集，以一曲鶴南飛分韻，得一（缺）字。詩成，書此第二十卷內，余因奉同。吳榮光識。（同前）

劉嗣綰（一則）

（上缺）洞題名拓本，及司首溫公手札，黃石齋（缺）蔡夫人墨蹟，因記。（在原第二十六冊前副葉，墨書。按：此條下有嗣綰二字聯珠印，推知為劉嗣綰所題。）

張維屏（一則）

道光庚寅花朝後五日，荷屋方伯，招集聽雨樓，觀宋槧蘇詩施顧注，同觀者方伯喆弟樸園宮曹，南海葉夢龍、夢草，番禺張維屏，南海葉應陽、應新，摩抄古香，幸增眼福。維屏識。（同前）

何紹基（二則）

（上缺）邵何心錯同鑄。吳興山水接吳郡，多少（缺）英靈倘來護。析薪負荷倉曹賢，補綴低行得依據。松烟槧版□□□，傳十八官歐九著。為期鑿楹壽先業，豈僅詶繇恤貧故？風雨荒菴老學尊，文章法乳眉山付。論交先後快提奬，序詶武子詩贈傳。如何景定鄭吳門，遽抱遺編嘆漫沍？六十年纔電去疾，七萬字同星炳附。印本驚逢鄭補前，初脫於木神彩具。駒鞠錫山桂坡老，實始收藏等瓊璐。迭經毛宋幾淪蕪，直待蘇齋發扃錮。歸依今得南海公，古槧英英壓書庫。當時蘇齋拜生日，年夕踏雪我公與。雙展一笠神來思，兩施一顧祀應袝。七百載閱滄桑多，卅一卷猶星鳳翥。今晨秋館踈雨歇，為展檀函古香赴。我公嗜古重表微，何不重將貞木鋟？一為雪堂張羽翼，寧止西陂糾繆誤？我雖蹇劣如策駑，倘許校讐勤掃蠹。坡詞補注竟零落，莫由合併同谿露。爭傳鐵綽大江東，誰解忽雷長短句？道光十五年秋月晦日，荷屋中丞丈人，出所藏宋槧本蘇詩施顧合注，拜觀之餘，敬成長短句，越日季秋月丁亥朔，謹錄於第三卷之副紙。道州何紹基，時年三十有七。（在第三卷前副葉，墨書。）

烏程王，寧鄉黃本驥同觀。（同前）

吳鍾駿（一則）

道光乙未秋杪，吳鍾駿敬觀。（同前）

王庭蘭（一則）

道光乙未九月，古婺王庭蘭敬觀。（同前）

龔維琳（一則）

道光旃蒙協洽元月，龔維琳敬觀。（同前）

趙盛奎（一則）

（上缺）年十八日雪牕稍暇，獲觀宋本蘇集於長沙行館。越日，卽公誕辰，並於副頁展觀笠屐諸圖，不勝欣幸之至。博陵趙盛奎識。（同前）

吳伯榮（一則）

宋南陽陳鵠耆舊續聞載趙右史家有顧禧景蕃補注東坡長短句眞蹟，云：按唐人詞舊本作試

教彈作忽雷聲，蓋樂府雜錄云：康崑崙嘗見一女郎，彈琵琶發聲如雷。而文宗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鄭中丞嘗彈之。今本作輥雷聲。而傳幹注亦以輥雷爲證，考之傳記，無有。又云：余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親蹟書卜算子云：寂莫沙汀冷，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又南柯子云：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十三間樓在錢唐西湖北山，此詞去錢唐作。舊注云：汴京有十三樓，非也。又云：曩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搖臺曲，皆侍妾故事。據此，則景蕃不獨與施氏合注東坡詩，且注其詞也。曰補注，續注，或因注詩而續之補之耳。伯榮。（在卷第三後副葉，墨書。）

潘世恩（二則）

□慶丁卯，坡公生日，荷屋時官京師，招桂香東、蘇樸園、盧垕山諸及門集寓齋，拜公畫像，兼爲余壽，忽忽三十年矣。追思往事，感慨係之。荷屋于道光丙戌，得宋槧顧施注蘇詩善本，宦遊所至，輒携以自隨。今者春明重敘，出此屬題，展玩累日，竊喜與坡公有緣。至日倘約二三同志，仿庚子拜經之例，卽以是編爲公壽，豈不更添韻事耶？道光丙申仲冬下澣，吳縣潘世恩呵凍書於思補齋，時年六十有八。（在卷十前副葉，墨書。）

（上缺）日華陽卓秉恬，歙（缺）吳潘世恩會於南海吳榮光（缺）敬瞻遺像，並閱是編一過。潘□□書。（在卷二十九前副葉，墨書。）

羅天池（一則）

道光丙申冬至日，觀於荷屋中丞之筠清館。六湖羅天池記。（在卷十末副葉，墨書。）

張瀛暹（一則）

道光十六年夏六月，立秋後三日，平定張瀛暹石洲氏敬觀。（在卷十二前副葉，墨書。）

□□莊（一則）

（上缺）適道州何子毅（缺）因出所藏宋搨羣玉堂藏眞千文，吳居父王逸老（缺）諸墨蹟，並宋槧蘇詩，同觀。東製倥傯時，具此閑逸，頓（缺）莊謹識。（在卷十五前副葉，墨書。）

祁寯藻（一則）

（上缺）中秋重九那有（缺）香螺裊簾幕是（缺）芒照古簡，瞥然開匣得（缺）槧非贋託。中丞何處得此本？賓主傳觀□□□。□□□□□杜集，嘉祐所槧亦相若，大小毛公並藏弆。題識此□□□□。（原注：（上缺）姑蘇郡守王祺槧工部集，明崇禎已非（缺）補寫，曾於懋勤殿見之。）人間天上各有緣，眼福□□□□□。蘇齋老人眞好事，卷卷銀鉤字鵁躍。鉅公名士爭綴筆，□□□□無地著。摩挲未了讀壁畫，二老風篁坐譚謔，浮名似

笑後□□，狂態却對前賢怍。中丞司農得詩髓，江左潘徐氣磅礴。酒酣□□□坡句，追逐松喬鄙衛霍。（原注：「吾當追松喬，子亦鄙衛霍。」坡公生日謝劉景文句。）緊予廢學如寒□，□□□年戀幽壑。不敢望公揮翰手，和陶有志公應諾。（上缺）展東坡先生生日，分賦得鶴字，壽陽祁寯藻。（在卷二十前副葉，墨書。）

佚名（二則）

（上缺）挂千億羃雲藍，司農退食日清暇，斗室墨妙熏（缺）主客四五傾元談，高峯突立映雪壁。風篁小（缺）世乃□追黃鸎，俄驚棐几發光怪。琅（缺）畫歸雙龕，寶物流傳閱（缺）貪復貪，至人（缺）向榮師參（缺）。（同前）

（上缺）放鴿鶴（缺）豈知七百餘載（缺）壽，有道或肯相馮依。（缺）授妃呼豨。公今遊戲人海（缺）北斗一食眞一酒，西山況有元脩薇（原注：薇今巢菜也。）（缺）玉兒，一十六星天際圜。吳弄宋槧世所希，乾嘉□□□珠璣。或題或詠或圖畫，五家隊繞三春非。公詩買□□元氣，百骸九藏增其肥。前日對雪蘆之碕，今日叢書門兩扉。風篁二老是耶非，勝友且辨且進譏。沈逵同甲偶然耳，退之磨蝎其庶幾。四十監州賦杞菊，五十入侍腰鋃緋。功名百□□年年，英靈萬古高巍巍。俱言水僊合薦菊，爭向戒祖□□□。我詩險拙儕劉煇，公其哂我杜德機。四賢詩成左□□，□□□影春風幃。（上缺）蘇文忠生日，奉攀（缺）馬，徐蓮峯侍御集（缺）宋槧施顧注蘇詩，以一曲（缺）卷後。（在卷二十後副

葉，墨書。）

潘仕成（一則）

□宿文光照蛾眉，琢玉坊中爭剞劂。（原注：元祐時琢玉坊刻工，以蘇黃詞翰致富，見王明清揮麈三□□□琢玉□□□孰是。）鰲龍不知烏臺案，磨蝎竟坐黨籍碑。蘇門時苦饞□□，□□□有吳興施。合箋顧氏等毛鄭，補注武子傳裘箕。漢□□□□□，放翁製序詞色絲。書成嘉泰壬戌歲，板鋟淮東□□□。□□□若一轍，流傳舊本餘一瓻。梟朽蟬斷不能沒，（缺）古香發七百餘鴻文垂前明安（缺）難彷絳雲樓中爐竟（缺）稗官野史說題跋，（缺）學士三任校（缺）館青氈幸（缺）處箸公復（缺）善體公意何其（缺）公寓齋安日，吾家（缺）書贈華清夢中句，翰墨有□□□□（原注：（上缺）叢話，坡公過華清宮，夢唐（缺）帚帶詞，手書以贈潘邠老。）我生後公（缺）貽，年年歲歲客題詠，在在處處神護持。□□□□□禱，愛惜轉復增嗟咨。天長地久壽無量，不知後□□□□。□□丁酉孟春，宋槧施注蘇詩歸於我，買詩志喜。海山仙館主人潘仕成未定稿。（在卷二十前副葉，墨書。）

李璋煜（一則）

坡公守密州，因城爲臺，子由名之曰超然，集中所稱北臺是也。諸城大令黃岡汪竹千封

渭，於道光丙申，重葺是臺。余時由毘陵乞病家居，請立坡公同時僚屬木主，配享祠内，竝移種玉盤盂於臺上，以資供養。其明年丁酉，來都門，重過德畬寶琴齋，獲觀宋槧，展玩竟日。手摹笠屐圖，擬刻之臺東笠屐軒壁間，亦蘇齋身後一段墨緣也。守密詩卷贖，有家南澗先生題款，因識數語於後。萿汀李璋煜倚裝書，時天中後一日。（在卷十後副葉，墨書。）

王篤（一則）

道光己亥年十月：孝感喬用遷、韓城王篤，同觀於寶琴齋。（在卷十二前護葉，金液書。）

佚名（三則）

（上缺）此（缺）山同賦詩。（在卷二十九前護葉，金液書。）

（上缺）拜觀施注蘇詩，諗知此書爲南海吳（缺）隅潘氏所有。吁！物之聚散離合，亦（缺）耳。隨拭筆以誌。（缺）誌並書。（同前）

襄平甘運原暇目（缺）三學士後，亦平生之幸。（在原第二十六册前護葉，金液書。）

張岳崧（一則）

道光己亥孟夏，定安張岳崧觀。（在卷十五前護葉，銀液書。）

黃恩彤（一則）

□書思古本，亦與古人同。蘇詩得宋槧，如對東坡翁。遙遙七百載，萬軸秋煙空。歷劫剩完璧，墨寶光熊熊。護持賦諸老，補綴煩良工。零星拾璣羽，薰曝驚魚蟲。當年老學士，磨蝎困命宮。蟄龍起詩獄，度嶺何匆匆？惠州與儋耳，泥爪留雪鴻。今我來驅鱷，（原注：時奉使來粵，籌辦暎夷通商善後事宜。）妖霧愁天公。雖非有罪謫，等此窮途窮。番酒葡萄綠，蠻化珊瑚紅。故人招我醉，暫歇心忡忡。復得覩此本，一豁雙眸瞢。維時歲癸卯。斗柄方指東。觀者石琴子，海山仙館中。德畬二弟，出所藏宋刻蘇詩見示，詩以志之。卽書愛盧宗兄畫竹後。黃恩彤。（在卷十三後副葉，墨書。）

曾國藩（一則）

咸豐元年，二月二日，仁和邵懿辰、湘鄉曾國藩、任邱邊浴禮、善化孫鼎臣、貴筑黃彭年同觀。（在卷十一後副葉，墨書。）

佚名（二則）

□緒戊申十二月十九日，湘潭袁伯夔參議，招集剛伐邑齋，拜□□生日，宗室溥侗同人，富順宋育仁芸子，龍陽易順鼎碩甫，（缺）徵聘三，侯官陳衍石遺，豐順丁惠康叔雅，長

沙鄭（缺）華鏐仙，貴池劉世珩葱石，湘潭楊度皙子，宛平（缺）安金□城翚伯，如皋冒廣生鈍宧，錢塘吳（下缺）。（在卷二十前副葉，墨書。）

（上缺）梅石振奨溯甫，黃岡（缺）龕後至獲（下缺）。（同前）

張澤珩（四則）

余得此書於湘潭袁氏，時經火厄，斷亂零落，猶幸不盡爲六丁取去。因屬善工，裝治年餘始竣。藏之韞輝齋中，並題歲月。丁丑六月十八日。（在卷三後副葉，墨書。）

蘇齋所藏天際烏雲詩帖，是雙鉤本，非公眞蹟，今在天津人家。戊寅十二月十九日記。是日同觀者，嘉興湯安臨澤。（在卷十七後副葉，墨書。）

余又有坡公正書海市詩舊拓本，亦蘇齋藏物，題識纍纍。旣出此書，賞玩竟日，復檢篋得帖，並几同觀，猶恨無公墨跡耳。希逸再書。（同前）

昔年於西充白堅家，觀坡公竹石短卷，後有米元章題詩，明沐府舊裝，是公眞迹。今流轉數年，聞歸海外，以未能與此書同藏爲恨，爰記於此冊之尾。己卯九月十七月雨窗書。（在卷二十六後副葉，墨書。）

附圖繪墨本等

佚名設色繪東坡笠屐圖。（在目錄前副葉。）

華冠設色繪翁覃溪四十一歲像。（張塤贊，桂馥書，見前。）（在卷三前副葉）

佚名設色繪像殘葉。（在卷二十前副葉）

□春波設色繪惠州白鶴峯圖。（在卷三十七後副葉，墨書。）

宋葆淳設色繪山水圖。（同前）

潘仕成墨繪蘭。（在目錄後副葉）熊景星題云：丁未十二月，拜坡公生日於得句軒，同集者爲羅蘿村文俊，鮑逸卿俊，羅亦湖天池，馬雲卿儀清，熊遂江景星。主人出所藏澄清堂帖太清樓書譜、唐拓雲麾將軍碑、化度寺張長史郎官石壁記、趙松雪所藏絳帖、玉版九行、游景仁所藏蘭亭十二種、羣玉堂懷素千文；俱希世之寶。復觀趙子固墨蘭卷，德畬戲仿之。景星謹記。

張祥河金液繪菊。（在卷三後護葉）自題云：□□□酉孟夏，余以督漕引覲入都，過德畬比部齋頭，觀宋槧蘇詩。酒半畫菊。同觀者南昌方用儀、江都唐惇培、諸城李璋煜、新城陳孚恩、丹徒張灝。華亭張祥河識。

□樂之金液繪竹。（在卷十一後護葉）自題云：道光丁酉，臘月十六日，德畬二兄，遲同人集寶琴齋，預祝東坡先生生日。到者觀察黎半樵攀鏐；員外馥畹羅禮蘭；西樵莊心省，芷齡司徒照，六湖羅天池三主政。酒闌得觀宋槧蘇詩，書以詩興。樂之。樂之並畫。

佚名金液繪蘭。（在卷十五後護葉）□望顏題云：（上缺）德畬（缺）琴齋觀（缺）藏蘇詩（缺）志之（缺）望顏題。

溫肇江金液繪山水。(在卷二十九後護葉)　宋葆淳題云：(上缺)酉五月一日，滁州王(缺)寧馬沅潘鐸溫肇江葆淳，同觀於□琴齋。肇江作畫，葆淳題記。

蔡錦泉墨繪西湖蘇隄圖。(在卷三十八後副葉)　自題云：(上缺)瞻拜東坡小像，殆兩年矣。樓外西山凹處，朝雲墓如咫尺間。其北彩虹橫跨，則蘇堤之五眼橋，小舠穿掠橋下，輕便如梭。橋上行人，盡在鏡中，洵是佳境。庚子九秋課畢，既歸羊城，德畬比部，預約雅人，同展先生生日，屆期適值暎夷肆逆，水師失利，官紳戒嚴。越旬而和議成，地方安堵。乃於除夕前二日補缺典，而假館於蔗田農部之佇月樓，盡醉極歡。德畬屬仿前人例，繪圖簡端，遂憶而作此。錦泉誌。

又題云：維時賢主人則潘德畬比部，客則馮虞階太僕，鮑逸卿比部，陳棠谿儀部，金醴香中翰，葉蔗田農部，與錦適符竹林之數。道光庚子臘杪，聽桐山人蔡錦泉又識。

蘇東坡行書函札墨本。(海山仙館摹刻，在目錄後副葉。)

東坡先生畫像硯墨本。(鍾惺摹刻，在卷七前副葉。)

秦鏡墨本。(在卷三十七前副葉)

漢緁伃妾娋玉印鈐本。(同前)

宋嘉泰二年淮東倉司刊注東坡先生詩

註東坡先生詩卷第四

吳興施氏

吳郡顧氏

詩四十七首 自京口 盡通守錢塘

游金山寺 唐僧應之題[illegible]記金山昔名浮玉因裴頭陀江際獲金貞元二十一年節度李錡奏易名金山

我家江水初發源 文選郭景純江賦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岷山注[illegible]宦游直送江入

原載「圖書館學報」，創刊號（民國四十八年一月），頁一——一八

「滄浪嚴先生吟卷」三卷 元前至元二十七年刊本

宋嚴羽撰，開卷跨行頂格題：「滄浪嚴先生吟集卷之一」（按目錄前後，及第一卷末，第二三兩卷前後，吟集二字，並作吟卷。惟此處作集字，蓋誤）。次行低七格題曰：「樵川陳士元暘谷編次」。又次亦低七格題曰：「進士黃清老子肅校正」。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版匡長十八公分，寬十二公分，四週雙欄，雙魚尾，上魚尾下，題滄浪幾（卷數）；下魚尾下，記葉數。卷前有黃公紹序，但署「歲尙章攝提格十月之望」，不著元號。序中有云：「余幼時，見東鄉諸儒，藏嚴詩多甚，恨不及傳」。知此序爲中年以後之作。按公紹宋末人，入元不仕。尙章攝提格，爲庚寅歲，而元代第一庚寅，爲前至元二十七年。此序當作於是年，因懷亡國之痛，故不署胡元年號。復驗此本字體，其橫畫起筆及水字偏傍，雖已有松雪筆意；而結體勁峭，猶存顏柳風範。相互證之，其刻於元初，可斷言也。

此本三卷，卷一爲詩話，附答出繼叔臨安吳景僊書。卷二爲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八句，七言八句，及古詩。卷三爲楚詞、操、吟、引、謠、歌、行、詞、及逸詩。明嘉靖間彭城淸省

堂刻本，乃合二三兩卷爲一，成二卷本，已失元槧舊觀。清四庫館又析詩話一卷，入詩文評類；但著詩二卷於別集類。且云：「其詩話一卷，舊本別行，此本爲明正德中淮陽胡仲器所編，置之詩集之前，作第一卷。意在標明宗旨，殊乖體例」云云。不知元刻本卽如此，不自仲器始也。

卷三劍歌行「重氣輕生」後，放歌行前，缺第八第九兩葉。按卷前目錄，知此處凡缺詩三篇：曰惜別行（原注云：贈馮熙之東歸）。按明正德丁丑李堅刋本，於闕文處，妄加「然唯諾」三字，徑接下文（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十一，校元本滄浪吟題記），是爲紕繆。清省堂刋本，於輕生下，識以闕字，尙符闕文之義。以是核之，此闕文處，蓋元時初未刋入，非此本之偶佚也。

據瞿目校元本滄浪吟卷題記，知李堅刋本，頗多譌脫。茲持此本與清省堂本參校，雖此本亦間有譌誤，然可以正清省堂本之失者，凡十餘處。至如卷一詩體篇「有半五六言」下注文：「晉傅休玄鴻雁生塞北之篇是也」句，玄字當是奕字之訛，清省堂本，遂删去休字，但作傅玄，此所改訂，雖不爲誤，要非原本之眞。明人刻書，喜以意竄改，若此類者，尙是上乘也。

卷前後有：「汪士鐘字春霆號眼園書畫印」（白文，長方形）、「汪印士鐘」（白文，方形）、「三十五峯園主人」（朱文，方形）、「三十五峯園主人所藏」（朱文，長方形）、「胡挺臧書」（朱文，方形）、「駿昌」（白文，方形）、「雅庭」（朱文，方形）等印記。序文前有「太原叔子藏書記」白文長方形印，疑出後鈐。胡挺，字心耘，浙江仁和人。好收宋元舊本，手自校勘。瞿目所著滄浪吟卷，卽心耘據此元本手校者也。

附：滄浪嚴先生吟卷校勘記

樊漱圃

卷次	葉次	行次	元前至元刊本	明嘉靖清省堂刊本
一	六	後九	晉傅休玄	晉傅玄
	七	前六	樂府俱備眾體	俱被
		後四	羣鵶詠	鴻
	八	前一	曰怨名者（注文兩怨字同）	以愁名者（注文同）
		前三	以愁名者（注文兩愁字同）	怨（注文同）
		前五注	估家樂	估客樂
			朱贓質	宋贓質
	十	前九	廚人具雞黍	貞雞黍
		後一	孤雲獨鳥川光暮	啼光暮
		後四注	上句述一語	生句述其語
		後九注	二十字詩	二十一字詩
		後十注	不關詩之輕重	重輕
			以建除平滿	平定
	十二	前六	不可乖崖	乖戾

十八	後	四	弩力崇明德	努力
十九	後	五	文古將進酒	又古
二十	後	九	謾取以入陶集耶	以入陶集爾
二十一	後	三	必至誤人也	誤入也
	後	十	此則眞少陵語也	語世
二十二	前	十	且五言	月五言
二十三	後	四	且增	止增
二十四	前	六	靜街調馬任奚奴	夷奴
二十七	前	一	名僧宗杲也	宗是也
	前	五	蓋覩蔭執手	蓋傾蓋執手
二				
七	後	四	笑取玉麈尾	玉塵
八	後	六	江漢	江上
九	後	四	漱泉	漱
十	後	二	汝今更有無	如今
十二	前	七	暗浦風多欲上潮	朝
十七	前	四	局促滯中園	中原
	前	十	寒雲四面起	四回

二十　後十　贈我一玉麈　玉麈

二十三　前一　淒離聽不足　淒離

一　於憫時命篇分卷　不分卷

八、九　二葉　原缺　於輕生下注一闕字下空三行

十五　前六　或殳其□　或殳其膺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四期（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頁五六——六〇

「滄浪先生吟卷」二卷　明嘉靖十二年彭城清省堂刋本

宋嚴羽撰。前有嘉靖辛卯閩中鄭絅序，開卷題曰：「滄浪先生吟卷卷之一」，大字跨行頂格書。次低七格，題曰：「宋樵川嚴羽儀卿著」。又次低九格，題曰：「彭城清省堂校刻」。板匡長十九公分有奇，寬十五公分半。白口，左右雙欄，單魚尾。魚尾下題書名及卷數，又下題葉數。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

鄭絅序云：「滄浪嚴先生吟卷，閩有刻本，姑蘇有刻本」。按所謂閩刻，蓋卽明正德丁丑李堅刋本，前有莆田林俊序，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爲三卷本。所謂姑蘇刻本，當是明正德庚辰知崐山縣事尹子貞所刋，爲二卷本。此外又有明正德間淮陽胡仲器刻本，亦三卷，卽淸四庫全書著錄之底本，而刪其詩話一卷以入詩文評者。李堅刻本，頗多訛脫，瞿目旣評論之。胡仲器本，未得比勘，不知如何。尹子貞本，卷目與此本並同（詳見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一），殆卽是本之所自出也。

率以與元刋本互勘，此本固不乏舛訛，然可以正元本之失者，亦有數處。卷一第八葉：「以

愁名者，文選有四愁，樂府有獨處愁」，三愁字並不誤怨。又：「以怨名者，古詞有寒夜怨，玉階怨」，三怨字俱不誤愁。同上：「估客樂」，客不誤家，「宋臧質」，宋不誤朱。卷二第十二葉：「如今更有無」，如不誤汝。末葉：「或殳其膺」，膺字不闕。凡此皆勝於元本者。又如劍歌行後，元本原缺二葉，李堅刋本，「重氣輕生」下，妄加「然唯諾」三字，以接下文。此本則識一闕字，後空三行，猶存闕文之義。惟幷三卷爲二卷，則未合舊本之槼䂬耳。夫元槧爲是書最初之刋本，明正德以下各本，率從之出；此覘諸各書目所記是集卷目而可信者。後出之本，時有脫誤，爲理之常。今乃有元本訛誤，而此本不誤者，於以見其參稽他書，校訂之不苟也。

卷末有：「壽祺經眼」白文方形印，蓋陳左海所鈐。壽祺，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清嘉慶進士。解經宗西漢今文家說，詩文亦有名於時。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四期（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頁六〇

「唐音輯注」十二卷　明初建安葉氏廣勤堂刋本

元楊士弘編，明張震輯注。凡唐詩始音一卷，唐詩正音六卷，唐音遺響五卷。始音前有虞集序，次葉添德後序，次唐音名氏，次楊士弘識語，次凡例，又次爲始音目錄。目錄末有鼎形及長方形木記各一，鼎形木記中，鐫「三峯記」三字；長方木記云：「建安葉氏鼎新繡梓」。開卷第一行頂格題云：「唐詩始音輯注卷之一」，（正音遺響各卷仿此，間有略去輯注二字者。）次行低六格題云：「襄城楊士弘伯謙編次」，又次亦低六格題云：「新淦張震文亮輯注」版匡高十七公分，寬十一公分半。黑口，雙欄，雙魚尾。上魚尾下，於始音一卷，則題曰「始音」，不記卷數；於正音及遺響各卷，則題曰「唐音」，其下接記卷數。下魚尾下記葉數。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字數同。是書流傳頗少，此本尤極罕見。昔季滄葦曾藏是本，後歸孫淵如，即平津館鑒藏記所著錄之元本是也。

此書平津館鑒藏記及四庫書目皆云十四卷，是本僅十二卷，核之，知缺遺響卷五，卷六兩卷。張震行實無考，四庫提要因其注語弇陋，遂定爲明人，雖偶中而語殊武斷。按葉添德後序，

雖不署年月，然不出洪武末至正統末數十年間（說詳後）。葉序云：「昔襄城楊公伯謙，已嘗選辨詳備。近時張公文亮，會撫諸家之言，以爲唐音輯注。……未以示人，秘藏篋笥，厥後文亮歿，長嗣豫，登明桂籍，促赴春官。次子惟剛，覩其遺藁，志欲刋行。敬走書備禮，遣人賫藁宗書林葉添德氏刻板」。是刻板時文亮既歿，其長子且應鄉試。應試至早當在三年服闋之後，則文亮歿後，至刻書之日，又頗歷年所。以是證之，知文亮之卒，至遲亦當在正統中葉以前也。

此本板式字體，大似元槧，故昔人每誤爲元本。長沙葉煥彬（德輝）氏始辨爲明刻。書林清話（卷四）云：「至孫記（里案：謂平津館鑒藏記。）所載元本唐詩始音輯注等，目後有廣勤堂鼎式印，建安葉氏鼎新繡梓長木印。此似在萬寶詩山之前（里案：萬寶詩山，亦建安葉氏刻。），然亦不出明代，何也。如始音正音遺響等類，與分初盛中晚唐詩者，知解相同。初盛中晚之別，始於明高棅唐詩品彙拾遺。據其序，書成於洪武甲子十七年，而拾遺則補於癸酉。其書子目，有大家名家羽翼餘響諸類。區畫唐詩門戶，風氣開自明初，元人無此例也。然則詩山及始音等集精刻本，埒於宋元，故自來收藏家，不誤以爲宋，即誤以爲元，亦其魚目可以混珠也。」按葉氏辨爲明刻，是矣；而其說則未當。蓋區畫唐詩門戶，不惟不始於高棅；而高棅之說，反襲自此書。四庫書目提要，已明言之。本書虞集序，稱：「襄城楊伯謙，好唐人詩，五言、七言、古詩、律詩，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書中於始音卷前姓氏，及正音卷前目錄，皆附案語，以盛唐、中唐、晚唐爲說。據楊氏識語，知是書成於至正四年，至正四年，下逮明明洪武癸酉，凡五十年。安得謂區畫唐詩門戶，始於高棅耶？（按宋嚴羽滄浪吟卷，已有唐初體，盛唐體，大

曆體，元和體，晚唐體之分。）茲檢瞿木夫古泉山館題跋，有書林三峯葉添德景達刋詩義通釋殘本五册。經義考亦著其書（見卷一百十一，題云詩傳疏義。並載何英後序，可考葉添德時次。序略云：「永樂乙酉，先師宗兄世載游書林，至葉君景達家，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景達尙德之士，屢致書來，請梓傳。歲丁酉，英侍先師館於葉氏廣勤堂，參校是書。旁取諸儒之說，節其切要者，錄而附之。藁成，未就鋟刻，先生還旆考終。正統庚申，景達書來，屬英曰：所傳詩傳疏義輯錄，遺其藁數卷不存，願爲補葺，而壽諸梓」云云。乙酉爲永樂三年，庚申爲正統五年，前後相鉅三十六年。景達能主刻書事，當在二十歲以後，則正統庚申時，其年約在六十歲左右，以此言之，是此唐音輯注之刻，早則不出洪武末葉，晚亦不出正統末葉也。葉氏廣勤堂，元明間刻書甚多，書林清話有專篇述之。然於景達作景逵，又不知景達卽添德之字，則考證未免偶疎耳。

是本經惠定宇盧址等遞藏，各卷有：「惠棟之印」（白文，方形）、「字曰定宇」（朱文，方形）、「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白文，方形）、「周氏汝爲」（朱文，方形）等印記。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五期（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頁四八——四九



「精選名儒草堂詩餘」三卷　元刋清江陰繆氏藝風堂鈔補本

元鳳林書院輯編，不著選人姓名。元刋，清江陰繆氏藝風堂鈔補本。是書始見於千頃堂書目，一名續草堂詩餘。所選自劉藏春以下，凡六十家，皆南宋遺老。四庫書目未著錄，至阮芸臺始進呈內府。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稱此書：「選錄精允，秀句清言，多萃於是。而黍離之感，有不能忘情者」。今讀書中感懷故國之作，往往悽惻動人，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此本元槧存上卷，中下兩卷，則繆藝風倩丁紹裘以傳沅叔所藏鈔本影寫者。卷上末葉及卷前目錄之後半，亦出補鈔。卷中第十及十一兩葉原缺。元刋版匡高十五公分有半，寬十一公分。雙欄，小黑口，雙魚尾。上魚尾下紀卷數，下魚尾上記葉數。每半葉九行，行十六字或十八字不等。（藝風藏書續記云：行十九字，誤。）開卷頂格跨行題：「精選名儒草堂詩餘卷上。」（卷上二字係補寫，疑原本但有上字。）次行低六格題：「廬陵鳳林書院輯」。凡作著姓名，皆頂格書，自佔一行。調名及詞題，亦各自佔一行。調名低三格書，詞題低二格書。詞題亦間有附於調名下者，則以小字著之。元槧字畫精勁，與前至元刋本滄浪吟卷相似，蓋亦元初所刻也。

細審此元槧上卷，乃悉前後缺處，皆書賈所僞。書名標題下，既將卷次剜除；又將是卷末葉，及目錄卷二以下題目撕去。蓋欲以此首册充完帙，以欺購者。此作僞之風，開自有明，賤估牟利，至焚琴煑鶴而不惜，誠故書之大厄。幸繆氏鈔補具足，俾還舊觀，可無憾矣。此書流傳極罕，刻本僅有詞學叢書及粵雅堂叢書兩本，無單行者。舊本尤稀，宛委別藏而後，惟鐵琴銅劍樓，八千卷樓，及傅氏雙鑑樓，各有鈔本三卷。此藝風舊藏元槧殘本，殆碩果之僅存者。補鈔以舊紙，行格悉同元刻。目錄末元刻故有木記，此亦已傳錄；知傅氏所藏鈔本，其祖本亦卽元槧。然則此鈔補之卷，蓋猶虎賁中郎，所謂僅下原刻一等者矣。

收藏印記，有：「江立」（朱文，小聯珠印）、「玉屏珍賞」（朱文，方形）、「雲溪詞客」（白文，方形）、「沈汾玉印」（白文，方形）、「繆」（朱文，方形）、「藝風堂」（朱文，方形）、「曾在紅芙山館」（朱文，方形）、「懷幸所見宋元秘笈」（朱文，方形）等。江立，字玉屏，號雲溪。舊居杭州，移籍儀徵。曾藏宋槧金石錄，題其齋曰金石錄十卷人家。其時約當清康乾間。

原載「圖書月刊」，二卷五期（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頁四七——四八

「盤洲樂章」三卷　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影鈔宋刋盤洲文集本

宋洪适撰。此乃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盤洲文集第七十八卷至八十卷，爲樂章之全部。開卷首行頂格題：「盤洲文集第七十八」。次行低二格題：「樂章一」，七十九及八十兩卷款式同。惟次行僅題樂章二字，其下不著次第。版匡長二十一公分半，寬十五公分半。白口，左右雙欄，單魚尾。魚尾下著書名，又下記頁數，更下記刻工姓名。刻工有張祖、玉棠、單正等人。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間有二十一字者。此鈔本全帙，淸乾隆間由浙江巡撫採進內府，卽文淵閣著錄之底本也。

盤洲集八十卷本，宋槧而後，元明間未聞有重刻者。宋刋原本，自淸初以來藏書家，咸云未見。故昔人得一普通鈔本，卽歎爲奇珍。道光、同治間，洪氏兩度付梓，其書始漸流傳。近年涵芬樓竟覓得項子京舊藏宋本，影入四部叢刋，眞學林眼福。此樂章三卷，向附文集以行。自朱孝臧以此本刻入彊村叢書之前，文集外更無他本。況毛氏此鈔，楮墨精湛，與館藏梅屋詩餘，石屛長短句等影宋精鈔之本，風韻略同。以視宋槧，尤覺悅目也。

卷前後有：「毛晉私印」（朱文，方形）、「子晉」（朱文，方形）、「子晉」（朱文，聯珠印）、「汲古主人」（朱文，方形）、「汲古閣」（朱文，長方形）、「吳毛氏圖書」（朱文，長方形）、「子晉書印」（朱文，方形）、「宋本」（朱文，橢圓形）、「汪印士鍾」（白文，文形）、「閬原甫」（朱文，方形）、「茮坡潘介繁珍藏之印」（朱文，方形）、「鄧尉山樵」（白文，方形）、「萬華小隱」（朱文，方形）、「密均樓」（大小各一，皆朱文方形）、「吳湖颿珍藏印」（朱文，長方形）、「吳氏圖書記」（朱文，長方形）、「梅景書屋（朱文，方形）、「吳氏文庫」（朱文，方形）、「張珩私印」（白文，方形）等印記。

附錄題跋

文淵閣佚去，歲吾郡汪閬源藝芸書舍揷架，後歸潘三松曾孫椒坡收藏。毛氏影宋鈔本，在今日獨立門庭，不可與尋常鈔本同語，幾宋元槧刻齊驅矣。況爲天祿舊籍，宋賢韻語，尤當寶諸。（吳湖帆手書在卷前）

盤洲樂章三卷，迺全集中殘帙。全集向藏文淵閣。此本僅存詞三卷，後附家傳碑記等。今家傳碑記附錄，轉贈內姪潘景鄭矣。彊村叢書所收，卽據此付梓。舊藏蔣氏密韻樓，余以宋槧道德經易之。尚有唐六如騎驢歸興圖一幀云。壬申正月十三日裝成題記。吳湖帆。（卷末）

汲古六十一家詞多訛字，而毛鈔各詞，皆景宋精寫，不知當日何以不據佳本付梓也，洲詞三卷，毛刻所無，舊爲文淵閣物，四庫著錄，卽是此本。疊經藏家儲弆，至爲珍貴。八十

卷盤洲曲十四章，脫書生查子調名，遂有疑爲詩者矣。湖帆宗兄，出眎此册，因識數語。

壬申三月望。霜崖吳梅。（在卷末）

壬申四月，吳曾源觀於梅景書屋。（在卷末）

壬申天中節後二日，王同愈觀於梅景書屋，時年七十有八。（在卷末）

壬申寒孟，番禺葉恭綽，新建夏敬觀，閩縣黃孝紓，同詣梅景書屋，獲觀梅屋詩餘，石屏長短句及此册，蓋毛鈔之極精也。閱世如新，讚歎無旣。孝紓題記。（在卷末）

甲戌孟夏，嘉興郭欄枝觀於密韻樓。（在卷末）

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沈尹默拜觀。（在卷末）

乙亥秋，以夏仲昭墨竹卷易之。西充白氏木雁齋記。（在卷末）

原載「圖書月刊」，三卷一期（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頁五六——五七

「梅屋詩餘」一卷「石屏長短句」一卷

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影宋精鈔本

梅屋詩餘，宋許棐撰。石屏長短句，宋戴復古撰。二書合一册。石屏詞，四庫書目著錄：梅屋詞，此本之外，自昔惟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有抄本一卷，他則未聞。棐字忱父，海鹽人，理宗嘉熙間居於秦溪，種梅數千株，自號曰梅屋。所著梅屋集五卷，文淵閣著錄，獻醜集一卷，四庫書目列在存目。又有樵談一卷，相傳亦忱父作，四庫館臣疑其不類，語具庫目雜家類存目。昔汲古閣擬刻宋百家詞，僅刻至六十一家而止。其中有戴詞而無許氏此書，近年古書流通處，重印毛刻，始補入之，仁和吳印丞氏，亦刊許書於雙照樓詞中，二者蓋皆以此鈔爲底本。自是梅屋詞始漸有印本流傳。丁松生稱許詞：「穠艷綺麗，有金荃陽春之遺意。」令覘其諸作，信非溢美之辭也。

此二種皆仿宋精寫，字體格欄，無不心摹手追，力求其肖。許集版匡高十八公分半，寬十三公分弱；戴集高十七公分半，寬十三公分。二本皆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其版式，如白戶，左右雙欄，單魚尾，魚尾下著書名，又下記頁數等。二本亦並同。許集開卷第一行頂格題曰：「梅屋

詩餘」。其下空四格題曰：「壺山許棐忱父」。戴集首行頂格題曰：「石屏長短句」，次行低八格題曰：「天臺戴復古式之」。戴集結尾，有題字一行曰：「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行」。知其影自宋書棚本。許集雖無陳宅書籍鋪題識，然就行款證之，知亦出於棚本。蓋陳宅所刻諸集，皆十行十八字也。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著有此二種宋刋原本。斧季注其下，以爲梅屋詩餘，人間絕無，石屏此本，亦與世行本不同。宜其特爲珍祕，擬價極昂。其影宋精寫之本，天下推爲絕業，藏書家寶同宋本。斧季題其祕本書目，謂：「精鈔之書，每本有費四兩之外者」。觀此本之紙潔如玉，墨光鑑人，安得不使人驚爲書中尤物耶！

兩卷前後，有「毛晉之印」（方文，方形）、「毛氏子晉」（朱文，方形）、「正闇祕笈」（朱文，方形）、「羣碧樓」（白文，方形）、「漚夢詞人」（朱文，方形）、「吳氏文庫」（朱文，方形）、「吳氏圖書記」（朱文，長方形）、「湖颿祕笈」（朱文，方形）、「無奈被些名利縛」（朱文，方形）、「密韵樓」（朱文，方形）、「希逸」（白文，方形）等印記。

附錄題跋

隱湖毛氏，以刻古籍，馳聲明清之間。而尤以景鈔宋本，爲一時絕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余所藏南宋名賢小集。凡四五十家，裒然鉅觀。此二種先爲亡友吳印丞借刊，流布海內。今復爲醜簃加以錦贉，藏之祕笥。近年醜簃醉心聲律，宜其珍若連城也。余獨感於蕘圃有聚必有散之言，以爲散者其常，而不散者亦絕無而僅有者矣。辛未六月羣碧重觀

記。（在卷末）

此書曾藏鄧氏羣碧樓，庚午冬，漚夢詞文所詒，吳印丞先生刻雙照樓詞，卽據此影梓。海內無第二本。應與宋槧淮海長短句同珍之。辛未元夜，識于梅影書屋，吳湖帆。

士禮居藏書題識卷八，石屛詩集十卷，跋中云：「宋元人詞，不下百餘種。內有石屛詞，故取以校此種。詞本已歸邗溝荀敦夫太史」云云。則此書曾藏秦氏，爲可證矣。

吳印丞重刻時，將首册上宋本，希世之珍、毛晉、汲古主人，四印俱摹入。此二卷上，實無此四印。恐後世鑒者，于原書有不符之疑。特爲拈出識之。辛未冬日吳湖帆于梅影書屋。（以上三則，皆吳湖帆手書，皆在卷末）

夏歷辛未正月二十五日，海鹽張元濟觀。（在卷末）

辛未花朝前二日，栩緣王同愈觀。（在卷末）

辛未花朝張茂炯、王季烈、吳曾源，同觀於梅影書屋。（在卷末）

余嘗謂毛鈔之精，實與宋槧相等。顧汲古六十一家詞，又紕繆滋多。豈鈔與刻各不相謀耶？此許戴兩家詞，已刊入雙照樓。觀梅屋詞，浣溪沙作溪浣紗。明知宋刊之誤，且不敢改正。可證古人篤信舊槧矣。辛未二月，霜厓吳梅記。（在卷末）

辛未七月，旭初汪東觀。（在卷末）

昔歲吳印丞校刊宋詞，余屢與商榷。然未知此底本，爲羣碧樓所藏也。今承湖帆出示，始悉流傳之緒。而印丞早摹有宿草矣。哀響霜腴，醉魂花外，念之惘然。遐庵葉恭綽志。

（在卷末）

壬申仲冬，新建夏敬觀，閩黃季紓同觀。（在卷末）

甲戌孟夏，嘉興郭蘭枝觀予密韵樓。（在卷末）

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吳興沈尹默拜觀。（在卷末）

乙亥秋，與盤洲樂章同時易得，張珩記。（在卷末）

原載「圖書月刊」，三卷一期（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頁五四——五五

流離寫憂集



流離寫憂集

翼鵬未定稿

西陵峽 二十七年二月

西陵深峽晝猶冥，急湍掀舟不暫寧；山似濃雲江似電，劃然斬斷萬峯青。

巴東夜泊 二十七年二月

硤裡荒城氣凜森，孤舟江上旅人心；愁腸九折難成寐，臥聽波聲到夜深。

巫山暮雨 二十七年二月

十二峯過盡險程，紅羊刼後歎餘生；愁懷那復高唐夢，空負殷勤神女情。

西山晨起即目 二十七年春寓萬縣西山

霧中竹樹半糢糊，人語雞聲望卻無；忽地豔陽通一線，麥苗斜看露如珠。

憶　家　二十七年春寓萬縣

家在湖陵傍水涯，東望烽火淚如絲；昨宵夢到梟山下，猶見烟波似舊時。

書　懷　二十七年秋寓萬縣

家亡悵讀北征詩，庾信賦成淚已澌；戈戟禦仇慚我羸，文章報國竟誰欺。江天夜雨驚歸夢，手足秋蓬繫遠思。二弟從軍蘇北，徐州陷後，久不得消息。大難未知何日了，可憐王粲鬢縈絲。

峽　江　二十七年冬渝敘舟中

峽裏波光一線明，烟雲渺渺幾千程；羣山廻合非無意，故讓江流作勢行。

夢二舍弟仲明　二十七年十二月時寓樂山，用鄉土韻

大盜竊神州，山崩川復竭；有弟慨從軍，國仇誓煎雪。彭城古戰場，擐甲於茲託；五月賊合圍，元戎西移節。名城痛沉淪，音訊自此絕；我載東魯書，西蜀遠飄泊，孟冬抵樂山，索居面城闕，昨夜夢弟來，衷懷那可說，顧弟衣猶單，弟容瘦如劉，對我久無言，不覺涕滂渤，轉幸爾猶存，拭淚復欣悅，脫我敝羊裘，殷勤爲爾著。曉鐘驀地鳴，殘月尚未沒，滔滔江聲哀，入耳心如割。

曉登龐家岩 二十八年夏寓重慶城西龐家岩

鳥道侵晨上，攀緣過翠溪；霧濃人影闇，露重竹枝低。絕壁喧長瀑，新巘度危隄，巴城如一葉，注望卻離迷。

歌樂山雜咏 二十八年初秋寓渝西歌樂山

萬頃雲濤沸滿山，蒼芒四顧失塵寰；高峯如島低如艇，點點浮沉天地間。甌雲

小坐窗前趁晚涼，嘉陵江上燦燈光；憐人最是松間月，故掠疏枝照到牀。月夜

萬壑飛泉倒瀉瓶，碧松疏處鳥梳翎；斷雲欲與山爭勝，散作奇峯幾點青。雨後

敵機夜襲 二十八年九月寓歌樂山

車馳人語亂如麻，警報聲中月已斜；聽到敵機心轉靜，防空洞口數棲鴉。

攤破浣溪沙 雨 二十八年十月寓歌樂山

細雨霏霏不肯晴，隔簾時露一峯青；穿戶閑雲過，猶懶繞牀行。 舊事思量都似夢，他鄉身世太伶俜；愁聽秋江欸乃曲，兩三聲。

步莊太史心如猗蘭別墅原韻 二十八年歲杪寓歌樂山

愁對九迴江水曲，厭看萬點蜀山奇；何須更續蘭成賦，都付先生紀事詩。
松杉屋外揷天青，眼底江山列帶屏；荒徼又驚歲華晚，還將舊淚哭新亭。

病中不寐 二十九年五月寓歌樂山

孤客心情百不宜，況當病臥夜深時；穿窗月色明還暗，隔岸鵑聲疾又遲。爲盼家書須忍死，且憑鄉夢慰愁思；官軍何日平胡虜，斗覺蕭蕭鬢有絲。

書懷 三十年春寓江津白沙鎭國立中央圖書館

傭書原是舊生涯，脈望鱏魚願匪奢；孤客莫吟王粲賦，木天深處足爲家。
拚將身世等長恩，衣紫腰金那足論；好是攤書小窗靜，古香冉冉勝蘭蓀。

家困 三十年五月于役成都

十金啖一飯，百金著一衣，我無猗頓富，敢望免寒飢。我飢何足道，家困繫憂思，十口淪寇區，四載無寧時。藜藿恒不給，室廬半廢墟，治家仗季弟，辛勤苦支持。今春有書到，語語潛悲悽，爲言寇域眾，生命如懸絲。我聞長太息，相慰竟無辭，家困亦勿念，太平終可期。總戎不世傑，

謀定足攘夷，行見化日下，一一消羣魑。

春　夜　三十一年春寓白沙

十日何曾一日晴，江村風物太淒清，年來我是傷春客，怕聽深宵杜宇聲。

將之夔道留別道眞先生　三十二年一月將離白沙

二載木天辱見知，溫文敦厚是吾師，花開歲暮春零葉，絕異風光絕妙辭。先生咏蜀中物候有花開知歲暮葉落是春深之句　天涯久歎飄蓬身，又挂征帆別故人，我比先生更惆悵，江聲咽處是前津。

黑石山，白沙勝境也，尤以梅著。壬午殘臘，予將離白沙圖書館編目組，全體同人携斗酒隻雞邀往暢遊，盡半日之歡而歸，時一月十三日也。彭道眞、蔡珣若諸先生，各有詩紀之，予亦勉賦一絕

爲訴離衷結伴來，烟雲勝處共徘徊；春梅也有留人意，故冒寒風爛漫開。

舟過白沙

一月十八日東下江津候船，四月二十一日復轉而西上，是日傍午舟過白沙，感舊有作。

依舊灘聲接市聲，遊踪記得最分明；故人只在雲深處，指點峯巒不勝情。

蜀道難　由瀘縣赴宜賓道中作

滔滔蜀江水，遲遲上行船；旅人多於鯽，攘攘聚江干。購票如鏖戰，登舟似登天；決我足下履，裂我身上衫。喘定深自幸，乃得踞舷邊；嗟彼岸上客，羨我儼升仙。笛鳴船駛去，千灘復萬灘；侵晨發瀘縣，抵暮泊江安。下船入城宿，城小如彈丸。雞鳴月未沒，待旦傍危關，城啟船已去，悵望隔雲烟。失舟且徒步，崎嶇陟岡巒；同行人綦眾，囂囂怨語喧。疾趨二十里，渙汗如湧泉；輪舟竟落後，回首一欣然，乃登添頭艇，佇候沙渚間；輪來不我顧，駛疾莫可攀。舍艇復登岸，趑趄不能前；搔首望遠路，渺渺阻重山。何處是僰道，使人彫朱顏，寄語入蜀客，蜀道良獨難。

讀莊子　三十七年秋於南京

風雨飄搖屋似船，挑燈危坐撿陳編；年來涉盡人間世，愛讀南華第四篇。

感懷　三十八年夏於臺灣

歷盡滄桑意氣消，海疆忍淚話南朝；夢魂忘卻興亡恨，猶傍蓮花第五橋。南京前中央圖書館左近有蓮花第五橋故址

題某君所繪綠萼梅 四十一年二月於臺灣

獨標高韻冠羣芳，尺素飄浮有暗香；莫向武林懷舊事，海天風雨斷人腸。

題隻鴻所繪重慶海棠溪儺舞圖 四十二年七月於臺灣

三巴儺舞記依稀，歲歲元宵月上時；悄對畫圖思往事，夢魂又繞海棠溪。
西南飄泊悵前塵，對此渾疑夢裡身：劫後渝州元夜月，料應不似舊時春。

題蔣穀孫先生所藏知不足齋圖 四十三年元月於臺灣

老屋三間書萬卷，縹緗清望動天衢；百年歷盡紅羊劫，猶幸人寰見此圖。
村外夕陽繞碧流，長塘風物足清幽；海天對此添惆悵，苦憶君家密韻樓。

題溥言女士繪雪山圖 四十三年五月

雪花如掌壓峯低，故國物華歲暮時；目斷黃天歸未得，憑君墨妙慰鄉思。

四十七年仲秋隨孔達生先生赴越南，於永隆湄公河畔得斷句。越歲仲夏足成小詩，用呈越南孔學會阮副會長琸。

平原遼濶訝天低，一帶青葱晚稻齊；椰葉輕搖風細細，菶枝亂點雨絲絲。俗猶儒化人遵古，時到秋深草未知；雒越從來多俊彥，與公相識副虛期。

普大校園秋色　五十四年秋於普林斯頓大學

寒花紅樹點秋光，一樣穠華似故鄉；最愛侵晨林下路，屐痕箇箇印輕霜。
落葉敲窗晝有聲，霜林掩映晚霞明；桃源只在名城外，誰信人間有虐嬴。

讀溥儀著「我的前半生」一書有感　五十五年二月

十載囹圄賸此身，玉樓瑤殿悵前塵，平生慣作黃粱夢，不用邯鄲枕上尋。
憐他薄命作君王，瞬息榮枯事可傷；倘使生爲田舍子，也應冷眼看滄桑。

星州雜咏　五十九年秋於南洋大學

鳥聲似柝響幽林，撩我鄉思夜夜心；遲落長庚如有意，淸光伴我到宵深。鄉思
西風未許到獅城，木自葱蘢草自榮；南國不知秋已晚，椰林猶有鷓鴣聲。暮秋
草間猶自躍斯螽，斗柄忽驚指仲冬，畢竟日南風物異，狂花隨雨撲簾櫳。仲冬
茂林掩映好樓台，樹樹相思傍路栽；幾處長廊覆幽徑，行人宛自彩虹來。南大校園

賀童世綱先生榮退

敦三先生從事圖書館事業垂三十年，繼績溪胡適之先生主持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亦已廿有五年。策畫經營，夙夜在公，益以普大東亞學系諸教授之助，於是葛館藏書之富，部居之精，在美國各大學圖書館中，久負盛名。余十年中兩度來此，取資於葛館之祕藏者既多，而承敦三先生之拂照者尤為周至。茲值其榮休期近，爰獻俚句，敬申賀忱。渾忘其辭之拙，書之醜也。中華民國六十有六年六月屈萬里並識，時客普林斯敦大學東亞學系。

卅年勞勩效長恩，海外嫏嬛寄此身；業繼績溪宏册府，功留葛館惠儒林。石渠勇退人猶健，雲夢思歸志未伸童先生湖北人；我欲共君同發願，臺員勝境結為鄰。用中華新韻

病中雜咏

余患肺癌，住入醫院，匆匆已匝月矣。家人戚友憂心如焚。余自念七十之年，死不為夭；且自信能與惡疾抗。以是胸懷坦蕩，若無病然。入夜客散，斗室靜處，無所用心。爰成俚句數首，聊以遣悶。其平仄失調者，則曰從俗讀；韻腳不協者，則曰用中華新韻。以此解嘲，誰曰不宜！民國六十七年五月書備附記。

戚朋聞訊暗心憂，惡疾難醫嘆毒瘤；我自無憂亦不懼，後園花好且遨遊。

溫語如春感友生，更從患難見眞情；操觚欲達銜環意，難寫衷懷字字明。

病中歲月亦悠閒，照罷毒鈷且小眠；夜靜遙聞泣聲厲，有人又進太平間。
彭殤一例等蜉蝣，夭壽何須繫喜憂；漢武秦皇求藥遍，依然一個土饅頭，
碌碌人間寄此生，此生無好復無能；不如乘化聊歸去，何必區區羨老彭。

編者按：本詩稿之標點爲編者所加。

風謠選

民間歌謠全集

日頭落山海底俥[1]，小姑伴嫂轉[2]義家[3]，扇頭靠[4]傘手掏[5]扇，胶下紅鞋牡丹花。——敍事歌謠集甲（寫人歌謠）一（女子第四首，頁二） 福州

注：1俥，旋轉。2轉，作歸。3義家，母家。4靠，作倚。5掏，作拿。

高高山山一碗油，姐姐賽梳頭；大姐梳個磻龍髻，二姐梳個看花樓，剩下三姐沒的梳，梳個獅子滾繡球。——敍事歌謠集甲（寫人歌謠）一（女子第八首，頁三） 北平

水蛀仔，滑流流；阿哥上船去廣州，阿姊上船去賣油，剩返阿嫂到家耕布綢，耕起布綢二丈八，得閒可來補衫兼補襪。——敍事歌謠集甲（寫人歌謠）四（勤儉人第二首，頁五） 臺山 又見臺山歌謠集，頁一一〇

火螢蟲，夜夜紅。公公挑菜賣葫葱；婆婆劈篾糊燈籠；兒子開店做郎中；媳婦抽牌捉牙蟲；一石米桶喫勿空。——敘事歌謠集甲（寫人歌謠）四（勤儉人第八首，頁六）　浙江　又見紹興歌謠，劈篾作績犢。

唱唱山歌散散心，㕶篤[1]當我是快活人，吃仔朝頓嘸[2]夜頓，黃連樹下來操琴。——敘事歌謠集甲（寫人歌謠）五（窮苦人第六首，頁一〇）　吳縣　又見吳歌乙集，下卷，頁一二〇。

注：1 㕶篤，即你們。2 嘸，即無。

人人叫我唱山歌，屋裏家寒苦處多，三間草屋嘸[1]柴蓋，日曬夜露竹頭枯。人人叫我唱山歌，屋裏家寒苦處多，一部牽車嘸肚腸[2]，一雙糞桶嘸耳朵。人人叫我唱山歌，從小生得命運苦，三歲死娘早尅奶[3]，喉氣長短勿連絡。人人叫我唱山歌，勿曉得我屋裏苦處多，三歲死爺朆[4]上學，文章看書白字[5]多。——敘事歌謠集甲五（第七首，頁一〇）　吳縣　又見吳歌乙集下卷，頁一二三

注：1 嘸，無。2 牽車嘸肚腸，便是水車無斗板。3 尅奶，斷乳。4 朆，沒有。5 白字，別字。

御苑禁城修馬路，馬路旁邊栽柳樹，柳樹底下站巡警：挾着黑棍抹黑油，穿洋靴，戴洋帽，身穿一件狗皮襖，月月口份[1]關[2]不少，除去吃喝一大[3]剩不了。——敘事歌謠集甲（寫人歌謠）七（警察第二首，頁一二）　北平

注：1 口份，警餉。2 闕，領餉叫闕餉。3 一大，一文錢。

茉莉花，開一枝，妹子携飯到田邊；「保佑阿兄年冬好！金釵重重打一枝。」

茉莉花，開一雙。妹子携飯到田中；「保佑阿兄年冬好！金釵重重打一雙。」——依民間歌謠全集書末所附流行區域檢查表，本首為臺山敘事歌謠甲（寫人歌謠）八（農夫〔書上誤印八為七〕第三首，頁一四）。然不見於臺山歌謠集，而以下四、五、六、七各首皆依次見於臺山歌謠集頁七三、一五一、五三、一四〇，不知所故？

籐酸仔，滿山紅；有人富貴有人窮，有人攬籃去趁墟[1]，有人擔鋤出田中，田中有個新阿嫂，脫下紅裙去掏草。——敘事歌謠甲（寫人歌謠）八（農夫第六首，頁一五） 臺山 又見臺山歌謠集頁五三。

注：1 趁墟，是赴市。

打蘿兒篩，曳籮兒篩，麥子熟了請你伯。你伯愛吃肉兒；你叔愛吃豆兒。——敘事歌謠集甲（寫人歌謠）八（農夫第十首，頁一六） 北平

一個圓果圓又圓，外頭黃來裏頭甜。有爺有娘甜似蜜；沒爺沒娘苦黃連。——敘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一（思情第一首，頁二九） 浙江

一支清香七寸長，嗚嗚沉沉哭爹娘，哭得長江水乾河底迸[1]，鐵樹開花難見娘。——敘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一（思親第三首，頁三〇）　吳縣　又見吳歌乙集，下卷，頁八四

注：1「迸」，音ㄅㄧㄥ，坼裂也。

小麻雞，滿身黃；那一個閨女不想娘。想起娘來無主張，關住門來哭一場。——敘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一（思親第四首，頁三〇）　北平

春風來，春花開，隔河望柳，柳芽鮮鮮似刀裁，鴻雁兒自南來，排個人字空裏徘徊；聲聲不住的叫天街，有心給娘捎個信，娘親躺下不起來，有心給爹帶個話，爹爹合眼不打煞，眼淚不住的往下落，不像從前的那個天下。——敘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一（思親第七首，頁三一）　北平

鬼鬼楊，鬼鬼楊；有錢莫討後來娘，前娘殺雞留雞腿，後娘殺雞留雞腸，雞腸掛在楊樹上，想起前娘哭一場！——敘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二（怨繼母第二首，頁三一）　臺山　又見臺山歌謠集，頁一五九。本集「想起前娘哭一場」作「想起娘娘哭一場」。

小白菜呀，地裏黃呀！三歲兩歲，沒有娘呀，好好跟着爹爹過呀！就怕爹爹，續後娘呀！續了後娘，三年正呀！生個弟弟，比我強呀！弟弟吃肉，我喝湯呀！拿起飯碗淚汪汪呀！親娘想我一陣

風呀！我想親娘在夢中呀！河裏開花河裏落呀！我想親娘誰知道呀！想親娘呀！想親娘呀！白天親見蟈蟈叫呀！夜裏聽見山水流呀！有心要跟山水走呀！又怕山水不回頭呀！——敘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二（怨繼母第三首，頁三二）北平

小菠菜，就地黃，三歲四歲離了娘。端起碗淚汪汪，拿起筷子想親娘，爹爹問我哭嗄哩，碗底燒的手心慌。——敘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二（怨繼母第五首，頁三三）河南

菠菜葉，就地黃，三歲四歲沒了娘。跟着親爹還好些，光怕爹爹娶後娘。俺爹一心娶後娘，娶了後娘三年整，抱個娃子比我強。關着門，去弄湯，人家吃稠我喝湯，端起碗，淚汪汪，擱那碗，想親娘，親娘死，穿啥衣？打開櫃，有綢衣。後娘死，穿啥衣？門後擱個破狗皮。親娘死，穿啥鞋？打開櫃，有緞鞋，後娘死，穿啥鞋？門後擱個破套鞋。親娘死，戴啥簪？打開櫃，有金簪。後娘死，戴啥簪？門後擱個破扁擔。——敘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二（怨繼母第六首，頁三三）河南

小白菜，地裏黃，七歲八歲沒有了娘。跟着爹爹還好過，就怕爹爹娶後娘！娶了後娘三年整，有個弟弟比我強；他吃肉，我喝湯，拿起筷子淚汪汪。親娘想我，我想親娘，親娘想我一陣風，我想親娘在心中。河裏開花河裏落，我想親娘誰知道？——敘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二（怨繼母第十二首，頁三六）山東

開開後門是後塘，擺出刀砧斷魚腸，「誰人像我姑嫂好？姑食肉，嫂食腸。」
開開後門是後溝，擺出刀砧斷魚頭，「誰人像我姑嫂好？姑食肉，嫂食頭。」——敍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四（姑嫂相妒第二首，頁三八）　潮州

蒲欙子車[1]，大馬拉，嘩拉嘩啦到娘家。爹出來抱包袱；娘出來抱娃娃。哥哥出來抱匣子，嫂子出來一扭撻。嫂子嫂子你別扭，當天來，當天走。不吃你飯，不喝你酒。——敍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四（姑嫂相妒第十三首，頁四四）　北平

注：1 蒲欙子車，搭席棚的車。

碗豆花，蠶豆花，今朝妹子嫁人家：娘哭她是我穿針女，爹哭她是我一枝花，哥哥說她是個「賠錢貨」，嫂嫂駡她是個「惹事精」。惹的貓兒不拿鼠，惹的狗兒不看家；惹的桃花不結果；惹的李樹不開花。——敍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四（姑嫂相妒第十五首，頁四四）　北平

蒲欙子車，呱達達，一搖鞭，到了你家。爹看見，抱包袱；娘看見，抱娃娃。哥哥看見，瞇一瞇，嫂子看見，扭一扭，不用你瞇，不用你扭，今天來了明天走。爹死了，我念經；娘死了，我唱戲，哥哥死了，燒張紙；嫂子死了，棺材上邊抹狗矢！——敍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四（姑嫂相妒第十七首，頁四五）　北平

大麥穗，節節高，俺娘不好俺瞧瞧。進大門，見俺爹，俺爹穿着格登[1]靴，格登格登上騾車。進二門，見俺娘，俺娘坐在象牙牀。進三門，見俺哥，俺哥抱着書本兒不理我。進四門，見俺嫂，俺嫂一扭，扭到門格老[2]。嫂嫂！嫂嫂！你別扭，不吃你的飯，不喝你的酒，賸下飯，你喂狗；賸下酒，你洗手。瞧瞧俺娘俺就走。爹娘在，俺還來，爹娘不在，俺不來。爹爹墳上蒸饃饃，娘娘墳上炸油菜；哥哥墳上掛白紙，嫂嫂墳上拉泡屎。——敍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四（姑嫂相妒第十八首，頁四六） 北平

注：1 格登，響聲。2 門格老，門後。

秫稭褲兒，打滑稭，新娶的媳婦想娘家。想着想着哥來接，四套騾子蒲龍車。大綠襖，花雲肩，紅緞裙子錦鑲邊。指使丫頭抱紅毡，問問婆婆住幾天。婆婆說：「天又冷，地又寒，給你日子你作難，愛住幾天住幾天」。爹見了，接包袱，娘見了，抱紅匣。嫂子見了一扭挪。什麼扭？不吃你家的酒，看看爹娘俺就走。有俺爹娘來幾趟，沒了爹娘略過手。俺娘送在大門外，哭哭啼啼拜兩拜。爹爹送在大門西，哭哭啼啼作兩揖。哥哥送到棗樹行，背着哥哥記一張。先寫爹，後寫娘，再寫嫂嫂不賢良。爹死了，金棺材；娘死了，銀棺材；哥哥死了油漆板，嫂子死了拿席捲。爹墳頭，燒金子；娘墳頭，燒銀子；哥哥墳頭燒紙錢，嫂嫂墳頭拉泡屎！——敍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四（姑嫂相妒第十九首，頁五七）。書上作「林稭褲兒」。 北平

槐樹槐，槐樹底下搭戲臺。人家姑娘都來了，我的姑娘還不來，說着說着就來到，騎着驢，打着傘，光着屁股，挽着纂[1]。——敘事歌謠集乙（寫情歌謠）八（書情第二十二首，頁七五）　北平

注：1 纂，髮髻。

一簸箕灰，兩簸箕灰，看看蝴蝶給那裏飛。蝴蝶，蝴蝶，你等等我，咱倆坐這裏說婆婆。你那婆婆怪好家，俺那婆婆罵死我。不怨爹，不怨娘，光怨媒人不在行。吃俺的白饃饃，喝俺的細粉湯，喉嚨眼裏生疔瘡。——敘事歌謠集丙（婚姻歌謠）二（媒妁第五首，頁八五）　河南

新打的茶壺，亮堂堂，新買的小豬兒不吃糠，新娶的媳婦兒不吃飯，眼淚汪汪想她爹娘。人家都說公婆好，好死了公婆不如爹娘。——敘事歌謠集丙（婚姻歌謠）四（女子心理第九首，頁九四）　北平

菜子開花遍地黃，大路邊上修學堂；過了幾個黃花女，氣死幾個讀書郎。媽也媽，娘也娘。有女莫放讀書郎！要想夫妻同相會，除非回來換衣裳；要想夫妻同牀睡，除非火燒學堂。有女放個莊稼漢，早同板凳夜同床。——敘事歌謠集丙（婚姻歌謠）四（女子心理第十一首，頁九四）　四川

女呀女，汝莫愁，阿爺叫人梳便頭，梳便頭來揷便花，一定嫁個好人家，上廳蓋個琉璃瓦，下廳種個牡丹花，壁背種個檳榔樹，塘裏種個白蓮花，白蓮花，白蓮花，有日結子車打車，厓女帶等

轉外家[1]。——敘事歌謠集丙（婚姻歌謠）七（父母心理第二首，頁一〇四） 嶺東

注：1 外家，娘家。

東畔一點青，姑仔割草飼牛嬰[1]，牛嬰飼大還好使[2]，姑仔飼大嫁別家。東畔一點紅，姑仔割草飼牛童[3]，牛童飼大還好使，姑仔飼大嫁別人。——敘事歌謠集丙（婚姻歌謠）七（父母心理第四首，頁一〇五） 嶺東

注：1 牛嬰，牛仔。2 使，耕田。3 牛童，指牛仔。

大白豆，做飯甜，養活閨女不値錢；三斤豆腐，二兩酒，送到婆家大門口。——敘事歌謠集丙（婚姻歌謠）七（父母心理第七首，頁一〇七） 北平

杜梨兒樹，開白花，養活閨女作什麼？拿起針線瞎連扯，拿起剪子瞎嘎搭，嘎搭會了給人家。——敘事歌謠集丙（婚姻歌謠）七（父母心理第十首，頁一〇七） 北平

月亮彎彎過九州，幾家快樂幾家愁！幾多富豐還鄉井。多少飄零外客遊。——敘事歌謠集丁（景物歌謠（三（月亮第五首，頁一二六） 臺山 又見臺山歌謠集，頁二二五。「多少飄零外客遊」，作「幾家飄零外客遊」。又見吳歌乙集，下卷，頁一四八。全首作「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笑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零在外頭。」「羅帳」，一作「衾

悵」；「幾家飄零」，一作「幾個飄零」。

月亮爺爺亮堂堂，開開後門洗衣裳。洗的白，漂的白，配個女壻不成材；又吃大煙又打牌，半夜三更不家來。——敍事歌謠集丁（景物歌謠）三（月亮第十首，頁一二七）　北平

一陣秋風一陣涼，一場白露一場霜。嚴霜單打獨根草，螞蚱死在草根上。——敍事歌謠集丁（景物歌謠）七（蟲類第九首，頁一四〇）　北平　常惠「談北京的歌謠」謂本首為王二姐摔鏡架唱本之引場詩（灘頭）。見歌謠論集，頁三五一

月亮爺爺亮堂堂，騎著大馬去燒香，大馬拴在梧桐樹，小馬拴在廟門上，扒著廟門瞧娘娘：娘娘擦着粉兒，和尚樧着嘴兒；娘娘戴着花兒，和尚光着禿腦袋瓜兒。——敍事歌謠戊（風俗歌謠）四（北平風俗第三首，頁一五二）　北平

手拿明鏡照容顏，心中有話口難言，因爲個年講笑起，魂魄落在妹身邊。——戀情歌謠甲（愛情歌謠）一（男性唱第三首，頁一）　嶺東

南風唔比[1]北風涼，家花唔比野花香！家花有風十里香，野花無風千里香。——戀情歌謠甲（愛情歌謠）

一（男性唱第七首，頁二） 嶺東

注：1 唔比，猶言不若。

日想汝來夜想汝，日日想汝汝唔知，一月想汝三十日，一日想汝十二時，秋風吹來陣陣涼，九月九日係重陽，手拿紙鷂盡線放，有情唔怕路頭長。看天唔係落雨天，看妹唔係雅姻緣，係雅姻緣看得出，轉頭轉角笑連連。——戀情歌謠甲（愛情歌謠）一（男性第十唱首，頁三） 嶺東

楊梅好食口裏酸，妹子不見心不安，脫手不得我無話，口信無搭麼心肝。——戀情歌謠甲（愛情歌謠）一（男性唱第十七首，頁六） 嶺南

小星不出天不光，十月不到不落霜，好久不曾見妹面，一見妹面喜洋洋。——戀情歌謠集甲（愛情歌謠）一（男性唱第十三首，頁九） 嶺南

郎在此鄉妹個鄉，山遙水遠路頭長，河裏剮雞失內肚，水深難測妹心腸。——戀情歌謠集甲（愛情歌謠）一（男性唱第五十七首，頁一四） 嶺南

高高山上一枝槐，手爬槐樹望郎來！娘問女兒望甚麼，我望槐花幾時開。——戀情歌謠集甲（愛情歌謠）

二（女性唱第五十九首，頁六二）　四川

小麻鵲，尾巴長，娶了媳婦忘了娘；把娘扔到山溝裏，把媳婦抽[1]到炕頭上。他娘要吃焦燒餅，那有閑錢塡還你；他妻要吃五香梨，清晨起來去趕集，一頭擔裏是小麥，一頭擔裏是黃米。到了集上換銅錢，下集買哩五香梨。手巾包，手巾提，到家裏拿起銅刀削梨皮，涼水缸裏提三提，恐怕鋼刀鐵銹器，雙手捧起叫賢妻，叫聲賢妻你吃罷，休叫梨渣噎着你。梨渣吐到我手心裏，叫我搬[2]到烟洞裏，咱娘聽說不必依；不說咱娘爭嘴吃，只說咱倆好忤逆。——規諷歌謠集乙（諷刺歌謠）七（不孝第五首，頁三〇）　北平

注：1 抽，作扶字解。2 搬，作擲字解。

白眼狼，尾巴長，娶了媳婦忘了娘，他娘要個大熟梨，那有閑錢補笊籬；他媳婦想吃大鮮魚，起個五更趕個集，打了鱗剝了皮，香油煎的透酥的。他媳婦就笑，他娘就叫，狼在窩裏發咆噪。白眼狼，尾巴短，小狼抓瞎了大狼的眼。規諷歌謠集乙（諷刺歌謠）七（不孝第九首，頁三〇）　山東

牡丹花，大如盤，俺在老娘家住一年。老娘喜的拍手，妗子見了把頭扭，妗子，妗子你別扭，石榴開花俺就走，石榴花開的早，五月的櫻子嫌棗少，妗子說俺不知道好，老娘慌的往屋裏跑：捲

了一匹布，灌了一瓶醋，捆了兩把線，裝了一布袋麵；牽個驢子送送俺；妗子看見紅了眼，妗子，妗子你別紅臉，俺有老娘護着俺；老娘都痛外甥孫，是花都有連心的根。——滑稽歌謠集乙（形容歌謠）四（親戚第七首，頁一一一） 山東

耘稻要唱耘稻歌，兩膀彎彎泥裏拖，日頭晒拉背皮上，種田人無法苦處只好做。——敘事歌謠集甲（寫人歌謠）八（農夫第九首，頁一六）。書後附表誤將此首列入北平歌謠中。 吳縣 又見吳歌乙集，下卷頁一二一

隔河浪[1]件白短衫，遠看好像白牡丹，好花開拉金盆裏，看花容易採花難。——戀情歌謠集甲（愛情歌謠）一（男性唱第一八六首，頁四〇） 吳縣 又見吳歌乙集，下卷，頁一一〇

注：1 浪，即晾也。

一隻麻雀飛過橋，姐姐房中打衣包，私祝相公南京去，脫落藍衫換紫袍。——戀情歌謠集甲（愛情歌謠）三（女性唱第四十六首，頁六〇） 吳縣 本集「一隻」作「一只」。又見吳歌乙集，下卷，頁一〇七

起早起，面朝東，眼淚汪汪落在胸，別人家想思想到手，奴奴想思一場空。——戀情歌謠集丁（哀情歌謠）一（女性唱第一首，頁八七） 吳縣 又見吳歌乙集，下卷，頁一〇八

斜塘[1]蘆蓆四角方，出門碰着唱歌郎，今朝要唱十州南洋九州浪，一直唱到小秧稻頭黃。——敘事

歌謠集乙（寫情歌謠）八（喜情第十六首，頁七四）　吳縣　又見吳歌乙集，下卷，頁八三

注：1 斜塘，鄉名，在蘇州葑門外十八里。物產以蘆席著名，故有斜塘蘆席之句。

一隻梭子兩頭尖，紡紗織布賺銅鈿，賺仔銅鈿撥拉爹爹用；爹爹買條水紅裙，水紅裙上飄飄帶，飄飄帶上玉蜻蜓。——敘事歌謠集甲（寫人歌謠）一（女子第六首，頁二）　吳縣　又見吳歌乙集上卷第六三頁

約郎約到月上時，等郎等到月差西，不知是奴處山低月上早，還是郎處山高月上遲。——戀情歌謠集戊（艷情歌謠）三（女性唱第十八首，頁一一〇）　吳縣　又見吳歌乙集，下卷，頁一四九

江淮民間文藝集

天上下雪地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親戚朋友拉一把，酒換酒來茶換茶。

注：人之處世，宜十分小心謹慎，以免顛仆。及既顛仆，宜能自起，切勿賴人援手；果使賴人援手，則報酬殊重，絕無白勞者。

燈中無油火不明，富貴不知貧窮人，家中沒米難留客，手裏沒錢難作人。

注：社會中人頗多勢利者，貧賤則親戚不齒，富貴則鄉里畏懼，以致無限奇才異能之士，往往抱恨以沒。甚矣惡俗之害人也。

天上星，亮稀稀，莫笑窮人穿破衣。手指伸出有長短，樹木成林有高低，三十年一過，河東轉河西，糞堆還有發熱時。

注：貧富無憑，未有永富者，亦未有永貧者，惟視人之勤惰而已。

小紡車兒嘩喇喇，婆婆死了我當家。烙白餅，拌餑飥，關上門來吃鍋粑！

注：此爲媳婦備受其婆之虐待，飲食不飽，盼其婆婆死後，自己可恣意飽啖一頓。餑飥，以麵爲之。鍋粑，乾飯貼鍋處之焦者，頗香脆，人多喜食。

山麻鵲，尾巴長，娶了媳婦妄了娘。把娘揹到山溝裏，把媳婦揹到炕頭兒上。煮米飯，燒肉湯，不吃，不吃，還盛上。

注：此歌描寫不孝子之虐母寵妻情形。揹，負也。盛，裝滿也。

大小姐，戴紅花，坐在轎裏哭媽媽。媽媽說：女兒女兒你別哭！嫁到人家就享福，外鍋裏飯，裏鍋裏粥，中鍋裏煮猪肉；園裏菜，青馥馥，塘裏魚，活碌碌。娃娃！這種日子何用哭?!

注：此爲描寫「養女嫁勝家」之情態。

口唱歌來手揷秧，今年收穀穀堆倉。牛出力來牛吃草，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注：老牛終年辛勞，所得祇芻草一飽耳。農人終年辛苦，米旣難食，糠且不飽，此誠社會上嚴重問題也。

山水下來起漩渦，那一路山水不通河。那個情男不想姐，那個姐兒不想哥。姐叫情哥對哥講，

你想我那有我想你的多。你想我來還有朋友講，我想你告訴那一個，倒心的拳頭悶在心窩。

注：在舊社會中男女社交未能公開，故熱戀者往往發之於歌，以誌其懇摯之情。

姐家門口一棵槐，姐爬槐樹望郎來。娘問孩兒望甚事，我望槐花多早開。槐花本是六月開，小郎本是晚上來。

注：女子熱戀，至登樹以盼其意中人，並瞞混其母，行雖可鄙，情則誠摯，是在爲父母者善於處理，婚嫁及時，自無有辱門楣之事矣。

日頭出來點點紅，照見哥哥米罎空。米罎越空越好耍，只愁沒志不愁窮。

注：女子對於其意中人窮苦狀況，不但不生嫌棄之心，轉而力加勸勉，勗其立志，此眞所謂愛情神聖也。

山歌不唱漸漸生，大路不走草發青，鋼刀不用多生銹，銅鑼不打不聞聲。

山歌好唱口難開，櫻桃好吃樹難栽，白米好吃田難種，鮮魚好吃網難擡。

注：世事不經一番勞力，難期有若何之收穫，所謂不勞而獲者，皆空談耳。

紹興歌謠

月亮彎彎，囡[1]來望娘，娘話心肝肉居來哉[2]，爹話一盆花居來哉，娘娘[3]話穿針個肉居來哉，爺爺[4]話拷背個肉居來哉，唔嬷見我歸，撿起羅裙揩眼淚[5]；爹爹見我歸，拔起竹竿赶市去[6]；娘娘見我歸，舵[7]得拐杖後園赶雄雞；爺爺見我歸，挑開船蓬外孫抱弗及[8]；嫂嫂見我歸，鏁籠[9]鏁籠鏁弗及；哥哥見我歸，關得書房假[10]讀書。

注：1 囡，就是女兒。2 居來哉，就是回來了。3 娘娘，祖母。4 爺爺，就是祖父。5 淚，讀「利」。6 去，讀「起」。7 舵，讀「陀」，義同「拿」。8 及，讀「其」。9 鏁籠，行走不正貌。10 假，讀「哥」。

黃頭毛，直督[1]起，紫羅衫，白體綈；一隻手陳仙雞[2]，一隻手泥荸薺。「小官人，偌[3]到那裏去」？「我起望姊姊；姊姊看見心歡喜，親嬷[4]看見嘴努起，堂前擺布機，廊下做坐憩[5]」。

注：1 督，作「豎」字講。2 陳仙雞，是去了腰子的，毛色美麗的雄雞。3 偌，讀「諾」，作你解。4 親

嬷，就是姊姊底婆婆。5 坐憩，就是客堂。

衙門錢，一篷煙。賭博錢，眼面前。生意錢，六十年。種田錢，萬萬年。（遂昌諺語與歌謠）

人心勿知足，有得五穀想六穀。人心勿知安，做得黃帝想修仙。

臺灣采風錄

臨江楊柳一條條，拿起槳仔等來潮。
阿哥係船妹係水，船浮水面任你搖。

同哥聊到月三更，聽到雞啼就着驚。
手推窗門看星斗，如何閏月無閏更。

柑子跌落古井心，一半浮來一半沉。
愛沉沉落井底去，莫來浮起弄哥心。

臺中落去是彰化，彰化對面八卦山。
那要戀愛就戀我，不可害我守孤單。

一人撥扇兩人涼，一樹開花滿庭香。
柑仔共皮無共捻，兩人各姓共心腸。

情歌三百

山歌難唱

山歌好唱口難開，櫻桃好吃樹難栽，白米好吃田難種，鯉魚好吃網難抬。（貴州黑苗山歌。又見江淮民間文藝集）

山歌難唱

山歌好唱難起頭，木匠難造吊腳樓，瓦匠難燒透明瓦，鐵匠難打細魚鈎。（貴州黑苗山歌）

唱山歌

我唱山歌勿起頭仔勿起頭，起仔頭來末，走日走夜（日日夜夜）勿停留。要唱到磨子開花，石頭

爛，鐵樹開花啊，苞嫩頭。（海門山歌）

摘紅菱

姐在園裏摘紅菱，郎在園外提一條水綠裙。姐末叫聲你郎呀，你要吃紅菱握幾隻去。我勿貪你一條條把（一條半條）水綠裙。（海門山歌）

蓬鬆

橋門頭楊樹乍蓬鬆，楊樹蓬鬆遮露水，小家女蓬鬆要嫁老公。（海門山歌）

正當時

山夫崙頂一枝旗，旗尾尖尖立畫眉，畫眉飛落牡丹樹，牡丹開花正當時。（龍巖情歌）

不需打扮

日頭出來球打球，我妹梳頭不使油，只要人才生得好，不要打扮也風流。（龍巖情歌）

打雞公

高山崙頂一陣風，半天鷹仔打雞公，雞公打去無要緊，害了雞母無老公。（龍巖山歌）

痛郎

前溝田，那個種呵？莫不是我情哥？手拿着鋤頭，起了繭呵！痛在我心肝。（江西山歌）

注：女唱，聲音越尖越好聽。

催出嫁

東家的姑娘生了娃（兒子），西家的姑娘有了窩。姆媽呀，女兒幾時嫁？今年一十九，也不細小啊。（江西山歌）

注：村女懷春時唱，有人唱着流出眼淚來。

心裏愛

眉毛有如嫩柳葉，臉面好似一朵花，白天想來黑夜想，心裏愛好不能講。（湘西苗歌）

注：此首情歌，是苗族舉行各種集會時唱的。

忘記肚

山歌弗唱忘記肚[1]，私情勿走冷疏疏。田橫頭弗種要出爬籐草，傢生[2]弗用蓬塵多。（蘇州情歌）

注：1 忘記肚，容易忘記。2 傢生，家具。

正當陽

春暖洋洋百花香，二八佳人正當陽[1]。十八九歲花心發，二十不嫁變心腸。（蘇州情歌）

注：1 正當陽，正當妙齡時。

聽郎聲

東南風起浪頭高，姐妮出來抝柳條，聽見上風頭郎聲，勿抝柳條囗青苗。（蘇州情歌）

野花香

西風弗比北風涼，家花那有野花香，家花香來常常有，野花香來勿久長。（蘇州情歌）

注：此歌流行地域極廣。

想老公

日落西山一點紅，揚子江裏九條龍。烏龍翻身連夜雨，姐妮翻身想老公。（蘇州情歌）

脚要輕

日落西山夜黃昏，姐叫情哥進奴房。吾娘房裏有三十六個响銅鈴[1]。情哥走路腳要輕。

（蘇州情歌）

注：1 响銅鈴，掛在房門前以防盜賊。

無郎

孤單小姐靠仔窗，眼看孤雁到南方，肚裏思量奴搭孤雁一樣苦，你弗成雙我無郎。（蘇州情歌）

望情哥

結織私情隔條河，手彎楊柳望情哥。娘問媛姆勒浪望哈個？奴望水面浪穿條[1]魚能梗多。

（蘇州情歌）

注：1 穿條，魚名。

拆不開

刀切嫩藕絲不斷，倒扦楊柳活轉來；霜打嫩菜心不死，恩愛私情拆不開。（蘇州情歌）

等郎

結織私情夜黃昏，姐妮點燈等郎君。郎若不到月上來，月上能高還不來。（蘇州情歌）

不見郎

雨落迷漫不見天，風擺荷葉難結蓮。三頭兩日勿見情哥面，又如不見半週年。（蘇州情歌）

聯郎

大田聯秧秧聯秧，鑰匙聯鎖鎖聯箱，鎖匙聯到金銅鎖，情妹聯到少年郎。（合川情歌）

懷胎

三月秧子四月栽，五黃六月穀懷胎；穀子懷胎望雨下，寃家懷胎望郎來。（合川情歌）

野花香

新釘船兒十八艙，半船蘿蔔半船薑，蘿蔔沒得薑好吃，家花沒得野花香。（合川情歌）

想郎

太陽出來雲內藏，沒有問寃家想郎不想郎？奴家好比屋簷邊的瓦；一面陰來一面陽。紅豆開花沒有配成雙，那個奴家不想郎。（合川情歌）

想斷腸

海水緊大緊漂江，妹子緊大緊想郎，日裏想郎還得過，夜裏想郎想斷腸。（客家謠）

害死郎

月光很清風很涼，胡椒細細辣過羗，老妹很好又打扮，害死幾多少年郎。（客家謠）

留枕

河邊石子生綠苔，思想妹子唔得來，七寸枕頭留四寸，留開四寸等妹來。（客家謠）

想千番

思妹想妹想千番，一日唔得一日完，上晝唔得下午過，下午唔得日落山。（客家謠）

打落肚

日頭一出落在西，無人搭信通妹知，恐怕思想打落肚，龍肝鳳膽都難醫。（客家謠）

纏到死

入山看見藤纏樹，出山看見樹纏藤，樹死藤生纏到死，樹生藤死死也纏。（客家謠）

結絲蘿（紅苗唱）

星一顆，心一顆，心心放在郎心窩，星星亮在那銀河；銀河還不稱安穩，心窩永遠結絲蘿。（貴州苗族戀歌）

揑作一人（紅苗唱）

遠處唱歌不能連，近處唱歌連一身，願兄為水妹為土，和來揑作一個人。（貴州苗族戀歌）

有情有意（水西苗唱）

仲春跟姐在家中，楊柳發芽綠香松，郎有情來姐有意，不能丟姐當長工。（貴州苗族戀歌）

哭什麼（水西苗唱）

送郎送到房當頭，手靠房當眼淚流，爹娘問你「哭什麼」？灰塵落到眼睛頭。（貴州苗族戀歌）

成雙掛（水西苗唱）

送郎送到大門前，一對燈籠掛兩邊，要像燈籠成雙掛，莫像蠟燭淚漣漣。（貴州苗族戀歌）

狂雨送郎（水西苗唱）

清早送郎下岩崖，狂雨淋濕情哥鞋，姐想脫鞋替哥換，男人怎穿女人鞋？
清早送郎下石梯，狂雨落濕情哥衣，姐想脫衣給哥換，男人怎穿女人衣？（貴州苗族戀歌）

送 哥（水西苗唱）

送郎送到五里坡，祇送五里不送多，半路有人來問我，姐說表妹送表哥。（貴州苗族戀歌）

想着姐

想姐多來想姐多，想姐吃飯像吃藥，白天想姐打磕睡，夜裏想姐睡不落。（貴州苗族戀歌）

過路謠

大田大壩米粒黃，麻雀飛過討粒嘗，麻雀過路要吃米，小郎過路想連娘。
大田大壩穀子青，麻雀飛過討粒吞，麻雀過路要吃穀，小郎過路妹要跟。（貴州苗族戀歌）

吃血酒（仲家唱）

郎十七來姐十八，郎殺雞來姐殺鴨，殺雞殺鴨吃血酒，郎管田地姐管家。（貴州苗族戀歌）

姐心邊（仲家唱）

月亮出來兩頭尖，兩顆星宿掛兩邊，金鈎掛在銀鈎上，郎心掛在姐心邊。（貴州苗族戀歌）

妹風流（仲家唱）

十字街頭哥停留，跌水灘上魚愛游，魚兒愛那灘頭水，情哥就愛妹風流。（貴州苗族戀歌）

好梳頭（花苗唱）

太陽出來照高樓，照得情妹好梳頭，梳子梳來篦子篦；臉上抹粉髮擦油。（貴州苗族戀歌）

像仙女（花苗唱）

老遠望妹下山來，白布裹腳花草鞋，頭上頂起陰陽傘，好像仙女下凡來。（貴州苗族戀歌）

不採花（黑苗唱）

哥是天上花蝴蝶，飛在半夜無處歇，借妹花園宿一夜，不採花來不摘葉。（貴州苗族戀歌）

落針（黑苗唱）

哥在後園打哨聲，妹在房中挾耳聽，前門在來後門轉，手裏花鞋落了針。（貴州苗族戀歌）

爲了妹（仲家唱）

清早起來就趕場，不爲爹來不爲娘，祇因心中丟不下，爲了情妹才趕場。（貴州苗族戀歌）

等郎（仲家唱）

樓上點燈樓下陰，等郎等到二三更，直到油乾燈草盡，揩把眼淚吹熄燈。（貴州苗族戀歌）



吳歌乙集

搖搖搖

搖搖搖，搖到吳江橋[1]，買條魚燒燒，頭勿熟，尾巴焦，盛拉碗裏必八[2]跳。白米飯，魚湯澆，吃仔[3]寶寶又來搖。

注：1 吳江橋，在江蘇吳江縣。2 必八，是跳躍貌。3 仔，即「了」字的意思。

姐拉房裏績白綾

姐拉房裏績白綾，郎拉外頭[1]算才情，有話有情到姐面前來講，碰碎奴紗窗說勿清。

注：1 外頭，即外邊也。

遂昌歌謠

你要穿

你要穿，嫁埶房，現成東西現成用。爾要吃，嫁師公，半夜洞房半夜空。嫁個讀書郎，三年五載守空房。嫁個做粗郎，日日三分黃泥帶上床。（遂昌諺語與歌謠，頁十六）

水菓

正月糖蔗節節長。二月甘欖兩頭黃。三月靑梅當果子。四月枇杷葉下黃。五月林檎當街賣。六月蓮子水中央。七月葡萄頂倒掛。八月菱角同刀槍。九月上樹折黃柿。十月金桔滿園香。十一月焙籠焙炒榧。十二月圓眼荔枝送過年。（遂昌諺語與歌謠，頁二十五）



閩歌甲集

指甲花

指甲花，白文文，頂廳梳頭兄也罵，下廳洗手嫂也罵，兄呵！嫂呵！不可罵，小姑十七十八就要嫁。嫁多落[1]？嫁嶺兜[2]。嶺兜也有金交椅，也有緞被繡枕頭；紅裭者，擇白扇，美查某[3]，頭鬃打雙股，金頭插，接接摸，金手指十二元，幼紗衫，緞紗褲，紅朱鞋，綠色褲。

注：1 多落，卽那裏。2 嶺兜，在廈門禾山。3 查某，女子也。

亞達姊

亞達姊[1]，做人媳婦識道理，暗暗困，早早起。入灶腳，洗碗箸。入大廳，拭桌椅。入繡房，做針黹。窩老兄[2]，窩老弟，窩老父母會敎示，窩老丈夫好八字[3]。（通行泉州廈門，首二句或用「竹有枝，麻有子」）

注：1亞達子，植物名，產爪哇地。2窩老，讚美之辭。3八字，好福氣之意。

一枝竹竿細細好披紗

一枝竹竿細細好披紗，一塊茶杯幼幼[1]好捧茶，頂廳請人客，下廳打某[2]叉，打某一下叉，害某三日丟丟掇掇[3]不吃糜，捧起香爐咒重罪，後回打某手會瘸。（通行廈門，首句或減唱一枝兩字）

注：1幼幼，精細也。2某，妻也。3丟丟掇掇，形容懊惱意。

前一枝

前一枝，後一葉，是阮[1]前世相遇着，遇着君，相吞忍，無眠床，困石盾[2]，無紋帳，點蚊煙，無被甲[3]裙，無米煑沙，無柴燒紙，無物配，海墘捉鋪活[4]。（通行金門）

注：1阮，我也。2石盾，石臼也。3甲，作蓋意解。4鋪活，蟹之同類。

一隻鳥仔宿簷前

一隻鳥仔宿簷前，無某[1]要怎年！衫亦破、褲亦破，無某眞罪罣[2]，賣田賣厝也着娶，娶着好某人人愛，娶着呆某罵三代。（通行廈門）

注：1某，妻也。2罪罣，罪過大也。

九月九

九月九，九月秋風颿颿來，無蓆困[1]屏牌，無被甲[2]米篩。蚶殼錢，拾起來；柑蔗粕，拾起來，甲目眉；網紗油，拾起來，甲目尾；甲至全身密密密，未知這風從何處來。（通行廈門、同安）

注：1 困，睡也。2 甲，蓋也。

噯喲噯

噯喲噯[1]，我娘八字呆[2]，嫁給什麼郎，嫁給鴉片郎，床上睡着斜欹欹，嘴口臭死人，鼻孔成烟筒，眼睜成燈籠，腳骨手骨成架枝，胸坎成樓梯，背後成烏龜。（通行龍巖）

注：1 噯喲噯，歎詞也。2 八字呆，命運不辰也。

雄雞拖尾絲

雄雞拖尾絲，再三厝後啼，歡喜阮[1]爹[2]出了一對好兒子，阮爹起厝[3]不開井，願擔桶仔落前池，鷓鴣討食面向山，落水水寒寒，出去草鞋共雨傘，轉來白馬掛金鞍。（通行龍巖）

注：1 阮，我也。2 爹，媳婦稱翁曰爹。3 起厝，築屋也。

日頭出來絲帶絲

日頭出來絲帶絲，我倆情分放不離，我倆食了毒藥死，來人看的多赴墟。（通行龍巖）

白菜花

白菜花，四開心，不和娘親和誰親？沒有娘來長不大，沒有爺來不成人。（通行龍溪）

一個龍眼圓又圓

一個龍眼圓又圓，外頭杏黃裏頭甜，有爺有娘甜似蜜，無爺無娘苦如蓮。（通行龍溪）

雨落水深檐頭流

雨落水深檐頭流，娘仔懷君懶梳頭，探聽哥汝消息一兮到，後髻放到抵肩頭，凸髻放到抵耳後，水粉打得銅錢厚。（通行南安）

蘭盤石上着圍棋

蘭盤石上着圍棋，你想涯來涯想你。二人年後十七八，好比春花正當時。（通行汀州）

白鶴飛過白洋洋

白鶴飛過白洋洋，梅花樹下梅花香。梅花白鶴容易得；最難得着妹嬌粧。（通行汀州）

韭菜打花一枝心

韭菜打花一枝心，前年想妹想到今！前年想妹還覺得，今年想妹病上身。（通行汀州）

挑擔桶子出前溪

挑擔桶子出前溪，一羣烏子笑嘻嘻，不要笑我窮人穿破衣；再過三年風水轉，紅羅裙子綠羅衣。（通行汀州）

火燒油燭變成灰

火燒油燭變成灰，一心候郎郎不來。手把欄杆垂目睡，夢中見郎心花開。（通行永定）

最可羨水上雙鴛鴦

最可羨水上雙鴛鴦，最可憐亞哥巫[1]妹妹巫郎！夜裏睡倒思想起，可比利刀剜心腸。（通行永定）

注：1 巫，無也。

食郎茶仔念郎情

食郎茶仔念郎情，茶照人影影照人。連茶並影呑落去；單想阿哥一介人。（通行永定）

穿娘鞋子念娘情

穿娘鞋子念娘情，鞋穿着腳腳精神。連鞋帶腳穿下去；單想老妹一介人。（通行永定）

甘蔗皆甜唔當冰糖甜

甘蔗皆甜唔當冰糖甜，冰糖皆甜唔當一口言。總愛倆人口涎呑落肚；當過人參幾萬千。（通行永定）

月光彎彎在半天

月光彎彎在半天，船子尖尖在河邊。老妹住在天邊遠；樣般叫郎到妹前。（通行永定）

福州歌謠甲集

夏蟬叫

夏蟬叫，荔枝紅；寒蟬叫，抱火籠[1]。

注：1 火籠，卽熏籠也，言此時氣候冷了。

眞鳥仔

眞鳥仔，泊廊墘；七哥毛[1]姆[2]十三年。看見隔壁伙討姆，七哥目滓[3]掛目墘[4]。務[5]其[6]務，毛其毛，務其討姆連細婆！希望今哺[7]風颱連大水，共伊飄去齊齊[8]毛！

注：1 毛，無也。2 姆，妻也。3 目滓，眼淚也。4 目墘，眼眶邊也。5 務，有也。6 其，的也。7 今哺，今晚也。8 齊齊，一仝也。

月光光

月光光，照池塘，王郎騎馬過黃塘[1]。黃塘水深不得渡，小妹攤[2]船來接郎[3]。

注：1 黃塘，水名，在福州之西。2 攤，撐也。3 原編者魏應麒按：這首是福州無人不知道的好歌，我所聞的是：「月光光，照地塘，王郎騎馬過黃塘。黃塘水深不得渡，小妹撐船來接郎」。與此微有不同，恐係傳聞異辭。又彷彿聞故老說，這是戚繼光破倭時所用的口號，未知是否。

祭竈祭葫蘆[1]

祭竈祭葫蘆，竈公竈媽照顧奴。元寶[2]是奴拍[3]，丁庫[4]是奴糊。竈公上天講好話，竈媽落地保護[5]奴：保護奴爹務錢趁[6]；保護奴奶福壽長；保護奴兄討兄嫂；保護奴俤討俤人[7]；保護奴嫂半盲[8]腹老[9]疼[10]，臨盆生下小孩兒。

注：1 祭竈祭葫蘆，俗以舊曆臘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爲祭竈之期，兒童口唱此歌，手携餅果，其樂眞非大人所可及。2 元寶，錫箔製成的銀錠。3 拍，製也。4 丁庫，亦錫箔製成的，形如⊠。5 護，庇佑也。6 務錢趁，有錢賺也。7 俤人，弟婦也。8 半盲，夜半也。9 腹老，肚子也。10 疼，痛也。

油菜開花的的金

油菜[1]開花的的[2]金，狀元騎馬去看親[3]；看見我妹這[4]鹹[5]共這大，明年迯綵[6]連討親。

注：[1] 油菜，菜名，屬十字科。[2] 的的，朶朶也。[3] 看親，選妻也。[4] 這，這樣也。[5] 鹹，高也。[6] 送綵，即納采，定婚後報結婚期之禮也。

哥共妹約月上梨[1]

哥共妹約月上梨，月伶上撓[2] 哥昧梨。伓是妹厝月出早，就是哥厝月出遲。伓論出早共出遲，大約奴哥昧成[3] 梨。記得當初昧討嫂，三十毛月哥也梨。

注：[1] 梨，來也。[2] 撓，了也。[3] 昧成，不肯也。

燈上燭仔光仪光

燈上燭仔光仪光，點得房中色色光，點得二人情意好，點得福壽萬年春，點得鴛鴦成雙對，點得鸞鳳結成雙。

注：上二首亦鬧房之詩，多由喜娘唱之。

風謠選采用書目

江淮民間文藝集　薛達吾編　民國卅八年茂育出版社排印本
臺灣采風錄　鍾中培編　民國卅九年全民日報社排印本
紹與歌謠　婁子匡編　民國十九年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排印本
情歌三百　婁子匡編　民國四十二年中國民俗學會排印本
民間歌謠集　朱雨尊編　民國五十年世界書局排印本
吳歌乙集　王翼之編　民國十七年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排印本
遂昌諺語與歌謠　王佩劍編　民國卅七年（浙江）遂昌縣立簡易師範學校排印本
閩歌甲集　謝雲聲編　民國十七年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排印本
福州歌謠甲集　魏應麒編　民國十八年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排印本